

血神島　（南宮雪傳奇故事集）傅紅雪・著

傳說中的血神島是個古戰場，死人無數，血流成河，陰魂不散，鬼影幢幢，無人敢居住，琉球王派了一支「打鬼部隊」却全部離奇失踪，無一生還，自此再也沒有人敢接近血神島，南宮雪却毅然前往……

第30年
13

$ 8.00

編者話

傅紅雪先生所著﹂南宮雪傳奇故事集﹂之﹂血神島﹂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故事中女主角南宮雪易釵而弁，混進小甜兒公主寢宮，爲小甜兒發現，並爲她的俊帥斯文面孔而動了眞情，使南宮雪面臨尷尬的場面，但當南宮雪了解小甜兒的處境之後，南宮雪決定要助小甜兒的造反大業……本文結構新穎，文字流暢，故事情節曲折緊湊，峯迴路轉，把﹂南宮雪傳奇故事﹂推向另一個新的高峯。

☆　☆　☆

你願意顯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刋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更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刋登，並付上薄酬。

☆　☆　☆

下期將刋登的巨型小說爲南宮宇先生所著之﹂猿俠縱橫﹂，﹂大聖之門﹂的侯公子要托威遠鏢局運送一隻木箱回海南島，這木箱却引起一場武林風波，木箱內藏着什麼東西呢？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08.00
	一年港幣	$41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34.00
	一年港幣	$46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94.00
	一年港幣	$587.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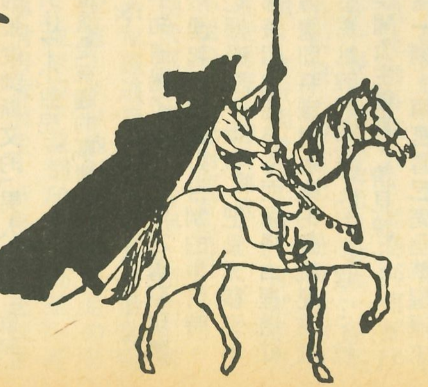
第30年

第13期

（總號1509）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南宮雪傳奇故事集／傅紅雪・文

可飛・圖

血神島



易釵而弁

世上的事有很多是令人意想不到的。

「唐山幫」為了想要名震天下的「花花大少」前來幫忙，因而挾持南宮雪逼他就範，不想却使南宮雪與柳花花上了床。這一上床，令到南宮雪說甚麼也不肯失去柳花花，更不願意他為了替「唐山幫」參加琉球皇室所舉辦的擂台比武招親大會，而成了琉球駙馬，因而使她一心想刺殺小甜兒公主。

只要殺了小甜兒公主，那麼擂台比武招親大會勢必被逼流產，那麼柳花花便不會成為琉球駙馬。然而南宮雪花了一番心血混進了大內禁宮之後，正好碰了上「宮廷事變」，令她打消了行刺小甜兒公主的念頭，但她却也因此而被困在小甜兒的衣櫥中逃生不得。

好不容易，她躲在衣櫥中一覺醒來，發現寢宮內寂然無人，於是便走出衣櫥，斯時她發覺飢腸轆轆，於是乎便拿起床頭小几上的水菓充飢，打算塡飽肚子之後，便潛往御廚房與歐一品會合。誰知她剛咬了一口水梨，連嚼都還沒嚼動，却發現小甜兒竟不知甚麼時候俏生生的站立在門口！

眞是意想不到之事！

南宮雪差點被水梨噎住！

這下子，該怎麼辦？

小甜兒顯然是剛從浴室中走出來。

艷福無邊

她髮絲微濕，赤足而立，雪白的足踝踩在柔軟的地毯上，還可以見到幾滴水珠兒在微微顫動；她身上隨隨便便的披上一襲鵝黃色的浴袍，浴袍半遮半開，掩不住她那令上帝也嫉妒的胴體——却連身為女人的南宮雪，也忍不住把目光焦點往她胴體投射。

南宮雪躲在衣櫥中的時候，其實已見到一位老婆婆脫去她的衣衫，她實際上已見過小甜兒的裸體，但却不及這次看得眞切——無論是距離、角度，或是心理上的準備，都以這次最撼人心弦！

南宮雪的呆住，其實有泰半以上的因素，是被小甜兒那美妙的胴體吸引住了！

在此之前，她一直以為世上只有男人才喜歡欣賞女人的胴體，現在她才瞭解，「美麗胴體」的魅力實際上並無性別之分的。

她竟目不轉睛注視着小甜兒水晶般的胴體——她注視着她豐滿而堅挺、美得像一對「白玉竹筍」的乳房；注視着她那比水蛇還靈活的腰肢、比平原還平坦的小腹……一直注視到她那修長筆直、而足以令全天下男人停止呼吸的美腿！

眞是魔鬼的傑作！

魔鬼身材！

只有這四個字勉强能形容小甜兒那迷死人的美妙胴體！

小甜兒也注視着南宮雪。

她那雙黑白分明、水靈靈的眸珠子像磁鐵般的盯住南宮雪的臉龐兒——那張本該是屬於極富女人魅力的臉龐兒，却因南宮雪的女扮男裝，因而使得她那張俏臉兒變成了另具別種風味的臉龐兒。

當然是男人、而且還是「俊美、斯文的男人臉龐兒」！

——南宮雪顯然並不知道，當她被小甜兒的「魔鬼胴體」深深迷惑住時，她那張俊帥斯文的「男人臉孔」也同時吸引住了小甜兒。

這眞是有趣的事情。

× × ×

不知道過了多久，南宮雪發現體內竟然湧起一股難以自制的激情時，她連忙深吸了一口氣，把目光移到小甜兒那張因泡溫泉浴而顯得白裡透紅、美得像即將滴出水來的蜜桃兒臉龐，頗感尷尬的吶吶道：「對不起……我，我誤闖公主寢宮，請見諒……」

這一刻，南宮雪已完全淸醒過來，她本想出其不意的制住小甜兒的穴道，否則她若嚷叫起來，那麼南宮雪勢必會遭到極大麻煩，甚至會命喪宮中哩！

然而南宮雪却沒有出手。

她也說不出是為了甚麼原因。或許，她不忍對小甜兒那美得令人心顫目眩的胴體下手吧；也或許，她見到了小甜兒那美得像寶石閃亮的眸子竟無一絲敵意，也或許，小甜兒那番話打消了她的出手念頭。

小甜兒說話、語氣充滿了濃深的訝異與驚詫：「你，你是唐人？」

「是的。」南宮雪為了使他的口音聽來更淸晰，她快速的嚼動了一下的梨肉，囫圇吞下：「我是剛打從中土來的。」

她雖然不想對小甜兒出手，但仍保持高度警戒，只要有任何不對，她還是會搶先出手的。

小甜兒眼裡的疑惑愈來愈濃：「宮中向來沒有外族人，你是那個部門的？等一等，你還是先告訴我，你為甚麼跑到我的寢宮來？是誰派你來的？噫，你好面熟……呀！你就是先前躲在我房裡偸聽的那個？」

小甜兒終於認出南宮雪來了！

由於那時候事起倉促，而她正準備尋由秘道逃走，而且又是由潘猛對付南宮雪，所以她對南宮雪只是匆匆一瞥，並未留下深刻印象，及至一連串的事情接着發生，她早已忘記她曾見過南宮雪了。

小甜兒更感疑惑了！

嗯，疑惑裡還湧上了一縷明顯的謹愼與防備，她盯住南宮雪的眸子，似想穿透她眼裡，語音倏冷：「你究竟是甚麼人？」

南宮雪沒有回答。

因為小甜兒根本就沒有給她答話的機會，她問完話的當中，葱葱玉指已然急戳而來！

居然，小甜兒想來個先下手爲强，疾疾點向南宮雪的軟麻穴！

顯然她想出其不意的制住南宮雪。

好狡猾的小甜兒！

只可惜她碰上的南宮雪比她更狡猾，但只見她香肩微晃，不但從容避過小甜兒的纖指，反還快速的點向她的穴道！

小甜兒似是料不到南宮雪的身手如此了得，心中十分驚異，連忙改攻爲守，飄身而退……

南宮雪當然不肯放過她，若讓她跑出去，肯定要糟，南宮雪欺身而上，緊追不捨！

只此照面，已窺知南宮雪的武功顯然要高過小甜兒一大截，因爲小甜兒任是如何閃避，始終擺脫不了南宮雪的纖纖玉指！

然而小甜兒雖嬌生慣養，却也非不堪一擊，眼看南宮雪就要得手之際，忽見她嬌叱一聲，一記漂亮的凌空翻飛，掠過了南宮雪的頭頂上空！

南宮雪以爲她想逃，當然撲追而上，豈知小甜兒半空裡突又一記詭異的迴身，美麗的脚掌像把刀似的急切向南宮雪的頸項！

南宮雪有些失算，而她現在又不想傷害小甜兒，因此她被逼得一窒，只好往後退……

小甜兒一脚落空，並未鬆懈進攻，化掌爲拳，粉拳呼的一聲擊向南宮雪面前！

南宮雪避無可避，只好扣向她腕脉！

只要能扣住她腕脉，那麼小甜兒勢必就要乖乖就範，任其擺佈啦。

南宮雪這個策略很好。

只可惜她做得並不怎麼好，要不然便是小甜兒的武功比她預料的還要好，南宮雪並未如願的扣住了她的腕脉——但她却扣住了她的袍袖。

小甜兒身上那襲浴袍並非屬於薄如蟬翼那類，但也不屬於厚如盔甲那類型的，南宮雪一扣住她的袍袖時，小甜兒芳心大驚，理所當然的用力掙動！

這一掙動，南宮雪整個人突然呆住！

——不知是她用力過猛，或是小甜兒掙動得太急，抑或是那襲浴袍不夠堅韌；竟「刷」的一聲，被南宮雪撕成了兩半！

任何衣裳被撕成了兩半當然無法再穿在身上，小甜兒的浴袍自然也不例外，但只見小甜兒頓時寸縷不掛，成了裸體美人！

活色生香，令人窒息的裸體美人！

南宮雪是女人，她當然見過自己的裸體，而且在「蝶戀花」總部還見過紀小翠與薛靈芸的裸體，除此之外，她實際上也已見過小甜兒的裸體，但皆不如她現在見到的那麼令她感到衝激震盪——或許這一次的距離與角度比任何一次都要來得近而好吧！

她看到了世上最美的胴體！

她不僅認爲紀小翠與薛靈芸的胴體不及小甜兒美，她實際上也認爲自己不如小甜兒。

南宮雪並非是屬於很謙虛那類型的女人，所以她一刹時呆楞住了。

被小甜兒那美得不能再美的胴體震住了！

小甜兒也本能的呆了一呆。

她的呆並非是因爲自己變成裸體的緣故，或許她們琉球人對這方面本就比唐人來得開放，裸體並非是一件甚麼大不了的事，何况是在自己卧室內裸體，她們更視爲家常便飯。她只是料不到南宮雪的武功竟高得出奇，她一直頗自負自己的武功，想不到幾個照面下來，她不僅佔不到便宜，反還屈居下風，最後竟差點被對方制住，所以她本能的呆了一呆。

這時候，小甜兒已確定自己不是敵人的對手。

可是，當她發現南宮雪目不眨眼的瞪住自己發呆時，她立刻把握住這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她急急撲向南宮雪，而且竟成功的點住了她的軟麻穴！

南宮雪懊惱極了！

她其實有機會反擊的。

而且她還自信能反擊成功，但不知怎麼的，當她見到小甜兒赤裸裸的撲來時，她心中忽昇起一股不忍之心——不忍攻擊小甜兒那尊美到毫巔的胴體。

她這種心態是否正常？

應該是正常的，因爲自古以來，世上有很多所謂的「天體營」，他們被抨擊爲「傷風敗俗」；可是他們却振振有詞的說，如果全人類都不穿衣服赤裸相向的話，那麼人類便永不會有戰爭流血。

他們的論點是：無論是誰，即使是再兇殘的人，都不忍心破壞赤裸而美麗的胴體，除非那是禽獸。

如果此說屬實，南宮雪不忍對小甜兒反擊，那是再正常也不過的事了——因爲她並非禽獸啊，不是嗎？

× × ×

小甜兒大概是瞭解南宮雪對她憐香惜玉，她竟也對南宮雪相當客氣——至少她並未讓南宮雪倒到地上去，她快速而準確的點住南宮雪的軟麻穴時，玉手一探，將南宮雪放到了她那柔軟而舒適的床上。

這時，忽聽得外面有細碎的脚步聲傳來，小甜兒略爲猶疑了一下，忽將南宮雪往裡推，然後攤開絲綢被子連頭將她蓋住，她自己則快速的撿起被撕破的浴袍，然後匆匆放下雲帳，一骨碌跳進被窩裡……

卧室門被輕輕的推了開來，進來的是一排宮女，她們一見小甜兒已躺在床上午寢，甚是驚訝，爲首的一名

宮女恭聲道：「公主，不待更衣梳髮後才午睡嗎？」

「嗯……」小甜兒懶懶的唔了一聲，嬌慵的回了一句：「別吵我，我倦了，讓我歇一會……」

「是。」那名宮女低應了一聲，隨即向身後的宮女呶嘴示意，她們便輕手輕脚的放下窗帘，然後魚貫退去，並將房門輕輕帶上。

卧室陰暗而靜寂。

小甜兒確定那些宮女已漸漸去遠之時，她才掀開罩住南宮雪面孔的被子，似笑非笑的望住她說：「現在你可以說話了。」

南宮雪雖然聽不懂小甜兒和宮女的琉球語對話，不過她知道小甜兒有意支開宮女，她心中有幾分疑惑，小甜兒爲甚麼要隱藏她呢？

她的用意在那裡？

南宮雪甚至想不出小甜兒究竟打算將她怎樣，因此她只好怔怔的望住她……

小甜兒就睡在她身邊，她側着身子，一手支着後頸子，長髮像瀑布般的流瀉下來，南宮雪不僅可以嗅到她如蘭如麝的體香，而且還可以看到她雪白如脂的乳房隨着她的氣息而在輕顫着……

南宮雪十分惋惜自己不是男人，如果是，她相信自己肯定是世上最有眼福的男人。

「你爲甚麼不說話？」小甜兒看來不僅無意遮掩赤裸的胴體，反有意無意的挪動了一下嬌軀，一條腿竟不經意的架上了南宮雪的腿上。

這下子，南宮雪更希望自己是男人了！

「妳要我說甚麼？」南宮雪苦澀一笑：「敗軍之將永無說話的權利，不是嗎？」

「爲甚麼沒有？我不已經給了你說話的權利嗎？」小甜兒那雙水汪汪的眸珠子一直盯住南宮雪的臉龐兒溜轉，有些神不守舍的。

南宮雪心中一動，她這才猛然省起自己現在是男兒身裝扮，而且還是個十分俊俏的男人打扮——至少小甜兒看來十分欣賞自己哩！

南宮雪對男女間之事雖不算是老經驗，但也並非是毫無心得，最起碼她和柳花花已有過幾度雲雨情，她已看出小甜兒鍾情她，她連忙含笑道：「公主，我有很多話要說，只是不知道妳是否相信我？」

「你說就是了。」小甜兒忽伸出纖纖玉指輕捏了捏南宮雪的鼻尖兒。

「我首先說我不是宮中的人，而是中土剛來不久的唐人，公主可信？」

「我已經相信你不是宮裡的人，因爲你說的唐語沒有琉球口音，其次宮裡的衛士沒有一個有像你這麼高的武功。」小甜兒摸了摸南宮雪的下巴兒，噙着一縷頗爲令人心悸的笑意：「最重要的是，我從沒見過宮裡有像你這麼俊俏的男人。」

南宮雪被她摸得有些怪怪的，她很擔心她架在自己腿上的那條腿往上移，那可就要穿崩了，她又很擔心她的手往下移，如果摸到自己的胸脯原來也和她一樣高聳，那也一樣完蛋！

南宮雪頗爲緊張。

但她隨又省起自己是身披盔甲，除非小甜兒除下她的軍裝，否則絕不容易發現她是女兒身，當下心中暗暗喘了一口氣，含笑道：「公主，小的是打從中土剛來不久的唐人……」

「你已經說過了，我也已經相信你了，你究竟要說幾遍？」

南宮雪其實也知道那句話不該再重複了，只是她一時間不知道是否該據實說出自己的身份與進宮的動機目的，所以藉故搪塞着。

「說呀！」小甜兒做態的擰了一下南宮雪的面頰：「說，你怎麼跑到我寢宮來的？而且你居然還裝扮成衛士，可眞神通廣大哪！你究竟想幹甚麼？是不是想偷窺本公主洗澡？」

「不，不，小的並非有意混進來偷窺公主洗澡的！」南宮雪想想還是別透露眞實身份的好，畢竟她還不瞭解小甜兒的意向，萬一連累了「唐山幫」那可不好，她心中急速思索着，覺得不說出歐一品不行，否則恐難取信於小甜兒，於是她說：「小的是『狗不理包子店』新聘的監厨，奉召入宮，本在御厨房做包子，誰知御厨房的監官鍋巴焦夫把小的帶進他房裡，他想對我非禮……」

「對你非禮？」小甜兒睜大了眼：「監厨官不是男人嗎？他怎會對你非禮，難道你是女人不成？」

「不！不！不！」南宮雪嚇得連忙開口：「小的當然是男人，那個監厨官鍋巴焦夫有斷袖分桃之癖，所以他想非禮我……」

小甜兒突然噗嗤的一聲笑了出來。

南宮雪不知她笑甚麼，趕忙又道：「公主，小的說的是實話，妳一定要相信我……」

「瞧你，緊張成這副樣子，我幾時說過不相信你了？」小甜兒吃吃笑着說：「連男人都喜歡你，你大概很自傲自己是個美男子吧？」

說着，她帶着幾分輕佻的輕輕擰了一下南宮雪姣美的鼻尖。

南宮雪不想她毛手毛脚，否則遲早會被摸出原形，於是趕緊又開口，希望能引開她的注意力：「我不依他，他竟想用强，情急之下，我失手打昏了他……」

「於是你便穿起他的軍服闖入了我的寢宮來？」小甜兒嬌睨着她問。

「我打昏了那個鍋巴焦夫，怕被怪罪，心想一定活不成了，於是便穿起他的軍裝，希望能找到公主您，救小的一命……」

「爲甚麼要找本公主救你？」

「因爲，」南宮雪不僅在各方面皆有長足的進步，即連拍馬屁的功夫也頗有心得：「小的雖來到島上沒多久，但早聽說公主不但是世上最美麗的公主，而且還是世上最仁慈而又最具有正義感的公主，因此小的花了一番心血找到了公主的寢宮，目的就是想祈求公主爲小的主持公道，救小的一命……」

小甜兒忽靜靜的凝視着她。

南宮雪心中倏地一跳，她以爲那裡說錯了話而引起了小甜兒的懷疑。

她連忙誠惶誠懇的又說：「請公主務必相信在下句句實言，絕無半句虛假……」

小甜兒眸光冷冷的瞪着她：「你說你是狗不理包子店的甚麼來的？」

「監廚。」

「監廚是幹甚麼來的？」

「是廚房裡的總監。」

「換句話說，也是大師傅裡的大師博，是不？」小甜兒深沉的眸光似是想穿透南宮雪心裡。

南宮雪鎮定如山的應了一聲是，她知道在最後關頭絕不能露出任何猶疑之色。

「妳今年多大年紀了？」

「廿一。」南宮雪這句話是實話。

「廿一歲便能幹上廚房的總監？」小甜兒斜睨着她：「不覺得太年輕一點了嗎？」

「不年輕。」南宮雪從容不迫的說：「在我們中土，十幾歲幹宰相的都有，公主，妳一定聽說過甘羅十二歲拜封宰相的故事吧。」

「你是甘羅嗎？」

「不是，」南宮雪一本正經的回答：「如果我是，那我現在就是宰相啦，何須偷偷摸摸的潛入寢宮來求助公主？」

一頓，煞有介事的補了一句：「最起碼我可以大大方方來拜見公主哪，不是嗎？」

「拜見我幹嘛？」小甜兒瞪住她。

「求婚呀，」小甜兒毫不考慮的說：「小的如果是中土宰相，便有資格與公主匹對成雙了，難道公主不認爲是？」

小甜兒睇了睇美麗的眸子，一抹笑意自她緊抿的唇角漾起：「你原來是個滑頭油嘴的小子。」

「沒辦法。」南宮雪索性幽默的說：「自小在廚房中長大，油煙接觸多了，想不滑頭油嘴都難。」

小甜兒咧唇而笑。

但她隨即斂起笑容，冷肅又道：「就算你年紀輕輕便當上了監廚，但一個監廚應該是具有好手藝的大師傅，怎有可能同時擁有這麼好的武功呢？」

「我的武功並不好，」南宮雪不慌不忙的說：「否則我怎會敗在公主手下呢？」

「你並沒有敗在我手裡，」小甜兒冷冷的道：「你是被我的胴體迷惑住了，不是嗎？」

「任何人都會被公主的胴體迷惑住的，」南宮雪並非拍馬屁，她說的是實在話：「武功之道，講的是心，心而後意，意而後氣，氣而後力……我既被公主的曼妙胴體迷惑，這便表示我的武功修爲不到家，更何況自古江湖一條路，勝者爲王，敗者爲寇。我已是敗軍之將，怎敢侈言武功高强呢？」

小甜兒定定的望住她。

她並不太滿意南宮雪的說詞。

南宮雪補上了一句：「不管怎樣，就算我的武功高過公主，但有一點妳務必相信——我並無傷害公主之意，妳說是嗎？」

小甜兒沒有回答。

她忽然湊上紅唇吻住了南宮雪！

南宮雪嚇得花容失色！

× × ×

張京京也嚇得花容失色，當她確定那個救潘猛逃出重圍的幪面黑衣人竟是柳花花的時候。

她不明白柳花花爲何要幫潘猛，她只知道柳花花的身份若被揭穿的話，勢必會危及整個「唐山幫」，因此她慌忙的衝出街道，希望找到一匹馬或一部車甚麼的，然後快馬加鞭追上去，制止柳花花的行動。

她的運氣相當好，對面街角正好有一輛馬車停在那裡，她奔上前去對車伕說：「解下車軛，把你的馬給我，快！」

「爲甚麼？」車伕怔住。

張京京沒有說話，但她給了他無聲但却是最有力的語言——錢！

車伕接過她那足以買下兩部新車駿馬的亮澄澄大銀之後，立刻以最快的速度解下車軛，並把馬匹交到她手裡，張京京接過轡繩，美妙的嬌軀已掠到了馬鞍上，一聲嬌叱，已如風般的急標而去！

張京京不僅武功底子好，騎術尤精，不一會她已看到了遠處一大排的禁衛軍，而在離禁衛軍很遠的前頭，正有兩騎即將消失於街道遠處——那兩騎正是策馬而逃的潘猛與柳花花。

看這光景，那些御林軍已追不上他們了，張京京還遠遠聽到他們有人在大聲喝叫快找坐騎，於是她便轉入另一條街道去，以免被他們攔下來要去了坐騎，再者也不想讓他們見到自己，免得麻煩。

她算是個心思縝密的人，然而有一點她却沒算到——她這麼一拐一彎，雖只是短短的延誤，却因此而失去了潘猛與柳花花的踪跡。

當她追到了郊外，面臨着一條三岔道路口時，不禁勒馬忡怔！

她想找個行人問問，却鬼影兒也見不到一個，於是跳下馬鞍，希望能找出新的馬蹄痕跡，誰知三條道路口皆有凌亂而不清晰的蹄跡，根本無從判斷他們是走那一條路！於是她又趕緊伏下身子，把耳朵貼在路面上，希

望能追聽到他們的蹄聲。

聽了一會，她彷彿聽到左側岔路隱隱有急劇的蹄聲漸去漸遠，當下喜形於色，立刻翻身上馬，清叱一聲，策韁急馳而去……

× × ×

張京京襁褓之時便已隨着爹娘到了島上，個性外向而好動，頗有「番人」之風，入海能游，上陸能騎，而且技術是一等一，約莫奔馳了半炷香工夫，她已隱隱看到了前頭出現急馳的兩騎。

她判斷那兩騎便是潘猛與柳花花。

他們究竟想逃那裡去？

柳花花爲甚麼還不回頭呢？

張京京快馬加鞭，企圖一舉追上！

然而，繞過一個彎之後，張京京却忽然看不見了他們的踪跡！

張京京勒馬忡怔。

照眼見的情況判斷，轉過一個大彎之後，接下去是一段頗長的直路，無論如何他們不可能突然失了踪。

難不成他們飛上天？

張京京自小便跟着她父親到島上打天下，大小陣仗歷經了不少，早已養成了臨事不亂的泱泱之風，精明的她很快判斷出潘猛與柳花花已發現有人追了上來，因此岔入小徑躲了起來。

顯然他們並不知道追兵就是張京京。

張京京想張聲呼叫柳花花，可是又想萬一被別人聽到總是不好，雖然此處已是偏僻郊區，但難保沒人在附近，還是謹慎小心點的好。

她是個相當有江湖經驗的女人。

她放馬徐行，兩眸注視着地下的蹄痕。

終於，她發現蹄痕在一座相思樹林前消失了。

顯然，他們躲進了樹林裡去。

張京京當然策馬而入。

樹林裡雜草叢生，這正好讓她更加容易循跡而追，因爲馬蹄踩在野草上面，一片東倒西歪，比在泥土路上更要好認。

可是，走沒幾下子，張京京却楞在當場，無法再往前行了。

因爲她發現馬跡突然分開，往兩邊而去。

這下子她眞是被考住啦！

儘管她精明得很，無論如何她無法知悉那條蹄痕是柳花花的！

正當她忡怔時，忽聞得左側林中傳來「希聿聿」的馬嘶聲！

她很自然的策馬追去。

她的打算是，既能聽到馬鳴聲，表示距離很近，至少絕不會太遠，先追上去看看，如果不是柳花花，再回頭找另一條蹄痕不遲。

她這個想法十分正確。

但，當她快騎追了上去之後，她不禁又勒馬怔住——因爲她只追到了一匹無人騎的馬！

張京京當然無法判斷這匹馬究竟是潘猛或柳花花騎的，不過有一點她是知道的——潘猛與柳花花發現後面有人追上來，於是故意跑入林中，然後兵分兩路，故意混淆「敵人」的判斷力。

好狡猾的傢伙！

張京京相信是潘猛與柳花花故意遣走一隻馬匹，引她追去，然後他們兩人一騎快速往另外一邊逃走了。於是她連忙一扯轡繩，正想掉轉過馬頭之際，眸角餘光忽見一條黑影幽靈般的撲來！

她大吃一驚！

在那一刹間，她很快看出撲來之人是幪面黑衣人，她立刻開聲道：「小子！是我京京哪！」

黑衣幪面人一撲出來的時候，似也已看清了張京京的面貌，不由自主的「啊」了一聲；及至張京京張聲喝叫時，他連忙煞住急衝的身形！

他衝得快，停得也快。

單從這一點來看，黑衣幪面人確是絕世高手。

然而他雖停住了攻擊，張京京胯下那匹馬却受了驚嚇，驀地驚聲嘶叫，人立而起！

張京京料不到有此突變，雖騎術精湛，也不免失手墜馬！

黑衣幪面人顯然也想不到會有此變化，他叫了一聲「京京」，想衝上前去時，張京京已結結實實的從馬鞍上摔倒在地上！

「哎唷！」張京京痛得叫了出來。

這當中，那匹受驚嚇的馬兒已拔脚狂奔而去，一忽焉已隱沒在林中！

「京京，妳沒怎樣吧？」黑衣幪面人慌忙的奔了前來，把張京京扶坐而起：「對不起，我沒想到妳會追上來……」

他一手扶住張京京的香肩，一手解下覆面黑巾，露出了本來面目，果然是柳花花！他利用覆面黑巾輕拭張京京因墮馬而沾染上泥塵的臉龐兒：「對不起，沒摔疼妳吧？」

「死花花！」張京京眉心兒緊蹙，無力的靠躺着柳花花，狠狠的瞪住他說：「要死啦！我這麼大個人你都看不見！哎唷……哎，我的腰，一定是斷了啦，拜托你，弄個地方讓老娘我躺一躺好嗎？」

柳花花知道她摔得不輕，幸好她有武功，若換了普通人，只怕已摔得說不出話來了。他讓張京京靠在自己懷裡，然後脫下身上的黑色大袍鋪在地上，再把張京京平放上去……

「將就點，先躺着休息一下，」柳花花一臉歉意：「摔痛了那裡？告訴我，我幫妳推拿按摩，包妳很快就不痛了……」

張京京忽淚水汩汩而流，彷佛受了無限委屈的輕泣了起來：「你就會欺

負我，你明明看見了我，却還要故意嚇我，害我墜馬，希望我跌斷了腿，我知道你討厭我，你恨我挾制你到島上來，你一直想報復我……」

見她淚水漣漣，柳花花有些慌，他一向認爲女人的淚水是世上最可怕的東西之一，他連忙道：「我眞的沒看清是妳，因爲我根本沒想到妳會追上來……對不起，我跟妳道歉啦，喂！拜托妳別再哭啦，我已經心甘情願幫你們『唐山幫』，怎會恨妳呢？別多心啦……快告訴我，妳摔疼了那裡？」

柳花花一面說一面將她輕輕轉過身去，讓她伏卧着……

張京京仍輕啜不止……

柳花花苦笑不已，他本以爲她是個很豪放的女人，不想哭起來竟像江南的梅雨天，淚水兒成串成串的滴了下來，令你心煩意亂……

「京京，」對付流眼淚的女人，你除了溫柔之外，實無他法，除非你想丟下她不管；柳花花當然不可能棄她不顧，他耐着性子說：「先讓我幫妳按摩推拿，否則紅腫起來的話，有幾天苦妳受的，只怕走不得路……告訴我，摔痛了那裡？」

「你明知故問，你明明看見我從馬背摔了下來，却要問我摔痛了那裡。」張京京那雙淚眸泛起一絲惱怒之色，冷冷的瞪着他。

「是腰肢？」柳花花並未看清她摔痛了那裡。

「不，腰肢下面。」

柳花花楞了楞。

腰肢下面不就是臀部嗎？

「你怎不快替我按摩推拿？」張京京已停止了哭泣，但眼眸猶濕，她輕咬紅唇，眸光冷冷的斜睨着，嗯，是有幾許韻味。

對柳花花來說，張京京渾身上下最有韻味的地方就是那圓得剛好、翹得恰到好處的豐俏美臀，特別是她現在伏躺在地上，就是她那個地方最突出，嗯，也是最迷人的！

他曾經被「它」迷惑過。

他顯得有些猶疑。

他不想碰她那個地方。

他懷疑自己能抗拒「它」的魅力。

他望了望她那裡，發現心中陡像大海中的小舟猛蕩不已，連忙移走目光，吶吶道：「妳，方才不是說摔痛了腰嗎？」

「腰當然也疼，」張京京仍咬着紅唇，像是在忍痛，却因此而流露出令人愛憐的韻味風姿，「我現在覺得連腿都痛起來了呢。」

摔跌了臀部，連帶使得腰與腿都痛了起來，那是很正常的事。

只是，不知道柳花花一雙手在那些地方「推拿按摩」的時候，他是否仍能保持自己是個「正常的男人」？

他十分懷疑。

但，處在這種情況下，他也別無選擇了，他深吸了一口氣，開始在張京京「患部」推拿……

×　×　×

相思樹林相當遼闊，而且也十分隱蔽，不過美麗璀燦的陽光仍能穿過枝椏濃蔭流瀉下來，甚至頗帶鹹味的海風也能掠進林中。

林裡只剩一匹馬，那是柳花花從牲口行劫得來的坐騎，張京京的坐騎受了驚嚇不知跑到那裡去了。馬兒本是低着頭在吃草的，而且是吃得津津有味，却突然停止了動作，被一陣奇異的聲音吸引住了。

聲音是自張京京嘴中傳出來的。

當柳花花在她細腰、豐臀、美腿推拿按摩之時，她那薄薄的嘴唇兒便發出了那種聲音。

哦，不，又好像有部份聲音是從她那美麗而又微微翕動的鼻翼溜出。

因此聽來有些「怪異」。

特別是這聲音聽起來，令你分不清是因痛苦或是舒適而引起的，令你更加感到怪異了。

令你感到疑惑的是，張京京似乎並不想發出這種聲音，她微閉眼瞼，細碎潔白的貝齒仍輕咬住薄唇兒，她看來是想儘量避免發出聲音。可是柳花花每推拿按摩一次時，她總又是不免發出這種聲音。

不由自主的聲音。

這種聲音竟然使得連馬兒也忘記了吃草。

顯然，這聲音不僅怪異，而且極具誘惑力，特別是你如果見到了張京京那俏美的臉龐兒，不知甚麼時候已成了一種紅透、熟透的蘋菓兒的話。

柳花花那寬闊的額角已冒出了汗珠花。

不知是他因努力爲張京京推拿按摩而致冒汗，抑或張京京那極具誘惑力的肌膚，與撩人心神動搖的嗯哼語聲，叫他熱汗直冒？

張京京的聲音越來越大。

柳花花的汗也越來越多。

驀地，柳花花急急的跳了起來！

「你幹嘛？」張京京似乎很不悅他突然中斷推拿按摩動作，她睇着眼睨視着他，語音充滿了嬌憨懶慵：「你推拿的功夫眞到家，我舒服極了……」

「妳舒服，我可不舒服……」

「你爲甚麼不舒服？」張京京似笑非笑的望着他，居然有着令人抗拒不住的勾魂攝魄味道。

「因爲，」柳花花的喉結吞動着：「我突然感到內急，所以不舒服……」

說着，他急急的閃進幾丈外的雜草堆裡去！

張京京望着他逝去的背影，唇角那縷美麗的微笑越來越濃，不自覺的輕喃着：「死傢伙，看你能抗拒我到幾時？」

×　×　×

柳花花的確是有點「內急」。

但，此「急」非彼「急」——他其實是藉着「尿遁」逃避張京京，否則他只

怕自己會克制不住自己，「急」得對她展開「人身攻擊」。

他已經發現張京京根本沒摔傷那裡，她的墜馬實際上是個「騙局」——她墜馬的目的，不過是想誘使他「上馬」吧了。

女人，他見多了，但像張京京這樣美麗而又狡猾的女人並不多見。

只可惜她是張一斧的女兒。

而張一斧是他的朋友，他從不跟朋友的妻妾或女兒亂搞緋聞，這是他的原則。

柳花花是個有原則的花花公子。

——唯獨南宮雪是個例外，他跟她父親南宮長恨有極深交情，他却「不小心」與她「有染」。

那是個「異數」。

這種異數還是少來點的好，至少不應該再繼續發生，一個南宮雪已令他不敢再想像以後回到中原可能會發生的「不良作用」。

所以他必需抗拒張京京的「不良企圖」，而目前的抗拒最佳方法莫過於是先避開她一下，把心中難耐的熊熊之火平息下去再說。

可是，他雖成功的借尿遁躲開了張京京，想不到却碰到了另外一個人。

——潘猛。

他正盤腿坐在草地上，手裡拈着一株不知名的野花兒，花是紫紅色的，花瓣被他放在嘴邊輕含着，好像還咬去了一角。

「你怎麼還在這裡？」柳花花大感意外：「不是說好你先逃，讓我狙擊敵人的嗎？」

「你幫我逃走，我却丟下你，在你們唐人來說，這是『不義』的行爲，因此我又轉回頭來了。」潘猛望着他笑。

「那你躲在這裡幹甚麼？」柳花花在他面前蹲了下來：「難道你沒看到那不是追兵，那是張一斧的女兒張京京呀，不是嗎？」

「我知道，就是因爲是她，所以我才想留下來，我有些話想對你們說……」

「有話說爲甚麼不出來呢？幹嘛躲在草叢裡活像賊兒般的？」

「我若不這樣，你豈非無法替她推拿按摩？」潘猛把「推拿按摩」四個字特別咬重了一些。

柳花花紅了一下臉。

「你居然臉紅，」潘猛輕笑了起來：「島上的人，無論是男人或女人，從都不臉紅的……」

「你想對我們說甚麼？」柳花花輕咳一聲，插嘴道：「走，找張京京說去……」

話未完，忽聽張京京冷冷的道：「不必，不管他說甚麼我都不想聽……喂，潘猛，大家都是聰明人，你既已被皇室追殺，我可得跟你劃清界綫，免得連累我『唐山幫』，你快走吧，能走多遠便走多遠，我不希望再見到你……」

張京京不知甚麼時候走了前去，兩手環胸的倚立於相思樹下，一臉冷艷……

「京京，」柳花花走近她：「人家面臨危機險境，幫他一下有何不可？」

「不可！」張京京冷聲道：「如果因幫了他而使唐山幫被拖下水，那怎麼辦？你承擔得起一切後果嗎？你幾時變得如此糊塗了？」

「我曉得這層利害關係，」柳花花連忙道：「所以我用黑巾覆面、反穿大袍，扮成黑衣幪面人，我並沒有露出身份，不是嗎？」

「這個我知道，」她把目光移向潘猛：「他既已救你臉離險境，你還想怎樣？莫非還要他幫你打倒琉球王，立你爲王不成？」

潘猛起身道：「京京姑娘，我只想跟你們說幾句話……」

「不必！」張京京冷漠道：「我無權管也不想管你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我不想聽你說任何話，即使你想說些感激言謝的話……」

「京京，」柳花花有些不悅：「做人何必這麼絕，難道聽他說兩句話都不行？」

「不是我絕，」張京京說：「他平時跟我唐山幫打交道都是把錢放在第一位，現在，你救了他，我沒開口向他要錢已算是仁盡義至的了，怎能說我絕？」

一頓，冷冷又道：「我如果夠絕的話，生擒活捉他，或是砍下他的腦袋交到琉球王手裡，白痴也知道一定會獲得一筆獎金甚麼的，至少琉球王肯定會更加厚待我唐山幫，不是嗎？」

柳花花說：「京京，昨晚我打了御林軍，至少他並未爲難我，妳說是不是？」

「誰說他未爲難你？」張京京冷哼道：「他本想藉此向我爹敲一筆錢的，他這樣對你說的，你忘了嗎？」

「可是他並未向妳爹要錢呀。」

「哦，就是爲了這個原因，所以你才不惜冒險救他是嗎？」張京京瞪住他說：「告訴你，他若非出了甚麼事被皇宮追殺，自身難保，否則不出兩天，他勢必登門找我爹要錢，他就是這麼一個精打細算、講求現實利益的人，你救他算是白搭了！」

「精打細算、講求現實利益沒有甚麼不對，這本就是一種趨勢潮流，人都要跟着潮流趨勢走的，否則豈非早晚被淘汰？」柳花花說：「我本叫他先逃，他却又回過頭來找我，怎能說救他是白搭？無論如何他絕不是個過河抽板、不講情義之人……」

「我不管他是甚麼人，」張京京不耐煩的截口道：「總之他這個人我不想再見到他！」

柳花花怒視着她。

他眞想刮她一耳光。

但他忽然又笑咪咪的說：「其實，我之所以要救他，是另有原因的……」

「甚麼原因?」張京京睨住他。

柳花花一臉正經：「老實講，若非他好心提醒我，我怎麼知道妳是島上屁股長得最美的女人呢?」

張京京倏然面紅耳赤！

潘猛哈哈大笑。

柳花花說那句話並非有意輕薄，他不過想藉此緩和氣氛，企圖軟化張京京冷峻的態度，不想却因此而招來張京京的臉紅。

原來，她是個會臉紅的女人。

而且，還是個臉紅起來的時候顯得格外迷人的女人。尤其她給人的形象本是佻達活潑而熱情的女人，她的羞赧害臊實際上還讓柳花花與潘猛那兩個大男人有頗感意外的感覺。

他們被她嬌羞的模樣兒吸引了。

特別是潘猛，他除了忘神的凝瞪着張京京，口裡一面對柳花花說：「對不起，我說島上之人從不臉紅，顯然是大錯特錯；最錯的是，我從來都沒想到臉紅的女人原來比醉酒的女人來得還要迷人……」

柳花花大笑。

張京京很快回復了鎮定，她本不想笑的，可是不知怎的，她還是忍不住把笑意在美麗的眉梢間流瀉出來，畢竟任何女人聽到了潘猛那番讚美之詞，無論如何矯矜作態不起來的。

張京京並非是個矯矜做態的女人。

她嬌睨了潘猛一眼，然後瞪住柳花花：「你笑甚麼?」

柳花花一臉笑意：「我這個人有個毛病，也可以說是優點，碰到心情好、快樂的時候，就想笑。人若能一天多笑幾回，不僅有延年益壽之功，而且日子也過得舒適一點，妳說是嗎?」

「你現在心情很好?」張京京用眼角瞄他。

「當然好，」柳花花口花花：「我一直以爲現在的女人只懂得橫眉豎眼，好不容易碰到了會臉紅的女人，妳說我怎不快樂呢?」

張京京瞪了瞪他。

潘猛撫掌大笑。

× × ×

你是否也認爲現在的女人越來越不會臉紅了?

南宮雪仍然是屬於會臉紅的女人。

特別是現在小甜兒竟然湊上紅唇吻住她的時候，她不僅臉紅，簡直連頭髮根都紅了起來。

在以前，一直認爲自己不可能和任何人接吻，及至「偸食禁果」與柳花花上了床之後，她仍深信自己不可能和第二個人接吻；想不到現在她不但和第二個人接了吻，而且對象居然還是個女人。

女人與女人接吻，南宮雪見過——在「蝶戀花總壇」的時候，她親眼見到紀小翠與薛靈芸翻雲覆雨——却沒想到自己也會碰到這種事情。

她說不出那是甚麼滋味。

她臉紅心跳！

甚至還有啼笑皆非的感覺。

她想推開小甜兒，只可惜無法動彈，只好盡量閉着嘴，不讓小甜兒的丁香小舌「登堂入室」，而且還發出了「唔唔」之聲……

小甜兒似是想不到會遭到南宮雪的「拒吻」，有些惱怒的挪開俏臉兒，忽又見南宮雪臉如紅神，不禁格格嬌笑起來：「小子，你害臊?」

南宮雪喘了一口氣，吶吶道：「小的是老實人，不敢也不配冒犯公主芳駕。」

「你們唐人甚麼都好，就是太拘謹保守了一點，接個吻居然也臉紅這種地步……」小甜兒瞇着水汪汪的眸子，嬌笑着輕撫南宮雪的下巴兒：「不過我還是喜歡見你臉紅的樣子，我還沒見過會臉紅的男人呢……好小子，我還眞有點喜歡你呢……」

南宮雪連忙道：「公主千萬不能喜歡我……」

「爲甚麼?」小甜兒顯得很有趣的嬌睨着她，一隻手摸呀摸的，竟往南宮雪盔甲裡摸去。

南宮雪嚇得叫了起來：「不能摸！千萬不能摸！公主，請妳別……」

「爲甚麼不能摸?」小甜兒似是有意逗她，忽然坐了起來，竟動手去解她衣甲：「難道你的身子是豆腐做的不成，一摸就壞?」

南宮雪的身體當然不是豆腐做的，也當然摸不壞，只不過摸下去便要被摸出「原形」來了，她哭喪着臉說：「公主，妳請聽我說，妳點住了我的穴道……妳這樣摸，我……我，我會爆炸……」

小甜兒噗的一聲笑了出來，她看來只想逗逗南宮雪，並不眞的想脫她衣甲，她躺了回去，嬌聲問：「小子，你眞有意思，你叫甚麼名字來的?」

「包大發。」

「這是你的眞姓名?」

「是的。」南宮雪心中一跳，她不明白小甜兒爲何會懷疑她用假名。

「做包子的大師傅又正好姓包，而且還叫大發，世上有這麼巧的事?難道你爹娘看準你會做包子，一生下來便給你取這個名字?」小甜兒連她的名字都感到興趣盎然：「包大發，眞有意思……原來唐人男子是這麼有意思的……小子，本公主喜歡你，選你當駙馬做我老公，你可喜歡?」

南宮雪呆了一呆，不覺脫口急叫道：「使不得！使不得……」

「爲甚麼使不得?」小甜兒似感意外：「傻小子，多少人想當駙馬想死了，你居然拒絕，莫非你不喜歡本公主?」

「小人無才無德，怎敢匹配公主千金之身?」南宮雪見她不像開玩笑的樣

子，連忙說：「小的只是一介草民，出身卑微……」

小甜兒忽輕歎一口氣：「小子，我只是逗着你玩的，其實，就算你出身高貴，身爲王侯之子，我也不會選你爲駙馬的……」

南宮雪鬆了一口氣。

她忽然想起了小甜兒與潘猛的談話，不禁問：「妳是否決定選中土來的花花大少爲駙馬?」

小甜兒一怔：「你都聽到了?」

南宮雪心中很想知道小甜兒與潘猛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擂台比武招親大會是否仍如期舉行，她索性承認說：「上午發生的事情，我都見到了。」

小甜兒望住她：「小子，你出去可不能亂講，否則會招來殺身之禍，懂嗎?」

「懂。」南宮雪聞言心中大喜，顯然小甜兒已答應放她出去，連忙道：「公主請放心，小的絕不會洩露半個字，一定守口如瓶，若有虛假，願受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誰要你發誓來了?」小甜兒嬌睨了她一眼：「我們琉球人是不相信發誓這一套的，你還是省點力氣吧……小子，我再問你一個問題，你可老老實實的回答我，千萬別耍花招，否則對你沒好處……」

「公主請問，小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絕不敢瞞騙公主。」南宮雪裝出一副老實的樣子。

小甜兒一雙美眸忽像釘子般的盯住她，彷彿要穿透她心裡似的，一字一句道：「你跟我說的話，是否句句實言，毫無虛假?」

「絕無謊言！」南宮雪語氣鏗鏘，其實所說的話幾乎全是謊言。

「你，」小甜兒瞬也不瞬的注視着她：「眞的不是我父王派你來監視我的?」

「絕對不是！」南宮雪這句話是實話，因此更顯得肯定有力。

「好，」小甜兒忽然說：「讓我重頭再問你那些問題，你是從那裡來的?」

她居然眞的重複問南宮雪已經問過的問題。

南宮雪心中忍不住在歎息。

她現在才知道小甜兒是個精得像鬼的厲害人物——她一直利用她的美色對付南宮雪！

——她藉着她那驕人的胴體制住南宮雪之後，實際上還利用香吻色相瓦解南宮雪的意志力，企圖迫使南宮雪對她說實話。

她重複問南宮雪相同的問題，自然是要看南宮雪的回答是否一致——一般來說，十個男人九個九面對着小甜兒的溫香軟玉，肯定是心猿意馬、神不守舍，只怕連姓甚麼都給忘了，更遑論想在她面前撒謊。

美人計！

小甜兒使用「美人計」摸南宮雪的底。

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美人計」無疑是三十六計中最溫柔但也是最具效力的「毒招」！

小甜兒無可否認的是美人中的美人，任何英雄好漢都難以抗拒她的美人計，只可惜南宮雪不肯上她當，因爲她根本就不是甚麼英雄好漢——連最起碼的男人都不是。

因此，小甜兒的美人計失敗了。

南宮雪對她的重覆問話不僅對答如流，毫無破綻，簡直可說是天衣無縫。

小甜兒看來似乎很滿意她的回答，她問完話之後忽翻身下床，啓開衣橱拿出衣衫，並開始着衣……

這當中，南宮雪趁機暗凝眞氣，企圖撞開被制住的穴道。

她本以爲小甜兒乃金枝玉葉之公主，嬌生慣養，應不太可能吃苦熬累勤練武功，正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所學武功也應該有限，而南宮雪又身披厚厚的軍士衣甲，小甜兒能以渾厚的指力透過衣甲點住她的穴道，已屬難能可貴，但她的點穴手法應該不會高明到那裡，所以南宮雪想運氣自解穴道。

然而她很快發現自己的想法錯了。

她運了幾次氣都無法撞開穴道。

她很不服氣，正想休息一下，再全力凝足眞氣，一舉撞開穴道之際，小甜兒已穿好衣衫，走到床前，神色頗冷的望住南宮雪說：「小子，奉勸你乖乖躺着別動，如果你想自解穴道，到時逆血攻心的話，可別說是本公主害死了你。」

南宮雪苦澀一笑。

她果然不敢造次妄動。

她發現小甜兒實在厲害，連她暗凝眞氣自解穴道都逃不過她的眼睛。

世上竟有如此精明的公主?

她以頗爲疑惑的眼光望住小甜兒：「公主，你點住了我的穴道，小的好生不舒服……小的已據實招供，對公主絕無惡意，公主不肯解開小的穴道，所以我只好自解啦……」

「你最好打消這個念頭，」小甜兒穿上華麗的衣裳，明艷照人，美得像夜空中的明星，那雙美眸帶着幾許狡點與冷意瞄着南宮雪：「本公主的點穴手法可是你們中原少林寺名震武林的『鎖陽點穴法』，你若想強行自解穴道的話，肯定會逆血攻心而死，不信你試試看！」

「公主，」南宮雪說：「小的聽妳的話就是了，只是，不知道公主將如何處置在下?」

南宮雪的語調極低，她一生中大概從沒說過這麼多的「小的」、「在下」這類謙恭語。

她希望小甜兒能放她走。

小甜兒却只是冷冷的說：「我或許會放你走，但必須等我查淸你的身份再說。」

「小的不是向公主稟報身份了嗎？」

「那只是你的片面之詞，你以爲本公主會相信你的片面之詞？」

「請問公主要如何才相信小的所說的話？」南宮雪一直以爲深居宮中的皇親貴族只是一羣「何不食肉糜」的弱智白痴，小甜兒的精明謹慎，讓她深深瞭解到宮廷中人也和江湖人物一樣，精到連鬼都要退避三舍。

「我自然有我的辦法查出你的身份，」小甜兒淡淡道：「現在，你已經不能舒適的睡在我的床上了。」

「那我要睡在那裡？」

「當然是衣櫥，」小甜兒輕笑着說：「憑你現在的身份，除了衣櫥，還有那些地方更適合你呢？」

笑聲中，她忽然伸指急戳南宮雪昏睡穴！

欲加之罪　何患無詞

小甜兒把南宮雪放入衣櫥之後，未幾宮女們進來服侍她梳髮整粧，之後她便步出寢宮。

她在宮娥們的簇擁下，在後宮中的幽林花苑穿梭散步，不經意的來到了御廚房。

她命宮娥們在御廚房外等候，獨自走了進去。

大內禁宮裡的炊事房自然不小，而且有很多部門，小甜兒的突然蒞臨引起了一陣騷動，副總監葛畢哥慌忙迎駕。

「爲甚麼是你出來迎駕，總監鍋巴焦夫呢？」小甜兒雖長得美艷動人，可是她抿嘴凝眼的時候，可却有幾分威嚴，宮裡的人尤其怕她發脾氣，她一發起脾氣來連琉球王都拿她沒辦法。

「回公主，」葛畢哥戰戰兢兢的說：「總監有事外出，不克前來迎接公主大駕，請公主恕罪。」

小甜兒乃千金之軀，當然不可能專程到廚房來找御廚官，她只不過是想印証南宮雪說的是否實話，一聽鍋巴焦夫不在，當下心中便已有幾分相信。她接着又問：「包子做得怎樣了？」

葛畢哥恭謹回道：「正做着。」

「唐人廚師可有叫歐一品的？」

「有的，那人就是『狗不理包子店』的少東家，公主經常吃的唐人包子就是他親手做的。」

「帶他來見本公主。」

「是。」

× × ×

歐一品心中一直在打鼓，他不明白南宮雪爲何跟着鍋巴焦夫出去那麼久還沒回來，更令他驚訝的是，小甜兒公主居然要召見他。

他懷着忐忑的心情來到了御廚房的公事廳之後，小甜兒差走了廳裡所有的炊事官，只留下了他一個人，更讓他覺得心中七上八下，不免心中在想：「仇九一心想見公主廬山眞面目，會不會她出了甚麼事？」

「歐一品，」小甜兒冷漠的瞪視着他：「本公主有話問你，你可老老實實的回答！」

歐一品是個老實人，一聽公主口氣好像不太好，當下嚇得腿軟，連忙躬身道：「公主請問，小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你可識得包大發這一個人？」小甜兒一面問話，一面冷冷注視着他的表情。

歐一品心房倏跳，連忙道：「他是敝店新來的總監。」

「他人呢？」

「御廚官鍋巴焦夫總監帶他到後院去走走，到現在還沒回來。」

小甜兒見他答的與南宮雪所言吻合，又見歐一品一副忠厚老實相，心中已無疑慮。她忽然沉下嗓子，肅穆道：「歐一品，本公主告訴你，從現在起，包大發這個人便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你懂嗎？」

歐一品呆住！

他根本不懂小甜兒在說甚麼。

小甜兒冷冷又道：「我的意思是說，從現在起，你不准對任何人說起包大發這個人，懂嗎？」

歐一品還是不懂她的意思，他吶吶道：「回稟公主，小的資質愚鈍，不明公主所言何意……」

「蠢才！」小甜兒眉梢倏挑：「這有甚麼不懂的？你就當這個世界上從沒有過包大發這個人，從現在起，你絕不能和任何人談論起他，就是有任何人向你問起他這個人，你都要說不知道，更不可以說他會入宮來，這個意思你懂了嗎？」

歐一品呆呆的站着，他還是不懂小甜兒的意思，嚅聲道：「小，小的……仍是不，不明白公主之意，請，請公主見諒……」

小甜兒見歐一品老實得可以，索性便說：「乾脆告訴你好了，包大發冒犯了本公主，本公主已處決了他，你……」

話未完，歐一品已咚的一聲，跪了下去，頭如搗蒜，顫聲道：「小的該死！小的該死，小的不應該帶他入宮來……」

小甜兒似是怕他的音調過高而被外面的人聽見，連忙叱道：「歐一品，本公主姑念你是老實人，而且忠心竭力，時常入宮爲皇室做包子，爲了不想株連你們一家人，所以才要你避談包大發，本公主已將他秘密處決，你就當這世上從沒有他這個人，懂了嗎？」

「懂！懂！」性命交關，再笨的人也都懂了，歐一品嚇得魂飛魄散，連連磕頭道：「小的感謝公主不殺之恩，沒齒難忘……」

小甜兒淡淡道：「沒事了，你出去吧。」

「是！」歐一品倒身而退，差點沒絆着門坎，摔個四脚朝天。

× × ×

歐一品離開御廚房公事廳之後，便召葛畢哥進來：「鍋巴焦夫回來沒有？」

「沒有。」

「豈有此理！」小甜兒盛怒的拍了一下桌案：「身爲御廚總監，竟老半天不在御廚裡，況且今天有唐人入廚，這個可惡的傢伙，竟敢怠工失職，非好好懲戒他不可！」

葛畢哥嚇得不敢開聲。

小甜兒越想越氣，忽起身道：「那傢伙一定是睡覺偷懶去了，你到他房裡把他找來！」

「是！」葛畢哥應了一聲，便轉身急步離去。

「慢着！」小甜兒忽又叫住他：「待本公主親自前去抓他，非給他點顏色瞧瞧不可！你帶本公主到他卧房去！」

「是！」

× × ×

葛畢哥帶領小甜兒來到了鍋巴焦夫的卧房門口時，小甜兒命他與宮娥們在外面等候，她怒氣冲冲的說：「大白天睡懶覺，我非把他從床上踢下來不可，你們在外面等着，讓我親自進去，看他眼裡還有沒有我這公主……」

她一面說着一面用脚踢開了門，然後一脚跨了進去，順手將房門用力關上！

「碰！」房門震天價响，也震得葛畢哥與宮娥們心裡七上八下。

特別是他們聽到了小甜兒憤怒的喝叱聲，心知鍋巴焦夫要糟了……

「好呀，你這個大膽的狗奴才，竟敢躲在這裡睡大頭覺，你比皇上還尊貴、還舒服……」

小甜兒的聲音繼續傳出來：「狗奴才，見到本公主居然還敢不起來，你想造反是不是……」

然後便聽到拍桌踢櫈的聲音。

小甜兒喋喋不休的罵聲不斷傳出來，但奇怪的是却聽不到鍋巴焦夫的任何聲音。

葛畢哥心裡頭不禁疑惑的暗忖着：「鍋巴焦夫那傢伙是太大膽了，見到了公主居然還不起來，莫非是吃了熊心豹子胆？」

他同時心裡又昇起了一縷不爲人知的幸災樂禍的微笑，暗忖道：「哈，這小子這下完了，惹惱了公主，總監這頂烏紗帽可要落到俺頭上啦……」

心中正樂不可支時，忽聽得小甜兒在房裡叫道：「葛畢哥，你進來！」

「是！」葛畢哥連忙推門而入。

一進到房裡，葛畢哥倏然呆住！

× × ×

鍋巴焦夫被南宮雪點住穴道之後，被剝去了軍裝，然後四肢被綑綁了起來，嘴巴還被布巾綁住，像豬仔般的被塞在床底下，動彈不得。

穴道雖已自動解開，但鍋巴焦夫却掙不脫繩索，一直被困在床底下，小甜兒一進來便把他拖了出來，抓小鷄般的往床上一放，但却不肯解開他身上的繩索與布巾，他只能睜大着眼，一逕子「唔唔」個不停……

葛畢哥見到這種情形，本能的嚇呆了，他不知道鍋巴焦夫爲何變成這副樣子。

更令他震駭驚異的是，他甫一進來，小甜兒忽壓低着嗓子，附在他耳邊冷冷道：「葛畢哥，拔出你的刀，一刀殺了他，然後解開他身上的繩索布巾，就說他怠工失職，蔑視公主……」

葛畢哥睜大了眼，他也壓低着嗓子說：「公，公主，這是怎麼一回事？爲甚麼要殺他？」

「你不必管他是怎麼一回事，殺了他，你這個副總監便可當上正總監了，難道你不想？」

「想！」

小甜兒忽子提高嗓音，一陣怒罵：「葛畢哥！你還站在那裡幹甚麼？快將那傢伙拖下床來，送到懲戒部去處置！」

葛畢哥也大聲應着：「回稟公主，那廝居然睬都不睬我，可惡……喂，鍋巴焦夫，你眞他媽的好大狗膽子，公主來了，你居然還……」

他語音一頓，立刻模仿成鍋巴焦夫的聲音：「走開！」

「好呀！你居然敢頂嘴？」小甜兒立刻接腔：「葛畢哥，給我掌嘴！」

「是……哎唷，公主，他打我哪，那傢伙要造反了啦……」

小甜兒怒不可遏的聲音傳到了站在外面等候的宮娥們的耳鼓：「殺了他！」

「是！」

宮女們聽到了拔刀的聲音，然後又聽到了房裡一陣乒乓亂响，爲首的宮娥大驚失色，擔心公主的安危，正想衝進去之時，却見小甜兒一臉寒霜的走了出來，立刻趨前急聲問：「公主，妳沒事吧？」

小甜兒怒氣冲冲的說：「妳們幾個，陪着葛畢哥到懲戒部去作証，鍋巴焦夫那傢伙怠工失職，蔑視本公主，並毆打葛畢哥，我已命葛畢哥殺了他，懂嗎？」

話落，葛畢哥也走了出來，但只見他臉上一片青腫(那當然是小甜兒打的，但却成了鍋巴焦夫抗命的「罪証」)，手裡提着一口血淋淋的佩刀……

宮女們花容失色，連忙應道：「大膽奴才鍋巴焦夫，竟敢抗命，死有餘辜……」

小甜兒揮揮手道：「你們到懲戒部去找人來處理這件事吧！」

「是！」葛畢哥的聲音最洪亮，因爲他知道他已爬上了夢想已久的總監之職。

× × ×

張京京委實不願與潘猛接觸，並非她冷酷無情，而是她知道潘猛與皇

室的關係已破裂，成了被緝殺之要犯，如果跟他保持關係，勢必會連累唐山幫，但見柳花花態度堅決，也只好由他了。

「其實，」潘猛說：「我想說的一些話並非想乞求你們甚麼，相反的是對你們有利……」

「哦？」張京京倚着樹幹，冷漠的瞪視着他：「你又想賣情報了是不是？」

潘猛笑笑，把目光望向柳花花說：「十五的比武擂台招親大會，你必須特別留意一個人……」

「誰？」柳花花問。

「『天龍幫』的儲客申。」

「為甚麼要留意他？」張京京聳聳肩：「儲客申的武功我不陌生，他雖厲害，不過我想比起我們的仇大教頭來，他只怕還差了遠些……」

「話不是這麼說，武功之道，學無止涯，」潘猛嚴肅道：「低估敵人就是提高自己失敗的機會。儲客申資質極好，是可造之材，也許他這幾年間已秘密練成了某種可怕的絕世武功，只是深藏不露而已……現在的江湖，總是聰明人的世界，不是嗎？」

「說得是，」柳花花點點頭：「多謝你的提醒，我會小心就是。」

張京京却只淡淡道：「就這些了，還有沒有其他的話要說？」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潘猛凝聲道：「告訴妳爹，花柳德兵衛又從倭奴本土回來本島了，如果船期不延誤的話，我得到消息是，他至遲不會超過這個月的二十日抵達本島……」

「花柳德兵衛？」張京京忽冷嗤一聲：「那傢伙又來幹甚麼？」

「妳以為他來幹甚麼？」

「找我爹報仇？」

「幾年前，他被妳父親砍斷了一條手臂，含恨回東瀛去，當時他曾揚言一定會回來找你爹一決高下的，妳忘了嗎？」

「我沒有忘記他曾經說過這種話，」張京京淡淡一笑：「多少年來，我爹打敗了多少島上的倭奴高手，他們個個不都說一定回來報仇嗎？結果呢？你見到誰來找他報仇了？」

「花柳德兵衛不同……」

「有甚麼不同？還不是和其他倭奴鬼子一樣，拚命三郎一個吧了！」

「有一點不同，他是個說到做到之人。」潘猛一臉正色。

「那又怎樣？」張京京却神色輕鬆，甚至有鄙夷之色：「花柳德兵衛不過是我爹的手下敗將吧了，敗軍之將，何足畏懼？」

「失敗過的人並不表示永遠都是失敗者。」潘猛說：「花柳德兵衛既敢捲土再來，當然不可能是專程前來送死或受屈辱的，他必有戰勝妳爹的雄心與信心才敢來……正所謂沒有三兩三絕不上梁山，不是嗎？」

一頓，凝聲又道：「更何況，據我從『大和會』得到的消息，花柳德兵衛這次實際上還帶着幾名的倭奴高手前來助陣，絕不能等閑視之……」

「多謝你的奉告，我會將你的話轉達我爹，」張京京笑笑：「還有甚麼話要說的嗎？」

「沒有了。」潘猛搖搖頭，起身跨上馬背上，忽又說：「如果你們有事要找我的話，請到東郊外的山神廟找一個乞丐頭子叫米不達的，只要說出一句『不達拉斯』的暗號，他便會幫助你們找到我……」

張京京插口道：「我們為甚麼要找你？你不怕我會出賣你嗎？」

「我不知道妳會不會出賣我，」潘猛望住她說：「不過如果眞的被妳這麼美麗的女人出賣了，我潘猛也只好認啦……」

「為甚麼？」柳花花忍不住插嘴問。

潘猛望向他，一臉正經：「你是個花花公子，難道不知道世上最會出賣男人的動物就是女人嗎？」

柳花花大笑。

「狗屎東西！」張京京氣得彎腰撿起一塊泥石朝潘猛丟了過去：「媽的，老娘把心一橫將你切成一塊一塊，掛在市場賣……」

潘猛一低頭，泥石從他頭上飛過，隨即一策馬韁，隱入林中，只聽得他的笑聲在林中迴盪：「張京京，如果妳不討厭我這個番仔，我倒願意將整個人賣給妳，任妳差遣使喚……」

「死番仔，也不照照鏡子，憑你也配！」張京京咬牙切齒。

柳花花仍在笑。

張京京瞪住他：「你為甚麼不停住你的笑聲，你不知道你的笑聲很難聽嗎？」

柳花花連忙止笑住口。

「他走了，咱們也該回去了。」柳花花走向她說：「妳已經不痛了是嗎？」

「還有一點，」張京京裝腔作勢，支着水蛇腰肢兒，眉頭擠在一起。

這時，忽聽得林外遠處傳來密集的馬蹄聲！

張京京面色微變：「聽這蹄聲少說也有幾十騎，一定是皇室的鐵騎衛隊追來了！」

「現在才追來，琉球王治兵的效率未免太低了，潘猛早就不知跑那裡去啦。」柳花花掠身撿起衣袍穿上，然後牽着馬匹過來。「妳那匹馬不知跑去那裡，將就一點，兩人一騎吧。」

「你現在就要走？」張京京忽然問。

「是呀，不走留在這裡幹甚麼？」

「現在走出去被御林軍碰上，豈非麻煩得很？」張京京說。

「有甚麼麻煩？」柳花花問：「他們要抓的是潘猛，又不是我們，不是嗎？」

「話不是這麼說，萬一他們攔下我

們問東問西的，總是麻煩得很。」張京京顯出小心謹愼的樣子：「咱們進入林子，難保沒被路人看見，我認為還是避開他們好一點……」

「說的是，」柳花花是個臨危不亂，遇事小心的人，他同意她的觀點，點頭道：「那我們就躲在林子裡，等他們過去再出去……」

「萬一他們追進林子怎麼辦？」

「妳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張京京掠了一下髮絲：「無謂跟他們碰面，最好我們穿過這座樹林，繞道別路回去，你認為如何？」

「好主意。」柳花花飛身上馬，含笑道：「上來吧。」

張京京却站着不動。

「怎麼妳？」柳花花覺得奇怪。

「虧你是個花花公子，」張京京冷眸橫瞪：「難道你不懂得讓女人先上馬是個好男人應有的風度嗎？」

柳花花一楞！

他隨即大笑一聲，策馬趨前，倏地斜身探手，將張京京攔腰一抱，將她抱上了馬鞍！

張京京怒道：「幹嘛這麼粗魯？」

「因為我本來就是個粗魯的男人呀。」柳花花笑着補上一句：「我只有在淑女面前才是有風度的男人，妳是淑女嗎？哎唷！」

張京京一個肘撞向他腰肢頂了上去。

× × ×

樹林顯然不小，一時半刻還穿不出去，幸好御林軍似是沒追入林子裡，這讓他們安心不少。

不過柳花花心繫南宮雪，因此放馬狂馳，希望能盡快回到市區去。

張京京坐在前面指點路途，斜着嬌軀靠在柳花花懷裡，一副很舒服的樣子。「幹嘛騎這麼快，御林軍又沒追來。」

「得趕緊回去找南宮雪呀。」

「她又不是三歲小孩，怕她掉失了不成？」張京京噘着紅唇小嘴：「她是個精狐狸……」

「妳也是，」柳花花說：「眼見潘猛落難，幫一下忙都不肯。」

「我倒不明白，潘猛不過一個番仔鬼，幹嘛這麼熱心幫他？」

「番仔也是人呀，豈能見死不救？」柳花花說：「其實我覺得他人挺不錯的……我忘了問他，究竟發生了甚麼事，為何會被皇室追殺……」

「少管閒事！」張京京冷冷的說：「宮廷中的事咱們無權也無力過問，別自找麻煩。」

柳花花似是頗為關心潘猛的安危：「琉球這麼小，不知他要往那裡逃？他能躲過皇室的追殺嗎？」

「誰知道，說不定他會逃往中原去，他是個神通廣大的人，犯不着為他操心。」張京京側首睨了他一眼：「我以為你是個孤僻的人，想不到你是個多管閒事的人，早知道當初我就不需費盡心機挾制你來本島了……」

一頓，關注問：「喂，你若被選為駙馬怎麼辦？想好了脫身之計沒有？」

「沒有，」柳花花說：「不過到時總會有辦法的，路是人走出來的，不是嗎？」

張京京忽然幽幽一歎：「老實說，我眞不希望你被選為駙馬……」

「為甚麼？」柳花花問：「我當了駙馬，對你們唐山幫來說有無窮利益，否則便要面臨被削權的命運，難道妳忘了？」

「我沒有忘，」張京京忽把嬌軀偎緊了他一些：「但是你如果當了駙馬，我便沒有機會與你在一起了，你不認為是？」

柳花花笑笑：「我如果不被選為駙馬，也不可能長住本島，我一定會回中原去……」

「那不一樣，」張京京截口道：「我可以到中原去找你呀！」

「找我幹嘛？」柳花花淡淡道：「我並不是個好客之人……」

「你討厭我？」

「不討厭。」

「喜歡我？」

「不喜歡。」

「甚麼意思？」張京京側仰着臉龐瞪住他。

柳花花避開她的目光：「其實，妳如果跟我相處久了，妳會知道我是個有很多缺點的男人……」

「是嗎？」張京京的目光却不肯移開：「我們相處十來天，我怎發現不到你的缺點？」

「怎會沒有，我打過妳耳光，罵過妳死老太婆，妳忘了嗎？」

「但是，你也曾經救過我，而且……」

「而且甚麼？」

「而且你也曾經吻過我，不是嗎？」張京京幽幽道：「你是第一個吻我的男人……」

「對不起，我不該冒犯妳，我在此向妳鄭重致歉……」

「為甚麼要道歉？」張京京側着身子，一雙美眸不看路，反却盯着柳花花的俊臉兒：「你知道，我喜歡你，我崇拜你……」

「喂，看路呀！」此時已出了樹林，現出了兩條岔路，柳花花連忙說：「快告訴我要走那條路……」

話落一半，柳花花倏然住口！

因為道路兩旁突然湧出一排人來，攔住了他們的去路！

張京京回首一看，俏臉倏變，不覺脫口叫了一聲：「是『大和會』的倭奴鬼子！」

她緊接着叫了一句：「衝過去！」

× × ×

南宮雪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並非睡在衣櫥裡，而是躺在華麗舒適的床褥上。

小甜兒則坐在床沿上正望着她，美麗的唇角正漾着似笑非笑的表情。

南宮雪坐起身子，發現穴道已被解開，連忙運氣活動了一下身子，喜出望外道：「公主，妳願意放小的走了？」

小甜兒沒有回答，她忽從床几上端過一碗熱騰騰的海參鮑翅湯，送到了南宮雪面前，笑咪咪道：「我知道你餓了，快吃下它吧，小子。」

「多謝公主。」南宮雪的確是餓壞了，連忙接過來，唏哩嘩啦的吃將起來。

南宮雪那近跡狼吞虎嚥的吃相，引得小甜兒一陣嬌笑：「慢慢吃，小心噎着。」

南宮雪吃東西向來是很斯文的，但她現在喬裝男人，故意表現得粗獷些，她一面吃，一面道：「眞好吃，想不到島上有這麼好吃的東西。」

她的動作雖是誇張了些，不過說的却是實話，香噴噴的海參鮑翅湯逗得她胃口大開，吃得津津有味，不亦樂乎。

小甜兒則顯得很有趣緻的看着她吃。

南宮雪吃得滿室喉嚨响，不一會，一大碗熱湯被她吃得涓滴不剩。

「嘩，棒極了！」南宮雪打了個飽呃，笑着說：「差點沒撐漲我的肚子……」

她十分感激的望住小甜兒，眼裡同時泛起不解之色，她不明白小甜兒爲何前倨後恭，突然對她這麼好，她試探着問：「公主……」

甫一開聲，小甜兒便插嘴道：「小子，我已見過歐一品與鍋巴焦夫，我已相信你沒騙我……」

南宮雪大喜：「那，公主，小的是否可以回到御厨房去？」

「不可以！」

「爲甚麼？」南宮雪愕住。

小甜兒在窗前的一張籐搖椅坐下，一絲陽光隨着一縷清風溜了進來，把深垂的窗帘吹得微微飄動，也吹動了她額前的短短瀏海；她嬌俏嫵媚的交疊着修長的美腿，顯得有幾分懶慵的輕搖着籐椅，令南宮雪覺得她尊貴的氣息裡透着一股飄逸出塵……

她沒有立刻回答南宮雪，她隨手拿起几上的水菓，輕輕咬了一口，然後輕輕拋給南宮雪，淡淡道：「這是島上獨有水菓，中原吃不到的，你吃吃看。」

「多謝公主。」除了柳花花之外，南宮雪從未與任何人共吃一個水菓，不過此時此刻她當然不便拒絕小甜兒的「賞賜」，她依言咬了一口，不禁脫口道：「嘩，這是甚麼水菓來的？」

她一口咬下，只覺得滿口生香，肉甜汁濃，好吃極了。

「美濃濃。」小甜兒說。

「美濃濃？」

「這是句琉球土語，」小甜兒忽伸手微掀窗帘，瞇眼向外望了望，臉色有些陰晴不定。「美濃濃。翻譯成唐語，意思便是情人的眼淚。」

「情人的眼淚？」南宮雪怔住：「爲何有這麼淒艷的名字？那是水菓的名字嗎？」

水菓的名字居然被叫成「情人的眼淚」，琉球人的想像力居然如此豐富感性，南宮雪對琉球人的印象有點改觀了。

「據說，」小甜兒淡笑着說：「在古老以前，島上有一對情侶，本恩愛異常，欲結爲夫婦，可惜因爲種族不同，雙方都受到族人的反對而禁止通婚，於是兩人決意私奔，不幸失敗，男的被活活燒死，女的傷心欲絕，天天守在他墳前悼念哭泣，結果她絕食而死……後來被她淚水浸濕的土地上便長出了這種水菓樹，後人便稱它爲『情人的眼淚』……你如果細細嘴嚼的話，你其實會發現那鮮美甜蜜的菓汁帶着一絲絲的酸甜味，據說那就是眼淚的味道……」

「多美麗的神話……」南宮雪很感動，她忽然把手中的「美濃濃」放回水菓盤上。

小甜兒有些訝異：「你怎不吃了？」

「我吃不下。」

「不好吃？」

「不，我不忍心吃，」南宮雪輕歎一聲：「如此痴情而辛酸的眼淚，我怎吃得下呀？」

小甜兒輕笑了起來：「傻小子，那只是傳說的神話呀，你怎地這麼認眞？」

「我不喜歡荒誕無稽與迷信無知的神話，但這種美麗感人的神話却讓我心有戚戚然，」南宮雪又歎了一口氣說：「那對情侶太可憐了……特別是現在的人只注重追求物質上的享受，很多人已不信任婚姻，對持久不變的愛情更產生了懷疑，時下的青年男女力倡『合則聚，不合則散』，所謂貞堅的愛情已被丟入垃圾桶……唉，比起來，那對情侶眞叫我肅然起敬，他們爲愛情奉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南宮雪眸眶裡竟然淚影浮動。

小甜兒覺得好笑：「小子，你可眞感情豐富哪，聽故事而落淚，世上還有你這種人嗎？喂，你有沒有愛過女人？」

南宮雪搖搖頭，她當然不可能愛上一個女人，她很自然想起了柳花花——說實在的，她雖然很肯定柳花花很愛她，但她不敢確定他究竟愛她有多深……

「你在想甚麼？」小甜兒打斷了她的思維。

「沒甚麼，」南宮雪連忙含笑道：「我只是在想，再過一百年、一千年後的世界，是否還有『愛情』這種東西存在？」

「誰知道，」小甜兒忽也幽幽一歎：「現在的人只講及時行樂，其實，現在的世界是否還有愛情，已令人相當懷疑，現在的男女視結合與離異，比換一件新衣服來得還要容易……」

南宮雪怔怔的望住她。

「你爲甚麼用這種眼光看我？」小甜兒用手支着面頰，微側着頭輕睨着她。

「妳看來一點都不像公主，」南宮雪說：「我常聽人家說，宮中長大的人都是『何不食肉糜』的頭腦簡單人物，而妳……」

「而我怎樣？很狡猾是不？」

南宮雪不敢說她狡猾，改用了「較佳」的字眼：「不，妳很成熟世故……」

小甜兒嬌笑了起來：「巧言令色，你倒是個狡猾的小子……」

南宮雪紅了一下臉。

「還害臊呢！」小甜兒越發好笑，「不過我還是欣賞你這種人，因爲你這種人不容易吃虧。」

南宮雪迷惘的望着她，她開始感到她不是一個單純的人物，她帶着幾分疑惑的口吻轉回正題：「請問公主，小的爲何不能回御房去？」

小甜兒把一雙修長均勻的美腿架在小几上，優哉悠哉的輕搖着搖椅，臉上那縷似笑非笑的表情始終不曾消失，她突然問：「小子，你知不知道御林軍長潘猛爲何遭到大內追殺？」

南宮雪當然不知道。

「因爲他私進我的寢宮，違反了宮中的禁律，所以琉球王要殺他，你懂了嗎？」

南宮雪點點頭。但她不明白小甜兒爲何告訴她這些，那關她甚麼事？

「你想，」小甜兒靜靜的注視着她：「潘猛身爲宮中御林軍之長，都不能擅進本公主寢宮，你身爲異族外人難道能例外？你只要從我這裡走出去被任何人看見，肯定會沒命，你懂我的意思了嗎？」

南宮雪呆了一呆，吶吶道：「那……小的該怎麼辦才好？」

她頗爲着急的又說：「小的無意冒犯公主聖駕，我只是來祈求公主救小的一命……」

「我救不了你，任何男人未經琉球王許可闖進本公主寢宮，不論是任何緣由都難逃一死！」

「那我該怎麼辦？」南宮雪不禁急躁起來，連忙說：「那我只好偷偷溜出去了……」

「只怕很難，」南宮雪淡淡道：「在沒發生潘猛那件事以前，你或許還有機會，但現在……」

她忽朝南宮雪招招手，然後側身微掀窗帘一角，南宮雪連忙走前去看……

這一看，她一顆心倏然疾沉！

因爲放眼四處，只見迴廊庭院中，盡是一排排手持槍戟的森嚴守衛昂然站立着，無論是誰走出寢宮一步，皆難逃他們的法眼。

「潘猛已安然逃走，琉球王怕他再潛入宮來，因此加派守衛保護寢宮。」小甜兒說：「無論你武功多好，即使是在夜晚，你都無法不驚動守衛從我這裡走出去，你說是不？」

「的確，只怕連蒼蠅都飛不出去，」南宮雪苦笑道：「那我該怎麼辦？難不成要一輩子躲在公主寢宮裡不見天日？」

「躲在我這裡不好嗎？」小甜兒又浮起了那絲狡黠的微笑：「世上有多少男人想見本公主一面都不容易呢，有我陪着你，你還嫌不好？」

「當然不好，我才不稀罕妳這個公主！」這句話南宮雪當然不敢說出來，她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在這裡有公主保護，小的自然是求之不得，只是……」

「只是甚麼？」

「只是歐一品若不見我回去，他一定會到宮中報案，而且那個鍋巴焦夫也一定會……」

「放心，」小甜兒含笑道：「這兩樁事本公主已替你解決了……」

南宮雪楞了楞：「公主如何解決？」

「很簡單……」小甜兒淡淡一笑：「我已告訴歐一品你已死了……而且我也將鍋巴焦夫送上西天去了……」

她一五一十的把經過告訴南[illegible]雪。

南宮雪聽得目瞪口呆。

「現在，」小甜兒微笑着說：「即使我的寢宮四週沒有衛兵把守，你也無法與歐一品會合，因爲他再也不敢承認有你這個人存在了，而且鍋巴焦夫已死，更是無人能指出有你這個人曾經入宮來……換句話說，你這個人實際上已等於不存在這個世上，不，應該說島上已沒有你包大發這個人，妳明白了吧？」

南宮雪忽沉沉一歎。

「你爲何歎氣？」小甜兒輕搖着二郎腿，姿態輕鬆而又迷人至極。

「因爲，」南宮雪由衷道：「妳是我一生中見過最美麗而又最狡猾的公主，我相信世上再也找不出像妳這樣的公主！」

小甜兒掩唇嬌笑。

事已至此，南宮雪心中倒又輕鬆了下來，因爲她已不必爲歐一品擔心，於是她索性在小甜兒對面坐了下來，含笑問：「這下可好，我既已出不得去，請問公主將如何處置在下？是否眞的將在下一輩子隱藏於公主寢宮內？抑或送交皇室問斬？」

「你說呢？」小甜兒瞇着長長的眉睫笑問：「你以爲本公主將會如何處置你？」

「我不知道，」南宮雪聳聳肩：「我現在是船在江心，進也不是，退也不得，反正，既來之則安之，公主說怎麼辦便怎麼辦吧。」

「如果我將你交出問斬呢？」小甜

兒嬌晲着她：「你怕不怕？」

「我是個怕死的人，當然怕，」南宮雪却神態從容的說：「但我知道公主絕不會將小的交出去問斬……」

「爲何如此肯定？」

「如果公主要將小的送出去，何需解開小的穴道？而且還請小的飽餐一頓？」

「小子果然精靈，」小甜兒笑笑：「但我還是要把你送出去，只不過並非把你送去問斬……」

「公主要將我送到那裡去？」南宮雪忍不住插嘴問。她其實知道小甜兒當然不可能將她一輩子隱匿於寢宮中，但她却急於知道她將如何處置自己。

小甜兒只淡淡的回了三個字：「血神島！」

「血神島？」南宮雪睜大了眼，不禁脫口問：「爲甚麼要將我送去血神島？」

× × ×

柳花花與張京京甫一出樹林，正面臨着雙岔路時，忽見一大羣倭奴人幽靈般的擋住了去路，張京京很機警，立刻大喊一聲：「衝過去！」

話聲剛落，忽聞柳花花大喝一聲，已連人帶馬騰空而起，堪堪掠過那排蜂湧而來的倭奴人頭頂，風馳電掣般的呼嘯而過！

那羣倭奴人吆喝着疾追而來：「唐鬼子！有種的別逃！」

張京京大樂，她頑皮的回過身去朝他們揮揮手：「沙喲那拉！八哥野鹿！格老子的鬼小子，有種的你們追上來吧！」

倭奴人都沒有騎馬，再好的輕功也追不上，只聽得他們在背後猛唸「三字經」……

一忽焉，他們已被抛至老遠……

「嘩，小子，你的騎術眞棒，居然二人一騎都有辦法掠過他們，了不起哪！」張京京笑咪咪的說，她對柳花花眞是佩服得五體投地，情不自禁的在他臉頰上親了一下：「我眞喜歡你死了……」

柳花花忽勒住馬韁，煞住去勢，苦笑道：「小姐，妳大概要恨死我了……」

「爲甚麼？」張京京眨了眨眼，楞道：「你幹嘛停下來不走了？」

柳花花沒有回答。

因爲張京京已回首看見了答案——前頭不遠處又出現了一大羣人擋住去路！

又是倭奴人！

而且比先前的倭奴人還要多，至少多到令柳花花再也無法衝過去！

他們正以矯捷的身手向他們撲過來！

張京京面色微變，隨即淡淡一笑：「這不該怪你，怪只怪我沒告訴你這條路是通往『大和會』的，咱們走錯路啦！」

「咱們現在應該怎麼辦？」

「往回衝！」

「衝得過第一次，衝不了第二次，妳應該知道妳太胖了，馬兒已負荷不住啦……」

「去你的，我多胖？爲什麼不說我豐滿？你對女人說話都是這麼不禮貌的嗎？」

柳花花在危難關頭仍喜歡說笑，其實不過在緩和張京京緊張的情緒；他實際上趁這段空間，游目四處打量地形環境，看看有無路徑逃生……

就在前頭的倭奴人即將撲近來之時，柳花花已看見左側田陌間有一條近尺寬的埂道，張京京眼尖，她也看到了，而且還大聲的叫着說：「小子，那邊有路，快往那邊逃！」

話聲中，柳花花早已策馬急奔而去！

可是，他甫一掉轉馬頭，後面疾追而來的倭奴人已追了上來，其中有幾名輕功較好的已飛身堵在田埂上，柳花花倏然大喝一聲，身子陡如離弦之箭，猛地離鞍射向那幾名倭奴人！

人在半空中的時候，他已長劍出鞘！

一抹劍光像彩虹般的暴然捲起！

幾名堵在田埂上的倭奴人手持亮森森的武士刀，正以逸待勞，有的準備砍馬脚，有的蓄勢攻擊馬上之柳花花與張京京，萬萬料不到柳花花却離鞍激射而來，對他們先發動攻擊！

更讓他們料不到的是，柳花花的離鞍飛身與拔劍出招竟然快如白駒過隙，只覺眼前一花，鋒利的劍鋒已刺向了他們的咽喉！

爲首的一名倭奴人駭然失色，正想倉皇閃避之時，只覺頸間一凉，高突的喉結已被一劍穿過！

殷紅刺目的鮮血與淒厲恐怖的嘩叫聲揚起時，那名倭奴人已一頭栽進田陌間！

身後的幾名倭奴人連忙飛撲而起，刀鋒像雨點般的砍向飛射而來的柳花花！

柳花花志在剷除阻道的敵人，以便讓張京京能順利騎馬沿着小徑逃走，因此劍出如風，毫不留情，但只見他如兇神惡煞般的將那幾名倭奴人一劍劈飛了出去！

血肢與慘號劃破了寂靜的長空！

敵人倒下去的時候，張京京已騎着馬猛標而來，她大聲呼叫着：「小子，你幹得好，快上馬來！」

她俯低着身子把手伸向柳花花，柳花花扳住她的手藉力一縱，人已滴溜溜的躍上馬鞍！

可是他忽又彈身而起。

因爲他已聽到背後一陣急勁的破空之聲傳來，幾名倭奴人已飛撲而至，逼得他不得不迴身反擊！

半空裡，他對張京京大喝道：「妳快走，這些鬼子讓我一個人來！」

話聲中，幾名飛撲而來的倭奴人

已如中箭的蒼鷹急墜而下！

柳花花也降到了地面。

這當中，倭奴人已將他團團圍住！

柳花花正想殺出一條血路，忽見張京京凌空飛躍而來，掠到了他身邊！

「妳幹嘛又回來？」柳花花有些惱怒。

「你以爲我捨得丢下你一個人？」張京京雙腕一翻，一對森利的匕首赫然在手，她英姿凜凜、毫無懼色的說：「你以爲我是貪生怕死之人？」

倭奴人沒有對他們展開攻擊，大概是他們認爲柳花花與張京京插翅也難逃了，只是將他們團團圍住，忽見一人冷冷開聲道：「你就是殺了我們一船人的仇八？」

發話之人竟是個女人！

柳花花循聲望去，但只見那名女人雖一臉寒霜，長得却十分秀美，身材也相當不賴，年紀看來比張京京還要年長一些，而且看來也比張京京要有「女人味」……

「不錯，正是我！」柳花花見敵人不進攻，於是也就按兵不動，他望了望那名倭奴女人，淡淡道：「妳是誰？」

回答的却是張京京：「她是『大和會』幫主竹下登樹的妹子，叫竹下三枝。」

柳花花忽朝她笑笑：「竹下三枝，妳長得眞不錯，眞是個美人胚子，幸會，幸會！只是像妳這種細皮嫩肉的女人，武功行嗎？」

竹下三枝見柳花花一副流裡流氣的樣子，陡然大怒，冷叱道：「唐鬼子死到臨頭竟敢如此狂妄，讓本姑娘來收拾收拾你這傢伙！」

竹下三枝的漢語相當流利，身手也極爲敏捷，冷叱聲中，人已撲向柳花花！

人未至，冷冽的刀風已飛到了柳花花面門！

她這一刀快如飛電，使的正是名揚東瀛的「佐佐木流刀法」！

佐佐木流刀法據說就是東瀛江湖有名的佐佐木小次郎所創的刀法，以詭異：：速見稱，殺人於一瞬間，連當年名震扶桑三島的大刀客宮本武藏都幾乎不敵呢！

竹下三枝雖是女流之輩，但這一刀劈出，足以證明她絕不是弱者。

只可惜她碰到的柳花花也不是弱者，而且還是强者中的强者，她那凌厲的一刀明明看似要砍進柳花花的身子，却只見他微一晃身，她那一刀已完全落空，連他的衣角都沒沾到。

最令她咬牙切齒的是，柳花花在閃身當中居然還有能力說話，而且說的還是氣死人的話，他說：「我聽說東瀛女人只會陪丈夫洗澡，擦背按摩什麼的，看妳這一刀，果然不錯，只配砍柴劈甘蔗吧了！」

柳花花這句話差點沒讓她氣得腦溢血、爆血管，本來她一刀不中時，身後的倭奴人也要一湧而上，她立叱退他們：「你們都不要動，讓我一個人收拾那個狂妄的唐鬼子！」

那些倭奴人只好按兵不動。

「妳要跟我單對單？」柳花花眼裡露出鄙夷輕視之色：「竹下五枝，不，竹下三枝，嗳，管妳是幾枝，反正我奉勸妳，妳爲什麼不回去幫妳老公洗澡呢？看妳拿刀的樣子，就好像拿菜刀一樣，切西瓜呀？」

「殺鷄焉用牛刀，讓我來跟她單對單！」一旁的張京京不知是不甘寂寞，還是想在柳花花面前表現自己，忽然撲身而出！

柳花花連忙拉住她！一面用眼睛跟她示意，一面大聲道：「喂，妳別搶我的生意，像她這種軟脚蟹最好應付不過了，我是猴子吃柿子專挑軟的吃，還是把那個什麼五枝三枝讓給我吧！」

張京京何等機靈，她很快瞭解柳花花的用意，連忙抽身而退，順便推波助瀾的應了一聲：「小心點喲，人家可是幫主的妹子哪，這麼小看人家，可別倒綳孩兒，陰溝裡翻了船哪！」

柳花花大笑：「不會的，陰溝怎有可能翻船，妳幾時見過船行走在陰溝裡的……」

話落一半，他倏然住口！

因爲竹下三枝已磨牙切齒的狂撲而來！

當然是劈着刀而來。

她這一刀比上一刀還要快、狠、準！

她顯然已被激怒，恨不得一刀劈死柳花花，然後將他剁成肉醬，以消心頭之恨！

在盛怒之下出刀，威力自然非同小可，簡直可說雷霆萬鈞，任是柳花花武功如何了得也不敢掉以輕心，連忙收聲住口，往旁急閃……

閃身當中，柳花花星眸裡泛起了一絲詭譎的笑意——他終於成功利用的激將法使敵人與他單對單。

——當他知道竹下三枝是大和會幫主的妹妹時，他便想辦法羞辱她，希望能激她與自己對決，然後制住她脫出重圍。

他這一計策的確相當「奸」。

而且還出奇的順利成功——他只不過閃了竹下枝三刀，然後一劍逼得她身形一窒，再一記鷂子翻身，如幽靈鬼魅般的欺近她身邊，驀然扣住她的腕脈！

竹下三枝只覺腕間倏痛，虎口一麻，手中之刀已啷噹落地，整個人已倏然無力！

緊接着，她那肌膚勝雪的頸子已被柳花花的利劍抵住，耳中還聽得他如雷的喝聲：「誰若敢再欺前一步，這個女人立刻香消玉殞！」

倭奴人個個驚呆於地！

「好小子！」張京京跑前來，樂不可支道：「你這招挾天子以令諸侯眞是妙到毫巓！我眞佩服你！」

這當中，忽聽得一陣蹄聲急劇傳來！

張京京睇目眺望，脫口道：「呀，是大和會的幫主竹下登樹來了！」

認賊作父　伺機報仇

「公主，妳爲什麼要將我送去血神島？」南宮雪十分詭異的望住小甜兒。

「妳聽說過血神島？」小甜兒淡淡的瞥視着她，漫不經意的問了一句。

南宮雪點點頭：「據說那是當年琉球統一戰爭的古戰場，死了很多人，寃魂不散，鬧鬼鬧得很厲害，經常會有渾身浴血的鬼魂出現，島上居民不敢再住下去，全部撤走；皇室曾派出打鬼部隊登陸島上，結果全軍離奇失踪，無一生還，島上之人無人敢再登上該島一步，多年來已成了無人荒島……」

「你知道得還不少。」

「但我不知道公主爲何要將小的送往該島？」南宮雪的疑問不只一個，她接着問：「現時守衛森嚴，想踏出寢宮一步都難如登天，如何去血神島？去了之後又如何？將會發生什麼事？」

小甜兒忽然問：「你對本島歷史瞭解多少？」

「不多！」南宮雪說：「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踏足貴國。」

「不多是多少？」

對琉球島情況，張京京曾向她簡介，南宮雪多少瞭解一點，她沉吟了一下說：「我知道本島種族林立，統一前各族互相征伐，長年紛亂，後經『麻仙族』崛起，南征北戰，終於統一了全琉球……」

小甜兒忽插咀問：「你知不知道『麻仙族』之所以能統一琉球稱王得到那一族人的支持？」

「知道，是『喀巴族』。」南宮雪點點頭：「當年島上的兩大族勢力集團，除了麻仙族之外，另外一族便是喀巴族了，我說得可對？」

「不錯，」小甜兒的音調忽低沉了下來：「若非喀巴族想結束長年的戰亂，免於生靈塗炭，而加盟於麻仙族，今天的琉球恐怕仍是四分五裂，陷於兵荒馬亂、民不聊生之境……」

「世上總是有很多紛爭戰亂，」南宮雪有感而發：「爭權奪利是人類的天性，所謂人往高處爬，強者欺負弱者……唉，這是人性醜陋的一面……」

一頓，她眨眼道：「爲了統一安定，喀巴族加盟麻仙族，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是值得嘉許的行爲，妳說是不是？」

不等小甜兒回答，南宮雪忽又問：「公主爲何要向小的述說貴國歷史呢？」

小甜兒彷彿沒有聽見她的問話，微眯着眼徐徐道：「喀巴族雖爲了島上和平而加盟麻仙族，但却淪爲被壓迫的民族……」

「爲什麼？」南宮雪微愕，這一點她就沒聽張京京跟她提起過了。

小甜兒那雙美麗的眼睛忽射出了熾烈的仇恨之光：「貴國有句話，鳥盡弓藏，兔死狗烹。不是嗎？」

南宮雪疑惑的看着她，緩緩道：「人，都以自己爲本位，種族也不例外，大族欺壓、排斥、支配小族是無可避免之事，國與國、族與族之間，要做到眞正平等對待，說比做容易，這一點，我想，誰都明白的……可是，有一點我却不明白……」

「那一點？」

南宮雪直視着她：「妳身爲千金公主，換句話說，妳就是當今島上的統治階級，妳何爲有仇恨呢？」

微一頓，她補上了一句：「如果我沒看錯的話，妳現在眼裡正噴射出可怕的仇恨之火，妳仇恨誰呢？喀巴族？他不是正被你們麻仙族統治着嗎？」

小甜兒忽冷冷道：「我仇恨麻仙族人！」

「爲什麼？」南宮雪當場儍住，不由脫口道：「妳竟然仇視自己的族人？那妳豈非叛徒？」

「不！我不是叛徒！」小甜兒眸中仇恨之火愈來愈濃：「因爲我根本就不是麻仙人！」

南宮雪呆了一呆，半晌之後才吶吶問：「那，妳是那一族人？」

「喀巴族人！」

南宮雪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小甜兒冷冷的望住她：「小子你一定覺得很奇怪，我既是喀巴族人，又怎會成爲麻仙皇室的公主是不是？」

南宮雪點點頭。

其實她的疑問很多，只是一時間不知該從何問起，她眨眼道：「妳方才稱妳父親爲琉球王，而不尊稱父皇，這麼看來，妳並非琉球王所生？」

「不錯，你很精明，我並非琉球王之女，我跟他毫無血緣關係……」

「那妳怎會成爲公主？」

「因爲他娶了我母親爲皇妃。」

南宮雪又是一呆。

小甜兒冷漠的躺在搖椅上，動也不動的說：「琉球王納我母親爲妃時，已懷有兩個多月的身孕，琉球王不知情，一直到今天，他還一直以爲我是他的親生女兒哩……」

「那妳的親生父親是誰？」

「潘辛。」

「潘辛？」南宮雪當然不認識此人，但冰雪慧黠的她忽湧起了一個直覺，不由自主的說：「潘辛？是不是和潘猛有關係？」

「小子，你的聯想力眞好，」小甜兒忽朝她溫柔一笑：「不錯，他們之間的確有關係，而且還是極深的血緣關係……」



小甜兒對着女扮男裝的南宮雪訴說心事

「血緣關係？」南宮雪睜大眼問：「是不是父子關係？」

「小子的確夠精靈，一猜就中。」

南宮雪更加驚異了：「這麼說，妳和潘猛是兄妹關係了？怪不得妳會讓他直接到妳寢宮來，我本以爲你們之間有男女情呢……」

南宮雪忽又覺得奇怪：「妳又爲何知道潘辛是妳的父親，是誰告訴妳的？」

「當然是我的母親告訴我的，世上只有她知道我的父親是誰，」小甜兒美麗的眼梢忽掛起一串淡淡淚影：「在我十二歲那年，母親臨終之時，偷偷的把這個秘密告訴了我……」

小甜兒頓了一頓，接着說：「我父親潘辛本是布政司首長，生前推行漢化政策，很得民心，聲望極佳，但却遭到了琉球王的猜忌……琉球王本就是個有極深的種族偏見之人，只因喀巴族對統一有功，琉球王因勢利導不得不重用我父親，實際上一直想排除我父親出宮，深怕有一天皇位被篡奪，只苦於師出無名而無法下手，一直到我父親愛上了我母親之後，琉球王終於找到了殺我父親的機會……」

南宮雪靜靜聆聽。

「先母本是『巴拉西』族人，是宮中一名微不足道的宮女。由於我父親生前事務繁重，而他又是個責任心極重之人，因此經常處理公務到深夜而留宿宮中，而我母親正好被奉派服侍他的生活起居，日久生情，兩人愛上起來了，我父親有意納她爲妾，這件事情被琉球王知悉，便心生惡毒之計……」

「什麼惡毒之計？」南宮雪聽得入神。

小甜兒長長透了一口氣，挪動了一下嬌軀，改變了一下坐姿之後，這才接道：「琉球王秘密召見我母親，要她把一封密函偷偷縫藏在我父親的衣袍裡，不用說那封密函當然是作爲我父親暗中連絡各小族，企圖推翻琉球王的證據……」

「果然惡毒！」南宮雪不期然的吸了一口氣：「伴君如伴虎，宮廷的確是世上最骯髒而又最可怕的地方，什麼卑鄙手段都使得出來……」

一頓，她問：「妳母親一定拒絕了琉球王的要求是不？」

「不，她答應了！」

「爲什麼？」南宮雪睜大了眼珠子：「她不是很愛妳父親嗎？」

「是的，她的確很愛我父親，」小甜兒苦澀一笑：「但她也愛她的族人……」

「我不明白妳的意思……」南宮雪搖搖頭，忽又接着說：「妳是說，琉球王以妳母親的族人的安危相脅迫？」

小甜兒點點頭，「巴拉西族在島上只是一支弱小民族，長久以來一直受到各大族的欺凌與壓搾，統一之後，這種情形並未改善，在琉球王的統治

之下，總是把利益劃為痳仙族人優先，巴拉西族人的生活更加困苦，仰人鼻息……」

「妳母親為了想讓自己的族人得到生活改善，於是便答應出賣妳父親？」

「愛情與民族感情，如果是你，你將會作何抉擇？」小甜兒注視着南宮雪。

「我不知道，」南宮雪搖搖頭：「我從沒碰到這種問題，也從未想過這種問題……」

「你是個幸運兒，因為你生長在強大的國家裡，當然體會不出同胞族人被人欺侮的痛苦……」小甜兒眼角又現出了淚光，她喃喃道：「我母親與族人一直生活在被卑視、被欺壓的環境裡，一旦有機會翻身，你說她怎不會答應琉球王的要求？」

南宮雪忍不住深深歎息……

「或許你會認為出賣自己所愛之人，任何理由都是可鄙的行為，」小甜兒強抑着即將奪眶而出的淚水：「但是在那種情況下，我母親實在已無選擇餘地，因為琉球王告訴她，如果她不肯答應；首先就殺死她，而且殺了她之後，琉球王依然會再設法殺我父親，換句話說，琉球王想殺害我父親是遲早之事，與其如此，我母親只好做出了痛苦的抉擇……」

南宮雪歎了一口氣：「為了生存，即使是魔鬼也只好跟他打交道了，形勢逼人哪……」

一頓，她問：「結果妳父親就這樣被琉球王害死了？」

「不，如果是這樣，我父親因犯叛國罪而死，那潘猛怎還有資格被任命為御林軍長？」小甜兒拭去了眼角的淚水，恢復了平靜，繼續說：「實際情形是這樣，我母親雖答應了琉球王的脅迫，但一見到我父親卻又不忍心行事，而且還忍不住哭了起來，經不住內心的衝激煎熬，終於將琉球王的陰謀全盤托出……」

南宮雪忍不住歎道：「愛情的力量畢竟是無堅不摧……」

「然而這卻挽不回我父親的命運，」小甜兒的眼睛又紅了起來：「我父親衡量情勢，心知難逃琉球王毒手，早晚非死不可，為了不想被冠上叛國罪名而遭到了誅九族之命運，於是決定犧牲自己以挽救家人……」

「他自殺了？」南宮雪睜大了眼。

「是的，他吞金自殺了……」淚水已淌滿了小甜兒吹彈得破的粉頰：「吞金自殺不同服毒自殺那般容易驗得出來，換句話說，我父親之死成了暴斃，卻也因此而免於被加上叛國罪名，也因此而救了他一家人……」

「他眞了不起！」南宮雪被感動得泫然欲涕：「我羨慕妳，妳有個了不起的父親……」

小甜兒沒有說話，她痛苦得說不出話來，淚水掛滿了她腮邊……

南宮雪想遞手絹給她拭淚，一想自己攜帶的是女人手絹，連忙跑到盥洗室拿了一條面巾幫她擦淚，小甜兒卻索性伏在她懷裡悲泣……

南宮雪只好輕拍她的背，安慰着她說：「別難過，妳哭得我怪難受的，我也想跟着妳哭了……」

小甜兒看似外表嬌生慣養，其實是個非常堅強的女人，她很快收束淚痕，停止了哭泣……

「後來妳母親怎又會被琉球王納為皇妃呢？」南宮雪問。

「那當然是因為我母親長得有幾分姿色，」小甜兒說：「琉球王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後宮佳麗三千，娶個妃子比買一條狗還容易，他納我母親為妃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我母親當時肚中已懷有我，也只好忍辱屈從他，認賊做夫了……」

一頓，她接着說：「後來我母親暗中將我父親暴斃的眞相告知他的家人，他們得知消息後雖然十分震怒，但卻也對琉球王無可奈何，畢竟琉球王根基已植，力量雄厚。於是我那同父異母的兄長一個裝成爛賭的敗家子，捲款而逃，一個假裝暴斃；最後一個，也就是潘猛，由於當時他年紀尚小，琉球王比較不會疑忌他，於是便將他留下，而琉球王為了排除衆人對我父親之死的猜疑，於是便將他編入禦林軍，未幾便連昇他幾級，幹上了軍長之職，表示琉球王並未虧待故臣之子……」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南宮雪歎了一口氣說：「這件事還眞是複雜哪！」

「複雜的還在後面，」小甜兒又恢復了笑容，她朝南宮雪甜甜一笑說：「我們兄妹幾個一直暗中進行反琉球王的行動，只可惜琉球王的實力太雄厚，我們無論如何不是對手，必須借助外力方能成事，於是我們便想出了一個計策……」

「什麼計策？」

「就是比武招親大會囉。」

「比武招親大會？」南宮雪茫然：「比武招親大會能帶給你們什麼幫助？」

「表面上看似沒有，」小甜兒微笑着說：「其實只要你往深一層想，便會看出其中奧妙了……」

南宮雪低首沉思。

她很快想出了問題，她抬首道：「妳的意思，故意選中島上某一實力雄厚幫派的高手為駙馬，然後藉這種關係說服那個幫派幫你們反琉球王？」

「小子眞聰明，果然一猜就中，我的確是這個用意。」小甜兒笑咪咪望住他。

南宮雪歎了口氣：「聰明的是妳，居然能想出這種絕妙方法……」

一頓，旋又說：「但是我卻有疑問……」

「什麼疑問？」

「反琉球王可不是一件小事，實際上就是造反！」南宮雪說：「造反這玩意誰也不敢隨便參予，因為那是殺頭玩命之事，妳肯定那個被妳選上的幫派會附和妳的造反大業？」

「當然有把握！」小甜兒胸有成竹的說：「造反是誅九族之滔天大罪，我一造反駙馬爺肯定脫不了干係，而駙馬爺所屬的幫派也必然會受到牽連，利害相關之下，他們勢必會被拖下水，不是嗎？」

「有道理！」南宮雪點點頭，忽又眨眸道：「但在行動前妳勢必要將整個計劃告知他們，如果他們反將你們的計劃告密琉球王，他們一樣有利可圖，琉球王必會重賞他們，不是嗎？」

「這一點我當然有考慮過了，任何人處在利害關頭上必然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方面行動，那是無可置疑之事。」小甜兒淡笑着接了一句：「所以我們已內定唐山幫的高手為駙馬，他們絕不會出賣我們……」

「為什麼？」南宮雪大感不解：「妳為何如此肯定唐山幫不會出賣你們？」

「這是根據潘猛多年來與島上各幫派接觸所得來的結論，我們認為唐山幫的張一斧是個重情義之人，他絕不會出賣我們。」小甜兒補上一句：「至少到今天為止，張一斧到本島打天下已整整十八年，還未聽說過他出賣過任何人！」

南宮雪忽然心中一動，不覺脫口道：「張一斧告訴我說，是潘猛暗中將比武招親大會的消息透露給他知道，原來你們故意讓他有時間到中原去請高手來助拳，好讓妳選他們的人為駙馬？」

「一點都不錯，」小甜兒笑着點頭：「而張一斧並未讓我們失望，聽說他請來的高手實際上就是中原江湖大名鼎鼎的花花大少……」

南宮雪心中倏地湧起一陣不舒服：「妳已決定選那個花花公子為駙馬？」

「我和潘猛的談話你不是都聽見了嗎？」小甜兒望着他：「你好像很不高興的樣子？」

「何只是不高興，我本想殺了妳哪！」這句話小甜兒只讓它在喉嚨裏轉了轉。她抿着咀問：「如果那個花花公子成了妳的駙馬，而且也幫你們順利的打倒了琉球王，妳會不會放他回去中原？」

小甜兒奇怪的看着她：「你為什麼問這種問題？關你什麼事？」

「當然關我的事，他是我的情人呀！」南宮雪差點衝口說出了這句話，但她還是忍了下來，因為她還不瞭解小甜兒為何要把她送到「血神島」去，不到最後關頭她還不想表明自己的身份。她輕咳了一聲，扶了扶頭頂的頭盔，人一不高興，連頭盔都覺得笨重得令人討厭。「我只是隨便問問而已，我在中原聽說他是個出了名的花花公子，而且還是個拒絕娶老婆的女人，像他這種男人，妳選他為駙馬，妳敢保證他會一輩子留在妳身邊？」

「感情一物，誰敢保證？」小甜兒聳聳香肩：「腳長在他腿上，他若討厭我要走由他走吧，我小甜兒絕不是守舊之人，更不是個死皮賴臉的人……」

一頓，她有些不高興的問了一句：「難道你認為我是個醜得沒人要的女人？」

南宮雪鬆了一口氣，不覺笑咪咪的說：「公主美如天仙，佛見了妳都要心動呢。」

「好小子！」小甜兒嬌嗔的瞪住她：「你這句話對多少個女人說過？」

「沒有，保證只對公主一人說過，若有虛假天打雷劈！」南宮雪這句話是眞的。

「發什麼誓，我又沒說不相信你。」小甜兒風情萬種的睨了她一眼。

小甜兒心情顯然好轉過來了，她移動了一下架在小几上的雙腿，順勢用腳尖頂了頂南宮雪的腰眼兒：「小子，你還有什麼問題要問？」

「有，有很多問題，」南宮雪想了一下，說：「你們既然計劃要唐山幫助你們造反，為何潘猛要敲詐張一斧三十萬兩黃金？」

小甜兒忽然睜大了眼。

「怎麼了？」南宮雪茫然。

小甜兒倏地坐正身子冷冷道：「小子，老實告訴我，你究竟是誰？」

「包大發啊，不是已經告訴妳了嗎？」南宮雪不知道自己什麼地方露出了馬腳。

「你和張一斧是什麼關係？你為何知道潘猛向他要了那筆鉅款？」小甜兒冷冷的注視着她：「其實方才你說張一斧曾告訴你潘猛將比武招親大會的消息透露給他知道那時你便已露出馬腳了，我竟疏忽了……小子，老老實實的告訴我，你是誰？」

南宮雪心中暗暗叫苦，想不到自己竟說溜了咀露出了破綻，忙不迭堆笑道：「對不起，我並非有意欺騙公主……」

她把話拖得很慢，心中在暗忖該如何自圓其說，是否該表明身份……

「快說！」小甜兒瞪住他：「小子若敢再耍花槍，準叫你好看！」

「我說，我說！」南宮雪覺得不宜透露身份，免得節外生枝，最主要的原因她看得出小甜兒很喜歡她，若讓她知道自己竟是喬裝的假男人，準會氣得跳腳：說不定惱羞成怒而翻了臉，那可大大不妙，於是她決定繼續瞞騙下去，她小心翼翼的揑造了個謊言，她撒謊是極具天份的：「不瞞公主說，小的其實是仇九的孿生兄妹……」

「誰是仇九？」

「就是仇八的妹妹仇九啊。」

「仇八是柳花花的假名，仇九難道是眞名？」小甜兒一雙眼像法曹瞪視着狡賊一樣。

「仇九自然也是假名，她實際上叫

南宮雪，公主聽說過她這個人吧？」

「沒聽說過，」小甜兒冷冷道：「南宮雪？哼，她是何方神聖？」

「她不是神聖，」南宮雪有些洩氣，她覺得自己的名氣畢竟差柳花花太遠了，「她只是個平凡的女人，而且是愛花花大少愛得要死的女人……」

「等等！」小甜兒忽攔咀道：「你和南宮雪是孿生兄妹，為何你叫包大發？」

「因為小的家貧，年幼時父母將她過房給南宮人家，因此不同姓。」

「說下去！」

「……咱們兄妹雖被分開，但相距不遠，甚是同心。她喜歡上那個姓柳的花花公子，姓柳的被張一斧邀請前來本島，她也跟着他前來，我這個做哥哥的不放心她遠行，於是也就跟着來了……」

南宮雪邊說邊注意小甜兒的神色：「到了這裡之後，才知道張一斧原來是要柳花花參加比武招親大會，舍妹當然不肯讓他參加，但那個花花公子有感於張一斧是個可交之人，硬是答應了下來，舍妹自然非常傷心，小的看了心中不忍，正好碰上歐一品要進宮，於是我便說服他帶我進宮，實則是想暗殺公主……」

「什麼？」小甜兒差點跳了起來：「原來你這小子是來刺殺我的？」

「公主請息怒，」南宮雪連忙說：「小的完全基於愛護舍妹之心，若殺了公主便將不會有比武招親大會，那麼姓柳的那個傢伙便不會成為駙馬，那麼舍妹便不會嚐到失戀之苦。」

「你眞是膽大包大，竟敢潛入宮來刺殺本公主，眞是活得不耐煩了！」小甜兒有些惱怒，她瞪着眼說：「你其實有下手的機會，你為甚麼沒動手呢？是不是膽怯怕死了呢？」

「不，不是膽怯，」南宮雪肅穆通：「小的見了公主之後不忍心下手……」

「不忍心？為何不忍心？」

「因為，」南宮雪一字一句道：「公主麗質天生，驚為天人，我實在下不了手殺一個這麼美麗的公主，眞的不忍心下手。」

南宮雪這句話是肺腑之言。

小甜兒冷冷的注視着她不發一言。

南宮雪謹愼的補上一句：「如今公主說不會長留花花大少於本島，小的更加無意傷害公主了，請公主務必相信在下所說的是句句實言。」

小甜兒瞪視着她良久，這才哼了哼：「你進宮來刺殺本公主他們知道嗎？」

「一直到現在為止，全世界上只有公主和在下兩個人知道而已，若有虛假，小的願遭五馬分屍，這完全是我個人的意思！」南宮雪語氣鏗鏘，因為她這句也是十句話中難得的一句眞話。

「你如果沒回去，那他們豈非會去找歐一品？」小甜兒忽然冒出了這麼一句。

南宮雪不太明瞭她問這句話的用意，回答：「他們並不知道我跟着歐一品混進宮來，而公主又對歐一品說小的已經死了，我想，縱使他們去找歐一品，歐一品也不敢據實相告的。」

小甜兒仍冷冷的注視着她，不過面色已逐漸緩和了下來，她忽吁了一口氣，徐徐說道：「小子，我越來越覺得你是個狡猾的東西……」

南宮雪的確狡猾，她不經意的把話題帶開，又轉回了方才的話題：「公主，妳既已屬意唐山幫助你們造反，又為何勒索了他們三十萬兩黃金，那可不是一筆小數目哪，不是嗎？」

「別說得那麼難聽，為何要用勒索這種字眼？」小甜兒瞪了她一眼：「我們只是向張一斧暫借那筆錢吧了，因為我們需要錢招兵買馬以備戰爭之需，任何戰爭都少不了錢當後盾的。待完成大業之後，唐山幫是大功臣，我們還給他的只怕不下百個卅萬兩黃金哩！」

「原來如此，」南宮雪打鐵趁熱，又問：「請問公主，早上發生的事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是說，潘猛進到妳寢宮之後，發現外面有人偷聽你們談話，潘猛殺了他，當時你們兩人本準備由秘道逃走的，後來來了一批禁衛軍好像是與你們同路的，潘猛却由宮中殺出去，公主也不逃了……這，怎地一回事啊？」

「趁現在還有時間，告訴你小子也無妨。」小甜兒又把雙脚架在几上，身子舒適的靠在搖椅上：「我和我哥哥潘猛經常保持接觸，商議計劃，日子久了，琉球王以為他勾搭我，於是派人監視我的寢宮……但早上發生事變時，我們以為琉球王知悉我們的造反意圖，於是想由秘道逃走，後來那批趕來的御林軍，他們是我們的秘密伙伴，長期潛伏宮中，他們接到琉球王的命令，說是潘猛違反禁令，擅入公主寢宮，格殺勿論……」

南宮雪接口：「琉球王只下令狙殺潘猛，換言之公主的身份並未暴露，因此不需逃走？」

「不錯，」小甜兒以頗為欣賞的目光望着她，她覺得那個「俊小子」說頭便知尾，她喜歡「他」這種貌美精靈的「小子」：「需要逃走的是潘猛，但他却不能由秘道逃走，因為如此一來我的身份便要遭到懷疑了，琉球王並不知道我的寢宮裡有秘道啊！」

南宮雪下意識的往衣橱瞥去，她知道那後面有秘道，她這時也猜想小甜兒可能會要她由秘道前往「血神島」。南宮雪並不急於想知道這個答案，反正小甜兒遲早會告訴她，她問了另外一個問題：「潘猛不由秘道逃走，固然能保護妳的身份不遭人起疑，但這樣一來豈非也太危險？面對那麼多

禁衛軍，他有辦法逃出宮去嗎？」

「別忘記禁衛軍裡有不少我們的人，」小甜兒淡淡一笑：「他們假意追殺潘猛，實際上等於護送潘猛逃走一樣，小子明白我的意思嗎？」

「這眞是聰明的辦法，他們圍住潘猛假意追殺，令實際上想殺他的禁衛軍無從靠攏上去，我眞佩服你們。」南宮雪露出讚歎的神色：「這麼說潘猛已安然逃脫了？」

「不錯，我剛接到消息他已平安無事。」小甜兒臉上有歡慰的笑容，但她突又透出幾分納罕之色：「奇怪的是，聽說有個黑衣幪面人助他逃走，我想不出那個人是誰……」

「黑衣幪面人？會不會是你們的同伴？」

「誰知道？」小甜兒聳聳肩：「總之他沒事便好了。」

「還有一個問題，」南宮雪又問：「琉球王進來的時候，妳跟他大吵大鬧，為甚麼？」

「他問我是否和潘猛有私情，我當然跟他吵啦，我怎會和自己的哥哥有私情？」小甜兒笑着說：「他不肯相信，後來便叫了一個女御醫檢查我的身體，証明我仍是處女之身，他才沒話說。」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南宮雪輕笑道：「我還以為妳脫光衣服幹甚麼呢？」

至此，早上所發生的「宮廷事變」南宮雪已完全明瞭了。

「公主，」南宮雪剩下最後一個問題：「現在妳是否可以告訴我，為甚麼要將我送去『血神島』？」

小甜兒緩緩道：「因為我哥哥他們就藏身在『血神島』。」

南宮雪呆了一呆。

「血神島不是有鬼的嗎？」

「你相信世上有鬼嗎？」

「我不相信，但世上有很多人相信。」

「只有心中有鬼的人才相信世上有鬼，我討厭這種人。」小甜兒睨着她：「小子，你怕鬼嗎？」

南宮雪聳聳肩：「我怕的是人，人比鬼更可怕，因為我只見過做壞事的人，並未見過做壞事的鬼，不是嗎？」

小甜兒輕笑了起來：「小子，我眞是愈來愈喜歡你了。」

「我也很喜歡妳。」南宮雪這句話並非謊言，也不是討好之詞，只不過她所說的喜歡並非男女間的喜歡，因為她根本就不是男人嘛。

「眞的？」小甜兒斜着俏眼兒看她。

「眞的！」南宮雪用力點了一下頭：「妳是個討人喜歡的女人！」

小甜兒忽然說：「你願不願意娶我當老婆？」

南宮雪呆住！

「你不願意？」

「不！」

「你願意了？」

「不！」

輪到小甜兒呆住了。

「你一連回答我兩個不字，甚麼意思？究竟是願意還是不願意？」

南宮雪確定小甜兒並非在開玩笑之後，連忙含笑道：「公主不是已決定招那個花花大少為駙馬了嗎？」

「我招他為駙馬不過是想藉助唐山幫的力量造反，」小甜兒目光灼灼的注視着南宮雪：「事成之後，他走他的，我們照樣可以成為夫妻啊！」

南宮雪目瞪口呆：「妳是說眞的？」

「你看我像是在說笑的樣子嗎？」小甜兒灼灼眼神裡漾起漫天情意，她一字一字的說：「如果你不相信，我現在就可以把身體交給你……」

「不！不！」南宮雪連忙搖手道：「公主，我相信妳就是了！千萬別這樣，我……我是個害羞保守的人……」

「好！」小甜兒忽然離開搖椅，走近南宮雪把嬌軀偎住她，喃喃道：「小子，你懂不懂一句琉球話？」

「那一句？」南宮雪有些手足無措，但又不敢拒絕小甜兒的投懷送抱，顯得靦顏而尷尬。

「咪阿摸。」小甜兒的聲音好柔，眼裡的情意更濃，就像一杯芬芳的美酒。

「我，我不懂……」南宮雪其實懂，她故裝不知的說：「公主，會不會有人突然進來……」

「不會的，黃昏以前不會有人來打擾我們，儘管放心。」小甜兒微仰螓首，眸光痴痴的望住南宮雪：「小子，咪阿摸就是我愛你，你是我一生中所見過最迷人的男人，我愛你，眞的愛你，我願意嫁給你……」

南宮雪呆呆的坐着，她這一生中從沒想過要嫁給那一個男人，雖然她深愛着柳花花，而且也跟他上了床，但却不想加上「婚姻的枷鎖」，想不到却有女人願意「嫁」給她哩。

她有啼笑皆非之感。

「小子，你放心，我雖將招花花大少為駙馬，但我保証不會和他上床，打倒琉球王之後，我會重酬他並遣他回中原去，然後我們再做夫妻……」

提到了柳花花，南宮雪忍不住說：「那傢伙風流滿天下，是個很令女人心傾的花花公子，我怎知道妳會不會和他上床？」

「你會相信我的，因為我現在仍是處女，將來我們成親，我一定會保留完璧之身獻給你，你就會知道我有沒有跟他上過床……」

「眞的？」南宮雪大喜。

「騙你五雷轟頂、五馬分屍……」

「我相信妳，我相信妳……」

小甜兒像小鳥依人般的偎着她，一雙玉臂水蛇般的繞住了南宮雪的頸子，兩片火熱般的紅唇吐氣如蘭，語音嬌慵無力，如夢似囈，極其旖旎，

撩人心弦:「小子,抱緊我……吻我……」

「不,」南宮雪連忙輕輕推開她,她吸了一口氣說:「別這樣,否則我會克制不住……」

「你不需要克制,我願意奉獻給你,你現在就可以佔有我……」小甜兒眼中的激情足以燃燒世上任何一個鐵石心腸的男人。

可惜南宮雪並未被燃燒,因爲她充其量只是個鐵石心腸的女人,她機智的壓制住了小甜兒的激情:「公主,別忘記,妳要保持處子之身與我成親的,不是嗎?」

「吻我也不肯?」

「不是不肯,我說過我怕會克制不住。」南宮雪對她的熱情如火實在有點吃不消。

小甜兒只好噘着小嘴兒坐回搖搖椅上。

南宮雪趁機問:「公主,妳要我去『血神島』幹甚麼?」

小甜兒撥了撥弄亂的鬢髮:「當然是去找我哥哥他們呀。」

「找他們幹甚麼?」

「你幾時變得這麼蠢了?」小甜兒嬌瞪着他:「血神島就是我們的秘密基地,你我已私訂終身,造反大業你也有份參加,你自然該去血神島枕戈待旦嘍!」

「非去不可嗎?」南宮雪說:「讓我回去唐山幫,日後豈非也一樣參加造反大業?」

「不一樣,」小甜兒眨眨眼道:「血神島此刻正在招兵買馬,極須新血人才加入,像你武功這麼好的人,血神島更需要你,你可以幫我兄長他們訓練新丁人馬。最重要的是,島上弟兄們見你武功如此高强,對軍心士氣肯定會大大提高,因此你非去血神島不可!」

「可是,我如果不回去,他們一定擔心死了,最起碼應該讓我回去向他們說一聲……」

「不可以,」小甜兒截口道:「造反計劃是極端機密,決不可向任何人透露!」

「他們不是外人……」

「不,」小甜兒冷冷道:「萬一他們向琉球王告密怎麼辦?那豈不糟了?在還沒有擧行招親比武大會之前,我們無法强制唐山幫參加造反義擧,你能保証唐山幫不會出賣我們嗎?」

南宮雪不敢保証。

「放心,小子,」小甜兒柔情萬千的凝視着她:「你到血神島去,令妹他們難免操心而四處找尋你下落,不過這沒甚麼關係,反正我們起義的日子並不會拖得太久,到時你們兄妹還不是一樣可以見面,反而會讓他們格外驚喜呢,不是嗎?」

「我們甚麼時候起義?」

「當然是在比武大會之後,」小甜兒說:「確定日期尚未定出,我想,大概不會超過一兩個月吧……」

「一兩個月?」南宮雪睜大了眼:「幹嘛要這麼久?」

「一兩個月眨眼就過去了,起義造反可不是小孩玩家家酒哪,能不愼重嗎?」

一兩個月時間的確不是很長的日子,但對南宮雪來說,這段時間見不到柳花花,她覺得比一兩年的時間還長,她肯定會難過得要死,因此不期然的露出了不情願之色。小甜兒看在眼裡,却以爲捨不得離開自己,不覺含情脈脈的說:「小子,我也捨不得離開你這麼久,忍耐點吧,沒有分離的痛苦那有重逢的喜悅,你說是不?」

南宮雪心中在苦笑。

「來,小子,坐到我身邊來,讓我告訴你如何到血神島去……」

× × ×

竹下登樹。

島上沒有一個人不認識他,因爲他就是「大和會」的現任幫主。

他看來年紀不大,只有三十歲吧,個子不算突出,只比他妹妹竹下三枝高半個頭不到,但面貌却相當出衆,不僅五官酷似他妹妹般端正,尤其是兩道濃而黑的眉毛下的一對眼神,稜稜生威,令人有不敢仰視的感覺,一看就知道他絕不會是個普通的人物。

特別是他現在看到他妹妹被柳花花挾制住時,他那略爲蒼白的俊臉上並看不出有任何驚慌之色,你更會歎服他是個傑出的領導人材。

他神態自若的注視着柳花花,語音低沉而冷:「你,就是張一斧從中原新聘請回來的教頭仇八?」

柳花花淡淡的點下了頭,也問:「你,就是『大和會』的幫主竹下登樹?」

「不錯!」竹下登樹昂然而立,兩手環胸,冷冷道:「仇八,你現在打算怎樣?」

「很簡單,」柳花花一手扣住竹下三枝的腕脈,另一手則持劍抵住她的頸子,淡淡道:「你應該知道,如果有位漂亮迷人的妹妹……」

一頓,語音倏地轉冷:「如果你夠聰明的話,馬上命令你的手下撤到我看不見的地方,然後留下兩匹馬讓我們回去,那麼令妹便會活着回到你身邊,你懂我的意思嗎?」

「懂,」竹下登樹點了點頭,緊抵的唇角忽浮起一絲冷笑:「但我却有個疑問……」

「甚麼疑問?」張京京冷冷問。

竹下登樹只冷冷的斜睨了她一眼,然後又盯住柳花花:「我如果答應你的要求讓你們逃走,你用甚麼保証我妹妹一定會活着回來?」

柳花花冷聲道:「我只能用我的話保証,只要你讓我們走,我自然會放過令妹……」

「如果你食言呢?」竹下登樹截口道:「我的意思,我們放你們逃走,最後你却又殺了她,那我豈非白白死了一個妹妹?」

「竹下登樹!」張京京冷叱道:「我們豈是言而無信之人,你未免以小人心度君子之腹了!」

「我承認我是小人,」竹下登樹不屑的掃了她一眼,「但,請問你們是君子嗎?」

「你……」張京京氣得直咬牙。

柳花花笑了笑:「我們或許不是君子,但你已無選擇的餘地,你必須相信我們是君子,否則你首先便會失去一個妹妹,不是嗎?」

竹下登樹瞇了瞇眼:「我雖死了一個妹妹,但肯定你們兩人也將伏屍喪命,以一命換兩命,一個是張大幫主的千金,一個是新聘教頭,如果你們是我,你們不認爲這是一樁挺合算的生意嗎?」

張京京倏然變色:「你眞的不理你妹妹的死活?」

「除非你們給我一個能令我信服的保証,否則我寧願犧牲我的妹妹!」竹下登樹的漢語有一股奇特的腔調,此刻聽來更令人覺得他高深莫測。

「你果然是個厲害人物,」柳花花輕歎了一口氣:「你認爲我應該給你怎樣的保證你才會信服呢?」

「很簡單,」竹下登樹淡淡道:「只要你即刻放了她,我無條件放你們兩人走……」

「放屁!」張京京叫了起來:「我們一放了她,豈非更加死定?」

竹下登樹不發一語,只是冷冷的瞧住柳花花,然後吁了一口氣才說:「你們如果不相信我,豈非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柳花花苦笑。

張京京却憤怒的說:「喂,你要搞清楚,是我們在要脅你,不是你在要脅我們……」

「不,妳錯了,京京小姐,」竹下登樹冷冷一哼:「我既然敢犧牲我的妹妹一命,你們便要脅不到我了,希望妳搞清楚這一點!」

張京京一句話都說不出話來!

柳花花也無言以對。

「你們不必急着答覆我,我有的是時間,你仍可以慢慢的考慮。」竹下登樹好整以暇的說。

「好!你狠,姑奶奶就跟你比比看誰狠!」張京京忽側首對柳花花咬牙道:「小子,殺了她!咱們跟他們拚了!先殺一個墊本再說!」

「好!」柳花花原本緊扣着竹下三枝的腕脈,扣得她渾身無力,痛得面色蒼白,簌簌發抖,連眼角都溢出了眼淚,但她終始倔强的輕咬紅唇,拚命的不發出痛苦的聲音,柳花花突然加了一把勁,害得她終於忍不住痛叫一聲,幾乎跪了下去!

柳花花的用意不過是想逼使竹下登樹就範。

竹下登樹却面無表情道:「我警告你,你若敢再如此對待她,我立刻下達攻擊命令!」

一頓,他冷冷的再補上一句:「如果你不信,儘管試試看!」

柳花花不免呆了一呆,連忙鬆手……

張京京也傻住,她不過是虛張聲勢,想唬唬對方,不想敵人眞不吃這套!

場中的情況竟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本是要脅人的柳花花與張京京却成了被竹下登樹要脅——單這一點看,竹下登樹實在是個厲害而又可怕的人物!

竹下登樹負着雙手,一副悠閑篤定的樣子,抬眼道:「爲了使氣氛緩和一點,也爲了使你們更加相信我的誠意,這樣吧,我撤開部屬對你們的包圍,命他們暫退一旁,並且留下兩匹馬給你們如何?」

「我才不會上你的當!」張京京咬牙道:「小子,咱們已沒有選擇的餘地了,先殺了那女人再說!」

「不,妳別急,讓我跟他再談談!」柳花花朝她搖頭道。

「你想談甚麼儘管談,別客氣,我其實是個很好商量的人。」竹下登樹浮上一絲笑容。

「這樣吧,大家既然如此不信任,不如我提出一個折衷的方案,你看是否可行……」

「請說。」

柳花花緩緩道:「你先讓京京姑娘離開這裡,然後我再放開令妹如何?」

「可以!」竹下登樹一口答應。

「爲甚麼要這樣?」張京京却不肯答應:「我走了,你再放開那女人,那你一個人更加沒逃生的機會了,不是嗎?」

「至少妳已逃生了呀,總比兩個人死在這裡好多了,不是嗎?」柳花花沉聲道:「妳放心,如果他們食言,我一個人雖殺不過他們,但我想我逃跑的把握還是有的……」

「那我留下來豈非多一股力量?」張京京不以爲然:「你這個方案豈非不智得很?」

「不,妳留下來我反而要分心照顧妳,妳懂我的意思嗎?」柳花花一臉正色。

張京京想想也對,她知道柳花花武功高强絕頂,自己若留在他身邊反而會成了包袱累贅,徒然使他分神吧了;可是她環眼四望,發現一片密密麻麻的敵人正殺氣騰騰的虎視眈眈時,不禁憂慮道:「敵人這麼多,你有把握脫身麼?」

「有!」柳花花其實也沒甚麼把握,但爲了取得她的信心,他加上了一句:「絕對有把握!」

「可是,」張京京猶疑着:「萬一你無法突圍,那我豈非成了貪生怕死、棄友而逃的不義小人?」

「我的好小姐，」柳花花有些不悅：「我當然有把握突圍，才會接受對方的條件呀！」

一頓，不待她有所表示，立刻凝聲對竹下登樹道：「命令你們的部下全部撤退一旁，等待京京姑娘遠離之後，我自然放了令妹……」

「好！」竹下登樹立刻單手一揚，那些圍成鐵桶般的倭奴人立刻散開，分列道路兩旁，他轉首對身邊恭謹而立的鶴田浩二用倭語說：「給他們馬！」

「是！」

鶴田浩二和站立在竹下登樹另一邊的山本五十六，是衆所週知的「大和會」年輕高手，也是竹下登樹貼身的兩大保鏢。在武功上，兩人在伯仲間；但在外形上，鶴田浩二却要比山本五十六來得俊帥些。然而此刻的表情，兩人都不太好看，特別是山本五十六，他眼裡不僅有焦灼不安之色，似乎很在意竹下三枝的生死，而且他搶着在鶴田浩二前頭將馬匹牽了出去，顯得頗爲急躁的對張京京說：「喂，妳快走吧！」

張京京望望柳花花：「小子，我希望你能改變主意，我眞的放不下心你……」

「別婆婆媽媽的！」柳花花瞪住她說：「先回家去擺張酒席爲我接風，我要跟妳喝個痛快，懂嗎？」

「你不會騙我？」張京京遲遲不肯上馬，眸光痴痴的說：「你一定要平安無事，否則我會……」

「喂！別嚕嗦個沒完！」山本五十六粗聲粗氣的打斷她的話說：「妳他媽的再婆婆媽媽的話，乾脆不讓妳走了……」

「叫甚麼鬼叫？」張京京惡狠狠的瞪住他：「老娘就不走，你待怎地？媽的，臭倭奴鬼子，夠膽的，站前一點來，老娘一腳踢死你！」

山本五十六陡然大怒，氣得直瞪眼挫牙！

「看甚麼看？」張京京火氣更大，她不知是惱怒他的無禮，還是想藉此不想丟下柳花花一個人先走，竟然飛身撲向他，口中直罵道：「狗娘養的臭男人！待姑奶奶收拾收拾你！」

罵聲中，兩柄利森森的匕首已如毒蛇般的直噬山本五十六高突的喉結！

山本五十六憤然出刀！

可是他倭刀甫一出鞘，却立刻又閃身而退，似乎在極力控制自己與張京京發生衝突。

他一退便退到了竹下登樹身旁。

張京京沒有追上去，因爲柳花花已經對她怒喝道：「京京，如果妳再不走的話，我一輩子也不理妳了！」

張京京只好迴身掠到他身旁。

「上馬！」柳花花冷冷瞪住她。

見柳花花板着臉孔，張京京只好飛身躍上馬鞍，甫一跨坐，柳花花立刻一腳踢在馬臀上，馬兒吃了一驚，猛然嘶叫一聲，箭也似的急標而去！

張京京回首大叫：「小子，支持多一會，我會帶大隊弟兄來救你！」

蹄聲很快消失在道路的盡端……

大和會果然沒有人追上去，如約讓張京京安全離開。

「現在，」竹下登樹首先開聲道：「你是否可以放人了？」

柳花花淡淡道：「急甚麼，蹄聲還未完全消失呢，再等一下吧。」

「臭小子！」山本五十六顯得迫不急待的怒喝道：「明明已經走遠了，還不放人……」

話沒說完，竹下登樹冷厲的掃了他一眼，他立刻煞口不語。

竹下登樹隨即轉首朝柳花花笑笑：「沒關係，我不爭那一時半刻，等一下就等一下吧。」

「你眞有耐性，」柳花花也朝他笑笑：「我欣賞你這種人。」

「你也不錯，」竹下登樹哈哈一笑：「你殺了我們一船人，我老早就想認識認識你了；現在，你是否該放人，然後我們再聊聊？」

「我們之間還有甚麼好聊的？」

「的確沒甚麼好聊，咱們大和會與你們唐山幫是水火不容，遲早會拚個你死我活，」竹下登樹淡淡道：「那你就趕快放人，你走你的吧。」

「你眞會讓我走嗎？」柳花花冷冷的睨着他：「你會放過殺我的大好機會嗎？」

「你想食言背信？」竹下登樹虎目暴睜，一縷殺機突然泛起！

「不，我是個講信用之人，」柳花花冷冷道：「但我却不能因爲講信用而使自己喪命，無論如何生命才是最寶貴的，不是嗎？」

「狗娘養的雜種！」竹下登樹再也按捺不住性子，驀然大吼道：「我最後一次警告你，我是個不受要脅之人，你若不快放人，我立刻叫你變成肉醬！」

「嘿，別兇嘛，說着玩的，何必認眞？」柳花花嘖嘖了兩聲，此刻他却顯得氣定神閑，一副悠然的樣子：「其實我也不喜歡要脅人家，因爲我也不喜歡被人要脅，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但在敵對的戰場上，對不起，管他欲不欲，施了再說……」

柳花花看來一點想放人的意思也沒有。

「弟兄們，圍住他！」竹下登樹憤怒的用倭奴語大叫了一聲。

足足有百來兩百名的倭奴人立刻又像鐵桶般的將柳花花團團圍住！

個個握刀在手，眼裡露出騰騰殺氣，似乎只要竹下登樹一聲令下，他們便會像蝗蟲般的撲向柳花花，然後連他的骨頭都啃得精光！

柳花花篤定如山，不僅神色不變，居然還面帶笑容說：「竹下登樹，你

的確是我所見過的最鎭定人物之一，我差點相信你，誤以爲你眞的不在乎令妹的生死，只可惜你犯了一個錯誤……」

「甚麼錯誤？」竹下登樹怒視着他。

「你雖然鎭定，」柳花花把目光放在他身邊的山本五十六，笑着說：「但那位老兄却沒有你那麼好的鎭定功夫了，他的眼睛正告訴我，他非常關注令妹的生死，而他一直站在你身邊，依常理判斷，他顯然是你非常得力的部屬，連他都捨不得令妹身死，你這個做哥哥的怎能無動於衷呢？你說是不是？」

「你……」竹下登樹氣得牙關緊咬，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當然，世上很多沒有人性的人，殺父弑母都敢，妹妹的性命算得了甚麼，」柳花花漫不經意的將劍鋒抵緊在竹下三枝纖白如雪的頸子，似乎只要任何人撲上前來，竹下三枝便要身首異處，成了「上下二枝」：「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屬於那種沒人性的人，不過我願意賭一賭，以我一命換令妹一命……」

竹下登樹驀然狂吼：「你想怎樣？」

「不怎樣，」柳花花冷冷道：「我只想變更一下我們之間的承諾，不，其實也沒變更，不過是回到我第一次提出來的條件——讓我走到安全的地方，我才放人！」

「你敢？」竹下登樹咬牙怒視。

「人在被逼急的時候，沒有甚麼不敢做的，」柳花花冷冷補上一句：「奉勸你閣下最好別逼我，如果你夠聰明的話！」

竹下登樹那張略爲蒼白而俊俏的臉孔已逐漸脹紅得像豬肝！

「幹你媽的×！」山本五十六忍無可忍的爆出了一句極難聽的粗話來，他色厲內荏的吼叫着：「姓仇的王八蛋，你若再不放人，我山本五十六發誓將你臭小子剁成一百零八塊餵給狗吃！」

「乖乖，那你應該叫山本一百零八才對了，」柳花花朝他嘿嘿笑了笑，「對不起，你看來好像很喜歡這位五枝，哦，對不起，是三枝小姐，你眞有眼光，她的確是個動人的女人，如果我是你，我絕對捨不得她死，我一定會向幫主建議讓我安全離開……」

「住口！」山本五十六揮着森利的倭刀，怒吼道：「除非你放人，否則你休想活着離開這裡！」

他却忍不住把目光望向竹下登樹——目光明顯的充滿祈求之色。

柳花花看得很眞確，他打鐵趁熱道：「山本一百零八，哦，對不起，是山本五十六，媽的，你的名字爲甚麼取得這麼怪？我的名字已經夠怪了，你老兄的却比我更怪，不過你要知道，我的人却要比你沒耐性而粗魯，看，三枝小姐被我扣住腕脈扣得話都說不出來，唉，她眞堅強，換做普通女人，早就哭出來啦……」

柳花花嘻笑怒罵，存心在刺激山本五十六，他突然又加足力道，直扣得竹下三枝再也忍不住，哇的一聲叫了起來：「死唐鬼子，你一劍殺了我吧！」

「我當然會殺妳，如果妳哥哥還不讓我走的話！」柳花花倏又發力，竹下三枝痛得蛾眉緊蹙，整個人無力的往柳花花懷裡倒去！

山本五十六看得既心痛、又憤恨，終於忍不住向氣得說不出話來的竹下登樹促聲道：「啓稟幫主，還是依他的條件吧，這樣下去，三枝小姐不死那條腕臂恐怕也要報銷了！」

竹下登樹顯然也拿柳花花沒法子，他色厲內荏的叫道：「仇八，算你狠，今天我大和會栽在你手裡，總有一天我會跟你算總賬！你走吧，如果你敢食言不放人，我發誓會讓你得到世上最殘酷的報復！」

至此，竹下登樹已完全屈服，他的恫嚇之詞已毫無意義，柳花花如果背信殺了竹下三枝，他也無可奈何，大和會與唐山幫本就是死對頭，結怨已久，除了在市區大家見到不敢違抗禁令而動手之外，在郊區、在海上，那裡見到便那裡「解決」，按理說，他實在不應該相信柳花花，因爲柳花花會不會如約放了竹下三枝是十分令人懷疑之事。然而竹下登樹無論如何也捨不得眼睜睜的見自己的妹子被殺，他只好被迫孤注一擲，冒險而行了，他提出了一個條件說：「本幫主答應讓你走，但你必須依我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柳花花見對方軟化，心中大喜，但嘴上只淡淡應了一句：「我這個人很好商量，不過並不太喜歡苛刻的條件，你要記住這點。」

「你要到那裡才肯放人？」

「當然是安全的地方。」

「安全的地方很多，是那裡？」

「當然不是皇宮，也當然不是唐山幫，只要到了市區我便放人。」

「這很合理，到了市區，誰也不能再動手，否則必會受到琉球王的追究。」竹下登樹在尋找對自己有利的方法，他沉聲道：「爲了防止你食言背信而不肯放人，我必須派人跟着你到市區，你可同意？」

「幾個人跟着我？」

竹山登樹指了指鶴田浩二與山本五十六：「只有我們三個人。」

「好，」柳花花一口答應，爲了滅敵人威風，壯自己聲勢，以防敵人半路做手腳，索性加了一句：「多幾個人也無妨。」

「不，三個就夠了。」

「如何跟着我？距離多遠？」

「兩丈如何？」

「不，太近了。」

「三丈？」

「五丈如何？」三丈的距離柳花花其實是可以接受的，對方如果半路突擊，他自信有足夠能力應變，不過他希望徹底消滅敵人有突襲的念頭，索性把距離說得遠些，以策安全。

「不，五丈太遠了，四丈如何？」竹山登樹討價還價說：「四丈應該是合理的距離，對雙方來說既非絕對安全距離，也不是絕對危險距離。」

「四丈就四丈吧。」柳花花點了點頭，「四丈距離只有幾個馬位而已，你千萬要控制好，只要我一發現你們任何人欺近來，不管任何理由我都會先殺了她，然後與你們決一死戰，你必須切記這點。」

「我會的，」竹下登樹冷冷道：「我也必須警告你，如果進入市區之後你不放人的話，我們將會不顧一切的衝進去狙殺你，即使因此而受到了琉球王的嚴厲懲罰也在所不惜，你可記住了這點？」

「放心，只要你們不逼我，我絕不會對一個女人下手的。」

「但願你言而有信。」

「等等，」一直沉默不語的鶴田浩二與朝竹下登樹說：「啓稟幫主，我們不能只有三個人跟着他去，那太危險了……」

「爲甚麼？」山本五十六顯然不希望事情有變卦，搶着道：「難道憑幫主和我們二人之力，奈何不了那個臭小子？」

「不是這個問題……」

「那是甚麼問題？」

鶴田浩二沉聲道：「別忘記張京京那妮子已逃回唐山幫，她必然會告訴她父親張一斧，萬一我們在沒進入市區以前碰見他們帶着大隊的唐山人馬殺過來，豈非要遭殃？」

「有道理！」竹山登樹拍了拍他的肩：「還是你心細，我倒沒想到這點。」

一頓，他望向柳花花：「你聽到了他的話嗎？」

「聽到了，想必他就是鶴田浩二吧，他的漢語相當標準，我聽得一清二楚，」柳花花望着鶴田浩二說：「你的顧慮十分合理，依你之意，你要多少人跟在我後面才覺得安全？」

「當然是全部！」

「全部？」柳花花笑了笑：「你果然聰明，你們這麼多人跟來，當然十分安全啦，可是你有沒有想到，如此一來，俺可不安全啦！」

「這個問題不難解決，」鶴田浩二不慌不忙道：「我們三個人跟你保持四丈距離，他們則跟我們保持同樣或是稍遠的距離，這純粹是預防唐山幫的人馬來襲，並不影响你的安全，是不？」

柳花花不禁多看了他一眼，笑着說：「我相信在比武招親大會上，你將會是我最好的對手。」

「過獎了！」鶴田浩二哼了哼，有些自負的睨着柳花花說：「希望到時你別讓我失望，我一直認爲『天龍幫』的儲客中才是我最好的對手。」

冷冷一頓，他那十分帥氣的唇角浮起一縷譏誚的微笑，冷傲的嗤道：「姓仇的，你既敢老遠從中原到這裡來，必是猛龍過江，何必挾持一個弱質女子，敢不敢放開她，咱們一對一決個死戰？」

柳花花輕笑了起來：「鶴田浩二，你的激將法並不高明，至少對我來說，那是一項極其可笑而又幼稚的行爲，你枉費心機啦！」

他忽又朝着一直忍痛作聲不得的竹下三枝傻乎乎的笑了笑：「其實我的激將法也不高明，不過我的運氣比較好，有妳這麼美麗的女人肯上我的當，還眞得多謝妳，否則我眞不知能否看到明早的太陽哪！」

竹下三枝銀牙猛挫，憤怒的瞪着他，彷彿恨不得將他生吞活剝哩！

× × ×

南宮雪猜得不錯，小甜兒果然要她從秘道前往血神島。

在「蝶戀花事件」中，南宮雪有過被陷入地牢的經驗，走秘道還是平生第一遭。在她想像中，秘道是隱密而見不得人的，當然不比一般正道來得好走，可是當她懷着新鮮而好奇的心情走入秘道時，她立刻發現自己的想法錯了。

因爲秘道並非如她想像的那般難走。

最起碼她現在正在秘道中箭步如飛，不需彎腰曲背或是如履薄冰那般摸索着走。

秘道中當然是不見天日，伸手不見五指，不過這並未給南宮雪帶來太大的困擾，不僅是因爲她目力練得極好，最主要是小甜兒還爲她準備了一支燃燒松子油的火把，令她不需面對討厭的黑暗。

另外，秘道頗爲寬敞，可同時容納三人或以上並排行走，而且道路頗直暢，間中雖有轉彎，但絕不致於彎彎曲曲，因此南宮雪對這條秘道大致上相當滿意。但，這並不表示她毫無怨言，她十分不喜歡秘道中陰濕的空氣，特別是秘道往地下深到某一個程度時，有些路面因地下水的滲出而積水，令到南宮雪必需涉水而行。再且，秘道上面的地下水滴到地面的積水處時，總會發出「滴嗒滴嗒」的聲音，在空寂如死的地道中發出了幽靈般的迴聲，聽起來令人心頭十分不舒服，甚至會讓膽小之人興起「行不得也哥哥」之感。

幸好南宮雪並非是膽小之人。

她已在秘道中行走了近半個時辰。

小甜兒告訴她這條秘道很長，一直通到郊外去，一般人行走最少須花費個把時辰，南宮雪脚程比較快，尤其是她習慣了秘道的狀況之後，時不

時還展開輕功，像燕子般的飛掠而去，因此她只花費了半個時辰便完全走完了這地道。

在這半個時辰當中，南宮雪曾經考慮出了秘道是否應回唐山幫去，她如果滯留在血神島長達一兩個月之久，她相信柳花花會找她找得發瘋了，可是她又想到小甜兒對她的深情蜜意，而且對她寄望很大，令到她不忍心拂逆她。

特別是她並未向她表明自己同是女兒身，她覺得自己欺騙了她的感情，不應再中途背棄她。

本來在分手的時候，南宮雪便想向她表明身份，可是她一見到小甜兒那副離情依依、泫然欲淚的楚楚可憐模樣，令她心中十分感動，更加不忍傷害她。

她覺得小甜兒是個勇敢而堅强的女人，她認賊做父長達十幾二十年，暗中圖謀打倒琉球王爲父報仇，爲族人求解放，此種精神意念叫人肅然起敬。

另外，小甜兒的「造反大業」實際上牽扯到唐山幫的興衰——若造反成功，那麼唐山幫爾後在島上的地位勢必更加鞏固。

她與柳花花此行是來幫助唐山幫的。

最重要的是，她已確定柳花花將不會被長期困於島上，南宮雪心中實際上已無任何牽掛顧慮，既是如此，爲何不全力幫助小甜兒呢？

思前思後，就在她走到秘道盡頭時，她已決定守信約前往血神島。

當她下了這個決定之時，心中不期然浮起了一絲快意，「戲弄」柳花花的快意——她在想那傢伙在失去了自己的踪跡之後，他將會變成一副甚麼樣子呢？

他肯定會寢食不安，急得像瘋子般的四處尋找自己；他會以爲自己負氣回中原去了；要不便以爲自己貪玩跑到郊外去遭到倭奴人狙殺了……

南宮雪心中還興起了一個念頭，她嘀咕着喃喃自語：「當他知道小甜兒公主愛的是自己這個『傻小子』，自詡風流不凡的花花大少，將會有一副甚麼表情呢？」

——擂台比武招親大會尚未展開，南宮雪已擊敗了任何參加角逐的人選，贏得了小甜兒的芳心。

這是誰都想不到的事。

包括柳花花在內。

南宮雪有「勝利的快感」——擊敗柳花花的「快感」！

南宮雪的快感並未維持多久，因爲這時候秘道的盡端已出現了石級。

就要出地道了。

南宮雪收束心神，摒去雜念，小心翼翼的拾級而上，來到了一扇生了銹的鐵閘。

她依照小甜兒的吩咐，在鐵閘旁邊的岩壁上找到了一個銅環，她握住銅環暗凝眞氣用力拉扯，便見那扇沉重的鐵閘緩緩開啓……

一陣「咿呀」的刺耳聲在地道中迴蕩。

緊接着，一道溫暖柔和的陽光像流水般的照射進來，南宮雪弄熄了火把，然後掠身而出！

一掠出地道，她便發現自己已被重重包圍！

重重包圍！

× × ×

柳花花很幸運的突破了倭奴人的重重包圍。

然而他的危機並未完全過去。

他現在正騎在一匹馬上。

他的身側也有一匹馬與他並轡而行，馬鞍上之人正是大和會幫主竹下登樹之妹竹下三枝。

她並非坐在馬鞍上，而是伏卧着，因爲她的穴道已被柳花花制住。

柳花花執着她的馬轠，兩騎並排緩緩而行，後面四丈遠處則跟着三騎——當然是竹下登樹、鶴田浩二與山本五十六。

再後面便是密密麻麻的倭奴人。

這種情況相當罕見。

對柳花花來說，更是平生第一次。

一路上大家的速度都很慢，因爲如果快起來便不易保持住大家原先所談好的「安全距離」。

特別是竹下三枝被制住穴道伏卧馬上，若速度太快準會跌墜地上。

她默默的閉着眼，清秀的眉宇間流露着一股悔恨——悔恨自己的愚昧無知，中了柳花花的激將法，才會搞到這田地。

她看來好像還有點痛苦，痛苦顯然來自她的右手腕——那隻本該是纖細柔白的手腕因被柳花花扣住一段相當時間，因而淤血浮腫得非常厲害。

柳花花心中有一絲歉疚。

——他從未對過任何一個女人如此嚴厲，即使那女人是敵人。

他本就是個憐香惜玉的男人，否則他怎會被稱爲「花花大少」？

一路上除了規律而單調的馬蹄聲與脚步聲之外，大家都不發一言。

氣氛相當沉悶。

柳花花大部份時間都看着前路，偶而會回過頭看看後面的敵人，要不便望望身邊的竹下三枝。

他覺得她是個相當堅强的女人，而且還是個極具異國風味的女人。

他越看她越覺得她是個頗具魅力的女人，他有點遺憾，若果大家不是站在敵對立場，柳花花相信自己不會放棄與她親熱的機會。

竹下三枝當然不會有與他一樣的念頭，事實上她恨死他了，時不時她會睜開眸恨恨的瞪住他，彷彿恨不得活活揑死他！

可惜她現在連隻螞蟻都踩不死，即連這樣伏卧在馬背上都覺辛苦，尤其是右腕的淤血浮腫，更讓她覺得針

刺火燒般的難過。

柳花花過意不去，終於打破了沉默，他略帶歉意的說：「對不起，竹下姑娘，委屈妳了，不過請妳放心，只要一到安全之地，我一定會放妳回去。」

竹下三枝冷冷的閉住眼，咬牙道：「有種的，最好現在就把我殺了，否則日後你必會得到我最嚴厲與不擇手段的報復！」

柳花花笑了笑，忽然說：「我知道妳這樣伏臥馬背上相當辛苦，不如這樣，我解開妳部份穴道，讓妳能較舒適騎坐在馬上，但我必須警告妳，妳千萬別妄動，否則我必會被逼一劍殺了妳！」

說着，他竟眞的側過身去解開她幾處穴道，讓她能自由活動；但却無法凝聚丹田眞氣。

如此一來，竹下三枝當然覺得舒服多了。

然而她似乎並不領柳花花的情，當她緩緩的坐起身子之後，竟冷冷的說：「如果我現在不顧一切策馬而逃，你怎麼辦？」

「妳最好不要有這種念頭，因爲妳知道我一定會、而且也一定有那個能力一劍先殺了妳，」柳花花淡淡的說：「妳絕對逃不了的！」

「我知道我逃不了，」竹下三枝臉罩寒霜：「但我也知道你在殺了我之後，也必然逃不過我大和會的圍殺！」

「何必，人生這麼美好，何必拿自己的生命在開玩笑？」柳花花心中有點後悔，他覺得自己實在犯不着對敵人如此慈悲。他是個老江湖，他其實知道在江湖上某些時候應該心黑手辣，絕不能心慈手軟，否則無異自掘墳墓，可是他却偏偏會犯這種毛病。

而且還是經常的犯。

爲此，獨孤美與南宮雪曾指責過他「婦人之仁」。

幸好竹下三枝只是嘴上說說，並未策馬逃走，看來她並非是個不懂得珍惜生命的人。

柳花花鬆了一口氣：「我喜歡識時務的人，特別是兼具魅力的女人。」

竹下三枝瞪住他，冷冷的哼了一聲：「我最討厭油腔滑調的男人！」

柳花花只好住口不語。

竹下三枝沒有再說話，她任由馬韁讓柳花花抓住，自己則低着頭在推拿右腕上的腫痛……

柳花花乾脆好人做到底，忽從懷中掏出一隻精緻的小瓷瓶遞給竹下三枝說：「這藥對消腫有幫助，妳需要它的……」

竹下三枝微側過首，冷漠的瞪視着他。

她沒有開腔。

也沒有接過他的瓷瓶。

她的眼神冷漠中帶着幾許疑惑，似乎她不能明瞭柳花花爲甚麼要對她這麼好——他本不必解開她部份穴道

，更不需給她傷藥。

「我沒有甚麼意圖，」柳花花笑笑：「我們雖然是敵人，但在還未面臨你生我死之關頭時，我們可以建立一種較爲友善的關係，妳不認爲是？」

說着，他便把小瓷瓶抛過去。

竹下三枝略爲遲疑了一下，這才打開瓶塞，用尾指掐了藥膏敷在腕上，頓覺一陣清涼，果然是消腫妙藥……

可是當她把瓷瓶抛還給柳花花時，却冷冷的說：「下次，在戰場上相見的時候，我照樣會盡我的一切力量消滅你，懂嗎？」

柳花花笑了笑，淡淡道：「我從不認爲我會死在女人手上……」

話聲未落，忽見一片箭羽飛蝗般的射來！

柳花花雖在與竹下三枝說話，但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戒，而且反應也極快，他首先大喝一聲：「危險！快伏下！」

喝聲中，竹下三枝也警覺到遭受伏襲，但她此刻穴道被制，無法運功凝氣，行動反應自然遲緩了一下，她抬眼一看，只見一片箭幕漫天而來，不禁手腳倏然冰冷，脫口叫了一聲：「完了！」

這當中，尾隨在後的大和會也察覺發生了異狀，但他們距離較遠，完全來不及應變——對竹下三枝伸出援手的應變。

他們驚愣住。

他們將眼睜睜的看着竹下三枝死於亂箭之下！

任何人都認爲竹下三枝必死無疑，包括竹下三枝都這樣認爲。

只有一個人不這樣想。

那人就是柳花花。

因爲他已比飛箭還快的速度撲向竹下三枝。

× × ×

當柳花花非常驚險，但却非常成功的抱住竹下三枝盈盈可握的腰肢，挾着她拔空而起，像雨般的飛蝗箭羽自他們的腳下掠過時，他已看見道路兩旁的菓林間殺出了一幫人來！

柳花花不認得那幫人是誰，但他看到他們的唐人服裝時，不由得心中大喜，以爲是張京京帶着唐山幫的大隊人馬來救援。

可是他很快推翻自己的想法——唐山幫的人爲何連自己都要射殺呢？

不，他們絕不是唐山幫的人！

那麼他們是誰呢？

柳花花很快想出了答案。

——天龍幫！

果然不錯，柳花花甫一降落於地時，便見他們朝他瘋狂的撲殺而來！

令柳花花驚異的是，他們的目標好像不是衝着自己而來——竟然是對準他身邊的竹下三枝！

——就柳花花所知，張一斧曾告訴過他，天龍幫一直都嫉恨唐山幫的成就，時時在暗中打擊唐山幫，他們雖然不致於無恥到與大和會聯合起來對付唐山幫，但却與大和會盡量保持着「河水不犯井水」的互不侵犯態度。

現在，他們竟想殺竹下三枝？

他們的目的在那裡？

柳花花精狡如狐，他很快做出了一個判斷——天龍幫一定是發現自己挾持着竹下三枝，令到大和會投鼠忌器，不敢妄動，於是他們便埋伏在暗處施冷箭，企圖射死竹下三枝，那麼自己便無所依恃，大和會自然會全力狙擊自己！

這是一招可怕的借刀殺人。

無論是誰輸誰贏，對天龍幫來說，他都可收到一定程度的漁人之利。

柳花花洞悉了敵人的陰謀，當然不願讓他們得逞——他緊抱着竹下三枝不放，然後以淩厲的攻勢將最先撲到的敵人力斬於地，再一個漂亮的凌空翻飛，彷如大鵬般的疾掠向路旁林中！

天龍幫的人沒有追上去，因爲他們一擊不中，大和會的人已蜂湧般殺了過來。

他們已沒有機會追殺柳花花。

但他們顯然也無意與大和會廝殺——他們忽地急退而走！

大和會的人也沒有追上去，他們的目的只想救出竹下三枝。

因此天龍幫撤走的時候，竹下登樹立刻大吼一聲：「追仇八那小子！」

話聲中，他已率先撲身而出！

× × ×

柳花花的確精明，他一眼便看穿了天龍幫的一石兩鳥之計——他，或是大和會的鶴田浩二與山本五十六，其中任何一個傷亡，對天龍幫的儲客申來說，在幾天後的比武擂台招親大會上，肯定多了一分勝算！

他判斷天龍幫必不會戀戰，在狙擊失敗之後，一定急於撤走；因此他把握這稍縱即逝的良機，衝出重圍之後立即展開全力逃走——他不想再利用竹下三枝做擋箭牌來挾持大和會，因爲他認爲天龍幫極可能在半途中再度展開伏襲，一直到逼自己與大和會火併爲止。

他的顧慮是十分合理的，所以他毫不考慮的飛身縱入林中——他之所以選擇逃入樹林，是因爲樹林不利於大隊人馬行動。

他是個實戰經驗豐富的人。

而且也是個武功高强的人——特別是他的輕功，簡直快得像驚鴻閃電般的，只不過幾個縱跳，他已成功的閃入樹林中！

起先，他還聽到背後追兵的吆喝聲，但不過盞茶工夫，他已順利的甩開了他們……

爲了安全起見，他仍然挾持着竹下三枝奔馳了半盞茶工夫，才在一條小溪邊停下來。

他把竹下三枝放下，從懷裡掏出

一隻小胡蘆，傾嘴先喝了一口，然後問她說：「是酒來的，妳渴不渴？要不要來一口？」

竹下三枝冷冷的搖了搖頭。

柳花花側耳傾聽了一下，確定沒有追兵之後，忽伸指解開了竹下三枝身上的穴道。

「你要放我走？」竹下三枝難以置信的望着他。

「我說過，」柳花花淡淡一笑：「只要一到安全之地，我便會放了妳，現在已經很安全了，不是嗎？」

竹下三枝沒有回答，她大概是怕柳花花會改變主意似的，猛一掠身，人已像燕子般的急掠而去，瞬間已消失於林中……

柳花花頗覺好笑。

但他突又收束笑容，換上一副驚訝的表情——因爲他又看到竹下三枝去而復返。

竹下三枝的輕功其實相當不賴，特別是她飄掠於空中時，一頭烏黑的長髮飄得老高，嬌野中散發着幾許出塵脫逸。

這令到柳花花情不自禁的想起了南宮雪，因爲她施展輕功的姿態也是這麼迷人的。

「妳爲甚麼又回來了？」當竹下三枝美妙的掠到了他前頭不遠處時，柳花花帶着疑惑的口吻問她：「有甚麼不對嗎？」

竹下三枝冷冷的睨了睨他一眼：

「你爲甚麼不殺我？你本可以殺我的，不是嗎？」

柳花花一楞，隨即苦笑道：「妳就是專程回來問我這句話？」

「是的！」

「難道妳希望我殺妳不成？」

「回答我的問題！」

「喲？」柳花花不禁笑了起來：「我偏就是不告訴妳，怎樣？」

「你一定會回答我的。」竹下三枝那十分性感的唇角漾起了一絲詭笑。

「妳又不是太上娘娘，爲甚麼妳的問題我非回答不可？」柳花花覺得這個女人好奇怪，不覺瞇着眼多望了她一下。

竹下三枝却不再說話，只是淡淡的瞪視着他——已不再是用冷漠的眼光。

柳花花頗覺有趣的望了望她：「我不回答妳的問題，妳就不走是嗎？」

「是的。」竹下三枝忽然也以十分有趣的眼神望着他。

「妳眞是個好玩的女人，」柳花花聳聳肩：「沒關係，妳不走我走，我可沒工夫與妳窮磨菇……」

說着，他掠身而起！

但，他突又降下了身子！

在他掠身而起的那一刹那，他突然省起了一個問題——他不知道該如何回去，因爲他根本就是第一次來到這裡。

方才，爲了逃避追兵，他在林中轉來拐去，根本無暇認路，況且，就算他現在認得回頭的路也不能往回走，那豈非是自投羅網？

可是，不往回走，往前走他也不知道那個方向才可以回到唐山幫去呀！

「就我所知道，你到本島來不過幾天工夫而已，」竹下三枝忽然開聲說：「本島雖小，但也並非一天可以走完，特別是在這座密林中，若非是本地人，想走出去還相當不容易哩……」

柳花花苦笑無語，他望了望竹下三枝，發現她不再一臉冰霜，於是硬着頭皮問：「妳會不會告訴我那個方向可以回到唐山幫去？」

「你說呢？」竹下三枝的回答令到柳花花難以回答：「你是我的敵人，你認爲我會不會告訴你出路呢？而我如果肯告訴你的話，你是否肯相信我說的話呢？你相信敵人所說的話嗎？」

敵人的話可不可信？

——白痴才信。

柳花花不是白痴，他當然不會相信敵人。

「你現在一定很後悔放我走了吧？」竹下三枝唇角那縷微笑越來越狡黠，她漫不經意道：「你現在是否想再抓住我，然後逼我告訴你出路？」

柳花花的確有點後悔放了她，而且也的確想再飛身前去制住她，但竹下三枝下面的話却令他打消了行動的念頭，她說：「你放走了我，而我又回來，換句話說，我已抱了必死的決心，無論你用甚麼手法逼我，我都不會屈服的！」

一頓，嘴角輕輕一抿，劃起一條極美，極倔强的稜弧，一字一字道：「如果你不相信的話，你大可以動手試試看！」

柳花花沒有動手。

他相信她所說的話。

——他歷練江湖已久，早已養成了閱人的本領，特別是女人，他幾乎可以在最短時間內判斷出該女人是屬於那一類型的。否則他怎會成爲中原江湖獨一無二的「花花大少」？

——花花大少之所以能「花」，就是因爲他懂女人心理，不是嗎？

他看得出竹下三枝是個冷傲的女人，嗯，而且還是個十分狡猾的女人。

這種女人倔起來牛見了都要怕三分，奸起來時連孔明都要自歎弗如。

——說女人是弱者的男人，是因爲他根本不瞭解女人。

女人本就是世上最難令人瞭解的動物，柳花花當然不敢自認完全瞭解女人，否則他一定是上帝，要不便是上帝的上帝。

不過他却有一點是上帝比不上的地方——他接觸的女人比上帝多。(你只聽說過上帝創造女人，沒聽說他閣下和那些女人胡斷鬼混的吧？)因此憑柳花花和衆多女人打交道的豐富經驗

，他很快斷定竹下三枝此刻對他應無甚麼惡意。

——竹下三枝大可不需去而復返，讓柳花花自個迷失在林中，摸不着路回去；或是回去帶領大隊人馬前來狙殺柳花花，柳花花再厲害只怕插翅也難逃。

「你怎麼不說話？」竹下三枝的眸光雖狡黠，但確定已無敵意。

「我不知道我該說甚麼，」柳花花聳了聳，索性朝她咪咪一笑：「妳認爲我應該說些甚麼呢？」

「你爲甚麼要放我走？爲甚麼要放棄殺我的機會？」竹下三枝又重提方才的問題。

這次柳花花只好說了：「我不殺妳，是因妳是女人，我這一生中從沒殺過任何一個女人，這個答覆妳滿意嗎？」

「你爲甚麼不殺女人？」竹下三枝盯住他：「是否因爲你瞧不起女人？」

「正好相反，」柳花花輕笑了起來：「我是因爲喜歡女人所以才捨不得對女人下手。」

一頓，他口花花的接了一句：「特別是像妳這麼美麗的女人，就算是有人用刀子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絕狠不下心殺了妳。」

竹下三枝皺起了眉頭，凝視着柳花花說：「你對任何女人說話都是如此滑舌的嗎？」

「不，」柳花花笑瞇瞇的說：「只有漂亮動人的女人我才願意這樣跟她說話，妳不認爲妳是個很能令男人動心的女人嗎？」

竹下三枝忽紅着臉低下頭去，但她很快的揚起頭來，並回復了一慣的冷漠，冷冷的說：「跟在我後面，讓我帶你出去！」

柳花花呆了一呆。

「怎麼？」竹下三枝斜着眼看他：「你怕我會騙你？」

「妳爲甚麼要帶我出去？」柳花花發覺她是個很難令人瞭解的女人。

竹下三枝似笑非笑的望着他：「因爲你是我這一生中所碰過最滑舌的男人，這個答覆你滿意嗎？」

「滿意！」柳花花忍不住撫掌大笑：「我就知道妳是個很有女人味的女人。」

竹下三枝却瞪着他說：「我却越來越覺得你是世上最有『色狼味』的男人！」

柳花花再次大笑。

竹下三枝睨了他一眼，正想掠身而起時，忽又聞柳花花道：「等等！」

「等甚麼？」竹下三枝迴身看他。

「有句話沒說清楚……」

「那一句話？」竹下三枝側了側首：「是否要我向你保証我不會騙你？」

「不，世上只有蠢男人才會向女人要求保証，妳看我像是個蠢男人嗎？」

竹下三枝瞪着他，忍不住抿嘴道：「你或許不是個蠢男人，但你無疑是個長舌男，你究竟還想說甚麼？」

柳花花一副嬉皮笑臉：「我只想告訴妳，我不想跟在妳後面……」

「爲甚麼？」竹下三枝冷冷截口道：「跟在女人後面是件丟臉的事？」

「不！」柳花花一本正經：「像妳身材如此撩人的女人，我如果亦步亦趨的跟在妳後面，妳想，像我這麼有『色狼味』的男人，萬一『狼性』大發，對妳做出了甚麼身不由己的舉動，妳怎麼辦？」

「你敢？」竹下三枝怒瞪了他一眼，一張俏臉兒却又不由自主的紅了起來，但她竭力的板着臉孔，冷聲道：「告訴你，仇八，我是姑念你救過我一次，給我藥物，而且還守信放我走，所以我才要帶你出去；別忘記，咱們是敵人，下次見面一定要分出你死我活！」

說畢，水蛇腰肢一扭，已掠過小溪，柳花花連忙騰身追去……

大呆小呆　坦誠相對

南宮雪一見到這麼多人包圍住她的時候，她本能的驚呆於地。

——小甜兒告訴她秘道一直通到東郊外一座破舊的山神廟後院內，到了那裡自然會有人接應她。

一切果如小甜兒所言，南宮雪踏出地道的時候，的確發現自己已來到了山神廟的後院，但她絕想不到會被這麼多人包圍住。

令她驚異的是，那些包圍住她的人竟全都是披頭散髮、衣衫襤褸、蓬首垢面的黑衣乞兒！

南宮雪無法在最短時間內確切知悉包圍住她的黑衣乞兒有多少，她只知道放眼黑痲痲的一片，每個人手持一支類似打狗棒的青竹棍，哦，不，有不少人從棍子裡抽出了一把形狀細直但却很尖利的劍鋒，再加上他們眼神裡的七分驚疑與三分敵意，讓南宮雪驟然感受到一股無比的壓力！

南宮雪不敢確定眼前之人是否便是小甜兒所說的「接應之人」，不過在這一刹間，她却瞭解了一件事——如果那些人是來接應南宮雪的，那麼南宮雪想要半途開溜跑回唐山幫，肯定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究竟，那幫人是不是來接應南宮雪的呢？

南宮雪很快就知道。

她定定神，緩緩的掃視了衆人一眼，然後開腔道：「誰是米不達？」

話落，衆人起了一陣不小的騷動，似乎他們想不到身穿軍服的南宮雪竟會是一個唐人。

這當中，人羣中緩緩走出一名滿腮黑鬍、目光如鷹般銳利、身形短小精悍的中年漢子，他用口音濃重的漢語回答南宮雪，但語調却低沉有力：

「我就是米不達，你是誰？」

「不達拉斯！」南宮雪依照小甜兒

的吩咐，說出了這句連絡暗號。同時，她還從腰間掏出了一塊小甜兒交給她的金質「孔雀令牌」並將之高舉頭上，正色道：「本人是奉公主之命前來見各位的！」

米不達肅穆的凝注着她手上的令牌，似乎想看出令牌是眞或假，南宮雪索性將令牌放低些，以便讓他能看得清楚些……

米不達看來爲人極其謹愼小心，目力顯然也不差，他很快看出南宮雪手中令牌確是出自小甜兒之手，忽然恭謹的跪了下去！

他一跪，身後所有的黑衣乞兒也都跟着恭恭敬敬的跪了下去……

這一刹，南宮雪不禁鬆了一口氣，她終於敢確定眼前的黑衣乞兒是「自己人」了。

× × ×

南宮雪長這麼大人，跪過母親、跪過師父、跪過銀刀、跪過錢來爺，就是沒被人跪過，如今這麼多的人向她下跪，她委實感到不自在。雖然她知道他們跪的只是她手中的「孔雀令牌」。

米不達帶領着乞兒們伏身下跪，口中還呼喊着南宮雪聽不懂的土話，他喊一句，乞兒們便跟着喊一句，聲音整齊而有力。

幸好他們只喊了幾聲便齊齊起身，米不達對南宮恭恭敬敬的說：「請跟我來。」

南宮雪有些不自然的笑了笑。

米不達帶領着南宮雪穿過偌大的後院，走進了破舊的廟宇大殿，來到了一間房間。

房間當然也是殘破不堪的。

米不達對南宮雪甚是恭敬，他讓南宮雪在一張木椅上坐定之後，還親自奉上了一杯茶。

「謝謝。」南宮雪從秘道出來，的確感到有些口渴，可是她接過茶之後却喝不下去。不僅是因爲她發覺那是茶杯缺角如齒，而且裡外垢漬使得杯子失去了它本來的顏色；最重要的是，杯裡裝的根本就不像是茶，却也不像是開水，帶着一種綠色的汚濁，一種令人嗅起來很不舒服的味道直撲南宮雪鼻端。

南宮雪無論如何不敢喝那種茶，但她又不好意思放回去，怕傷害了主人的好意，一時間頗感尷尬的端着茶杯不知所措……

「唐人最講究喝茶，唐人的茶也是世上最優質的，」米不達眼裡有歉意：「對不起，我們這裡沒有那種茶，因爲我們喝不起……」

南宮雪心中一陣心酸，連忙閉着眼睛將那杯茶一口仰盡！

茶到她喉嚨裡的時候，她差點吐了出來。

她最終還是强迫自己喝完了那杯茶，而且還努力的使自己的表情不致於太難看，她甚至昧着良心說：「這茶還挺不錯的……」

「這是本島出產的『馬袋茶』，有人認爲難喝過馬尿，但却有消暑驅熱的功用，」米不達語調深沉：「大伙平常只喝溝渠生水，只有像你這種貴賓前來，我們才會拿出來招待客人，雖然它是最賤的茶……」

「謝謝你！」南宮雪十分感動，忍不住說：「這的確是我喝過最難喝的茶，但却也是我喝過最眞摯熱誠的茶。」

米不達定定的望着她，他忽然激動的說：「年輕人，你改變了我對唐人的觀感，在此之前，我一直以爲唐人都是驕矜自大，甚至是虛僞無禮的民族。」

南宮雪瞿然而醒。

她這時候才知道島上的土著並非全都是對唐人有好感的。

米不達看來對南宮雪十分有好感，他含笑問：「現在，你是否可以告訴我，公主因何差你前來此地？」

「公主要我前往血神島……」

南宮雪將來意告訴米不達。

× × ×

柳花花跟在竹下三枝後面在密林中穿梭着。

一路上大家都沒有再說話。

竹下三枝看來是有誠意帶領柳花花走出叢林，她的表情是嚴肅而認眞的。

柳花花心中十分感激她。

他覺得她是個恩怨分明的女人。

——現在的江湖世界，恩怨分明的人越來越少了，能不碰到「恩將仇報」之人，已算你祖墳冒煙、祖上有德矣。

因此柳花花對她十分有好感。

——特別是他跟着她後面奔馳，竹下三枝那纖盈可握的水蛇腰肢、以及豐滿圓翹的美臀，像波浪般的扭動着，漾起了極其優美而撩人的弧綫，盡入柳花花眼底，十分賞心悅目。

他眞不希望那麼快走出樹林，最好世界就如此停頓，那將是一件令人愉快之事。

竹下三枝大概是怕柳花花跟丟了，曾有幾次回過頭來看看他，發現他好像一副色迷迷的樣子，深怕他會對自己有不良舉動，曾嚴厲的警告他說：「奉勸你安份點，從沒有過任何男人能在我身上佔便宜！」

柳花花的回答是：「我已經很安份了，妳總不能要我閉着眼睛跑路吧。」

很奇怪的是，竹下三枝雖然不滿柳花花態度，可是她又不叫他與她並肩而馳，却偏偏要他跟着她屁股後面跑。柳花花曾提出這個要求，她的回答却是：「我從不與敵人並排而行，你只能跟在我後面。」

那更好，可以令到柳花花大飽眼福，再也不覺得在密林中趕路是件苦差事。

甚至，柳花花一面奔跑，還一面將她「意淫」一番哩！（「聖人」孔夫子曾因見美女而情不自禁的「意淫」起來，被他的學生子路發現，害得他趕緊說：「食色性也。」）柳花花當然不是聖人，他實際上還是個風流不羈的花心男人，美女當前，若說他毫不動心，那豈不比孔夫子還要「聖人」？

——「意淫」絕對合乎道德行爲，如果你不同意，那應該先責罵孔老夫子再說。

正當柳花花想入非非的時候，不想竹下三枝突然煞住身形，柳花花心不在焉，那來得及應變，一頭往她身上撞去！

他很自然的去抱住她的腰，否則他怕會將她撞跌於地。

他這個舉動其實是善意的，至少並無不良之意。可是原本就存着戒心的竹下三枝可不這樣想，就在柳花花抱住她的腰肢時，她的手掌也正好飛到了他的面頰！

「啪！」清脆響聲，柳花花着着實實挨了竹下三枝一巴掌。

「喂，妳幹嘛打人？」柳花花捂着熱辣辣的臉頰，只覺金星直冒。

「我已經警告過你，」竹下三枝橫眉豎目，冷冷道：「你若敢再不規矩的話……」

「寃枉，」柳花花連忙苦笑道：「我沒有不規矩，是妳自己忽然停了下來，我收脚不及，怕撞跌了妳，所以才抱住妳……」

「胡說！」竹下三枝截口冷叱：「你武功這麼好，怎會收脚不及？」

「天地良心，」柳花花苦笑連連：「就是因爲我武功好才沒撞跌了妳哪，若換了別人……唉，不說也吧，反正都已經吃了妳的耳光啦，多說無益……」

一頓，岔開話題問：「好端端的，妳幹嘛忽然停下來了？」

竹下三枝哼了哼，環眸回顧，應了一句：「好像走錯了路……」

「走錯了路？」柳花花轉首四望，發現叢林似海，壓根兒分不清東南西北，不禁柔聲道：「走錯路沒關係，可千萬別迷失路，那才要命哪！」

「我記得是望這個方向走的……」竹下三枝美眸浮起一絲疑惑。

「別急，妳慢慢想，」柳花花見她好像迷路的樣子，也忘記了痛楚，連忙問道：「妳是多久以前走過這座樹林的？」

「小時候我經常跟着族人到這裡來打獵，我不記得有多久了……」

「小時候？」柳花花睜大了眼：「多小？」

「大概十來歲左右吧。」

柳花花傻住！

「幹嘛你？」竹下三枝不明白他爲何會有這種表情，瞪住他問。

柳花花歎了一口氣，苦笑道：「妳可不可以告訴我妳現在幾歲了？」

「我爲甚麼要告訴你？」竹下三枝哼聲道：「你難道不知道問女人的年齡是不禮貌的行爲嗎？」

「我並非想知道妳的年齡，」柳花花一副苦瓜臉：「我只想提醒妳，妳十來歲到過這裡狩獵，那至少已是十年以前的事啦，對不對？」

「那又怎樣？」

柳花花苦笑更濃：「十年可不是短日子，妳會長大，樹林也會長大啊，不是嗎？」

「你的意思是說，經過了十年，我已經老得認不出路了是嗎？」

柳花花差點沒哭出來：「我不是說妳老得認不出路，而是森林老得讓妳認不出路啦！」

「才不會，我的記憶力可是一等一的，」竹下三枝自負道：「這座樹林難不倒我的……」

嘴中說着，一面游目四顧，忽然伸手一指：「我想起來了，是這個方向，走吧！」

美臀一扭，已掠身而去。

柳花花連忙跟上。

兩人一前一後的飛掠着。

奔馳了約莫半炷香工夫，兩人的速度逐漸慢了下來，因爲樹林愈來愈密，也愈來愈不好走了。

「喂，三枝姑娘，」柳花花覺得不對勁，忍不住開聲道：「妳確定……這……」

「絕對正確！」不等他說完，竹下三枝打斷他的話說：「我不喜歡人家懷疑我的認路能力，如果你不想我討厭你的話，最好從現在起閉上你的嘴，免得讓我分神，懂嗎？」

走着，走着……

不知過了多久，柳花花發現頭頂上的陽光已不知甚麼時候不見了，而且脚下的雜草也愈來愈密，已深及人膝，逼得他們的輕功已完全施展不出來，尚且還要拔出刀劍劈草而行……

竹下三枝却毫無回頭的意思。

一直到她感到寸步難行的時候，她才停了下來，以疑惑而略帶憂慮的口脗說：「糟糕，看來我們眞的是迷路了……」

柳花花苦笑不語。

「你怎麼不說話？」竹下三枝瞪住他。

「你不是要我閉嘴的嗎？」

「都是你！」

「都是我甚麼？」

「都是你害我分心才會迷路！」竹下三枝快快不悅的噘起了紅唇小嘴兒。

「是，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你迷了路……」柳花花把一切責任獨自承攬，只因爲他瞭解「女人是世上最會推卸責任的動物」，如果你不識相跟她爭執的話，不但恨你一輩子，說不定還請你喝碗砒霜哩。

竹下三枝四下望了望，確定自己已迷失在樹海中時，不免有點心慌，嚅了嚅小嘴兒：「現在，該怎麼辦……喂！你想幹甚麼？」

竹下三枝忽然叫了起來！

因爲她發現柳花花忽像猛獸般的向她疾撲過來！

她此刻正憂心找不到出路，根本沒防備柳花花，整個人被他壓倒在草叢中！

「放開我！放開我！死男人！狗東西！」竹下三枝只覺雙腕被柳花花牢牢握住，身子也被他壓得動彈不得，但她仍死命掙扎着、怒罵着：「狗男人！你若再不放開放的話……」

竹下三枝倏然住口！

因爲她突然感覺到有水滴掉到她的粉頰上！

水居然是熱的！

噢，竟然還是紅色的！

血！

竹下三枝吃驚得叫了起來——她已看見血水正從柳花花身上滴下來！

這一刹間，她已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她與柳花花遭到了伏擊！

敵人是誰？

竹下三枝沒有想這個問題，因爲她發現柳花花緊握着她的手腕的手忽然無力的鬆了開來……

她吃驚的推了推他：「喂，你沒事吧？」

柳花花沒應聲。

她推了推他，柳花花却像軟皮糖般的從她身上滾了下去！

竹下三枝嚇得花容失色：「喂，仇八，你醒醒呀，醒醒呀！」

她用力搖動柳花花，却發現他一動也不動，以爲他死了，忽見到他左臂上正插着一枝只有幾寸長的黑色無羽箭矢。

他身上的血就是從那裡流出來的！

竹下三枝駭然的叫了一聲：「呀，是貝族人，快逃！」

她立刻將柳花花扛在肩上。

可是當她一站起來時，却整個人呆住了！

因爲她發現已被包圍——被一羣樣子猙獰可怖的「鬼魅」包圍！

竹下三枝嚇得差點昏死過去！

× × ×

南宮雪遵照小甜兒的吩咐，並未透露自己的身份與來歷，只將來意告知米不達。米不達似乎也瞭解到南宮雪必須保密的苦衷，也不追問她。當他知悉南宮雪欲前往血神島時，滿臉感激的說：「原來你是來幫助我們打倒琉球王的，小兄弟，請你接受我一拜！」

說着便要起身拜下，南宮雪連忙攔住他說：「請別這樣，在下擔當不起，既然咱們站在同一條綫上就是自己人了，何需如此拘禮？」

米不達十分感動：「我早聽說中原上國人才濟濟，豪傑輩出，小兄弟遠道而來，所謂不是猛龍不過江，必能助我完成大業！」

「那裡，略盡棉力吧了。」南宮雪十分不習慣說文謅謅的話：「請問，我將如何前往血神島？公主說你會帶我去是嗎？」

「是的。」米不達點點頭：「入夜之後，我自會帶小兄弟前往血神島……」

「入夜之後？」說實在的，南宮雪眞想快點離開這間破廟，特別是面對着一羣衣衫襤褸的乞兒，心中總有一股戚戚焉。

「小兄弟從宮中出來，你大概也知道宮中出了事，御林軍正四處搜捕潘軍長，因此需等入夜之後行動此較安全些。」

南宮雪接問：「潘猛，潘軍長是否已安全？」

「他已安全抵達血神島。」米不達說：「小兄弟去到那裡將會見到他……說起來眞是好危險，現在外頭四處不僅琉球王的爪牙在追捕他，聽說連『天龍幫』也加入緝捕行動呢。」

「天龍幫？」南宮雪頗感詫異：「關天龍幫甚麼事？他們和潘軍長有過節？」

「沒有，潘軍長和島上各幫派從無仇隙，甚至可說相處得非常融洽……」

「那天龍幫爲何要插手？」南宮雪問：「豈非多管閒事？」

「利字當頭，」米不達恨恨之道：「那班唐鬼子無非是想討好琉球王……」

話落一半，忽覺失言，連忙又說：「對不起，我所指的唐鬼子是指天龍幫他們，並不包括小兄弟在內，請勿介意……」

「我不介意，」南宮雪聳聳肩：「如果你叫我唐鬼子，那我就稱呼你番鬼仔……」

「番鬼仔？」米不達一愕。

「介意嗎？」南宮雪微笑。

「有意思？」米不達撫掌朗笑：「小子，你是我所見過最有意思的唐鬼子，小子，俺喜歡你這個唐鬼子，你是否喜歡我這個番鬼仔？」

南宮雪一本正經：「唐鬼番鬼都是鬼，既然咱們都是鬼，有甚麼理由不喜歡？」

米不達仰首大笑。

南宮雪也忍不住開懷大笑。

笑聲把他們之間的距離拉得更近了。

「唐鬼子，番鬼仔請你喝酒！」米不達忽起身跑了出去，忽焉又跑了進來，一手抱着一只酒甕，一手抓着兩個海碗，碗裡有花生米；他將花生米倒在桌上，擺正了有缺角的海碗，一面倒酒一面大聲說：「我先跟你說清楚，這是世上最難喝的酒，只有『巴拉西族』的乞丐兒才喝它，但我却從來未曾用它款待過任何異族人，你唐鬼子可是第一個……」

經過「狄小侯事件」，南宮雪絕不隨便與人喝酒，但她此刻不同往昔，因爲她現在已是個「傻小子」，再說米不達是小甜兒的族人，這酒當然不會

有問題，哦，不，也並非全無問題——當她端起海碗時，只覺辛辣的酒味刺激得她連眼睛都要睜不開。

這種酒怎能喝？

但豪邁的米不達却仰首咕咕的將它一口氣喝得點滴不剩矣！

盛情難却，南宮雪只好捨命陪君子，閉着眼、仰起脖子，也跟着一口喝下！

「噗！」酒到喉嚨，南宮雪却忍不住一口吐了出來，伸着舌頭哇哇大叫：「媽，這是甚麼來的，番鬼仔，你想燒死我呀？」

米不達哈哈大笑：「這玩意我們番鬼仔叫『哈斯』，也就是『燒喉嚨』的意思……」

「燒喉嚨？」南宮雪捂着喉嚨，嗆得眼角都溢出了淚水，苦笑道：「眞是名符其實，這碗喝下去，這條喉嚨眞完蛋了哪！」

「加點水如何？」

「加水？」

「沒那麼烈呀。」

「喝酒滲水？」南宮雪瞪了他一眼：「我從不做這種窩囊事！」

說着，她豪氣萬千的拿過酒甕，倒滿了海碗，然後一口仰光！

「好，小子有種！」米不達大樂：「唐鬼子，俺越來越喜歡你了，阿米哥！」

「甚麼是阿米哥？」南宮雪發現「燒喉嚨」雖然難喝，不過喝了下去却覺渾身舒暢。

「阿米哥是我們巴拉西族語，只有對自己喜歡的人才說這種話。」

「不是咪阿摸嗎？」南宮雪只懂這一句。

「不，那是『痲仙族語』，而且是男女間才適合說，阿米哥是男人對男人說的……」

米不達的漢語不甚流利，但却相當健談，他看來的確很喜歡南宮雪，幾杯黃湯下肚，話匣子就像黃河決堤般的滔滔不絕……

南宮雪頗欣賞他的豪邁爽直，況且現在天未黑，離入夜還有一段時間，爲排遣這段空檔，於是也就與緻盎然的與他邊喝邊談……

酒是島上最劣質的土酒，下酒菜也只是最平常的花生米，但南宮雪却吃得津津有味，只因爲她能强烈的感受到米不達對她的眞誠。

言談中，南宮雪終於明瞭他們全都是小甜兒母親的族人——巴拉西族。

她也終於知道琉球王雖納小甜兒的母親爲妃子，並未依照諾言善待巴拉西族人。巴拉西族人一直都是弱小民族，統一之後，巴拉西族人更加受到痲仙族人有意無意的欺凌排擠。

「說出來你大概不會相信，」米不達眼裡泛起的紅絲不知是酒意還是恨意：「巴拉西族人瀕臨被滅種的危機，女人一個個被賣去當奴婢，要不便當娼妓，男人不當盜匪，便只好當乞丐……」

南宮雪憤怒道：「琉球王太慘無人道，他不應該這樣對待你們，身爲一國之君，他應該善待子民，一視同仁……」

「他這個暴君不只對我巴拉西族人這樣，目前他除了對你們唐人與倭奴人相當厚待之外，他實際上正用各種方法，譬如强制通婚、只准說痲仙語，只准信奉他們信仰的宗教……等等，讓各族人慢慢被同化、被殲滅，最後都成了痲仙族人……」米不達眼泛淚光：「這座廟本是我巴拉西族人供奉的神廟，却被痲仙族人藉故放火燒燬了，所以才破落不堪到這種地步……」

「太可惡了！」南宮雪十分不平：「琉球王如此殘暴不仁，島上各族人爲何不聯合起來打倒他呢？」

「琉球王是個很厲害的人物，」米不達仰了一大口酒：「他並非是明目張膽的倒行逆施，他的手段細膩而有步驟，他並非對全部的異族人採高壓政策，而是採逐個擊破，拉攏以大民族打擊弱小民族，所謂的『既聯合又鬥爭』，這造成了其他各族人因利益不同而互相爭鬥，永不可能團結起來……」

「嘩，琉球王的分化手段可眞高明哪！」南宮雪覺得琉球王是個相當可怕的人物，她忽然脫口道：「如果琉球王同化了島上各族人，等到他力量强大時，那他豈非也會把矛頭轉向唐人或是倭奴人？」

「誰知道他會不會，」米不達說：「現在當然無法看得那麼遠，畢竟他現在需要外來民族的人才與財力，助他開發與穩定本島局勢……」

一頓，接着道：「不過以他現在的作風來看，將來他力量强大到不需依賴外來民族時，如果因此而排外，那也不是不可能之事。」

南宮雪忽瞇了瞇眼，不自覺的喃喃自語：「琉球王如此可怕，若不打倒他，將來他對我唐人同胞……」

南宮雪腦海裡忽浮起了島上唐人同胞個個成了衣不蔽體的乞丐的慘景……

這一刹，她更加堅定了幫助小甜兒打倒琉球王的決心！

× × ×

陽光像往日一樣輕吻着柔和的海面。

海風似往常一樣輕拂着纖弱的樹梢。

但島上却不像往時那般寧靜祥和。

琉球王的鐵衛騎兵在島上穿梭着，四處追緝潘猛的下落。

天龍幫也出動了大隊人馬，企圖搶在他們前頭抓到潘猛，希望藉此搏得琉球王的歡心，換取一定的賞賜與利益。

大和會也精銳盡出，但他們却是在一座密林中追捕柳花花，爲的是想

救出竹下三枝。

唐山幫也忽然傾巢而出。

他們的目的也和大和會一樣並非想追捕潘猛，但有一點卻是和大和會對立的——他們要救柳花花。

島上的善良百姓當然不瞭解這些來龍去脈，但只見刀光劍影，鐵蹄滿天飛，弄得人心惶惶，大有世界末日感覺。

× × ×

竹下三枝此刻也有世界末日的感覺。

她想不到自己會被一羣「鬼魅」包圍住——她其實知道那些人不是鬼魅，而是傳說中的貝族人。

之所以說傳說，是她聽過貝族人，卻從沒有見過——島上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傳說，貝族人是其中之一，據說他們是非常可怕的食人族，曾受到各族人的圍剿，但貝族人驍勇善戰，兇悍無比，始終無法將之消滅，後經琉球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將他們擊潰，殘餘的貝族人紛紛逃離海外，但有人說島上仍藏匿着一小撮的貝族人，琉球王曾大力搜索卻不得其果。

島上的傳說幾乎全都是捏造不實的，想不到這項傳說卻是眞的。

島上果然有貝族人，而且還像傳說中的那麼可怕——他們全身赤裸，只是下體披以獸皮或樹葉甚麼的，身上塗滿了五顏六色的鮮艷彩料，頸間掛滿了人骨與獸骨；一張臉孔也畫得如麻臉那般嚇人，更駭人的是，他們居然還將人骨或獸骨磨成各種尖利形狀，橫橫的穿過鼻孔或戴在耳朵上！

那不是鬼魅是甚麼？

不，他們其實比鬼魅更可怕，因爲鬼魅並不懂得用淬有强烈迷藥的吹矢暗箭傷人——柳花花就是中了他們的吹矢而昏迷不醒的。

竹下三枝這時候終於知道柳花花並非想非禮她，而是想救她才會中了貝族人的毒矢。

若非柳花花，現在昏迷的人應該是竹下三枝才對。

然而竹下三枝的危機並沒有過去，因爲就在她驚惶當中，她已看見幾個貝族人正對準着她吹射毒矢。

毒矢無聲無息的向她射來！

她連忙蹲在草叢中。

毒矢在她頭上掠過。

她立刻拔身而起，不管三七二十一便衝了過去。

她想逃。

否則她必會被貝族人抓去煮了來吃！

因此她這一衝當然是盡了全力。

不幸她卻失敗了。

——她一衝前的時候，包圍住她的貝族人也立刻疾衝而來，但只見喧聲震天，槍矛像雨點般的向她週身刺來，逼得竹下三枝一窒。

她這一窒並非是怕，而是想待敵人靠近來的時候，再施展輕功飛掠重圍而去。

她這個戰略其實不錯。

只有一點錯——她還來不及展開輕功時，忽覺右大腿後面一陣刺痛，整個人立刻倒了下去！

她倔强的想掙扎站立起來。

但她最終也和柳花花一樣昏死了過去！

× × ×

柳花花醒過來的時候，發現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他無法動彈。

第二件事是他覺得很冷。

他很快知道自己無法動彈的原因——他被人緊緊綑綁在一根木柱上。

冷的原因他也弄清楚了——他全身被剝得精光，寸縷不掛！

他當然驚駭無比！

他正想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時，忽覺得身旁有一對眼睛在注視着他。

他連忙轉過頭去。

赫然是竹下三枝！

——她也被綁在木柱上，而且也和柳花花一樣全身精赤！

竹下三枝正對着他微笑，語調已不再那麼冰冷：「你醒了？」

「我寧願不醒的好，」柳花花閉下了眼睛：「妳不會告訴我咱們已經到了地獄吧？」

竹下三枝輕歎了一口氣：「這裡只怕比地獄還可怕吧……」

柳花花其實知道這裡不是地獄，因爲他看到頭頂上有明媚的月亮，月光像新娘的婚紗一直披了下來，以致於他能看清前頭不遠處有一排排的土墻矮房，房裡黑漆漆的，似乎裡面的人都睡着了。他還看見一個只披樹葉，身上畫得七彩斑爛，抱着一根丈許長的槍矛，正坐在地下打盹的土人……

他很快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你中了他們三枝迷箭，我還眞擔心藥性過强，你會醒不過來呢。」竹下三枝像是變了一個人，語音十分嬌柔：「我比你幸運，我只中了一箭……」

柳花花苦笑：「三箭與一箭，只不過是早醒與慢醒之別吧……是我害了妳，如果妳不是想帶我走出樹林，那妳就不會……」

「幹嘛說這種話？」竹下三枝截住他的話道：「現在說這話有用嗎？」

「的確沒用，」柳花花嘗試運勁掙開繩索，卻發現渾身乏力，不禁訝道：「他們是甚麼人？居然有如此厲害的迷藥，我竟無法凝聚丹田之勁……」

「他們是貝族人。」

「貝族人？幹嘛抓我們？」

「他們是食人族。」

柳花花呆住！

停了半晌，他終於苦澀一笑，歎了一口氣說：「妳說得不錯，這裡的確比地獄還可怕……」

竹下三枝忽然說：「你怎麼不看我？難道你不知道與人交談眼睛不看人是不禮貌的行爲？」

「我……」柳花花覺得尷尬：「妳這樣，我不好意思看妳……」

竹下三枝「噗嗤」的一聲笑了出來。

「妳笑甚麼？」

「我笑你假正經，你這個油舌滑咀的男人，居然會不好意思看我？」

「我不是假正經，」柳花花連忙說：「我其實很喜歡看，不過我通常是在被允許之下才看的，像這種情形……」

「鬼才信你！」竹下三枝覺得他很好玩，彷彿在逗他說：「我沒得到你的允許，但我却把你看個夠了，你怎麼說？」

「沒關係，我不是小氣的男人，我不介意妳看我。」柳花花覺得奇怪，她本是個冷冰冰的女人，此刻怎會好像變成了一個人，變得熱情大方起來了，心中不禁有點惋惜的自忖道：「早妳不大方點，現在對我熱情有甚麼用？看了豈不更加難過？」

柳花花果眞不看她，或許他認爲生命比看竹下三枝的裸體還重要吧，他問：「妳確定他們眞的是食人族，不會搞錯？」

「我倒希望我搞錯，」竹下三枝回答：「他們這樣對待我們，難道還不足以証明他們是食人族嗎？」

「那他們怎還不吃我們？難道他們不懂得人肉也要趁新鮮吃的嗎？」

「他們當然不會等到我們七老八十才吃我們，你以爲他們是呆子？」

「他們當然不是呆子，」柳花花輕笑：「世上有吃人的呆子嗎？」

竹下三枝也笑：「世上只有被人吃的呆子，我們兩個就是。」

「妳是大呆，我是小呆。」

「爲甚麼我是大呆？」

「如果我是妳，我不會回來帶敵人走出樹林，也就不會被人剝光猪煮來吃，可見妳比我呆，所以妳是大呆。」

「我不同意。如果我是你，我根本就不會放走敵人，而且還拿藥給敵人擦，我早就一劍殺了他，如果是這樣，我早就沒命了，那還有機會被綁在這裡？」竹下三枝接着說：「而且，貝族人攻擊我的時候，你竟還想救我，自己却中箭昏迷，還有……」

「還有？」

「當然有，」竹下三枝口氣認眞：「我敢看你的裸體，你却不敢，你不是大呆誰才是？」

「我承認我比妳呆，」柳花花苦笑道：「請問小呆，妳是否知道他們打算甚麼時候吃我們？」

「當然知道，」竹下三枝吃吃在笑：「我不但知道他們將在月圓之夜吃我們，而且還知道他們到時一定先吃你……」

「爲甚麼？」

「因爲你比我呆呀，這年頭，越是呆的人越是容易被人吃了，不是嗎？」

「有道理，」柳花花煞有介事的歎了口氣：「我眞的越來越覺得自己是個大呆。」

「本來就是嘛，難道從來沒有人告訴過你，你是呆子嗎？」

「妳是第一個，我眞該感謝妳……」柳花花終於側過頭去看她，但他只看她的臉孔，他看來眞的無意欣賞她的裸體：「妳確定他們將在月圓之夜吃我們？」

「傳說如此。」竹下三枝目光迎視着他，忽然含笑問：「有沒有女人對你說過你是個充滿魅力的男人？」

「好像有一個……」

「只有一個？」

「是的，那個女人是我朋友的老祖母……」

竹下三枝已忍不住格格而笑。

那個正在打盹的守衛似乎被她的笑聲吵醒，忽然向他們走前來。

柳花花與竹下三枝立刻閉眼垂頭，佯裝昏迷未醒；守卒看了看又走回去打盹，他看來十分倦了，索性躺在地下呼呼大睡……

「今天是初幾？」柳花花問。

「十二。」

「那咱們還有三天好活……」柳花花喃喃道：「再過三天月圓之夜，也正好是擂台比武招親大會，若不趕快逃回去……」

「你以爲咱們逃得出去？」竹下三枝望住他：「你有把握掙脫牛筋索？」

柳花花有些奇怪的望住她：「妳好像一點都不怕死？」

「那個人不會死？」竹下三枝淡淡道：「此時此境，怕於事何補？能嗎？」

柳花花眼裡有歎服之色：「妳是個勇敢的女人，世上像妳這種女人已經不多……」

竹下三枝忽又說：「你眞的不想看我？你不是說我是個有魅力的女人嗎？」

「不看。」柳花花閉下了眼。

「你是聖人？」

「不是。」

「那你爲甚麼不看我？」

「妳爲甚麼要我看妳呢？」

「反正都已如此了，連命都要沒啦，我爲甚麼要介意你看我呢？」

柳花花偏不肯睜開眼。

「你眞是個呆子！」竹下三枝語氣有些不悅：「你果然是個大呆！」

柳花花當然不是呆子，他其實非常想看她的裸體，他敢肯定她的胴體一定極具誘惑力，足以令八十歲的老男人以爲自己只有十八歲，而柳花花正處狼虎之年，見了竹下三枝美妙的胴體，必然會春心大動，慾念驟起——他是否怕「出醜」？

這並非是主要原因，最重要的是，他怕因此而無法平靜心神，那麼他便無法凝聚眞氣掙脫牛筋繩——他一直在暗凝眞氣，企圖掙斷繩索。

他試了幾次都失敗了。

但他並不灰心。

因爲他發現體內的藥力逐漸消褪，內功也在逐漸恢復——他相信只消個把時辰便能完全恢復功力。

他是個內功深厚的絕世高手，只要內功恢復，或許便能掙斷牛筋索——之所以說或許，是因爲他從沒有被人如此綑綁着，也不曾聽說過那個人曾憑內功震斷韌力極强的牛筋索。

他希望能成爲第一個掙脫牛筋索的人。

否則他便會像猪仔般的被貝族人煮了來吃。

被人吃的滋味肯定不好過，他當然不想嘗試那種滋味，因此他無論如何要掙斷牛筋索——要掙斷牛筋索便必須先有渾厚的內功，要運功就必須心神寧靜，要心神寧靜就不能看竹下三枝的胴體。

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但竹下三枝却不明白他的用意，她用近乎憤怒的聲音說：「咱們就快要死了，身體很快就要被人一塊塊切下來吃了，我還能在乎你看我嗎？爲甚麼不趁咱們還活着的時候彼此『欣賞』一番呢？」

——人在被迫面對死亡的時候，一切都會豁出去，包括世俗禮敎與道德羞恥之心。

竹下三枝的心態正是如此。

柳花花瞭解她的心態，而且也欣賞她這種心態，因爲那就是人類「最原始的人性」流露。

——最原始的人性並不一定是善，也不一定是惡，但絕對是「眞」！

竹下三枝在死亡之前流露出了她的眞性情——「欣賞」柳花花，也希望柳花花「欣賞」她。

這其實只是微不足道的「願望」。

竹下三枝想不到連這種願望都無法達到，她不僅失望，甚至還有被羞辱的感覺。

她憤怒的轉過頭去，再也不肯看柳花花一眼！

「妳生氣了？」

竹下三枝唇角緊抿。

柳花花忽然用咀巴向她吹氣，吹動了她披肩的秀髮。

竹下三枝不理他。

柳花花又向她吹了一口氣。

竹下三枝索性閉下眼睛。

「妳知不知道我現在在想甚麼？」柳花花望着天邊的月兒悠悠道。

竹下三枝還是不出聲。

「我在想，如果我們不是敵人那該多好，我想我會很喜歡妳……」

「我也是……」竹下三枝終於睜開了眼，而且側目灼灼的凝視着他，忽幽幽一歎：「現在，那個問題已不重要了，我們已無機會……」

「不，有！」

竹下三枝苦澀一笑：「大呆，你以爲貝族人會放了我們？」

「我們不需要他們放我們走，因爲我們將會靠自己的力量逃走！」柳花花溫柔的望着她。

「逃走？」竹下三枝輕笑了起來：「你不需用這種話來安慰我，告訴你小子，我自小在島上長大，海上風暴，江湖厮殺，看得多也碰得多了，生與死，對我來說，淡過白開水……」

「不，我不是在安慰妳，我們眞的能逃走，只要妳給我多一點時間……」

「如何逃走？」竹下三枝有趣的望着他：「你會隱身遁形？」

「我不會隱身遁形，我不是神仙，但如果等我內功恢復的話，我說我大概能掙脫繩索，妳相信嗎？」柳花花口語認眞。

「掙脫繩索？」竹下三枝睜大了眼：「你看不見貝族人是用韌力極强的牛筋索綁住我們嗎？」

「妳不信我能掙脫牛筋索？」

竹下三枝苦澀一笑：「但願我能相信你……不管怎樣，我很感激你，你懂得在我絕望的時候給我一綫希望……雖然你給我的希望是如此渺茫而不切實際，甚至是愚不可及的希望，不過，說眞的，聊勝於無，我眞的很感激你，大呆！」

柳花花苦笑：「我知道妳不相信，事實上我也不曾聽說過有人能徒手掙脫牛筋索……」

一頓，他頗爲認眞的說：「如果，我們眞的逃生了，妳會拒絕我擁抱妳嗎？」

「會！」竹下三枝一口回絕他：「我從沒被男人擁抱過，我怎會讓一個唐鬼子擁抱我？」

柳花花有些失望，他肯定若能擁抱竹下三枝美妙的胴體，那將是一件令人銷魂蝕骨的樂事。

他眞的想擁抱她。

但却碰了一個釘子。

「不過，」竹下三枝忽又望住他說：「我雖拒絕被男人擁抱，但這並不表示我不會擁抱男人。」

「唐鬼子呢？」柳花花精神一振：「妳擁不擁抱唐鬼子？」

「我討厭唐鬼子，」竹下三枝美眸掠過一絲笑意：「但你却是我所見過最迷人的唐鬼子，雖然你是個大呆……」

柳花花忍不住咧咀輕笑。

——嗯，他笑起來的時候果然有點像個呆子，而且還是個大呆。

× × ×

南宮雪沒有笑。

因爲現在不是笑的時候——她現在正在米不達的陪同下走向海灘。

陪同她的人不止米不達一個，還有大概十餘名衣衫破舊的巴拉西乞兒「保護」着她。

之所以說保護，是因爲從山神廟到海灘還有一段路，而聽說追捕潘猛的鐵衛騎兵仍未收隊，仍在各地重要海口巡查，米不達擔心萬一碰上，怕

南宮雪一個人應付不來，因此特地調派了十幾名好手陪同。

本來南宮雪大可不必在這風聲鶴唳的時候往血神島，待風頭過後便安全多了，只因她不願在破爛斑剝的山神廟呆下去，要她面對着那般可憐的乞兒，她心中十分不忍。同時她也擔心如果琉球王的手下查到這裡來，發現巴拉西乞兒中竟有她這個唐人在內，肯定令人起疑，若因此而讓他們發現後院的秘道，那豈非害慘了小甜甜？再加上米不達曾派手下先到預定的海灘探路，發現琉球王的鐵衛騎兵業已巡視過那裡，去而復返的機會很小，於是便決定如期啓程。

琉球王雖將京畿城市建設得甚爲繁華，但四野城郊却十分荒涼，特別是此刻夜幕深垂，除了明亮的月光與柔和的海風之外，根本就看不到燈火。

南宮雪等人現在就在一條荒徑上快速奔馳，除了衣衫掠空聲與頗爲整齊一致的脚步聲之外，一路上大家都沉默着。

依照計劃，南宮雪將會被帶到一處隱密的海灘，那裡藏有足夠乘載南宮雪前往血神島的小船。

「就快到了，過了前面那座樹林，你就會看到美麗的大海。」米不達是個健談的人，他似乎忍不住沉寂，首先開腔：「唐鬼子，你喜歡海嗎？」

「不喜歡，我每次出海都碰到痳煩，差點去見海龍王。」

「放心，這次絕不會有痳煩，任何痳煩番鬼仔我會替你接下。」

南宮雪已聽到了滔滔海潮聲，她與米不達閑聊着，她現在也頗不喜歡寂靜。「番鬼仔，『不達拉斯』是甚麼意思？好像是一個人的名字？」

米不達一臉肅穆：「是我們巴拉西族偉大的神，祂一直保護着我們……小子，你信神嗎？」

歷經了多次江湖事件，與死神打過無數次交道的南宮雪，其實越來越不相信世上有神，但她知道神是生活在困苦中人的最精神支柱力量，因此她含笑說：「我是你們偉大的神差遣來加入你們的。」

「好小子！」米不達用力拍了一下她的肩：「將來我會讓我的族人記着你，你永遠是巴拉西族的最好朋友……」

話聲未完，兩旁林中忽殺出一幫人將他們團團圍住，只聽得一人大喝道：「潘猛！看你往那裡逃，還不乖乖束手就擒！」

米不達悚然一驚，脫口道：「是焦大總管？」

× × ×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往往隨着外來環境的改變，而產生了連自己都想像不到的變化。

柳花花與竹下三枝便是最好的一個例子。

他們原本是勢不兩立的敵人。

但環境的改變却令他們成了朋友。

特別是竹下三枝，她一直絮絮不休的對柳花花說話。她的話題廣泛而雜亂無章。她說她小時候怎麼頑皮、怎麼和她哥哥竹下登樹偷父親的錢、怎麼挨打；她也說她在練功的時候怎麼偸懶；她還說出海捕魚的時候，不小心掉入海裡，幸好山本五十六救了她……

柳花花顯得很有興緻的側耳聆聽——他知道在這種節骨眼上讓她多說話，可以消除或減輕她心中對死亡的恐懼與不安。

說到有趣處時，他還會陪她一起笑——這情景，任何人見了絕難相信他們是敵對之人，你或許會以爲他們是多年老友，甚至以爲是熱戀中的情侶哩！

「告訴你一個秘密，」竹下三枝忽壓低喉嚨說：「山本五十六一直很喜歡我，我也很喜歡他，有一回我們在海邊散步，他忍不住想吻我，我給了他一巴掌，害得他以後連碰我都不敢，他其實是個蠢蛋，他不懂我給他巴掌的意思……」

「妳給他巴掌的意思是甚麼？」柳花花甚覺有趣，忍不住含笑問。

「我的意思，他早就該吻我了，我已經暗示了他很久……」

柳花花輕笑了起來：「但他却不敢再碰妳，妳豈非弄巧反拙？」

「所以我說他是蠢蛋呀。」她說這話時瞇笑着眼，夜風吹起她長長的髮絲，令到柳花花覺得她迷人極了，幾乎忍不住要把目光往她臉部下面移。

柳花花還是控制了自己，他並不急於現在看，他一直在暗中運氣調息……

「其實我看得出山本五十六很愛妳，妳不該這麼欺負他的……」

「欺負？你把我看得這麼兇惡嗎？」竹下三枝嘟起了十分性感的咀唇兒：「還說呢，你把我的腕脈扣得到現在都發疼，誰欺負誰來了？」

「我不是在欺負妳，我是逼不得已呀。」

「算了，算了，別提那個……喂，反正咱們都活不成了，你可有甚麼秘密想說給我聽嗎？」

「秘密？」

「我們倭奴人有一個迷信，如果在死前能將秘密說給人聽，那麼下輩子再世爲人時便會好命一點，你們唐人沒這個迷信嗎？」

「我是不太迷信的人，不過我却有很多秘密，妳想聽嗎？」

「想。」

「我比較喜歡在下面。」

竹下三枝楞住：「你說甚麼？」

柳花花一本正經：「這是我最大的秘密，即使到了陰曹地府妳也千萬別告訴閻羅王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甚麼，」竹

下三枝眨眼道：「你可不可以再說一遍?」

「我說呀!我一生中最大的秘密就是比較喜歡在下面……」

「甚麼下面?」竹下三枝還是聽不懂：「你怎麼說了一句沒頭沒腦的話?」

「妳眞的不明白?」

「眞的不明白。」

「我說呀，我跟女人上床的時候比較喜歡在下面，妳明白了嗎?」

「你!」竹下三枝倏地羞紅了臉：「這也算是秘密嗎?」

「如果妳認為不是，沒關係，我可以再說一個給妳聽……」

「好啦，好啦，我不想再聽了!」竹下三枝氣吁吁道：「沒見過你這種男人，不跟你說話了!」

她果然悶聲不哼。

這正中柳花花下懷，他也不想再說話，以便可以全神的運氣調息。

竹下三枝似乎以為他會道歉，半响不見他出聲，忍不住側臉看他，却見他閉着眼，一個屁也不放，不禁有點氣，索性別過頭去保持沉默……

可是，不說話的時候，却又覺得靜得可怕，哦，並不靜，好像遠處叢林裡有甚麼野獸怪聲傳來，直叫人毛骨悚然!她又看看那睡在地下的守衛，獰獰可怖，彷彿魔鬼般駭人，一想到自己就要被他們吃進肚子裡去，不知道他們是想煮湯、燒烤、悶燉、或是生吃……竹下三枝再怎麼大膽也不免心裡發毛!

但她又不願讓柳花花看出自己害怕，故意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哼了哼說：「喂，大呆，我答應你，我不會把你的秘密告訴給閻羅王知道……你還有甚麼秘密，說來聽聽吧。」

柳花花動也不動。

「喂，你說話呀，」竹下三枝假裝生氣：「你這個呆子，我已經承認你的秘密了，不再生你的氣啦，你不需再內疚不好意思啦……喂，你!你怎麼了?」

竹下三枝忽然睜大了眼!

因為她突然發現柳花花那張俊俏而略帶蒼白的臉孔陡如豬肝般的漲紅起來!

不只如此，她還看見了他寬廣的額角上青筋怒突，漲得比蚯蚓還大!

竹下三枝已知道了是怎麼一回事——他正在運功企圖震斷牛筋索!

她立刻屏息靜氣，不敢出聲打擾他，但心裡却在嘀咕着：「那個呆子，他以為他是誰，齊天大聖呀?竟不自量力想震斷牛筋索……唉，看他古靈精怪的，難道不怕內功用罄，虛脫而死嗎……」

柳花花的臉已紅如關公，額角上的青筋彷彿就要跳了出來，而且還冒出了比黃豆大的汗珠!

竹下三枝看得目瞪口呆，大氣也不敢喘一下，特別是她看見牢牢綁在他身上的牛筋索，竟隱隱發出絲絲聲响，彷彿隨時隨地便要斷裂時，她忍不住在心中為他吶喊：「小子，加油!用力，再用力!快了!快了!只要你再用點力，加點油堅持下去，那麼你很快便會成為世上最了不起的呆子!加油呀……」

忽然，她看見柳花花臉上露出了痛苦之色，再一看，發現他右臂上被吹矢射中的傷口滲出了鮮血，心中突地一陣不忍，正想張聲叫他放棄時，忽見他身上的牛筋索竟不可思議的斷裂了開來!

他成功了!

他眞的成功了!

竹下三枝幾乎忍不住要大叫出來!

然而柳花花雖成功的掙斷了牛筋索，但整個人却像軟泥般的倒在地下不省人事!

——他顯然是運功過度，內力消耗過鉅，而支持不住昏了過去。

竹下三枝擔心他耗盡內功，虛脫而死，但一見他胸口急劇起伏，這才放下了心，饒是如此，她已忍不住含着熱淚叫喚着他：「大呆，你成功了，快醒醒!快醒醒呀……」

柳花花倒在她脚邊，一動也不動，看這樣子他不會這麼快醒過來。

竹下三枝絕望的心情已燃起了熊熊的求生意志，只要柳花花醒過來她便有救了，她的心情充滿着喜悅、驚詫、興奮、緊張……嗯，還有一股說不出的崇拜——對那個「大呆」的崇拜。

竹下三枝沒有再叫喚他，她知道必需再過一段時間他才會醒來。她耐心的等待着，兩隻眼睛像釘子般的盯住他的臉孔，她甚至臉紅心跳的瀏覽着他全身，她覺得他是世上最强壯的呆子。

時間一點一滴的過去……

不知道過了多久，在竹下三枝的感覺好像過了千百年，終於讓她等到了最興奮的時刻——她總算看到柳花花慢慢的睜開了眼!

竹下三枝高興得幾乎要哭出來，她正想對他說話的時候，忽然粉臉驟變!

因為她的眼角忽瞥見那睡在地下的守衛竟也在這個時候醒了過來!

糟糕!

× × ×

「糟糕!」南宮雪一看到黑暗處斜刺裡標出一幫人來時，心中也不禁暗叫了一聲糟糕。

她初時以為那幫人是琉球王的手下，但一看却都是漢人裝扮，心中大喜，以為是唐山幫的人來了，可是一聽米不達說「是焦大總管」之後，她立刻斷定那幫人並非唐山幫，因為她清楚唐山幫的大總管是王雪濤，並非姓焦——那，眼前這幫人是甚麼來路呢?

南宮雪很快知道了答案，因為米不達已接着說：「原來是天龍幫的焦大總管，失敬了……」

「不錯，我就是天龍幫的大總管焦巴，」為首一個身形壯碩、手持利刀、身着黃色大袍的濃眉大漢冷冷道：「米不達，你好大的膽子，潘猛是琉球王下令緝殺的重犯，你竟敢掩護他逃走，快快交出他來，否則你將惹禍上身……」

「焦大總管，請你看清楚點，這位可不是潘猛，莫非你喝醉了酒、昏了頭?」米不達不悅道：「快睜開你的眼睛看清楚點!」

顯然是因為南宮雪身穿軍服，焦巴倉忙間將之誤認是潘猛，他藉着明亮的月光看清楚了南宮雪之後，忽又皺起濃濃的眉頭：「噫，你是唐人?」

唐人看唐人當然一眼就分辨得出來，南宮雪當然瞞不過焦巴的眼睛，只好客氣的抱了抱拳：「見過焦大總管……」

話未完，焦巴已冷冷喝道：「你是誰?我怎沒見過你?你怎會身穿軍服?大內並無唐人御林軍，你快解釋是怎麼一回事?」

南宮雪見他聲大喉粗，咄咄逼人，大感不悅，不過他還是耐着性子說：「焦大總管，小的只是無名小卒，並非是潘猛，何須過問?」

「不行!」焦巴一副趾高氣揚：「你非琉球人却身穿軍服，身份可疑……」

「放你媽的屁!」米不達陡然大怒：「你又不是琉球王憑甚麼管我們?叫你聲焦大總管是對你客氣，別不知好歹，你以為你是誰?」

「番鬼仔!你這個黑衣乞兒竟敢如此大聲對我說話，」焦巴怒不可遏：「米不達，快帶着你的叫化子們滾開，否則……」

「幹你祖宗十八代!叫化子又怎樣?難道不是人?總勝過你這個拍琉球王馬屁的唐人狗腿子!」米不達不甘示弱，粗話衝口而去。

南宮雪見火藥味甚重，怕大家鬧得不愉快對誰都沒好處，連忙打圓場道：「請大家少說一句，有話慢慢說……焦大總管，咱們都是唐人，人不親土親，何不高抬貴手……」

「誰跟你親?」焦巴冷冷一叱：「看你這副鬼鬼祟祟的樣子，準不是甚麼好東西，廢話少說，跟本大總管回去，好好交待你的來歷……」

米不達已忍不住又要破口大罵，南宮雪連忙攔住他，强忍着心中的火氣，近似低聲下氣的說：「焦大總管，就算小的不是甚麼好東西，念在大家都是唐人同在異鄉為異客，難道你也不肯放我一馬嗎?」

焦巴冷冷一嗤：「別來這一套，本人鐵面無私，少跟我攀親搭故，奉勸你乖乖跟我回去天龍幫接受調查，否則……」

「否則怎樣?」南宮雪當然不可能跟他回去，否則，肯定身份要被揭穿。

「別敬酒不吃吃罰酒，」焦巴輕蔑的瞄了瞄她：「如果你再嚕哩八嗦的話，可就別怪本大總管對你小子不客氣啦!」

「媽的……」米不達拉開喉嚨罵了一聲，却叫南宮雪制止住。

「焦大總管，」南宮雪冷冷的睨住他，緩緩道：「讓我再說一次，就算是我向你求情，你也不肯放過我是嗎?」

焦巴不耐煩的瞪起了眼珠，鄙夷的撇了一下咀角：「臭小子，也讓本大總管再說一次，我是個鐵面無私的人，絕不……」

話落一半，他駭然住口!

一抹冷冷的劍光忽自南宮雪的腰間急急跳出，像一條毒蛇飛向他面門!

焦巴急急舉刀相迎。

可惜却未能擋住南宮雪的劍鋒。

永遠都不能——因為南宮雪那鋒利的劍鋒已像切西瓜般的將焦巴的「鐵面」劈成了兩半!

腦漿與血在空中顫慄，如鬼的嘷聲劃破了寂靜的夜空時，焦巴雄偉的身形已如大柱傾頹般的倒了下去——一場流血的戰爭已正式開始!

究竟，南宮雪是否能順利到達血神島?

小甜兒的擂台比武招親大會是否能如期召開?

柳花花與竹下三枝是否能逃離貝族人的魔掌?

——請繼續收看「南宮雪傳奇故事集」之「亂」，自有分曉!

（本篇完）

小故事大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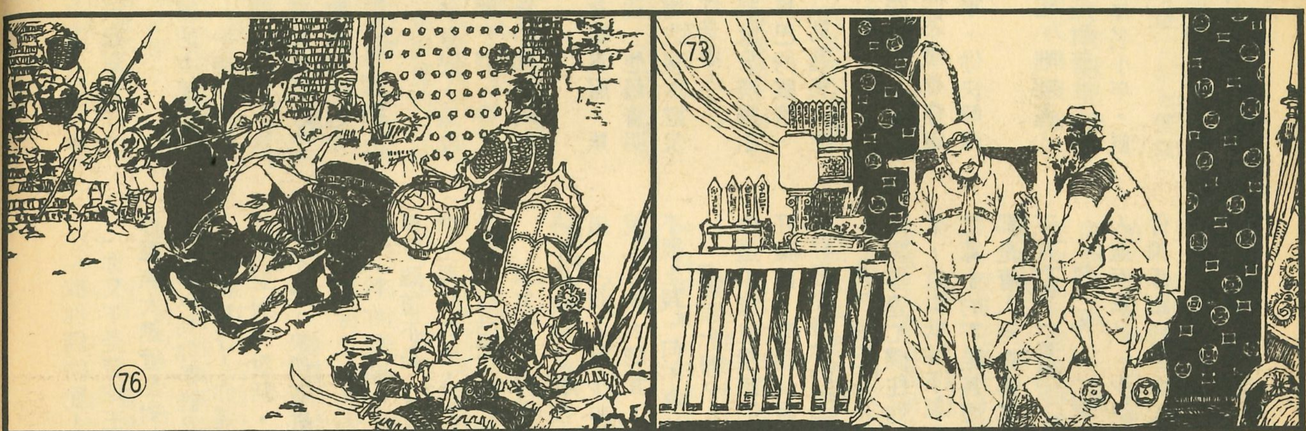
持其志 毋暴其氣

領袖說：「一個人立志還不夠，還要持志，就要將所立的志，持之有恒，如爐鍊丹，如鷄孵卵一樣，時時刻刻抱持而勿喪失。」這一種時時勿忘，就是持志。據說以前有一個宋國人，種了秧以後，天天去看，見秧苗長得不快，他就把秧苗向上拔高，回去告訴人說，今日我累死了，我幫助秧苗向上長了。他家裏人到田裏去看看，秧苗都死光了。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訓。我們做事，不是立刻可以見效的，大的就是暴氣。我們革命，也不是馬上成功的。我們要像爐鍊丹一樣，鷄孵卵一樣，只要抱持勿失我們的熱力，到達相當程度就會成功。操之過切，就是暴氣，會使我們前功盡棄，甚至灰心喪志的。（選自蔣總統經國先生所著「勝利之路」）

梁山泊英雄傳之廿九

損兵折將（三）

高石・編繪



73　馬麟、燕順尋訪了兩日，果然訪到了一個熟悉烏龍嶺地形的老漢。他說有一條小徑直通東營，過東營就是睦州。馬麟、燕順便把老漢領來見宋江。宋江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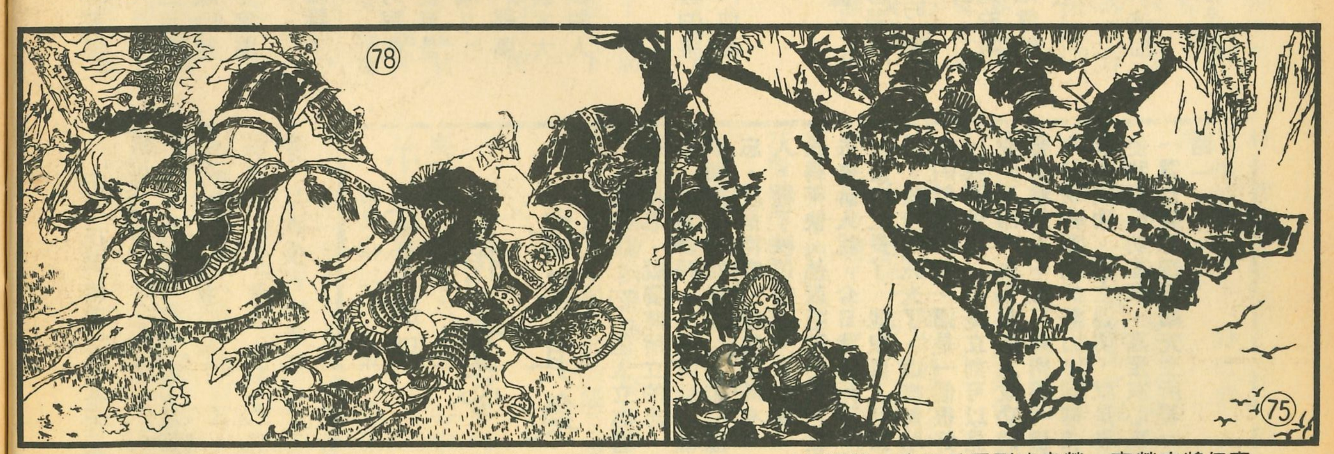
76　宋江得了東營，先不攻烏龍嶺，揮軍直取睦州。睦州守將是方臘的丞相祖士遠。他見宋江軍馬勢大，急派人飛報方臘求救。



74　宋江留下一半兵馬歸吳用調遣。他帶了花榮、秦明、魯智深、武松、李逵等將佐和兵士，由山徑小路翻過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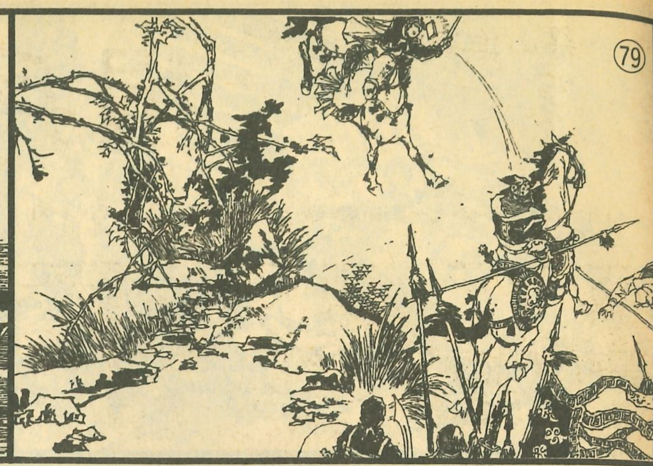


77　方臘聞報宋江軍馬已到睦州城下，急令殿前太尉鄭彪、靈應天師包道乙率御林軍一萬，火速前往睦州救應。



75　四更過後，宋江兵馬到達東營。東營守將伍應星將少兵弱，全憑山勢險惡，得以據守。他見宋軍突然襲來，嚇得膽戰心驚，率衆逃往睦州去了。

78　宋江預料方臘必然會派兵前來睦州解危，便派王英、扈三娘半路攔截。半路上兩軍相遇。王英和鄭彪戰了三、四回合，被鄭彪一槍挑死馬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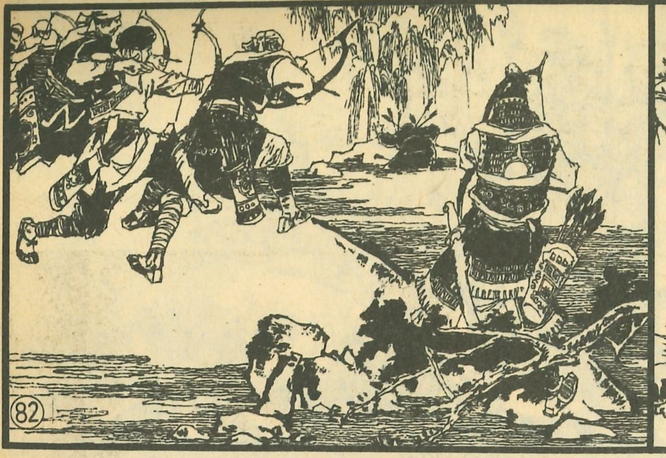
79　扈三娘急來救應，不料被鄭彪擲來的銅磚打碎門面，落馬而亡。



80　部卒逃回急報宋江。宋江大怒，親率魯智深、武松、李逵、項允、李袞等將佐迎戰鄭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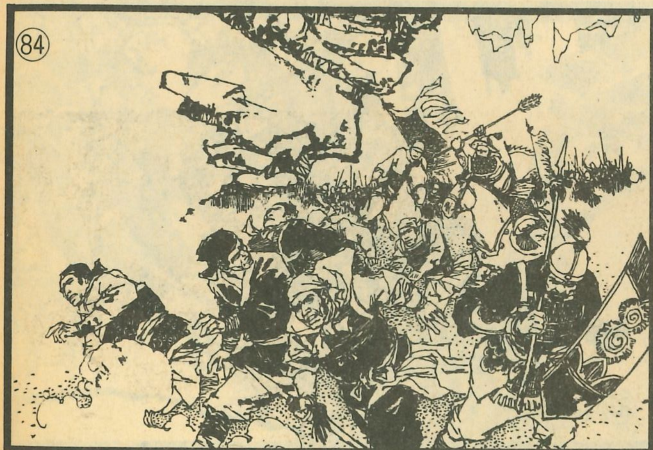
81　武松手持戒刀，出陣挑戰。包道乙突然擲出飛刀一口，砍下武松左臂。魯智深急將武松救回本陣。



82　項允、李袞出陣迎戰鄭彪。忽然一股南軍冲來，將宋江軍馬截爲兩段。李袞正要回身，一跤跌落小溪裏，被南軍一陣亂箭射死。



83　項允正要上前搶救，被南軍繩索套住，死在一陣亂 刀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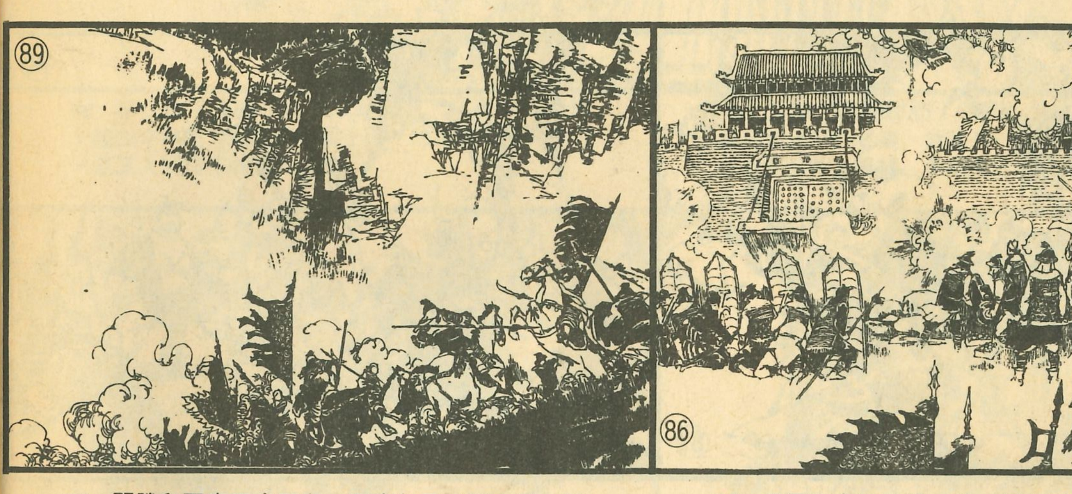


84　正在危急之時，花榮、秦明、樊瑞三將趕來，將宋江等人救出。鄭彪大獲全勝，收軍回到睦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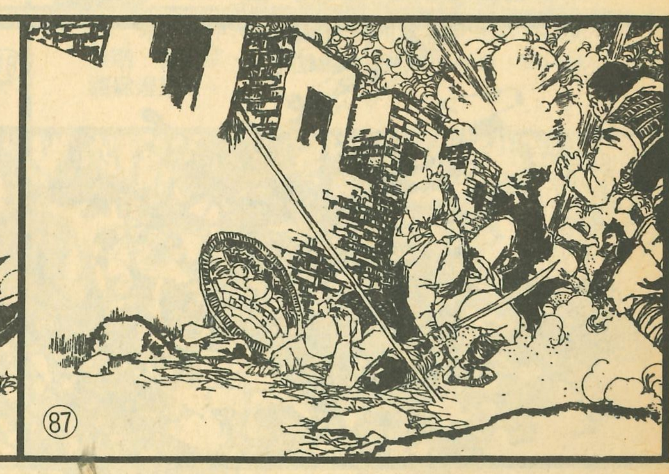
85　宋江收點人馬，三停損了二停，又傷了武松，死了項允、李袞。宋江正自悲傷，忽報吳用同關勝、朱同、李應、燕順、馬麟五員將佐，帶軍士一萬由烏龍嶺來此助戰。宋江方轉憂爲喜。

88　宋江揮軍入城，收點軍馬，正在論功行賞，忽聽方臘部將石寶引兵向睦州殺來。宋江便令關勝、朱同、秦明、花榮四人前往迎敵。



86　吳用和宋江計議一番，便差馬麟、燕順守住通往烏龍嶺的大路，他們兩人率領大軍直抵睦州城下。宋江命淩振點起號炮，向城中打去。鄭彪聞報，請包道乙城上助威，自帶譚高、伍應星出城迎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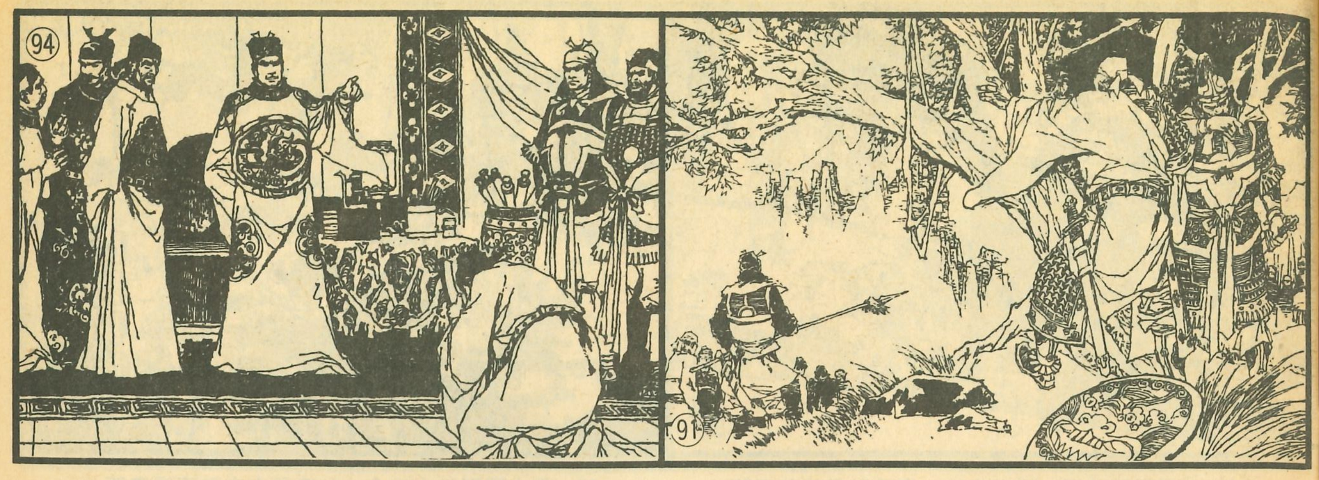
89　關勝和石寶正在廝殺。石寶忽見後軍大亂，不敢戀戰，撥馬便走。原來是留守烏龍嶺的呂方、郭盛、裴宣三人趁虛殺上嶺來。



87　淩振一炮打到城樓上，正擊中包道乙。包道乙立時身死。南軍頓時亂作一團，鄭彪見勢不妙，奪路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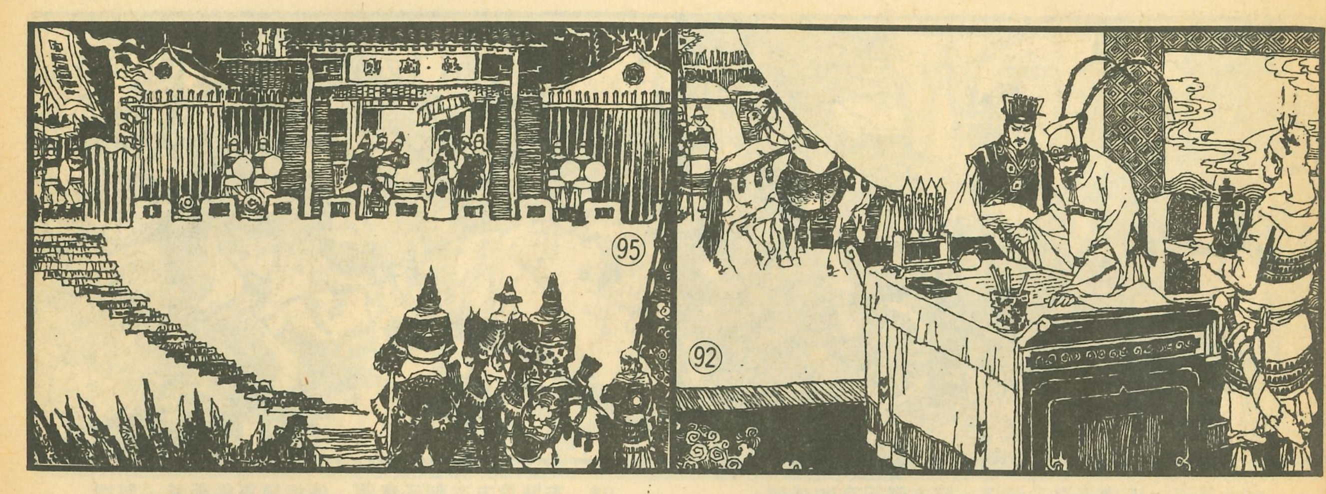


90　石寶想殺回烏龍嶺重整旗鼓，但裴宣等已帶領兵卒殺下嶺來。此時宋江軍馬前後夾擊而來。石寶看看難逃活命，抽刀自刎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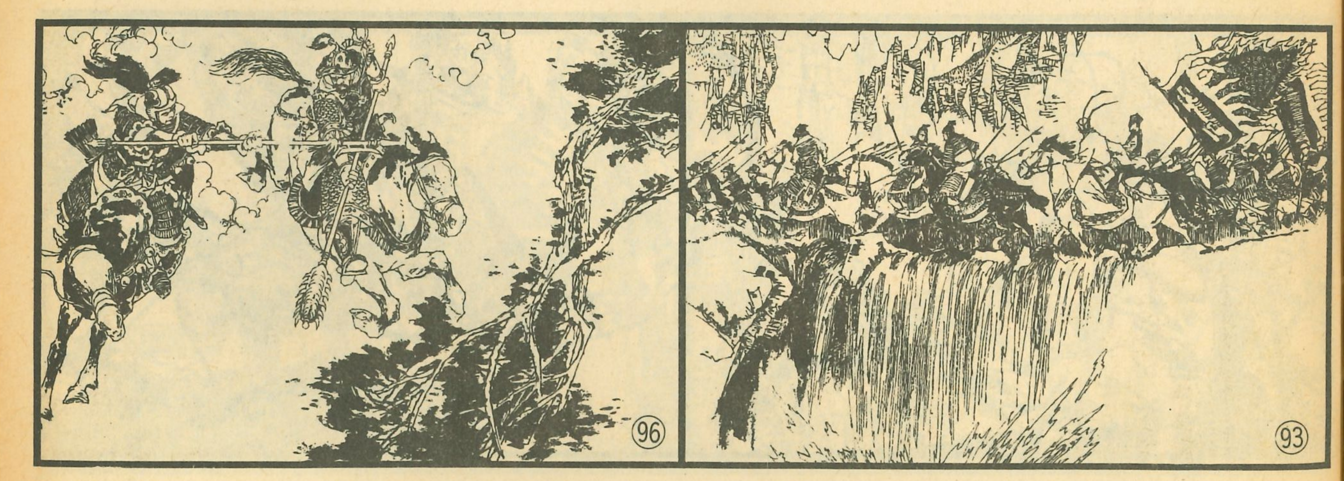
91　裴宣和關勝合兵一處。裴宣說呂方、郭盛二將都被南軍滾石砸死。關勝悲嘆不已。

94　且說方臘在清溪幫源洞中，聞報睦州、歙州俱失，大驚失色。急召文武官員商議退兵之策。左丞相婁敏中奏請方臘御駕親征。方臘准奏，要與宋江決一死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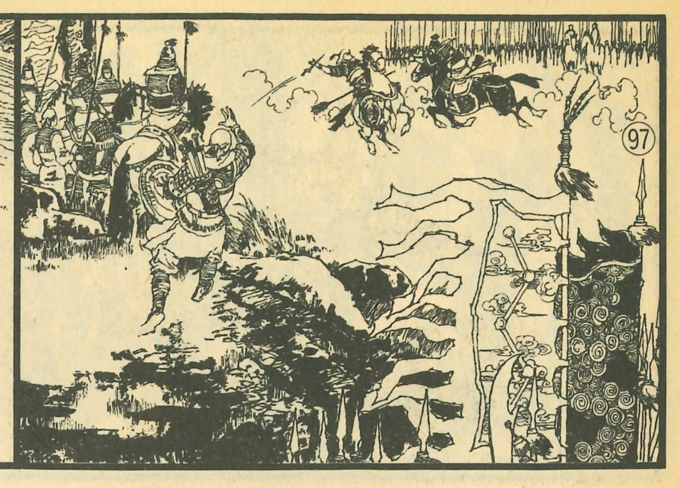
92　宋江攻下烏龍嶺和睦州，準備好棺椁埋葬了陣亡將佐，並修書一封，派戴宗送與盧俊義，要盧俊義攻下歙州後，立即南下，共破方臘。

95　方臘當即傳旨，派金吾上將軍皇侄方杰，驃騎上將軍杜微爲正副先鋒，率御林軍二萬迎戰宋江；又派護駕都教師賀從龍率御林軍一萬迎戰盧俊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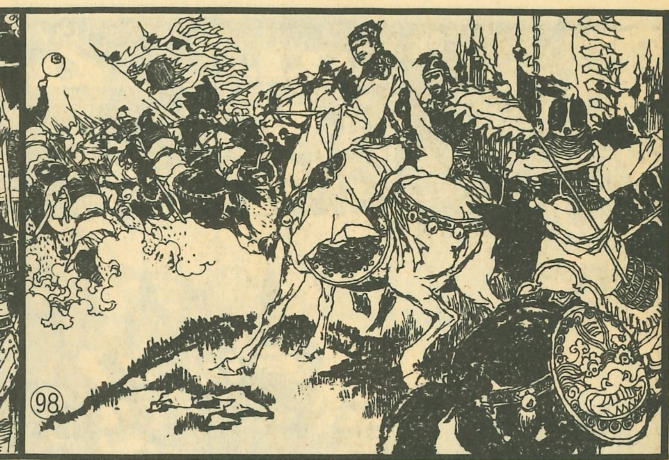


93　數日後，盧俊義讓戴宗帶信給宋江，說歙州已被攻克，不日即可向清溪進軍。宋江詳細向戴宗問了歙州征戰經過，之後便整頓軍馬，直奔清溪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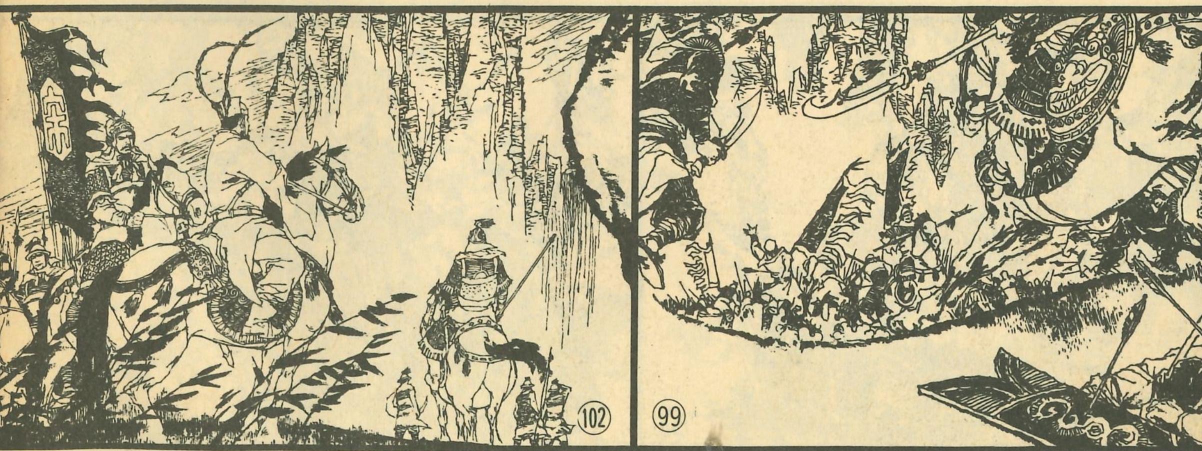
96　方杰慣使一條方天戟，武藝高强；杜微慣使六口飛刀，十分厲害。二人由清溪率軍北上，正遇宋軍前鋒秦明。兩軍對陣，方杰爭先出馬，與秦明殺到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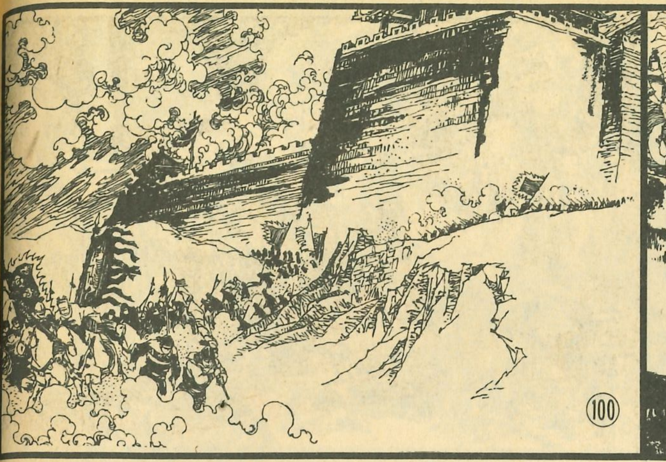
97　兩人戰到三十餘合，杜微見方杰敵不過秦明，便抽出飛刀照秦明擲來。秦明急忙閃身躲避，不料被方一戟刺于馬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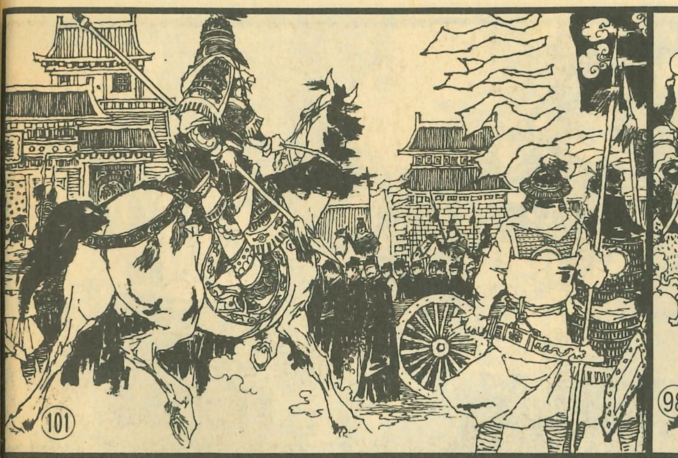
98　方臘見方杰刺死秦明，便指揮軍馬衝殺，忽然探馬來報，說護駕都教師賀從龍被盧俊義活捉，部下兵士潰散，盧俊義人馬正向清溪殺來。



99　方臘聞報，急令方杰，杜微斷後，自己引軍回救清溪。宋江見方臘不戰自退，便催動軍馬，尾追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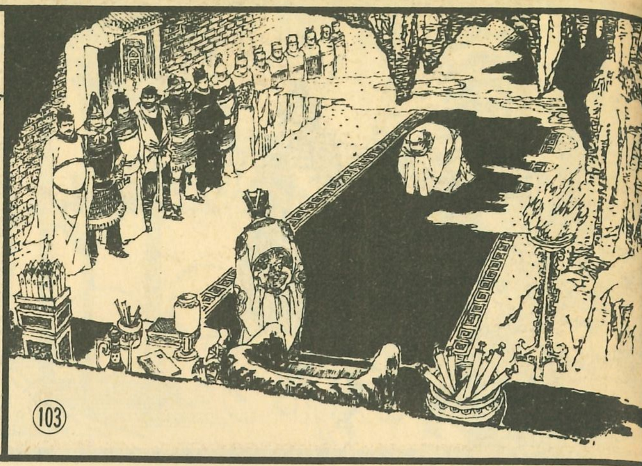


100 方臘折回清溪，還未坐定，宋江和盧俊義兩路軍馬俱已殺到。方臘見宋江軍馬勢大，便命方杰、杜微前後護衛，向幫源洞逃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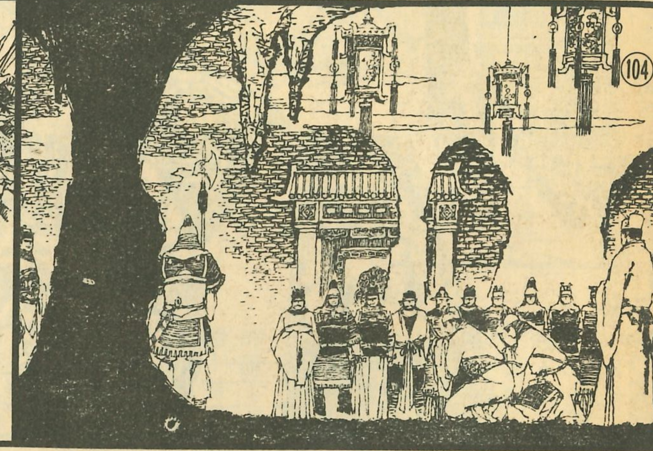


101 宋江、盧俊義進入清溪，將方臘行宮的錢糧、珍寶盡皆封存，然後派人到張招討處報捷；所擒南國官員九十餘名，盡解送張招討處發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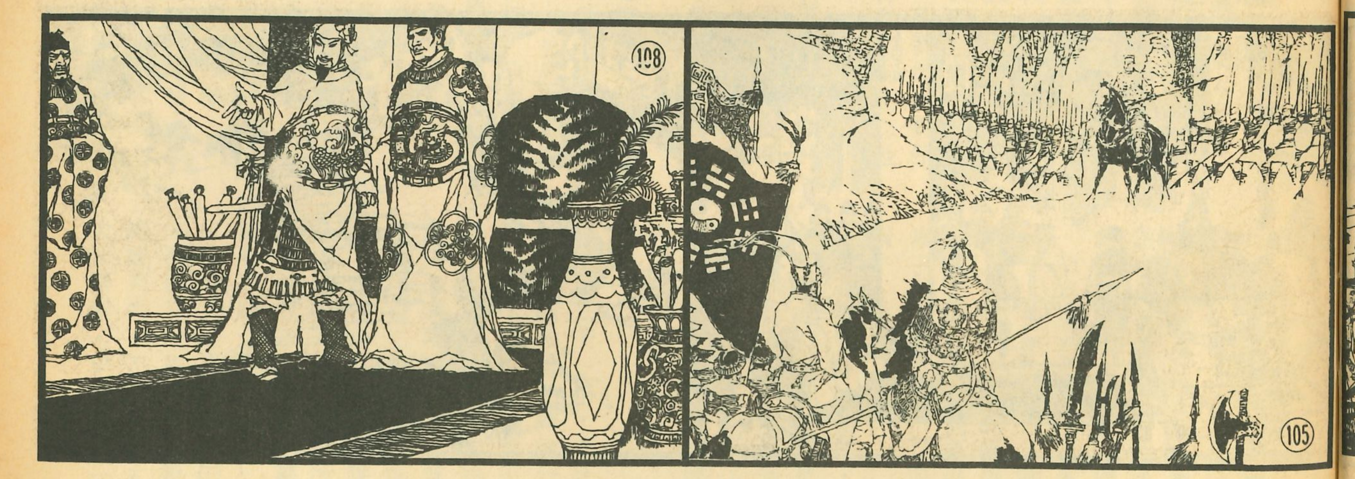
102 宋江在清溪安撫百姓已畢，便與盧俊義率衆直撲幫源洞。連攻數日，方臘緊閉洞門，堅守不出。宋江焦急萬分，無計可施。



103 再說方臘在洞中如坐針毯，一籌莫展。一日，東床駙馬都尉柯引出班奏道：「下官蒙大王寵信重用，無以爲報，情願出洞殺退宋兵，報大王之恩。」方臘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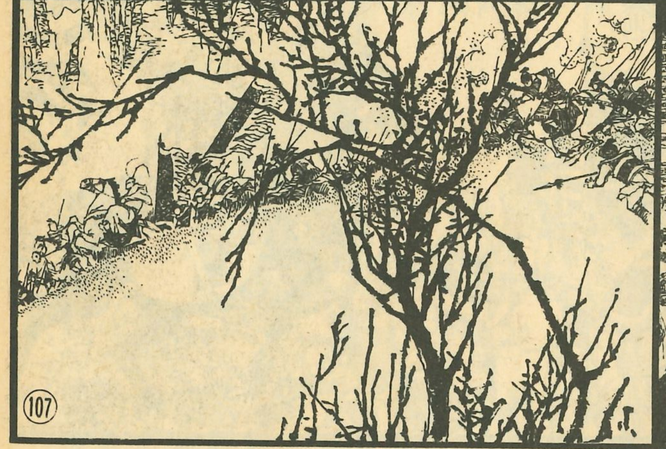
104 方臘當即撥予柯引御林軍五千，並令方杰出陣助戰。原來這柯引不是別人，正是宋江的部下柴進。柴進在宋軍攻克蘇州後，即受宋江委派，化名投靠方臘，以爲內應，深得方臘寵信，並將女兒下嫁與他。



105 這日宋江派將佐正在幫源洞門前叫戰，忽見洞門大開，南軍擁出一員將官，好不威風，宋江認出來人正是柴進，暗暗歡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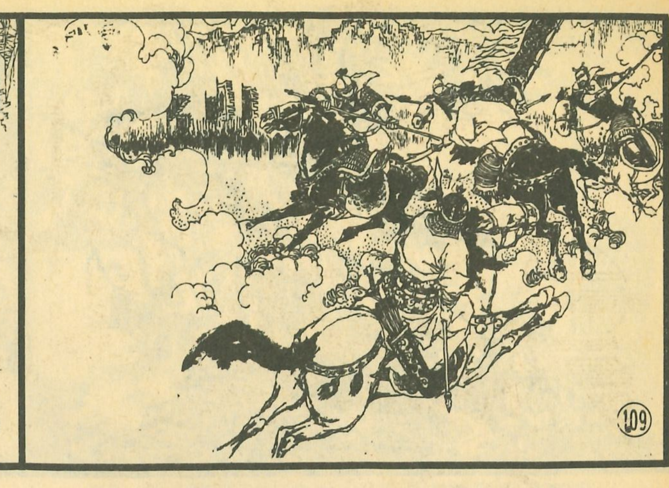


106 宋江命花榮迎戰柴進，囑他陣上見機行事。花榮與柴進假意拼命厮殺，兩人鬥至山澗深處，柴進要花榮告訴宋江，次日裏應外合，一起破洞。花榮詐敗，逃回本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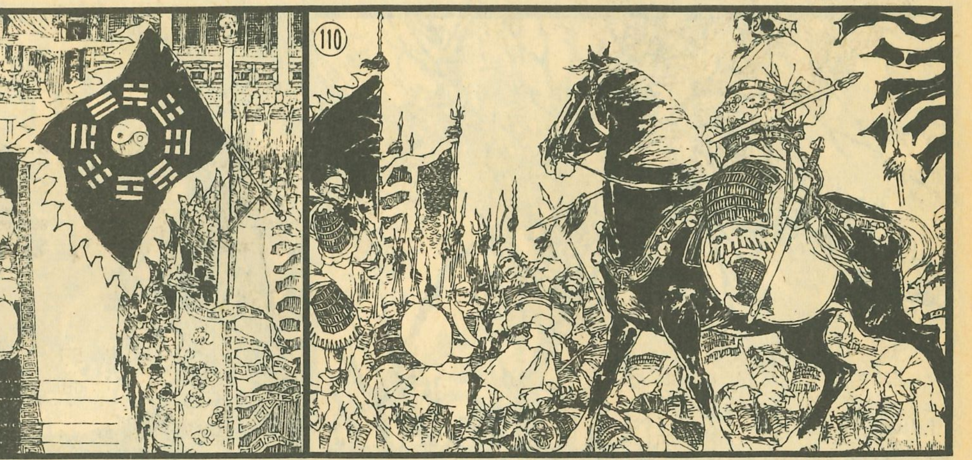


107 宋江再命關勝出戰，也被柴進打敗。柴進趁勝衝殺。宋江佯敗，後退二十餘里。

108 柴進大獲全勝，引軍回洞。方臘親自下階迎接。柴進拜過方臘，奏說：「來日請大王洞頂觀戰，臣勢必活捉宋江，獻與大王。」方臘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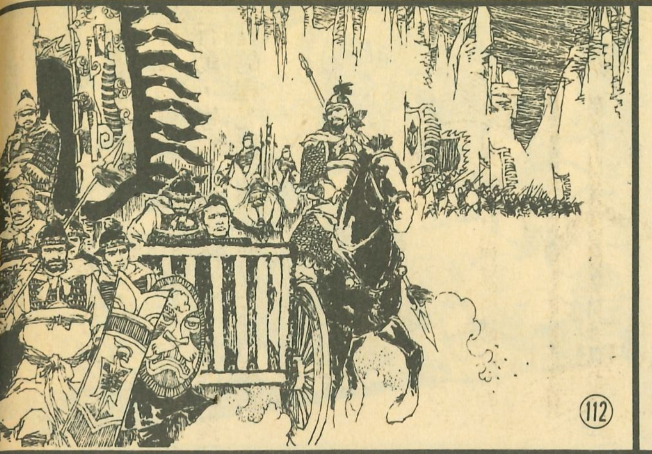
109 次日兩軍對陣，柴進正要出陣，方杰要在叔父面前顯顯本領，便躍馬出陣。宋江陣裡閃出關勝、朱同、花榮，李應四將，合力來戰方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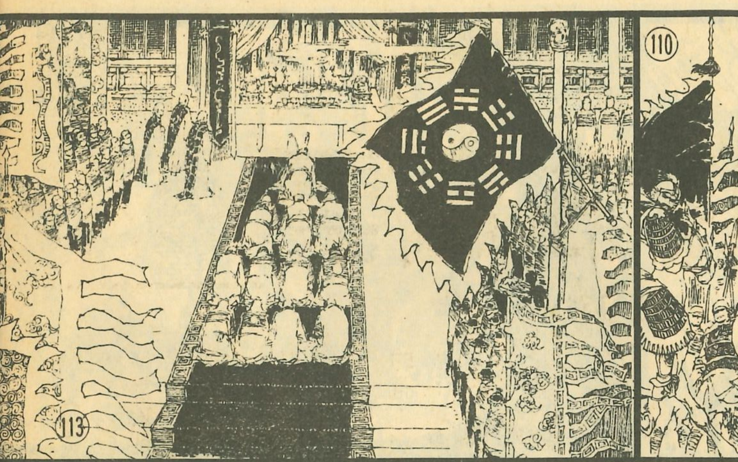
110 方杰被宋軍四面圍殺，看看抵敵不住，撥轉馬頭，往本陣逃去，不料被柴進一槍挑死馬下。南軍見此情勢，紛紛四散逃走。柴進用槍一指，引宋江軍卒盡向幫源洞裏殺去。



111 方臘正在洞頂觀戰，見駙馬殺了皇侄方杰，情知生變，不敢回洞，也顧不得招呼部下，急忙向後山逃去，逃了一段路，被魯智深追上。魯智深揮起禪杖，將他打倒在地，綑了回營。



112 宋江活捉了方臘，爲朝廷收回了方臘所佔八州二十五縣。一面將陷車囚了方臘，準備解往東京，獻與朝廷發落；一面行文向張招討、劉都督報捷。



113 宋江軍卒開回睦州，宋江設壇奠祭陣亡的衆兄弟。他跪地哭訴道：「我兄弟一百零八人，情同手足，南征北討，不曾折損一人；今日征討方臘，兄弟中十停去了七停，叫我有何面目再見山東父老！」說罷痛哭不已。

114 數日後，張招討、劉都督等都到睦州會齊，合兵一處。張招討、劉都督恭賀宋江等獲了頭功。一面行文申報朝廷，一面整頓軍馬，班師回京。（本段完）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港澳商戰黑幕諷刺小說／蕭萬貫·文　可飛·圖

錢莊風雲

上文提要： 南託董事的余森牟與雷平康策動陰謀，要破壞章洋龍收購豐捷財務的行動，更藉此打擊南託……由於多明尼財務公司持有大筆豐捷的股票，章洋龍之千金章仙綺才肯紆尊降貴登門拜會其駐港名譽領事魯春齡，希望能說服他發動換股的行動，豈料却遭人冷落……金輪餐室內，魯春齡向香港觸角經濟研究社的程光以高價收買秘密消息……

大量拋售　股價暴跌

魯春齡一眼就瞧破了程光這饞嘴相！但終於掏出支票簿，在上面寫了一個數目，道：「這三萬就當是訂金，其餘的就看你甚麼時候把資料交給我！還得看你是否合作！」

程光已把那支票攫住了，聽了魯春齡這後面一句，猛然一怔，忙道：「甚麼意思？你不相信我！」

魯春齡用指頭在桌面一擊，凌厲的說：「不！我的意思是要你絕對保密！這消息絕對不能再向任何第三者洩露！明白麼？」

程光有點生氣的一拍心口道：「你以爲我程某是這種人？不錯我要錢賣貨，但這是物有所值的公平交易！遵守人客條件這是行規！我程某人自問還有這份義氣道德！」

魯春齡却笑了，他把程光的手掌一按，立刻就換了另一種老朋友的腔調：「對啦！我就是瞧中程光兄你這份義氣，才把話坦率先說好，只要彼此衷誠合作，這筆生意就算成交啦！」

從金輪餐室出來，魯春齡的脚步就驀地輕快了許多，在夜色的掩映下，他疾步向他那部只算是二流貨色的汽車走去。經過這大半晚的料理，街上殘存的颱風痕跡已徹底的消褪，璀燦的霓虹燈撒下一地的紅、橙、黃、綠。魯春齡駕着汽車在街上飛馳，車輪輾過地上的燈紅酒綠，他的臉上也變換着五彩的顏色。哈！看明天吧，到時一開市就來個天翻地覆！這一棍呵，就算是鐵打的金剛也準會仆倒，這時如果有人伸出手去扶他一把，哈哈，他對你該有個甚麼印象！或許你該事先把這秘密向他透露，但到時好戲就瞧不成啦！當一個人志得意滿時，那會屑顧你這小角色！他身邊還會少了人去錦上添花？嘿嘿，那你就來個「雪中送炭」！到時這條通向大門的「金鎖匙」就穩拿到手啦！魯春齡駕着車子飛馳着，東一搭西一搭的盤算着。

這麼盤算的結果，他的身子就突然的渾身發燥，他猛然的把車子一扭，轉頭就向彌敦道東面的「觸角經濟研究社」駛去。他斷然的決定，不能靜待明天，在今晚就得把那份準確完整的「貨品」弄到手！

×　×　×

第二天一早，滿肚子密圈的魯春齡在他的多明尼財務公司匆匆轉了一圈，向下屬吩咐了當天非辦不可的事兒，然後就一溜小跑的竄往公司後面的停車場，跳上他那部二流房車，活像馬場搶出閘的高班馬似的駕着車子向干諾道中和記大厦駛去。和記大厦是香港證券交易所的所在地，但此時此刻却成了魯春齡爬攀天梯成敗得失的晴雨錶！

今天是颱風過後的第一個交易日，被該死的風姐攔腰斬斷了一日財路的散戶們，不比座鎮大營一呼百諾的大戶淡靜，早就憋了一肚子氣。因此

一早便有各路英雄好漢散佈於交易大堂，盯着前面一長列的報價板默默的看出神來。却寒霜着臉，就像武林高手默運神功，預備着片刻之後的鬭陣厮殺。

魯春齡扭着軚盤，飛馳着車子駛進和記大厦側面的政府停車場，他跳下車，一溜烟似的直衝上和記大厦，撲入交易大堂，他往大堂東面那大電子鐘瞥了一眼，離開市還有十五分鐘！他就喘息着吐了口氣。就在這時，身後有一陣刺鼻的香水味傳來，他扭身一瞧，幾乎與一位如飛的跑過來的女子撞個正着：「哈！是你麼？章小姐！」

章仙綺喘了喘氣，就鮮有的趕緊在臉上擠出笑容，在她的待人接物的字典裏，對一個僅有一面之緣的小角色如此看重，可當眞是破天荒的事兒！魯春齡不禁微微一笑，不等她發話，便搶先道：「料不到章小姐也有這個興緻，這麼早就跑來這金魚缸觀戰，呵呵！」

「你比我更早哩！魯先生，不！魯總經理！」章仙綺也回過神來，笑一笑說。

「呵呵，甚麼總經理？怎麼忽然客氣起來啦？比起章小姐的南託，我這個小角色，連南託一個營業主任也比不上哩！」魯春齡投其所好的擺出一副艷羡的樣子，那橄欖形眼珠却毫不迴避的緊盯着她，盡量施放他頗爲自誇的在女人眼中的魅力。

章仙綺又禁不住一陣卜卜的心跳！這是她第三次發覺在他面前自己這種莫名其妙的心神蕩漾，她掩飾的格格一笑，她那大眼大嘴配合得恰到好處的臉上，就終於讓人尋着了一點嫵媚。

「找你哩！一早我去多明尼，你的職員露了口風，說你十之八九是去了交易所，我就直上這兒來！誰叫我有求於你哩！說亮話吧，魯先生，換股的事，你到底拿定主意了吧？」

章仙綺逼不及待的說。魯春齡却淡淡的笑笑，很有風度的把手一擺說：「怎麼說呢？章小姐，這事總得讓我好好想一想，你也知道，多明尼是代人投資，我總得向客人負責嘛！」

還是這句話！在父親面前誇下獅子大口的章仙綺這時恨不得把對方的頭按住，挖出他那句「好」字來！

「投資也是做生意，講的是當機立斷！你瞧着，南託的價位今天又準升上去，這個時候把豐捷換了南託，不出一頭半月，你就着實賺了一大筆！還有甚麼值得考慮的！」

章仙綺起勁的鼓吹着南託美妙的前景。魯春齡却在心裏嘿嘿的冷笑：黃毛丫頭竟也來如來佛面前唸經！到時恐怕把魯某人當小鬼來超渡吧？嘿嘿！

「是麼？章小姐，能夠從你口中得到保證，我就放心大半啦！改天吧，改天再約個時間詳細談談，這事也就可以定下來囉！」

「甚麼改天？乾脆一個好字，不就成交了麼！魯先生……」

魯春齡故意把缺口再擴充了點。章仙綺一聽立刻就焦急的尖叫道。就在這時，有人走近來向魯春齡打招呼，魯春齡一瞧，見是經紀程光，立刻就把話題截斷了！

「眞抱歉，剛好有點事！這樣吧，改天我準給你電話再詳細談好了！章小姐！」

避開了章仙綺的糾纏，魯春齡扯着程光，走到交易大堂的另一角。此時此刻，他絕對不能讓程光跟章家扯上線兒！

「這小姐是誰？夠氣派哩！春齡兄認識的，就連妞兒也是一派雍容華貴的！佩服！佩服！」

「開甚麼玩笑？程光兄！不過是一門遠房親戚碰巧見面！是啦，你上這兒來，也是瞧熱鬧吧！鑼鼓是打過了，就怕正場走了樣！」

魯春齡連消帶打，把程光的疑惑掃去，立刻就把話題點到節骨眼上來。

程光哈哈一笑，道：「少擔心！我程某人的貨品從來都是貨眞價實，我還等着收那一半尾數和那附加費哩！哈哈……你瞧！大名鼎鼎的金魚缸老怪朱汝年也到了！現在這場熱鬧戲是瞧定了！」程光突然把手指往交易大堂的入口處。

「噢？朱汝年是誰？」

「嘿！連他也不認識！憑這點就瞧出春齡兄在這缸裏泡的日子還淺哩！他可是大名鼎鼎的南亞信託銀行第四大股東！常年泡在金魚缸的大戶頭……」

「你認識他？」

「呵呵，我那有這個資格！他打交道的都是那些座鎭一方的金牌庄家，我這個小經紀怕連邊兒也沾不上！」

「但金牌庄家的鬼門道可比不上程光兄你！哈哈！」

魯春齡先是心頭一震！在這個節骨眼上，任何有關「南託」的聲氣都足以令他的神經緊張，然後才輕鬆的打了個哈哈，但隨即他的神經線又抽緊了。

因這時離開市已剩下最後的三分鐘。湧來的各路人馬已達到平日的頂峯。

這當眞是各門各派的各路英雄好漢！有買賣情緒化，一副緊張大師格，股市急升就不分黑白一於死跟，稍一下跌即方寸大亂賤價抛售，最後十之八九血本無歸的「衝動派」。有褲袋藏着計算機，買賣計毫講厘，出貨入貨拈斷鬍鬚，過鐵橋先跺一脚，發達沒份，但慘敗亦不會沾邊的「穩健派」。有活像賭徒搏殺，在場上眼觀八面，耳聽四方，雙眼血紅、雖大冷天時亦滿頭熱汗，有時魚翅當飯嚼、有

時又陰溝翻船血本無歸的「戰鬥派」。有入貨時聲大大，出貨時靜悄悄，唯恐擾亂同門軍心的「好友派」。有終日看淡市道，手上握有大手大閘蟹貨，却又捨不得壯士斷臂毅然賤賣，只好終日長嗟短歎、自怨自艾的「淡友派」。有對某股票情有獨鍾，拚命死捧、死追、死跟，輪到六根清靜也在所不計的「固執派」。有死追內幕貼士小道傳聞據以出入，有如墻頭小草隨風而動的「跟風派」。有買賣小小，却每日高談闊論、大言不慚，喜在人前炫耀他的喧赫歷史，某大機構董事長是他老朋友，某銀行大班經常跟他拍膊頭的「喇叭派」！這各門各派各路英雄好漢，儘管平日各運玄功，但這時却大多盯着兩頭獵物，颱風前已急升的豐捷、南託，今日復市光景又是一番美好景象！

這時，穿着號衣的經紀行代表也紛紛的上場了，有的在交易大堂的圓形環繞的直通向香港各大中小經紀行的電腦樞紐室座鎭，有的就走到正面一長列報價黑板前，把他們各自代理的各類股票的當日開市價標了出來，從這霎那間起，這「金魚缸」的一天交易日就正式開始了。

最初開市時，各類股隻的價位以颱風假期前的收市價平開，氣氛淡靜。開市十分鐘後，湧來的各路人馬越來越多，各人都繃緊了臉孔、伸長了脖子、瞪大了眼珠，盯着報價板上的股價，穿着號衣的經紀在報價板前風車般團團轉，吶價聲、驚呼聲、電話鈴聲，滙成雷一般的轟鳴，各人的耳朵都像驢子般拚命的向上豎着，仰着漲得血紅的臉，揚着手，瘋狂似的向他們的經紀打着只有他們才瞧得懂的手勢。

章仙綺根本沒法擠進這人海，只好退到一角，拚命的伸長脖子盯着南託的股價板！本來聚在一處的魯春齡和程光，這時也被這股巨潮衝散，在這人海中到處亂鑽，漸漸的也不見了踪影。

就在這時，一間不大知名的經紀行的經紀，突然跑出大堂中央，脚根未定就揚手大叫道：「沽盤！南託五百手！成交價八元五毫三仙半……」

立刻，他四周哄的一聲就湧上近百人，有的是問價探盤，有的是探聽內幕，有的是好奇，更多的却是唯恐「城樓失火，殃及池魚」的驚懼！

「嘿！五百手……這可是五十萬股貨嘿！是誰這樣大手筆？」

「這是質貨！往下還有好戲瞧哩！」

「嚇人麼？南託前兩天還在急升，那些大戶頭又不是瞎子，怎會在這時大手質貨！」

「前幾天我就聽到一些風言風語，好！今天果然應驗啦！幸虧我沒跟風入貨！不然就得跟着你去跳海還來不及哩！世明兄！」

「世明兄」——趙世明這個手上握有二十萬股南託的利達製衣廠老板，瞪大眼珠思索了一會，他臉上那「好友派」慣常的笑容就漸漸跑走了，莫名奇妙的驚懼取而代之！「你這是趁機拆台吧？子倫兄！誰不知道你是超級大淡友！」

子倫——朱子倫哼哼的冷笑，「好！好！你就繼續去死捧、死追、死跟好了！看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悲天憫人的長歎一聲，就像替趙世明的不幸哭喪似的，然後再不理會趙世明的糾纏，泥鰍般就鑽入人堆中去。

這時，大手抛售南託的經紀以及洶湧的人羣，已成了交易大堂的新核心。許多人湧來，又迅速的湧出去。這個核心成了一個威力强大的輻射場，向四周飛出强烈的射線，牽扯着人們的咽喉，改變着人們的腔調，很快，幾乎所有的聲音便變成一個「賣」字！各類股價均大幅滑落，而放出輻射線的南託股，更有如崩了的江河，向下直衝！

「八元五毫……八元二毫半……八元零五仙……七元八毫……七元五毫……六元八毫……六元三毫二仙半！」

到上半日臨近收市時，南託股竟暴跌二元二毫，跌幅高達百分之三十！一石擊起千層浪，南託的暴跌，帶動其他股票亦向下傾瀉！半日恒生指數暴跌七十六點！

這時，那手上持有二十萬股南託的利達製衣廠老板趙世明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搥胸頓足的嚎叫起來，眼珠却鼓凸着溜溜的轉，突然尋着那代他入貨的經紀的尖腦袋在黑壓壓的人頭海裏沉浮，他就像淹得半死的人突然發現一根浮木，他也不知打那兒來的力氣，騰身跳了起來，就把這根浮木攫住，發出一聲令人心悸的尖嚎：「啊呀！我給你害慘了！入貨！入貨！一個早上四十多萬元玩完哪！」

尖腦袋經紀叫韓曉艮，是章洋龍家的遠房表親，是一間叫經烈經紀行的股東，他之所以看好南託，自然有他自信的理由，三天前他就在章洋龍的口中得到斬釘截鐵的保證：南託收購豐捷勢必成功！既然如此，南託、豐捷兩股齊鳴這幾乎是朝日東升的鐵一般的事兒！這可是明擺着的橫財之道！因此，他不但自己馬上補入了三十萬股南託，還極力鼓動他的熟客仔趙世明也入貨二十萬股。換言之，韓曉艮現下的損失，比趙世明更爲慘重！

趙世明向他叫苦，韓曉艮却如啞子食黃蓮有苦難訴！他鐵青着臉，不顧一切的摔開纏抱着他的趙世明就咬牙切齒的像瘋子般衝了出去！

在香港證券交易所開早市的一個小時前，南亞信託銀行保安部主任邱雨强，照例在銀行開業前十五分鐘趕回南託總行大厦，早遲絕不會超過二

分鐘，在上班途中碰上塞車，他寧願跳下車跑步，就跟他的亡父老邱一樣，是邱家打工的自奉爲鐵般的定律。

邱雨強站在銀行的側門前，掏出一條鎖匙，然後搜索着他應該見到的暗號，終於，他在一個小窗口的窗台上，尋着一張綠色的咭片。這張綠色咭片是銀行的夜更早幾分鐘前經過嚴密的巡視才放上去的，綠色咭片表示交通崗的綠燈可以通行無阻、平安無事，若有任何異常情形，咭片就換成紅色的，那掌匙人不但不會啓鎖進入，而且立刻就召警援救。時下市面搶匪日多，銀行都嚴格採用這種形式不同的「安全訊號」。

邱雨強拾起這張綠色咭片，才毅然的打開側門，走了進去。然後他立刻走到一個靠墻的小方格前，小方格內裝有暗掣，他依照一長二短重複二次的規定捺下，這暗號就直通傳向銀行的保安總部。保安總部的夜間駐守保安員，接到這訊號，才可以確證進入的人是安全人物，把銀行各處的警報系統，由「警戒」撥爲「觀察」，而任何人一經踏入銀行，電腦系統便已把他的形象傳到保安總部的螢光幕前。不管任何人，就算董事長章洋龍進入之後，得按照規定準確的按出暗號，否則保安總部將立刻報警，那末，幾分鐘後銀行就會被警方團團包圍。類似的暗號分佈在銀行大厦內，在這嚴密的安排下，任何銀行內部人員，若被劫匪挾作人質，只須站着袖手旁觀，便是最佳的報警方法。這副防盜系統，還是邱雨強由章洋龍提名升任保安部主任後建議並親自設計的，他雖然只是中六畢業，但自小喜歡研究電子，這偌大一副電腦系統，居然被鑽研成功。這時，邱雨強確信銀行一切平安無恙時，因對自己這副寶貝系統的滿意，他不禁咧嘴一笑，露出兩隻雪白的老虎牙，這使他就算笑着也刺出一股煞氣。

「早晨呵，邱主任！」

片刻後，銀行的各級職員也陸續的進場。這第一個走進來打招呼的，是信用咭部主任林尚輝，是章承業在美國的大學同學，還是章承業親自薦進南託來的。雖然他頗有來頭，但邱雨強却不知爲了甚麼，從他進來任職的第一天起，瞧着就老感到不順眼，憑他的直覺，他覺得林尚輝這人深藏不露，令人很難捉摸他的心思。不過，林尚輝待人接物倒相當溫文有禮，行裏上上下下，許多時都可以聽到他打招呼、問好、探問的女性化陰柔的聲調。

「早晨！」邱雨強隨便的淡漠的應了一句，當林尚輝擦着他身邊走過時，一股濃烈的香水味嗆得他直皺眉，因此忍不住補了一句，「少有呀！今天你是第一個！林主任！」

林尚輝驀地停住脚步，他明明聽出對方話中隱隱的譏諷，却毫不爲意，反而更輕柔的扭過頭甜蜜的一笑說：「呵呵，所以呀，我要向邱主任你看齊哩！」說了這一句，他就輕柔而迅速的向營業大廳上面閣樓的信用咭部走去。

邱雨強莫名其妙的苦笑一下，他望着林尚輝的背影，這人太完美了！以至連他出於職業習慣愛挑剔的眼光亦瞧不出他有丁點的瑕疵！但這世上難道眞有完人麼？邱雨強下意識的想，但他却尋不出答案。

一會後，銀行的職員便到齊了，按照規矩，這應該是銀行開門營業的最後五分鐘。然後營業部的職員便在保安部的嚴密監視下到銀行的保險庫，由保險庫主管向各人分發經嚴格核對的小錢箱，這通常是一至五萬的數目，職員領到這小錢箱，從這一刻開始，便得對這小錢箱的收支賬目負上絕對的責任，自然這其中有千分之五的允許損耗，但超出了這個損失界限，職員便得自己負責。

五分鐘後，一切準備就緒，銀行的大門就打開了。這是一道電子自動大門，每有客人走進，經過電子系統的攝影，大門才自動蕩開。

一天工作緊張的時刻就這麼平穩的過去了，邱雨強暗地鬆了口氣，他現時才可以斷定：一切平安無事！他不禁得意的掃了四周一眼。

南亞信託銀行大厦營業大廳佔地近一萬五千方呎，平地拔起有五十四呎高，約莫是二層樓的高度，有二條自動電梯把下面的大門口連接起來。營業大廳的正中，在嫩綠色的天花板下，垂吊着兩盞巨型的鑽石宮燈，宮燈的母體又向外伸出二十八隻觸手，每一隻觸手握着一隻小型宮燈，雖是大白天，鑽石宮燈亦光華燦爛的照着。這是按照章洋龍的意思特別設計的，取其「廣開門路、光輝燦爛、易發『廿八』、易發『廿八』」之意。

天花板裱上古檀色的吸音膠；地面鋪了深綠色的羊毛地毯，各條柱壁嵌了白玉雲石，在鑽石宮燈的輝映下，金碧輝煌仿如皇宮。這皇宮却在東南西朝北開了幾十個小窗口，每一個窗口的上方，均用中英文標着一個膠牌，上寫「儲蓄存款、支票往來存款、放款部、外滙部、找換部」等等一應銀行應有的分門別類，而屬於銀行機要的部門，都設在大廳對上的閣樓，如會計部、貸款部、信用咭部等，而銀行的監察系統保安部則設在二樓。

這時，營業大廳的客人已漸多，在儲蓄部的各個窗口前，客人甚至要排起隊往來輪候，一些等得不耐煩的客人，便乾脆坐在大廳正中兩排長長的軟皮梳發上，叠起腿、點着烟、吞雲肚霧的等着。「××！請到×號窗！」大廳中，不時响起銀行女職員親切清脆的呼喚，客人聽來，就好像自己的情人在耳邊喃喃的低語。

「這該是銀行最美妙的時刻吧！」

這是董事長章洋龍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讚歎話，邱雨強的腦海突然浮起章洋龍說這話時顧盼自豪的神情，就不禁由衷的咧嘴一笑，盡力保持這美妙的景象，是邱雨強認爲自己應盡的本份事。

帶着這輕鬆愉快的心情，邱雨強返回他的保安部，因爲就僅這時他在他的辦公桌上坐上片刻，打後他就會全日在這兒失踪，要找他的話，最好就是去銀行最亂但又是最忙的時刻，拿邱雨強的經驗話說却是最易被「趁火打劫」的地方。但今早這慣例却不幸就被匆匆推門而進的信用咭部女職員李素菊打破了。

「邱主任！我有事找你！幸虧你在這裏……」

李素菊神色倉皇的說，她白晰嬌嫩的臉蛋，因焦慮過度而泛起兩朵紅暈，不大却水晶般亮的眼睛有點不知所措的眨着。這時，邱雨強屁股剛剛沾上椅子，還沒來得及開可以掃描整個銀行的電視螢光幕監察系統，被李素菊這一衝撞，他的手指就收回來，順便一指他面前的椅子，淡淡的說：「李小姐，請先坐下來，慢慢說！」

李素菊迷惑的瞪着邱雨強，緩緩的坐下，但驀地又驚恐的直跳起來，把椅子也弄翻，她手忙脚亂扶起椅子，却沒再坐上去，這麼直挺的站着就說：「你知道！邱主任，我是管信用咭結賬，但我發現商店號寄回的信用咭有十幾張是僞造的！這可不得了啦！光這十幾項被騙盜的金額就高達港幣一百萬元！天哪，這叫我怎麼交賬？信用咭是我經手驗收的，我敢發誓那是百分之一百的眞信用咭！但天哪，後來就有十幾張是僞造假的！我這回是跳進黃河水裏也洗不清啦！邱主任！」

李素菊驚恐的雜七夾八的述說着。邱雨強微笑一下：「冷靜一點，李小姐！那麼你把僞咭帶來了麼？」這在銀行是常有的事！那些年輕少女，碰上丁點疑惑的事，就嚇得失魂落魄，未及細辨就趕忙跑來找他，誰叫自己在這行上是出了名的鑑證僞鈔、僞咭的專家？但說實在的，他在這精細的鑑證功夫上也着實下過一番苦功，光憑他雙眼及手指，那些僞鈔、僞咭就休想打他指縫中溜過！而辨別眞僞，是邱雨強處理這類投訴的首先的一着。

「帶來了！你看看！」

李素菊把八張信用咭在桌上平放開來，「這裏有四張是眞的，四張是假的，請你判斷一下，我但願這全部是眞的！」她猶存僥倖的說。

邱雨強往這八張咭掃了一眼，然後拿起其中的一張，用手指上下正反的摸索了好一會，但還不敢妄下判斷，再用五十倍的放大鏡細細瞄了又瞄，終於，他默默的點點頭。李素菊已知道這意味着甚麼！她猶存的僥倖立刻就被敲碎了！

「是眞的——僞咭！凹凸字不對，水印不清，字跡稍覺模糊，咭紙質較爲粗糙——但不仔細看瞧不出來！」邱雨強隨手一撥，把其中的四張分了出來：「就是這四張！」

李素菊向這四張咭的編號溜了一眼，就知道邱雨強這位鑑證高手丁點不差，她不禁絕望的歎了口氣：「天！隨便一翻便有十幾張！那保險櫃裏還有多少？流在外面的有多少？可是，我收回的的確是眞正的南託信用咭哪！」

「貯存信用咭的保險櫃，除你之外，還有甚麼人可以沾手？」

「沒有！絕對沒有！這保險櫃是我單獨管理的，保險鎖匙在我手裏，別人根本無法打開它！」

「噢，那銀行收回的信用咭，還有沒有使用價值？就是說，它還能不能拿去購物？」

「信用咭本身不能再使用，但其編號却依然有效，因爲持咭人的編號是長期使用的，除非他已經報失或者取消使用，銀行方面才會把這編號取消！」

「這情況除了你之外，還有甚麼人知道？」

邱雨強凝視着李素菊的眼睛，他發覺她一面驚恐，但却沒有迴避。於是他咧了咧嘴，露出那對使人生畏的老虎牙。

「沒有！我是今早點算才發現的，就馬上來這向你報告！就連林主任我也沒告訴他！」

「唔，這事我會處理！記住，保險櫃裏的信用咭以及其他一切物品都不要移動！爲愼重起見，我要求你馬上把保險櫃的鎖匙交出來，由保安部接收！」

「邱主任！你對我有懷疑？」李素菊這時驚怒交集，那水晶般亮的眼睛亦已淚水模糊。

邱雨強淡淡的一笑：「不！不單單是你，李小姐，發生了這種事，整個信用咭部都自動被納入被懷疑的審查範圍！這是銀行的保安規矩，請你不要見怪！」

這時有一位保安員被傳呼訊號召進來：「小王！把李小姐的保險櫃鎖匙登記接收！」

李素菊委屈萬分的把保險鎖匙掏出來交給小王，心裏禁不住一陣難過，她開始意識到，降臨在自己頭上這宗不幸的災難的嚴重程度！

「你可以回去繼續工作了，李小姐！但切記要若無其事！這件事絕對不能告訴任何人，包括你的家人！知道麼？如果你是淸白的，這措施會對你有好處！」

邱雨強凝重的吩咐說。他瞧着李素菊委屈的樣子，已快走到門邊了，不知爲了什麼，破例的用平和的口氣加了一句，李素菊扭頭瞥了邱雨強一

眼，眼中的淚水已要溢出來，但終於還是抑制住了，她把頭髮一甩，就低着頭走了出去。

「怎麼回事？又是這類貨色！」這時，保安員小王——王志平拿下巴呶一呶桌上的信用咭，說。他是邱雨强在保安部最得力的助手，身手與眼力均有足夠資格稱爲保安行業的一流高手，而且爲人正直、有義氣。一次朋友欠了五千元貴利，利叠利一個月後要還二萬，朋友沒錢還被貴利的手下捉去。要把他的一隻手斬斷。王志平聞訊趕來相救，他把自己的辛苦積蓄的一萬元擲給貴利王，說：「他借錢是爲了老婆生仔！你把他的手斬去，他的娃娃就得去喝西北風！這一萬元是我的全副家當，你們收了就當破財擋災，否則就人財兩空！」說罷！王志平擺好架式，嚴陣以待。那貴利王眼看斬了這人的手錢也是收不回的，而眼前這狂小子又一副拚命的模樣，來硬的彼此佔不了便宜，便樂得做個順水人情，居然破例收了那一萬元就此了事，事後那朋友向王志平感謝不已，王志平却說：「你借貴利活該你死！我又不是救你，我救的是你那個剛出世的BB！我不想他一出世就見着一個斷手斷脚的爸爸！」在南託保安部混了大段日子，由於他不善於向上拍馬屁，因此一直只是一名小角色，直到邱雨强接任保安部主任一職，在半年內便把他升上保安部副手的職位，現時王志平一瞧這桌上的貨色，便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幾張僞咭，大概還比不上前月那十萬元僞鈔案來得厲害哩！」王志平說，他有點誤會邱雨强是小題大做了，他瞧着方才李素菊那楚楚可憐的模樣就莫名其妙的生起氣來。

邱雨强的神色却越來越凝重，剛才他已經發覺，信用咭的咭片本身是僞造的，但僞咭的塑膠封套却是如假包換的正品！在一個月前南託製造信用咭塑膠封套的特約廠戶被人偸去一千多張塑膠封套的事隨即浮現在邱雨强的腦海中……邱雨强把桌上那張僞咭隨手抄起來，仔細觀察着，腦海中却下意識的把這兩宗案件聯繫起來，這使他情不自禁的在心裏發一聲叫，糟糕！千多個塑膠封套全部製成僞咭，就是千多張僞咭，一張僞咭就算被盜騙一萬元，那就是千多萬的巨額款項，而實際上每一張咭的使用金額可多至五萬以至十萬，這意味着什麼？就是說銀行有可能損失過億以上的天文數字款項……

這聯想使邱雨强一陣火般的燥熱難當，他再呆不住了，驀地跳了起來，扯着王志平就衝出保安部。

「小王！走！先到信用咭部轉一圈再說！」

作爲保安部的高級人員，邱雨强是有權在銀行任何部門甚至包括董事長辦公室巡查的，這點，是董事長章洋龍特別賦與邱雨强的特權，因此邱雨强在信用咭部的門口出現時，誰也沒感到有絲毫的意外，事實上這「老虎頭」也經常上這兒打轉，「老虎頭」是職員私下給邱雨强的綽號，自然有一個人是例外，她自然知道邱雨强此行的目的，這人是李素菊，但她的辦公桌在信用咭部的一個角落，她抬頭遠遠的瞟了邱雨强一眼，就低下頭去，强攝心神繼續工作。

邱雨强立刻就感觸着李素菊這瞟來的眼線，但他裝着若無其事，一閃身便打從李素菊身上移開目光，他神定氣閑的像是例行公事般在信用咭部轉了一圈。

信用咭部是一間特大的、就似小禮堂般的獨立門戶的房子，牆壁及天花板均裝有隔音板，在外面聽不到裏面的任何聲音，在裏面也聽不到外面的丁點音響，在兩排背靠背的座架前，坐着四十名信用咭部諮詢職員，幾乎全部是年輕的少女，每一個座架都裝了一部小型電腦，而小電腦却直接聯通信用咭部以至銀行的大電腦。

就在這兒將決定信用咭持有人所使用的信用咭是被接受或是被拒絕。當信用咭持有人在各地購物或付賬時，營業場所碰上較大的數目例如超過五千港元時，就會直接撥電與他們掛鈎的南託銀行信用咭部來，每週七天不分日夜二十四小時，從香港、東南亞，以至美國、加拿大、澳洲、英國、法國等全世界各地隨時都會收到詢問，而諮詢小姐的第一個問話就是：「你的商戶信用咭號碼是多少？」

對方回答後，咨詢小姐便在電腦上打出號碼，向大電腦發出問號，很快就有答案在小電腦的螢光幕上出現。「接受」的，表示持咭人有足夠的按金、或有良好的信用，賒欠款項可以預支；「拒絕」的，表示持咭人按金已空或者以前有過欠賬紀錄，因此不接受賒欠；「有問題」的，出現這個訊號是最頭痛的事，因爲這通常表示持咭人所持的信用咭有疑問，可能是已經報失的，也可能是已經停止使用的，更可能是號碼不符，表示這信用咭是僞造的！碰上「有問題」這種情形，咨詢小姐就得設法通知對方，讓對方審查持咭人的來路，或者着其通知當地警方追究，但是，與銀行掛鈎的商戶大多怕麻煩，很多時都婉轉的拒絕對方用信用咭購物便了事，根本不會主動去查究，而且就算查究，持咭人在咨詢鑑證到警方插手時，依然有充足時間逃逸，因此，利用信用咭作案的人，被法辦的機會是很少的，換言之其成功率特別高。

像進來時一樣，邱雨强和小王並沒驚動任何人，就悄悄的退了出來，在信用咭部的入口處却與剛進來的信用咭部主任林尚輝迎面撞個正着。

「喲！今天來得特別早哩？邱主任！」林尚輝那女性般的柔和聲腔在邱

雨强的耳邊響了起來。

邱雨强突然發覺，在這霎那間，有一絲疑惑的電光在林尚輝眼裏閃過，邱雨强咧咧嘴，露出他那對老虎牙。「銀行平安無事，到處轉轉就算交差了事啦！」

「呵呵，那太便宜了你這個保安主任啦！」

「是麼？但就怕老天嫌我太悠閑，突然降些災難把我纏住！」邱雨强沒心思跟林尚輝扯談，隨口回了一句，就離開信用咭部，走回三樓的保安部，這時，邱雨强才把大約的情形對王志平說了，漸漸地，王志平也明白這宗案件的嚴重性了。

「老邱！乾脆呈報董事局，把那些信用咭號碼取消不就一了百了麼！」王志平火急的說。

邱雨强不禁苦笑一下。「如果眞的這樣簡單就萬事大吉了！但你知道製造僞咭者使用的號碼麼？除非你把所有的信用咭號碼取消！但這樣你知道銀行的業務會受多大的破壞？老頭子不活剝你的皮才是怪事！況且就算這樣做也無濟於事，剛才你也瞧見了，信用咭部的保密要求非常嚴格，如果這事與信用咭部的有人牽連，那就算你換十次號碼，外面的僞咭集團同樣有人向他們通風報訊！唯一的辦法是把這伙人連根拔掉！同時，還不能對銀行的正常業務有任何影响……這個以後再談，你現在就去被盜塑膠封套的那間特約廠戶走一趟，看看能不能再尋到任何有價值的綫索……我先去董事局把這事向老頭子說一下，等一下再在那兒跟你會合！」

王志平走後，邱雨强再把這件事仔細的想了一遍，他越想下去就越心慌，不是麼？從銀行經過審查發出信用咭——客戶使用——各地商號電話查證——銀行證實——購物消費——商號持信用咭向銀行收數——銀行向持咭人追討賒欠數目或扣除持咭人的按安，到李素菊收回並取消已失去使用價值的信用咭，這中間經過多少環節？在那一個環節發生作弊？已經被盜騙的金額有多少？有可能繼續被盜騙的金額又有多少？這些疑問都毫無頭緒，而且牽涉的範圍又如此之大，以至邱雨强不得不斷然決定，此事必須馬上呈報董事局！

× × ×

這時，接了經紀韓曉艮的警報，匆忙趕返銀行的南託董事長章洋龍，正咬牙切齒的氣虎虎的瞪着他面前的章承業、章仙綺，就連方玉嬋、黃伯祥、這一干董事局裏的顯要人物也不時被他刀一般的眼光掃着！平日他略顯混濁的眼珠，這時却出奇的閃亮！

這寬敞的董事長辦公室被一股熾熱的氣流蒸得冒着絲絲熱氣！

「承業！仙綺！怎不說話？人家韓曉艮一個外人也瞧出不對勁火溜溜向我急報！你們又縮到那裏去？眼看着這驚天大事就只曉得作啞巴……氣死我了！」

章洋龍咆哮着，章承業嚇得臉色蒼白，連大氣兒也不敢喘一口，方玉嬋故意避開丈夫的目光，臉向着窗外，手指頭却狠狠的捏着她那柄鵝毛扇，似乎在急促的盤算着什麼。黃伯祥滿臉迷茫，直到此刻他還好像弄不清這事到底是眞還是假！

章仙綺欲說什麼替自己分辯却又不敢貿然開口，那臉皮因而就憋得血紅，終於，還是章仙綺實在憋不住搶先發了一句話來。「我一直在那裏瞧着！早市南託跌得很厲害，我以爲這只是暫時的情形，不想因這點事情驚動爸爸，所以我就等到下午開市再算！誰知……南託跌得更厲害，我就馬上趕回來了……」

章洋龍嘿嘿冷笑：「你太天眞了！仙綺！這情形分明是有人惡意拋售！這個人來頭不小哪！市場的情形，曉艮已對我說了，他也被弄得很慘！」

黃伯祥忙接口道：「曉艮是經烈投資公司的股東，又是交易所會員，他說的情形可靠……那……這幕後拋售人是誰？曉艮有沒有說？」

「曉艮恨不得把那人活剝皮！還抱怨我誇口累成他這個樣子！處於他眼下的情形我不怪他，但他也弄不清這幕後拋售人是誰！」

「那我們可以從最多的持股人身上查起！」

「說什麼孩子話？承業！持股人最多的是你爸爸，其次是各副董事長，而持有不記名南託普通股的外間散戶更何止千萬？你怎麼去查？何況就算你查到了又怎樣？他既然擺明是惡意拋售，顯然另有目的，股票自由轉讓是法定的，你拿什麼去制止他！」方玉嬋數落着章承業。

章洋龍却心頭一動，急道：「你說這惡意拋售另有目的？玉嬋！你接下去說說看！弄清這個目的我章某人就有辦法對付！」

「暫時我也猜不到哪……」

「嘿嘿，那豈非白說！」章洋龍一聲冷笑，在這個時侯，就連方玉嬋的話也惹他上火！嘟嘟！這時章洋龍那張長形的檀木辦公桌有傳呼訊號响起。似乎已知道是誰打來的，章洋龍就一把抄起話筒，「說吧！曉艮……」他喝問了一句，然後喘了一口氣，緩緩的跌坐回椅子上！

「……南託又下跌五毫半了……嘿嘿！」

「這是說南託跌到五元八毫！已跌去百分之三十五啦！該死的！怎會弄成這個樣子？」聽了章洋龍那話，黃伯祥也失神的跳起來，茫然的嚷道，就在這時，朱汝年衝了進來，氣急敗壞的脚根沒站定就尖叫道：「大事不好哩！洋龍……我剛從市場那邊趕回來，親眼看見幾個持有大手豐捷的散戶在怒罵着，說南託和豐捷的聯合收購

建議行動是騙人的鬼話!他們就算瞎眼也不上以豐捷換南託這個大當……看情形收購豐捷的事是告吹啦……」

「這節骨眼上別亂說吧，汝年?」眼看章洋龍漲得豬肝的臉色，黃伯祥制止朱汝年再往下尖叫，但章洋龍却突地說道:「說!說下去……看情況南託不會就此垮台吧!」

「也得想個辦法哪，收購的事先別說，南託這樣跌下去也不是辦法哪!」

「擔什麼心!伯祥!放着南託這近百億的資產，除非那些人瞎了眼才瞧不到南託這雄厚的實力!嘿嘿，百年基業，我章某人難道還怕了這坑渠小浪……我已命曉艮留在市場瞧着，看着吧，不消一時片刻，南託就會反彈升上去!堵住那些動搖者的口實!」

章洋龍吼叫着，使勁的拍了一下辦公桌，似乎這上面就是那些該死的動搖者!這時，辦公桌上的電話響了。章洋龍按在桌上的手，不知是有意沒意，就是沒抬起來。章洋龍不接，誰也不敢動這電話。

電話固執的繼續在響，方玉嬋偷偷的溜了洋龍一眼，她立刻就窺破了他這時的矛盾心理，他等韓曉艮在市場打來的電話，却又害怕這傳來的又是「跌」的惡耗!他顯然已有點亂了方寸!他是老了……這麼的想着，方玉嬋就輕咬一下嘴唇，抄起電話接聽，自忖已摸透章洋龍心曲的方玉嬋却驚愕得微微張大了嘴巴!

「不是曉艮打來的!什麼事?玉嬋!」

在這一霎那間，看着方玉嬋的表情章洋龍就明白，這電話並非來自韓曉艮!這使他輕鬆了點。但方玉嬋回答的，却又把他的心弦拉得抽緊!

「這個時候眞不該發生這種事……保安部主任邱雨强打電話向你報告：信用咭部發生重大僞咭案件!他正在處理……」

「什麼?重大僞咭案!涉及的款項有多少?」

「邱主任估計，可能是過億元的大案!」

方玉嬋的答話，就有如把汽油潑進烈火裏，章洋龍狠狠的一拳頭就擊在桌子上，砰的一聲響，連那個該死的電話也被震得彈跳起來!

「他還有什麼話說……我是說邱雨强!」

「他向你請示，是否需要採取一些特別措施。」

「嘿嘿!外憂內患都一齊來啦!那些鬼東西!還有什麼好請示!你告訴雨强，把這事馬上通知警方!把有牽連的一干人等先扣押起來嚴密審查……嘿嘿!這些鬼東西看情形是要吃掉南託吧!」章洋龍咬牙切齒的說。

他見方玉嬋猶豫着沒動:「去呀!玉嬋!幹麼呆着不動……承業!你去保安部一趟!」章洋龍光火的吼道。

章承業奉命走出去後，好一會，章洋龍的火頭下了點，似乎覺得方才處理得有點不妥，就緩緩的伸出手去，要重新撥一個電話到保安部。電話却在這時又催命似的響了起來!章洋龍咬着牙關一把抄起話筒，打電話來的這次果然是一直呆在交易所監察動靜的韓曉艮!他的聲音是如此震耳，就連站在旁邊的黃伯祥也隻字不漏的聽得一清二楚。

「我給你害慘了!洋龍，南託眼下又跌去八毫!只剩五元啦!嘿嘿，看情形連我也得來個壯士斷臂，加入拋售行列啦……」

「沉住氣!曉艮……」章洋龍猛的把韓曉艮的話截住，「千萬莫亂動!我有辦法對付……」他喃喃的嚷了一句，然後，也不管對方還欲說什麼，就重重的把電話筒擱下，跟着就直瞪瞪的盯着這個電話，就好像盯着一個殺了他爹娘的仇人!他好一會沒有發話。

「怎麼辦哪?洋龍!這樣跌下去會引起投資者對南託股的信心崩潰，到這個地步就不可收拾了!」黃伯祥迷茫驚恐的低聲道。

這却惹起章洋龍的一陣刺耳的笑聲!「哈哈!到這地步還有什麼好辦法!你說!伯祥!」

黃伯祥猛一咬牙問道:「當務之急，是要穩住南託千萬莫讓它再跌下去!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朱汝年也連忙湊近過來，愁眉苦臉的附和道:「是呀，洋龍!現在也只有走這一步啦!」

又一陣刺耳的笑聲從章洋龍喉嚨深處發出來!他沒作聲，目光死盯在電話上面，這目光的意味非常複雜，有自尊心受挫的羞辱，有遭人放冷箭被傷害的痛恨，還有一點點被陷困境的絕望!終於，他緩緩的打從辦公桌後面走出來，踱到窗邊，朝下面車水馬龍的鬧市望了好一會，他的雙手抬起，按壓着窗台，似乎不勝負荷，要借助這來支撐他背上的重壓;但又似統率千軍萬馬的司令官，面對强敵在發出反擊命令的一霎間的凝重。

就這麼背着衆人，章洋龍突地發話說:「南託銀行和章洋龍的名字是一而二、二而一，市民信任南託，就是信任我章洋龍!這火頭是我章某人點起來的，我怎能撒手不管，怎能負累信任我的人!這事就由我章某人一力解決!玉嬋!你去把我名下的資產核計一下，拿去按揭銀行。看看能弄回多少現金，承業去協助你亞姨處理這事!市場那一頭，就由伯祥、汝年走一趟，跟韓曉艮會合，由他的經烈證券出面，收購南託!特別是惡意拋售的，拋出多少就收購多少!不惜任何代價，把這拋售火頭壓下去!我要在今天下午收市前見到收效!今天下午!」

章洋龍緩緩的轉過身來，他的眼珠閃爍着寒光，嘴角的棱線在劇烈的抖動着!

「看來這場火頭是衝着我章某人來的!那些背後放冷箭的小人，我章某人絕不會放過他!嘿嘿!」章洋龍嘿嘿一聲冷笑，就衝了出去，方玉嬋怔怔的凝視着他的背影，她突地驚覺，他的背部比平日曲得更加厲害，他是老了!這個複雜而古怪的念頭，迴旋着盤據了她的腦際。

× × ×

章洋龍從銀行的側門出來，他連車子也不坐，獨自一人在街上漫無目的急走。

這時已經是下午三時多，行人車輛較少，大概是這條繁華街道一天中最清靜的時刻，章洋龍這才想起自己從早上起便丁點東西沒下肚，他隨便揀了一家店號就走了進去，在右面的一排座位中間坐下，要了一份西餐，就滿懷心事的吃起來。他一身唐裝衣褲，活像一位土老頭子，因此誰也沒留意他的存在。否則，別說跑堂的伙計，只怕連老板也會親自出面招呼他，在這塊地方講的是排場，全港第三位的銀行總裁的光臨，這對一些中小店號來說是賣响招牌的黃金機會。別人沒理他，章洋龍倒樂得清靜，他這時感到有一團火辣辣的炸葯塞着他的胸膛，他只怕隨便一點火星，這裏面就會爆炸開來。

他默默的把一個漢堡包啃完了，再沒胃口去動第二個，他手指頭朝伙計一勾，示意他過來結賬。就在這時，一聲尖叫從座位後面傳了過來。

「……啊呀!天哪!我那百多萬元看來血本無歸了!子倫兄!子倫兄!你說!你說!你還有什麼辦法?讓我渡過了這難關，我向你叩頭便是!」

「嘿嘿，到這個地步，就怕連觀世音也救不了你!眼下南託已跌去百分之四十!看情形還會往下跌!也不知道是那些人拋出來的，居然源源不絕買多少有多少，這樣子下去遲早血本無歸……我早就叫你來個壯士斷臂，但你捨不得那一、二十萬，哪好啦，眼下不是一、二十萬，看來一、二百萬也化爲烏有啦!嘿嘿，世明兄!」

座位後面的兩人，是那位幾乎癱瘓在交易所的製衣廠老板趙世明，這時正向他的老友朱子倫求救訴苦，他倆的話，把章洋龍釘在椅裏不能動彈，他把手一擺，把走近的伙計趕跑，下意識的想聽聽這些原來信任他的客戶還有幾分殘餘的信心!但接下的話却立刻把他的僥倖心理敲得粉碎!

「慘了!天哪!這是我一年的貨款哪!還有小半是工人的薪金!近年製衣業不景，還打算拿去玩一兩手鐵股，賺他二、三十萬週轉，豈料竟買着一隻豆腐股，給人一碰就破碎!這百多萬完了……這該殺千刀的鬼南託!」

趙世明絕望的狠狠的罵起來，幸好他並不知道他前面坐着的，便是南託的董事長，否則他當眞會跑過去跟他拚命!

章洋龍的心就像挨了一刀似的一陣刺痛，他沒法呆下去了，隨手把一張鈔票壓在桌上的碟子下面，就悄悄的走出去，不幸的他要擦過後面那座位，因此章洋龍情不自禁的低頭來下意識的怕被絕望得發瘋的人認出他的廬山眞面目!一陣强烈的屈辱感襲上他的心頭!這是什麼年頭!我章某人竟變了怕見人的逃犯!隨即怒火上昇，他恨不得立刻就轉過身去，揪着這「世明兄」怒哮道:「你等着!我章某人也不是好欺負的……」幸好他到底沒這樣做。

帶着這滿臉的怒火，章洋龍上了一部的士返回家裏，這空蕩的大廳立刻就使章洋龍冒火!

「都死光了麼?鬼影也瞧不着一隻……」

章洋龍的吼聲未落，女管家黃姑娘就不知從何處輕盈的走了出來，她瞟了章洋龍一眼，便發覺勢頭有點不對，於是就沒有回話，只急步走到章洋龍身旁:「還沒吃飯吧?老爺，我馬上去廚房打點……怎麼就你一個人回來?太太……她們不是和你一道去了銀行麼?」她柔聲說。

「別提這個鬼東西……」章洋龍莫名其妙的咆哮，也不知他下意識中是罵那一個，他望了黃姑娘一眼，然後目光又從她的臉部往下溜，那柔軟雪白的脖子，豐滿的胸脯，輕盈的腰肢，修長的大腿……章洋龍狠命的咽回一口水:「不是這個……玉香，等下你上我的書房來!」說完這句，章洋龍就着粗氣跑進他的書房，就連他每日這個時候必去的錦鯉池也沒瞧上一眼。

直到下午五時稍過，方玉嬋、黃伯祥他們趕回來，帶回的訊息說，南託股價在力托之下，在下午收市前，已穩定在五元的價位時，章洋龍的情緒才緩和了點。但立刻又發生了一件令人焦慮的事。

「一共動用了多少現金?還有多少可以動用?光穩定還不成!明天無論如何要托住它升上去!」

章洋龍睨着方玉嬋和黃伯祥說。

「我、汝年跟曉艮會合，由曉艮的經烈經紀行出面收購，一共收回一千多萬股!光瞧賬面也達五千多萬啦!」

「我大約估計了一下，章家能夠弄到的現金不超過三億五千萬!這樣下去恐怕不是辦法哪!洋龍!」

方玉嬋接着黃伯祥說，她提起那白花花的現金像流水般的流走就一陣心痛，她還有一個更深的隱秘之處，這麼看把資產全花在托價上，萬一南託有個三長兩短，那章家就只剩下一個空殼子了!

「眼下已把惡拋風壓下去，明天能夠頂住就好辦!明天無論如何要頂住，拋出多少就收購多少!」

「我就怕現金不夠週轉哪!洋龍。」

（未完·三）

上文提要： 野利旺派黃長河等人到沒藏厤花營中報到，沒藏厤花以馬奶茶相待，衆人喝不慣，沒藏厤花責怪起來，楚嘯雲與段秋山却突地先後舞刀弄劍一番，以示歉意，但此舉却令沒藏厤花等人以爲他們想作反……晚上，段秋山悄悄出營如厠，茅厠內，聽得沒藏熙與一漢人的對話，聲言要揭穿黃長河的身份，心下大驚，回營告知各人逃走時，却遭監軍大人嵬名仁和召見……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可飛・圖

塞外風雲錄

露出馬脚　猝然發難

黃長河鎮定的向嵬名仁和解釋道：「大人，這人是猛虎寨的香主，姓李名艮，末將以前令他管賬，誰知他虧公款去賭錢，被末將重重打了八十軍棍，本想趕他下山，剛好宋兵來圍勦，因此將之關押起來，不料山寨被攻破，他大概投降了宋兵……」

李艮急道：「大人，黃土原胡說！」

黃長河沉聲道：「李艮，如今你既然叫我黃土原，到底是我胡說還是你胡說？」

剛才李艮情急之下，未經思索，脫口呼黃土原，此刻被對方抓住話柄反擊，一張臉刷地變白。嵬名仁和沉聲道：「李艮，到底是誰胡說？」

「大人，他根本不是黃土原，你千萬莫相信他！」

沒藏熙低聲道：「李艮，他何處不實，你須仔細一一指點出來，大人自然能分辨！」

李艮道：「他說的沒一句是眞的！小人根本沒有虧公款去賭錢，也沒被他毒打，而他左胸及腰上都中了箭！」

常恨春道：「李艮，你憑什麼證明黃寨主已經死了！被宋兵斬了頭？」

「這個……倒沒有，但他中了兩箭……不可能還活着，因爲那兩枝箭都中得很深！」

黃長河道：「大人，李艮的話只對了一半，末將的確中了兩枝箭，但並不很深，事後幸得弟兄們搶救下山，僥倖保存一命！」他忽然拉高衣襟，但見他左胸有塊疤痕，右腰有一道疤痕，看其大小正似是箭傷。「深與淺都沒關係，問題是那兩根箭，並沒要了末將的命！」

李艮和沒藏熙，一望到他身上的疤痕，都張大了嘴巴，說不出話來。

黃長河道：「大人，末將要說的已經說罷，是眞是假由你判斷！」

李艮忙再跪下，道：「大人，小人句句屬實，他所說的沒一句是眞的！」

常恨春道：「大人自會分辨，無須由你狂吠！」

沒藏厤花忽然想起一件事，問道：「李艮，那黃土原是不是有位小舅子！」

李艮此刻已經六神無主，呆了地答道：「誰說的？黃土原的妻子殷氏並沒有兄弟，只有一位未出閣的妹子！」

沒藏厤花鬆了一口氣，忙道：「啓稟大人，黃副將說他有位小舅子，就是他！」他伸手向段秋山一指，嵬名仁和轉頭望了黃長河和段秋山幾眼。

段秋山問道：「李艮，你可知道黃寨主的小姨閨名叫什麼？」

李艮老實地道：「我只知有這件事，未見過她，因爲她上山不久，山寨便發生事故了，只聽人說她長得很漂亮！」

「多謝你讚賞，我便是殷菁菁！」段秋山解下方巾，只見她秀髮如瀑布般瀉了下來。「大人，卑職父母瘟疫而

歿，故上猛虎寨投靠姐姐，誰知官兵來犯，家姐被殺，只好跟隨姐夫，又因男女有別，上路不方便，是以女扮男裝，實有不得已之苦衷，並非有意欺騙大人和將軍，請諒！」

黃長河亦跪下道：「請大人和將軍恕罪！」

嵬名仁和哈哈笑道：「巾幗不讓鬚眉，殷姑娘又有一身武功，正好爲大夏效力，今後倚仗尚多，不必介懷！」

「多謝大人明察秋毫！」

嵬名仁和喝道：「來人，把李艮拉下去關押起來！」

李艮大驚失色，呼道：「大人，小人寃枉！沒藏將軍，請您……」

沒藏厤花因他累及自己丟臉，恨不得一刀結果他，聞言喝道：「再敢呼寃枉，便殺了你！大人會寃枉你麼？」

李艮一張臉比紙還白，跪在地上，一時向嵬名仁和叩頭，一時又向沒藏厤花叩頭。

黃長河道：「大人，李艮此人，末將知之甚詳，他志大才疏，除了貪錢好賭之外，倒也不太壞，這次來誣告末將，大概是爲了洩恨和貪圖賞賜而已，大人關押他懲戒一下，自有必要，請莫殺他，這算是末將向大人您求情！」

此言一出，廳內諸人盡皆愕然，嵬名仁和訝然問道：「黃副將，他誣告你，你反而替他求情？本使本欲先懲罰他一下，再送去北部當奴隸，如今……也罷，便罰他囚黑牢一個月吧！李艮，還不趕快向黃副將叩頭！」

李艮明知他是假的，可是形勢如此，生命又捏在人家手上，沒奈何只好向黃長河叩了三個頭，臉上的表情，比孝子還悲慘，聲音帶哭地道：「多謝黃副將……」

黃長河問道：「李艮，你多謝我什麼？」

「多謝黃副將替小的求情！」

「你如今叫我什麼名？剛才到底是誰胡說？」

李艮哭道：「副將便是黃……土原，昔日的猛虎寨寨主……剛才是小的胡說，也是我一時氣憤，上次被您打了八十棒，所以才來……」

話未說畢沒藏熙已飛起一腿將他踢翻，怒道：「我殺你這死賊，你這不是來害我麼！」李艮只一味地叩頭。

嵬名仁和道：「拉下去！添酒，請將軍入席。」

沒藏厤花十分沒趣，以爲可以討功，誰知反而被鬧得灰頭土臉，垂着首入席，沒藏熙要入席，嵬名仁和卻道：「沒藏熙，你是西壽保泰軍司的人，本使不好懲罰你，不過這件事，本使亦會寫信給李大人，今夜且罰你侍酒！黃副將，你們都入席。來人，拿酒來！」

沒藏熙接過酒壺，先替嵬名仁和斟了一壺，正想轉身向沒藏厤花，誰知嵬名仁和道：「你冒犯了黃副將，先替他斟酒陪禮！」

沒藏熙不敢違抗，黃長河長身連稱不敢當，段秋山、楚嘯雲等人對黃長河都刮目相看，侯知機忖道：「這姓黃的分明不是黃土原，卻可將此事應付過去，難得的是比眞的黃土原還鎭定，他到底是什麼來路？」

嵬名仁和喝了幾杯，又道：「天快亮了，散了吧，黃副將，你們留下來，他日再仔細安排工作，大斌英哥，帶他們去休息！」

黃長河抱拳道：「多謝大人錯愛，末將粉身碎骨，無以爲報！」當下大斌英哥引他們到後堂，分了三間房給他們。

黃長河和他的手下住兩間，常恨春等四人仍同住一間，房內只有兩張大炕，常恨春道：「殷姑娘，你自個睡一張吧，咱們三個擠一夜就是。」

段秋山把秀髮紮了起來，低聲道：「以後必須喚我殷姑娘！剛才眞險，哈，想不到黃長……土原眞有兩下子！」

楚嘯雲道：「他雖然了得，但嵬名仁和要殺李艮，他何必替他求情，替自己留下一個禍胎？」

常恨春微微一笑，道：「若非如此，他便不算厲害！」

段秋山反問：「難道你知道他的用意？」

「嵬名仁和根本不會殺李艮，他替李艮求情，當衆迫他承認自己胡說八道，這一着才高明，否則事後嵬名仁和再暗中盤問李艮，則咱們必然會露出馬脚！」

侯知機沉吟道：「不錯，不過此人這般厲害，咱們跟着他，反教人難以安心，還是趁早離開的好！否則遲早給他利用。」

「這個自然。」楚嘯雲道：「此人到底是什麼人？」他拿眼望着常恨春，但常恨春卻似沒聽見，甩掉靴子躺在床上，忽然房門被人敲響，楚嘯雲問道：「誰？」

外面傳來毛元章的聲音：「老楚，俺耳朵發癢睡不着覺，來向你借根耳挖。」楚嘯雲開門讓他進來，毛元章壓低聲音道：「黃大哥着某來提醒大家，今夜必須小心戒備，因爲危機尚未過！」

段秋山道：「剛才嵬名仁和已經全然相信，還會有什麼危機？」

毛元章聲音更低：「剛才咱們發現四周有許多衞兵，看來嵬名仁和尚未完全相信咱們。」言畢匆匆回房而去，常恨春等亦熄燈上炕，時已將天亮，都不睡覺，在床上運功調息。

未幾，紙窗上已光耀眼簾，但並無人來招呼服侍，侯知機道：「大家小心，也許有問題。」

正在此時，黃長河推門進來，快口道：「你們不必多問，且聽黃某說，若嵬名仁和相問，就說你們不是猛虎寨的人，不過也是綠林中人，一向投

契，故此一齊來投靠西夏。殷姑娘，待黃某將先室的事蹟告訴你，提防日後他們再盤問。」

黃長河進來頓飯工夫，又見毛元章進來，道：「大哥，他們送水送早點來了，都放在咱們房內。」當下衆人到黃長河房內，盥洗之後，坐在一起吃早飯。

西夏糧食不足，故常要到宋境搶掠，是以軍中之糧食亦頗爲粗糙，然羣豪均可將就，唯獨段秋山不能下咽。常恨春道：「殷姑娘，你不吃東西，可以支持多少天？」段秋山才皺着眉頭吃了一點。

黃長河對常恨春改口稱殷秋山爲殷姑娘，甚爲滿意，頷首道：「今後大家要注意稱呼！江湖豪傑性情縱放，但在此處必須沉着忍耐。」

楚嘯雲再也忍不住，道：「姓黃的，你到底要將咱們扣留到什麼時候？」

「誰扣留你？」毛元章道：「所謂合則力量大，分則力量薄，你們幾時想離開，咱們再不挽留，就怕咱們走不出這裡！」

楚嘯雲怒道：「姓毛的，你敢輕視某家？」他手掌已按在刀柄上。

黃長河忙道：「且再忍耐兩三天再說，咱們也不會長期蟄居此處。」

忽然外面傳來衛兵的吆喝：「副統軍駕到！」

羣豪瞿然一驚，都站了起來，黃長河連忙打開房門，但見野利旺帶着四位衛兵走了過來，連忙抱拳道：「末將不知副帥駕到，有失遠迎，尚請恕罪！」

野利旺擺擺手，道：「昨夜的事，本帥代沒藏將軍向你致歉！」

「多謝副帥關心，末將沒齒難忘，副帥請進內坐！」

野利旺走進房內，向羣豪點點頭，然後拉了一張椅子坐下，道：「諸位不必担心，敝國不問漢人之出身，只求人材，請大家安心留下來，嵬名仁和大人必有重用。」羣豪與他寒暄了幾句，都站在一旁，野利旺道：「都坐下來，不必客氣。」

羣豪都在炕上坐下來，只有黃長河打橫坐在櫈子上。野利旺問道：「黃副將，尊夫人被宋兵殺死麼？」

黃長河咬牙裝出一副慷慨的神態，道：「正是，所以末將與宋廷勢不兩立！」

「尊夫人今年多大？」

黃長河嘆息道：「先室廿八歲便已沒了！」

「當眞可惜，宋兵亦眞可恨也！」野利旺轉頭問道：「未知殷姑娘今年多大年紀？有否婆家？」

段秋山已得到黃長河提供的資料，不慌不忙地道：「卑職今年剛十八歲。」

「段姑娘在猛虎寨住了多久？」

段秋山故意思索了一陣，然後道：「大約四五個月。」

「段姑娘，你住在後寨，後寨外面有許多樹，其中一棵葉子是紅的，可知是什麼樹？」

段秋山快口道：「當然是楓樹啦！」猛見黃長河臉色一變，心頭登時一沉，知道自己答錯。

野利旺再問：「黃副將的生日，是在你上山之前，還是上山後？」

段秋山吃了一驚，偷眼望了黃長河一下，見他臉有難色，又見他伸手入懷掏物，乃自作聰明地道：「姐夫的生日是在卑職上山之後。」但見黃長河臉色又是一變，再見他掏出一枚銅錢來，心頭又是一沉。

野利旺哈哈笑道：「那必然有一番熱鬧了，」話音剛落，黃長河猝然發難，忽然伸手向野利旺抓去，與此同時，野利旺身旁的衛兵，亦同時抽刀向黃長河斬去！

野利旺雙腳用力一蹬，連人帶椅向後滑去，黃長河那一抓登時落空，四柄刀又同時斬至，黃長河只好離櫈跳開，常恨春等人亦同時動手。

楚嘯雲最狠，人未至，鋼刀已經出鞘，疾如閃電般向一名衛兵砍去，常恨春輕功好，一晃身已截住門口，外面傳來嵬名仁和的聲音：「外面有一百名弓箭手，你們都立即高舉雙手出來投降，否則殺無赦！」

常恨春一閃身，雙腳連踢，將房門關上，道：「全部要活的！」他見野利旺十分驍勇，黃長河居然未能得手，便繞了過去，野利旺反手一刀扎去，常恨春雙腳一錯，已經閃開，黃長河見狀，左拳右掌，齊向野利旺攻去。

野利旺身子半旋，四刀反削黃長河，不料常恨春腿快，左腿一蹬，將野利旺踹倒於地，這一腿力量極猛，是故野利旺的刀都砍在地上，而人一時之間亦爬不上來。黃長河反應很快，一脚猛踩在野利旺手上，待他五指鬆開，又將刀踢掉。

常恨春俯身將他揪了起來，順勢一指戳在他腿上麻穴，這時候，四名衛兵已有兩個被制服，常恨春沉聲道：「副帥再不下令他們停手，咱們可不客氣了！」

不料野利旺性子居然十分倔强，冷冷地道：「不客氣又如何？難道你們敢殺本帥？」

常恨春道：「不會殺你，但可以折磨你！」野利旺登時閉上嘴巴。他並沒有下令，但剩下來的兩名衛兵，已自動投降。

黃長河高聲道：「嵬名大人聽着，咱們已制服了野利旺，你要咱們的命，還是要留他的命？」

嵬名仁和哈哈大笑。「敝國像野利旺這樣的將帥多得是，多他一個不多，少他一個不少，何況他若是忠於國家的！就該自刎！」常恨春恐野利旺眞的會自刎，連忙又封了他的暈穴！

段秋山道：「黃……姐夫，你剛才

爲何猝然發難？」

黃長河寒着臉道：「大家認爲如今該不該冒險衝出去，必須立即決定！」

楚嘯雲道：「這還用說，那邊較靠圍墻？」

毛元章道：「房門那邊比較靠近。」

楚嘯雲道：「你開門引他們注意，咱們由後窗走！快！」

毛元章望了黃長河一眼，見他不反對，便依言拖着一位衛兵將門打開一縫，但見外面站着許多弓箭手，毛元章忙將衛兵拉到身前，道：「你們有種的便射箭吧！」

不料嵬名仁和竟然下令射箭，刹那間，數十枚長箭射了過來，毛元章連忙向後一縮，但聞一道慘叫聲起，十來枝長箭，在空隙處射進房內。

與此同時，楚嘯雲一掌震開後窗，拉着一位衛兵跳了出去，常恨春提着野利旺緊躡其後，黃長河和段秋山也隨後而出！

楚嘯雲跳了出去，揮舞着衛兵，雙脚落地，用力一頓，拔身而起，落在屋頂，直至此刻，屋頂上的弓箭手才如夢初醒。楚嘯雲就以人質作兵器，把兩個弓箭手撞下去。

說時遲，那時快，常恨春亦跳上屋頂，黃長河和段秋山雙雙搶前，揮動兵器，護住野利旺。羣豪紛紛由後窗躍上去，一路向內宅殺進去。

屋頂上的弓箭手都伏在附近，弓箭手們如夢方醒之後，紛紛發箭，羣豪揮舞兵器遮擋。忽然哎唷一聲響，一條漢子中箭滾了下來。毛元章大叫一聲：「蘇三哥！」

蘇三雙腿中箭，落地之後爬不上來，他竟不猶疑，反手一刀割掉自己的喉嚨！

黃長河急呼道：「快跑，否則便辜負了蘇三的一番苦心！」羣豪都知道蘇三是怕同伴下去救他，而引致更多人犧牲，是故寧願犧牲自己，因而都十分敬佩這位不起眼，又從不開口的漢子，尤其是段秋山，雙眼都濕潤了。

嵬名仁和見他們往內宅跑去，大吃一驚，用西夏語下令衛兵趕去內宅保護家小。羣豪衝出箭矢射程，去勢更快，西夏武士雖然孔武驍勇，但輕身工夫甚差，沒有躍高縱低之本領，只能在後面徒呼嗬嗬。

嵬名仁和老謀深算，判斷李艮決不會貿貿然帶沒藏熙趕來通風報訊，若爲洩恨，風險未免太大，雖然黃長河對答如流，仍難釋其懷，故此一面穩住黃長河，一面又暗中再盤問李艮，然後要野利旺再試探他，果然讓他查出眞相！

他雖然老奸巨猾，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估計黃長河會由前面出去，是故駐重兵於前面，料不到會反其道而行之，是以內心之焦慮不言而喻，一味催促手下趕快去內宅保護家小。

黃長河在屋脊上急奔中，仍能凌空躍起，目光一掠，忽然道：「向左逃！」楚嘯雲一向自視甚高，但經過昨夜，對他的機智十分佩服，是故毫不猶疑，首先橫越至左首的房舍上，其他人亦隨後而去。

如此一來，在下面跟着的西夏衛兵人數更少得可憐。羣豪行動更快，眨眼間便已由左首圍牆躍了出去，只見外面拴了二三十匹馬，黃長河道：「快將所有的馬解下來！」

段秋山道：「咱們只有九個人，那用得着這許多馬！」

侯知機道：「小姐，你什麼都不懂，理該少說幾句，還不快解韁！」楚嘯雲等拋下手上的侍衛，也跑過去解韁，有些馬匹見到陌生人，便跑開了，忽見黃長河的一個喚郭全煥的手下撮唇唿哨幾聲，說也奇怪，那些馬匹都跑了回來，聚集在一起。

周晋忙道：「快上馬，否則來不及了！」常恨春提着野利旺首先躍上一匹馬，向北急馳。黃長河甚是緊張，拍馬苦追，亦步亦趨，郭全煥走在最後面，他不斷以哨聲指揮那些空鞍的馬兒，隨隊奔馳。

侯知機佩服地道：「瞧不出你還有這套本領！」

郭全煥微微一笑，毛元章道：「郭六弟本是馬販出身，莫說指揮二三十匹馬，再多十倍，也能使牠們貼貼服服！」

馳了一陣，羣豪回首望去，見遠處有一大羣人馬追上來，郭全煥急道：「咱們必須拉開距離才能脫險。」

段秋山又問道：「這又是什麼原因？」

侯知機代他答道：「此是西夏腹地，必會遇到西夏兵，若不早點將他們甩掉，會陷於腹背受敵，且大漠之中，必有傳遞消息的辦法。再看，咱們無水無糧，被苦纏不捨，最後必會渴死！」

郭全煥道：「尚有一點，若有其他馬匹在旁，我這哨聲便不一定再管用。」

黃長河問道：「常兄，你想帶野利旺去何處？」

「去我想去的地方。」

這話說了等於沒說，侯知機問道：「你想去何處？」

「屆時你們自然會知道……總之要去大地方！」

侯知機道：「最大的地方便是興慶府，咱們也是要去那裡！」

段秋山反問：「黃兄要去何方？」

黃長河沉吟道：「既然來到西夏，興慶府當然要去走一遭。常兄難道還沒有一個確定的去處？」常恨春唔了一聲，忽然回身把野利旺向他拋去，黃長河連忙伸手接住。

常恨春道：「此去興慶府三百里路，路途不短，黃兄須小心看着他，以後還能利用他賺門過關。」

背後的周晋忽問道：「段姑娘，今

早黃大哥伸手入懷掏錢，你為何答上山之後。」

段秋山冷哼一聲：「誰知道他要掏錢？我以為他手在懷內，自然是暗示以後——手在衣後！」

侯知機哈哈笑道：「眞是自作聰明！」

段秋山怒瞪了他一眼，譏道：「適才危險總不見你開腔，其實如今也未至說風涼話的時候！」

黃長河回頭望望後面的追兵，發覺距離不但沒有拉開，反而有拉近之勢，忙道：「換馬騎，快！」當下眾人換坐空鞍馬，讓馱重的馬匹歇息，速度果然快了許多，段秋山想起剛才自己的話，粉臉發熱，自覺慚愧。

未幾馬匹進入一山中，黃長河看了幾眼山形，道：「老六，將那些氣力衰弱的馬驅往左側，咱們走右側。入山區躲避。」郭全煥依言施為，那些長脚畜牲被牠馴服得如在指掌間，收發自如，有九匹馬向右側急馳而去。

這次段秋山不敢多問，隨眾右走，轉進一山坳裡，但見山峯一座接一座，幸好還有山路，當下眾人覓路而行，過了一陣已進入高處，轉身望向南面，見沒藏厖花帶了數百騎已至近處。

黃長河道：「大家下馬歇一下，等他們上山再由山後下去，如今且先找些石頭備用！」羣豪處此環境，雖然到西夏各有目的，但此刻都心連心，不再計較細節，各自找來許多石頭。

黃長河見段秋山所找之石頭甚小，不由氣結，問道：「你這姑娘什麼都不懂，居然敢來西夏，你這些石頭能擲死人麼？」

段秋山紅着臉道：「你們什麼都不說，一味打啞謎，誰知道你心中想着什麼？」

侯知機笑嘻嘻地道：「小妞，做人要多點用心，為何咱們搬來的石頭都有幾十斤重，而你只挑些好玩的小石頭？哈，這小石頭倒可當棋子，咱們找機會跟沒藏厖花下他幾局棋！」

段秋山粉臉更紅，一扭頭索性坐到一邊去，常恨春拍拍侯知機的肩膀，道：「千金小姐初次出門，必然如此，侯兄理該教教她。」

「哈，侯某正是為了替她開竅啊！」侯知機忽然抬頭嘖了一聲：「這小妞對你特別好，唔，莫非你看上了她？」

常恨春臉上本就沒一絲笑容，這下更是陰沉，冷冷地道：「侯兄，以後說話之前也得多點用心想一想！」言畢拂袖而去。

段秋山氣頭一消，拍掌道：「六月天的債，還得好快！嘻嘻！」她抿嘴一笑，露出兩排貝齒，在陽光下，閃耀着白光，美麗純潔，令人不敢有絲毫冒瀆之心，侯知機竟然不忍反唇相譏。

周晉在前頭探察動靜，揮手道：「他們轉到山坳後啦，停馬商量，大家說話請放輕！」段秋山走到他身邊，低頭望去，果見那數百騎人馬停在山下，許多人下馬辨認蹄印。

山風送來沒藏厖花的話音，不過聽不清楚，但見他揮揮手，把人分作兩隊，一隊往左，一隊往右，他自己則向左走。

毛元章笑道：「這番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段秋山再也忍不住問道：「他以為咱們是左，分明愚蠢，為何說他聰明？」

「對面的馬蹄印較少，這邊的多，沒藏厖花以為咱們施的是虛實之計，故此判斷咱們走左邊，這不是聰明反被聰明誤麼？」黃長河言畢又回首對郭全煥道：「先將馬由後山拉下去！大家噤聲！」

沒藏厖花的人馬已越來越近，黃長河揮手令大家準備推石，最後道：「推！」剎那間，十數塊大石由上向下急滾而下。莫小視這些石頭，由於西夏兵正走上山，都擠在山邊上，閃避不易，霎時間引起極大的驚慌，許多人馬被石頭砸中滾下山去，慘叫聲和驚呼聲亂成一片。

黃長河道：「再推！」第二輪的石頭擊中的人數較少，但因為西夏兵只顧逃命，前面的人往下擠，把後面的同時擠下山去，是故收效更大！

黃長河道：「先退一半，再推兩輪，一齊退下山去！」當下毛元章、周晉、侯知機和張啓林首先退下，其餘四個繼續把大石抛下去。

右面的西夏兵驚呼聲，驚動了左面的，但聞這邊的人馬齊聲呼叫：「南蠻子在這裡！」猛見沒藏厖花帶人衝了過來，下令弓箭手向上射箭。

黃長河見所準備的石頭剩下不多，便道：「快退！」他抛下手上之石頭，首先飛身由後山奔下去，其餘之人亦魚貫而下。羣豪都有一身輕功，躍高縱低，舉重若輕，未幾即至山脚，侯知機等人已坐在馬上，四人一上馬，立即拍馬向西急馳。

這一招不但殲滅了沒藏厖花的一些士兵，主要的是將距離拉遠。段秋山回頭見追兵未至，乃問道：「黃兄，咱們向西馳去何處？」

黃長河道：「咱們如今已不能直接去興慶府中，只能繞路前進，先西行，再轉北走，然後回頭去興慶府。」

張啓林道：「但食水和乾糧的問題，咱們尚未解決。」

黃長河道：「目前只能見步行步。」

一陣急馳，跑了三十多里，羣豪又再換馬，但這時候，後面的追兵又隱約可見，侯知機道：「奇怪，他們怎會越追越近？」

郭全煥道：「因為他們所騎之馬，比咱們優良，所以遲早必被追上。」

侯知機驚道：「如此則非另想辦法

不可！」眼前突現一堵長城，侯知機道：「如今是否北行？」

黃長河道：「先解決野利旺再說！」他向常恨春打了個眼色，常恨春解了野利旺之暈穴，野利旺悠悠醒來，目光一及，色厲內荏地道：「快放本帥回去，否則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常恨春冷笑道：「死無葬身之地的是你，不是咱們，咱們來個交易如何！你帶咱們過關，咱們便放你回去。」

野利旺囁嚅地道：「如果你們食言不放本帥……」

常恨春截口道：「大宋子民言出必行，常某以己人格担保，過了關五里，即放你回去，絕不留難。」

侯知機道：「其實咱們的目的地是高昌迷城，聽說那裡埋了許多黃金，咱們不放你，難道想分給你一份？假如你不答應，咱們便慢慢折磨你，或將你一人抛在沙漠中，這利害關係，你自然懂得計算！」

野利旺沉思了一陣，終於道：「好，本帥且再相信你們一次！」

黃長河沉聲道：「不過你千萬別玩什麼花樣，否則第一個死的，絕不是咱們，而是你！」野利旺不斷點頭，當下羣豪便拍馬向城關馳去。

未幾至城門前，上面有人喝問：「來者是誰？不說個清楚，便萬箭齊發！」

野利旺罵道：「瞎了眼的小賊，連本帥野利旺也認不得，快令你們的指揮使出來見本帥！」小兵匆匆而去，未幾城頭上多了一名將軍。野利旺大聲問道：「李將軍，你還認得本帥否？」

城頭上那個李將軍道：「末將自然認得您，未知大帥何事來此？」

「本帥追趕逃兵，欲假道汝關抄捷徑追踪，趕快開門！」野利旺伸手入懷，掏出虎符來，揚了一揚。那李將軍立即下令開門。羣豪見狀一湧而上，李將軍忙走下城頭親來接待。

「沒藏副帥，請問你們追的是什麼人？」

野利旺沉聲道：「事關機密，不便相告，快讓路，誤了大事，唯你是問！」原來此處是不屬於他管轄。他指指黃長河等人，又道：「這些都是本帥的近身侍衛，還有，立即替我準備幾壺水和幾袋乾糧。」

李將軍見他說得嚴重，不敢怠慢，立即吩咐手下去辦，西夏兵服從性頗强，片刻間便辦妥，黃長河道：「副帥快追，否則來不及！」羣豪立即上馬，將野利旺夾在當中，向西急馳。

一出了長城，風沙陡猛，沙土撲打在身上，肌膚生痛，羣豪忙都低下頭，馬速亦慢了許多。黃長河回頭一望，但見城頭上多了許多人，關起的門，又再打開，知道沒藏厖花必是已趕至城關，李將軍知道有異，開關放行，忙道：「他們又要追來了，快！」

野利旺道：「你們都是大丈夫，不能食言，此刻該放我回去了！」

侯知機伸手在他身上一拍，道：「你想得倒美，放你回去，有如放虎歸山！」

黃長河道：「放你回去也行，但不許你告訴嵬名仁和，說咱們要去高昌迷城採掘黃金！」他掏出一張薄皮地圖來，揚了一揚，「秘密地圖就在此，你有興趣跟咱們一齊去嘛？」

侯知機道：「照啊，做個副元帥有什麼用處！有了黃金，什麼享受也有！何況你回去嵬名仁和也未必會再信任你，到朝上參你一本，嘿嘿，屆時你便一文不名了！」

野利旺臉色一變再變，他們越不讓他回去，他越要回去，乃道：「我是西夏人不能去回鶻，你們到那裏也得小心！」

黃長河道：「人各有志，咱們也不勉强你！」他拍拍野利旺的肩膀，道：「多謝你剛才合作，咱們做不成賓主，日後可以當個朋友！」他拿了一壺水給他，又給他一匹馬，然後拱手道：「後會有期！」

野利旺去後，羣豪再度西行，段秋山忍不住怪侯知機。「姓侯的做慣小偷，難怪沒一點大丈夫氣概，出爾反爾！」

侯知機冷嗤道：「你這黃毛丫頭懂個屁！瞧瞧這是什麼？」他舉起野利旺那件虎符來。「某不接近他，這虎符怎會在我手中？」

楚嘯雲笑道：「眞有你的！」

侯知機得意洋洋地道：「既然這物有此功效，不將它弄來備用，可對不起祖宗！」羣豪都笑了起來。

黃長河見沙漠已至眼前，乃道：「大家下馬先吃點東西再前進！」當下羣豪都下馬飲水。

周晉望着那一大片黃澄澄的沙，心寒地道：「大哥，咱們眞的要進去？聽說沙漠到處都是陷阱，可惜蘇三弟已犧牲了！」

段秋山問道：「蘇三如果去又如何？」

毛元章道：「他對沙漠的特性十分熟悉。」

侯知機語帶諷刺地道：「原來你們各有特技，眞是有備而來啊，挖到黃金，可得分一點給我！」

毛元章道：「彼此彼此，你們也不賴嘛！」

黃長河道：「時候不早，大家快走，六弟，馬匹你該多用心照顧，到了大漠，這些馬匹也許會是咱們的救命恩人！」羣豪匆匆吃了點東西，紛紛上馬，走進沙漠。

奇怪，剛才在外面風猛沙大，越向內進，風沙反而較小，正是風和日麗，此刻黃長河才道：「咱們入沙漠，是為了甩掉沒藏厖花的軍隊，所以如今只能向西北方前進，待入夜之後才折北而行。」回頭望去，沒藏厖花的大軍已追及沙漠邊緣。

（未完．四）

上文提要：劉府的管家滕勝發現了白堊牆上的索命血魔影，連忙告知莊主劉天豪，他連忙召集子女到水軒中宣佈此事，看子女的反應如何，大女兒和兒子互相指責，劉天豪心內明白，莫非這禍是他們闖的，因爲血魔影的出現，就是有人復仇的先兆，回憶自己攫得的二十四式天清秘籙，莫非給人看到或原主的後人來復仇……



新派湖海恩仇錄／樊中奇・文　可飛・圖

俠義世家

指責嫁禍　要求聯手

劉天豪只不過是想到了這一點，他心頭的重壓，立刻便輕了許多，甚至忍不住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雖然索命血魔影找來，如果是劉能或劉鳳，那仍然不是甚麼好事，然而比起找的是他自己來，那就好得多了。如果索命血魔影找的不是他，那麼，他當然不會領着全家去和索命血魔影作對，他只不過擔着一個管教不嚴的罪名而已！在那一瞬間，他突然覺得自己十分卑鄙，但是那種想法，只不過像電光一般在心頭一閃而已。他立即決定，必需追問出來，劉能和劉鳳二人，做過些甚麼喪天害理的虧心事！他立即大聲一喝道：「鳳兒！」

劉鳳雖然潑辣，但在父親之前，還是怕的，她面色鐵青，低聲答應了一聲，劉天豪向前跨三步，劉鳳已退到了牆邊來，退無可退了。

劉天豪冷電也似的目光，向劉鳳逼視了過去，劉鳳連忙叫道：「不關我事，爹，那絕不關我的事！」

劉鳳在這樣叫的時候，心想反對她的人，大約只有劉能一個，可是，出乎她意料之外，她高叫之聲才一停止，便聽到她的父親、弟妹一齊道：

「一定是你，一定是你！」

劉鳳的臉色，成了死灰色，一聲怪叫，腰背一弓，背部撞在牆上，只聽得「轟」地一聲巨响，她一撞之下，竟然將那堵牆，硬生生地撞破，她這時正在水軒之中，牆外是池水，牆被撞破，碎磚向外飛出，落在池水中，濺起水柱來。而劉鳳在碎磚亂飛中，一個觔斗便向外疾翻了出去。

劉天豪一見到劉鳳居然撞牆逃走，那分明是她畏罪心虛了。劉天豪剛才想起了往事，還在如臨末日，但這時眞氣提起，一聲大喝，却如同半空之中，响起了一個霹靂。他一聲大喝之後，身形掠起，便向外追了出去。

劉天豪並沒有注意到在他發出一聲大喝之後，他的兩子一女，同時鬆了一口氣，劉能吁了一口氣之後，立時向劉風和劉蕙二人一瞪眼，二人却也不甘示弱，也瞪回他們的大哥一眼。

劉天豪直趕了出去，便看到劉鳳已停在兩丈開外的一根暗樁之上，劉天豪眞氣一提，身子拔在半空道：「臭丫頭，惹下了大禍，你便想一走了之麼？」

劉鳳單足踏在暗樁之上，見劉天豪趕出來，一個轉身，便想向前掠去，但是她似乎又知道，就算自己再跑，也是逃不了的，是以轉過身去之後，並沒有將身子向上拔起，而劉天豪一起一落之間，快疾無比，他身子倏地下沉，已到了劉鳳身前，衣袖霍地拂下，袖尖點在劉鳳的肩井穴上，立時將她的穴道封住，緊接着衣袖一捲，已將劉鳳的身子，猛地捲了起來。同時，他自己的身子，向下一沉，足尖在暗樁上一點，立時反彈了起來，足

落到水軒上，在他站定之後，一伸手便將凌空飛過來的劉鳳接住，隨即解了她的穴道，但是却扣住了她的脈門，喝道：「你想走？闖下了大禍，你還想走？」

劉鳳面色慘白，道：「爹，索命血魔影未必是來找我的，就算是來找我，你……難道就準備犧牲女兒，去成全索命血魔影的威名麼？」

劉天豪的心中苦笑了一下，心忖：我要犧牲了妳！不是成全索命血魔影的威名，而是保我自己的老命！然而劉鳳這一句話，講得十分悽切，令得劉天豪陡然之間，想起劉鳳小時候的情形來。

劉鳳是他第一個孩子，一個奔走江湖，四海爲家，刀頭上舐血的人，忽然有了自己的孩子，使他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有家室的人了，這給他以一種十分微妙的感覺。是以劉鳳雖然醜，而且從小就蠻不講理，但劉天豪還是出奇地疼她，如今他却要硬派劉鳳是索命血魔影所要找的人了！他想到這裏，抓住劉鳳的手，不由自主地鬆了一鬆。

劉鳳本來就不斷在掙扎，劉天豪一鬆手，她立時掙脫，向後退出了一步，她是背向着門退出的，她只想退開兩步再說，絕無奪門而逃的意思。但她剛退出了一步，便聽背後傳來「錚錚」兩聲响。精光霍霍間，劉能雙劍出鞘，已將門口封住。

劉天豪猛地喝道：「作甚麼？」

劉能冷冷地道：「爹，你想想，若是給她走了，索命血魔影上門來，我們怎麼辦？」

劉天豪還未出聲，劉風和劉蕙二人，已經齊聲道：「是啊，大哥說得有理！」二人的面上，大有欣然之色。

劉天豪脚步沉重，來回走了兩步，他沉重有力的步伐，幾乎震得這座水軒，快要塌下來一樣。

他的四個子女，都屏住氣息望着他，好半晌，劉天豪才道：「鳳兒，你究竟做了些甚麼事？」

劉鳳道：「我……」她只講了一個字，便難以講下去。

劉天豪沉聲道：「我們和你夫家，都是武林中俠名遠播，天下皆知的人物，你究竟做了一些甚麼，你說！你說！」

劉鳳的神色越來越尷尬，她怎麼能講呢？她的夫家，她自己的娘家，全是出名的仁俠之家，江湖之上，提起這兩家來，誰不豎大拇指，誰不佩服？然而她却偏偏做出了這樣的事情，她怎麼讓呢？她張大口，面色越來越難看，冷汗自她的太陽穴中滲出來，先是無數的汗珠子，繼而汗珠直流下來。她心中不斷地埋怨，全是那該死的小王八蛋，全是那小王八不好！但，眞的是那個「小王八」不好麼？「小王八」其實不小了，也有十八九歲年紀，可是却生得鬼頭鬼臉，十分猥瑣，人人看見都討厭，但是劉鳳却十分喜歡他，把他認作記名弟子，因爲他專會拍馬屁，甚麼事情都投劉鳳所好，劉鳳說天是綠色的，他絕不會說是藍的。

「小王八」叫楊奉沙，本來是她夫家的一個小斷，由於他擅於拍馬屁，劉鳳待他甚好，連總管也要看他的臉色了。

那一天，楊奉沙一早便衝進後院，劉鳳正在看着她的孩子練武，楊奉沙老遠便停了下來道：「師父你早，看你站着，便覺得天下別的武功，再不足道了！」

劉鳳「嗤」地笑了一聲，道：「小猴兒亂嚼甚麼？」

楊奉沙走前幾步道：「師父，今天可有一件新鮮事兒，你知道不知道？」

劉鳳裝着絕不在意，但心中却在想，這小猴兒說有新鮮事兒，那可眞是新鮮了，可不是麼？從上兩個月，假扮黑道上人，劫了龍遠鏢局在附近經過的一單紅貨，眼看龍遠鏢局的鏢頭，哭哭啼啼地求上門來，曾經着實開心過一陣子之後，還未曾愜意過呢？

楊奉沙陪着笑道：「西七十里，嚴家莊明日有喜事，你知道嗎？」

劉鳳一聽，順手一掌，打得楊奉沙打了一個滚，怒道：「混賬東西，嚴老兒娶媳婦，咱們禮也送去了，還有甚麼不知道的？」楊奉沙滾了回來，在地上叩了一個頭，才敢站起來，道：「師父，你嚥得下這口氣麼？」

楊奉沙沒頭沒腦的講了這句話，劉鳳不禁呆道：「怎麼一回事？他得罪過我了麼？」

楊奉沙忙道：「師父你究竟是大人大量，大人不記小人過，事情不過五年多，你就忘了。嚴家莊莊主，仗着和老爺有交情，五年之前，將你……挪定了的界石，已歸了你名下的百來畝好田，又討了回去，你忘了哩！」

劉鳳面上略現怒意，「嗯」地一聲道：「偏是你小猴兒記性好，事情早已過去了，還提作甚？」

楊奉沙低聲道：「可是人家外面，都說你怕了嚴家父子哩！」劉鳳陡地一聲怪叫道：「放屁！他嚴老頭號稱九尾龍，我總有一日，叫他變成禿尾龍。」

楊奉沙拍手道：「好啊，好啊，這一日，自然就是明天，是不是？老爺子不想自己去，師父正好討了這個差使，上嚴家莊去，是不是？」

劉鳳呆了片刻，才道：「好，吩咐下去，替我準備行程！」

楊奉沙一聲答應便奔了出去……

劉鳳想到這裏，汗水已經流到背脊上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她簡直不敢再想！

嚴家莊莊主，也是武林中一條著名的好漢，早年是一個獨行强盜，後來得一位高僧點化，改邪歸正，封劍十年，再出江湖，着實幹了幾件驚天

動地的大事。他娶媳婦，莊上自然是熱鬧之極了。

這天晚上，嚴家莊上的熱鬧，以劉鳳帶着楊奉沙來到之時爲最高潮。劉鳳離嚴家莊尚有十哩，莊上派出迎賓的莊客，已經快馬飛報。等到劉鳳來到了離嚴家莊三里之際，嚴家莊莊主，九尾龍嚴令，已經領着嚴清江，以及一些想瞻仰女俠劉鳳風采的來賓，一齊迎了上來。然後，一干人衆，又簇擁着這位金獅劉天豪之女，天劍張化之媳，單劍凌風張白耀的妻子——女俠劉鳳，到嚴家莊中，一進莊，莊客、來賓，更是夾道相迎，一直將劉鳳迎進了大廳之上。

劉鳳在武林中的名頭雖然響亮，但是受人家這等隆重的禮儀，卻還是第一次。她左顧右盼，見所有的人，莫不來爭着奉承自己。這正中下懷，卻將來的時候心中的恨意，消去了一半。

貴客來到，嚴家莊內，立時大排筵席，將一座大廳擠得滿滿地，只見山珍海味，由僕役托着，穿梭也似地送了上來。

劉鳳雖是女子，但是性烈如火，意氣甚豪，開懷暢飲。席間，楊奉沙站到她背後低聲道：「師父，我們來這裏的事情，你忘了麼？」

劉鳳這時已有四分酒意，一瞪眼大聲道：「甚麼事？」

楊奉沙聽得劉鳳大聲一喝，兩三百人一齊靜了下來，向劉鳳望過來。偌大的一個大廳，竟然刹時間鴉雀無聲。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如何商議害人報仇的勾當？

楊奉沙心中不禁大急，他心知若是就這樣下去：在嚴家莊上，劉鳳雖然玩得快活，但是回到了家中，想起未曾出氣，怕不要將他打罵來出氣？是以他忙又俯耳道：「師父，你忘了麼？我們來這裏，是爲了……」他話未講完，劉鳳已經不耐煩道：「你去辦好了，弄得越是熱鬧越好！」

楊奉沙聽了，不禁一呆，心想甚麼叫作「越熱鬧越好」？難道劉鳳她……竟知道自己和黑道上的人有勾結？知道自己慫恿他好幾次假裝劫鏢，事後並未曾眞的將珍寶送還鏢局，而是和一些黑道中人一齊變賣成了黃金？楊奉沙一想到這裏，面上不禁變色，暗忖那倒非要更討好她，讓她出這一口奪田不遂的惡氣不可了。他當下不敢說甚麼，諾諾連聲，退了開去。大廳中的人，見沒有事，便又呼五喝六起來，楊奉沙退到了自己的桌上，恰好看到一羣人正在圍着嚴府快做新郎的嚴清江，在逼他喝酒，嚴清江少年英雄，這次要娶的，又是青梅竹馬，一齊長大，早就山盟海誓的意中人，是以心情大暢，來者不拒。

楊奉沙見此情形，心中一動，斟了一大杯，趁人不覺，一轉身，用衣袖遮住了酒杯，指甲一彈，一撮淺黃色的粉末，自他甲縫彈入了酒中，楊奉沙的心頭，着實跳得厲害，其實全是他做賊心虛，根本就沒有人注意他這一着。

他端着那杯酒，擠進了人羣嚷道：「讓我也來敬一杯，高興高興！」

人家都認得他是劉鳳的弟子，一見他來，紛紛將路讓開來。

楊奉沙直衝到嚴清江的面前，就將手中的那杯酒，向嚴清江一送道：「酒來了，快喝吧！」

新郎哥此時已有六七分醉了，一見有酒進來，也不接住，只猛地一吸，「啜」地一聲，那杯酒被他一口氣吸了起來，化爲一股酒泉，直奔他的口中，連酒中是不是有異味，也嚐不出來，便吞了下去。

衆人見新郎露了這一手武功，又拍掌哄叫起來，楊奉沙這才暗自捏一把汗，擠出了人叢。

不知是甚麼人突然高叫道：「噢！新娘子呢？咱們全是學武之士，難道還忸忸怩怩，學人家世俗子弟，不敢出來見人麼？新娘本就是出名的美女，如今再人逢喜事，當然更加美麗了，也得讓我們看看才行啊！」一呼百和，頓時哄然，新娘盛文蘭，自小父母雙亡，本來是住在嚴家莊的，在八歲那年，給滇南鐵橋庵住持靜音神尼帶渡了去，雖然拜在神尼門下，但卻是俗家弟子，在鐵橋庵學藝八載，又在武林中走動了三年，正當妙齡，人又生得美貌，也不知風靡了多少少年人。

但是她和嚴清江早已青梅竹馬，情有獨鍾，終於能成夫婦，實是一對璧人。靜音師太是出家人，並沒有來參加婚禮。

新娘正在內堂，也聽到了大廳中衆人的叫喊，她面上紅艷艷地低着頭，雖然想竭力忍住，但卻是不斷地笑着。幫她裝扮的幾個女友，更不住拿她打趣，卻又輪流地向大廳上走去，去看看可有甚麼人品好、武功好的少年英俠，值得自己付託終身的。

嚴家莊內內外外，可以說洋溢着喜氣。不一會，新郎嚴清江被人逼不過，「蹬蹬蹬」地走了進來。到了盛文蘭面前低聲道：「蘭妹，你出去讓他們看看吧！」

盛文蘭一跺足道：「那怎麼行？你太耳軟了！」嚴清江道：「你要是不肯出去，他們會說我怕你，請不動你了！」在盛文蘭身後的兩個女友拍手笑道：「好啊，你敢說不怕蘭妹了麼？」

嚴清江陪着笑道：「怕自然是怕的，但是當着那麼多人，讓人家說我怕她，這總有點下不去。」

盛文蘭一呶嘴道：「都是你鬧出來的，我不去。」

嚴清江道：「你……」他才講了一個字，面色便突然一變，「啊」地叫了一聲，一手按住胸口，一手按住腹際，看他的樣子，像是胸腹之間，十分

痛楚。

盛文蘭一見這等情形，忍不住想站起身來，可是在一旁的女眷，卻已轟笑起來，有的道：「文蘭，你看！他會向你撒嬌哩！你要是答應了他，他三日兩次這樣子，你怎麼樣？哼！例不可開，別睬他！」盛文蘭一直望着嚴清江，只見他的面色，越來越蒼白，額上甚至流下豆大的汗珠來，她霍地站了起來，失聲道：「你怎麼啦？」

嚴清江這時，已挺直了身子，但是他的面色，卻鐵也似青，十分難看，一開口，聲音更冷陰陰地，十分駭人。只聽他道：「你出不出去？」

盛文蘭一怔，心想，這是怎麼一回事？她是個心細如髮之人，立即知道情形有異了，連忙回頭道：「老爺子呢？快去請老爺子來！」

這時，在內堂的女眷，人人皆看出情形不對了，因此盛文蘭一說，立時便有她的一個女友，向外走去。可是那女友才踏出了兩步，嚴清江便一聲厲喝道：「上哪裏去？我怕過甚麼人，拿老爺子來壓我？」

他在刹那之間，竟然判若二人，盛文蘭急得跺足道：「撞了邪哩！芳姐，你快去吧！」

那被稱爲「芳姐」的女子，忙又向外走去。但是這一次，她才走出一步，嚴清江突然一聲怪叫，雙臂疾張，身如怪鳥，向前直撲了出去，越過了幾個人，到了那少女的身前，雙目之中，精光閃閃，形態十分可怖。那少女一呆間，嚴清江陡地一伸手，已將那少女的胸口，一把抓住！

那位少女，乃是江湖大俠翁超華的女兒，還是黃花閨女，嚴清江這一抓，正好抓在她的胸前。這已令得衆人在刹那之間，呆若木鷄了。

然而緊接着所發生的事情，卻更加駭人，只聽得嚴清江罵道：「要你站住，你竟敢亂走？」一面說，一面手起掌落，「叭」地一掌，竟正擊在那女子的頭頂之上！

翁超華的女兒，自然也有一身武功。可是這事情實在太突然了，令得她在事先一點預防都沒有，頭頂之上，被一掌擊中，竟然連聲也未出，便自慘死了！

嚴清江抓住了人家，已引得所有人錯愕無比，而嚴清江居然一掌擊下，將人家擊死了，衆人的驚愕，到了極點，突然之間，不約而同地，一齊發出了驚心動魄的尖叫聲，發洩了出來！

大廳上正在觥籌交錯，還有人以新郎是不是請得出新娘來作打賭，喧嘩熱鬧之極。可是，突然發自後堂的那一陣驚叫聲，將大廳上的喧鬧聲，都蓋了過去。刹那之間，大廳上靜了下來，那一陣驚叫聲，足可以將爛醉如泥的人嚇得酒意全消的。這時大廳之上，可以說絕無一個酒醉之人在，但是，卻也沒有人動一動，因爲沒有人知道這是甚麼事情。

「嗤」地一聲響，通往內堂的邊門上，一道帷簾被撕了下來，滿面脂粉，但是也滿面驚駭的新娘，掠了出來！

嚴令雙手按在桌上，霍地站了起來，道：「甚麼事？」

盛文蘭未曾開口，淚水已撲簌簌地流了出來，叫道：「老爺子！」她只了一聲，便住了口。

這叫她從哪兒說起呢？內堂的女眷，會武功的這時也全部竄了出來，叫道：「不好了！不好了！」

劉鳳正在興頭上，忽然之間，見大亂了起來，怒不可遏，猛地一伸手，「叭」地一掌，擊在桌面之上，她這一掌具有何樣的威力，「嘩啦」一聲響，桌面之上，立時穿了一個洞，盆碗杯碟，落了一地，她也不理會，大聲道：「亂甚麼？這裏這麼多人在，還怕甚麼大事不好？誰要窮嚷嚷……」她話還未講完，就沒有人再嚷了，大廳之中，又靜了下來，那並不是她的話生了效，而是嚴清江出來了！

嚴清江仍然抓住了翁芳的胸口。翁芳的身子發軟，早已死去，被嚴清江抓着拖了出來。

他才進入大廳，在鴉雀無聲中，只聽得一聲怪嘯，一條人影倏地掠過，到了嚴清江的面前。

那是一個面目清瘦，威嚴的中年人，他正是湘江大俠翁超華。

他一躍到嚴清江的面前，伸手托起了翁芳的頭，猛地一呆，失聲道：「芳兒！」刹那之間，他直以爲自己置身夢中。

他抬起頭來，正待要責問嚴清江，究竟是誰害了女兒時，嚴清江一聲怪叫，反手一掌，突然向翁超華的胸口擊去！

翁超華的武功，自然在嚴清江之上，但嚴清江這一掌來得太突然了，突然到了他連躲避的念頭也未曾起，便「砰」地一聲，被嚴清江一掌擊中了胸前要害，而且嚴清江的那一掌，力道竟是大得出奇。

翁超華的身子，不由自主「騰騰」地向後退了半步，翁芳的頭又軟垂了下去，翁超華只覺得眼前金星亂迸，喉嚨一陣發甜，「哇」地一聲，竟噴出一大口鮮血來，那一口鮮血，恰好噴在嚴清江的面上。

沾滿了鮮血之後，更覺可怖，他猛地又踏前一步，一掌又向翁超華的胸口擊到。

在他身旁的盛文蘭見這情形，一聲嬌叱，一翻手，在一個賓客的身邊，抽出一柄長劍來，劍走輕盈，直到嚴清江的掌心。

嚴清江一見劍到，怪笑一聲，手腕一翻，竟向長劍抓來，這一招改招極快，可以說是十分奇妙的武功。

盛文蘭看到他這樣子，不禁呆住了。這柄長劍，雖然不是削金斷玉的

利器，但却極其鋒利，嚴清江竟以肉掌來抓劍鋒，難道他的武功竟如此之高？

盛文蘭一失驚之下，立時收劍，但是嚴清江的出手，却是快得出奇。

五指一緊，抓住了劍身，盛文蘭正在收劍之間，雖然被他抓住，劍身仍然被迅速縮了回來。

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嚴清江一聲怪叫，五指一齊斷落，血如泉湧。他身子向前跨出了一步，盛文蘭手一鬆，「叮噹」一聲，那柄長劍，已落到地上來。

看嚴清江的情形，陡地跨出了一步之後，像是還要出手的，但是他跨出了一步，身形一凝，却不再向前跨出。只見他呆了極短的時間，才又突然抬起頭，向四面望來。

大廳之中，因爲這一連串突如其來的變故，弄得人人張皇，儘管聚集在這裏的，多是一流名手，可是變故太突然了，誰能當眞泰山崩於前仍色不變？

嚴清江站住了身子，不再亂動，其他人也只是以充滿驚駭的眼光望着他，連九尾龍嚴令，一時也不知怎樣才好，只聽得嚴清江突然一聲大叫道：「這……是爲了甚麼？」

這一聲叫喚，出自嚴清江的口中，更令得每一個人，心頭生寒！這句話可以由任何人講出，但却不應由嚴清江的口中講出。一切的事變，全是他一手造成的，他還來問人家「這是爲了甚麼？」如果不是眼前的情形大亂，只怕有許多人會忍不住而「哈哈」大笑起來的。

然而，席間也有幾個高手，一聽到了嚴清江的這句話，心中却是眞正地感到了驚駭。因爲照這時嚴清江面上的茫然，焦急之色看來，他竟眞像是不知發生了甚麼事！

九尾龍嚴令是最知自己兒子爲人的，他這時也最爲驚駭。令他如此驚駭的，並不是嚴清江殺了人，眼看一場喜事，要變成了災禍，而是他從嚴清江剛才那種如癲似狂的行動，以及此際那種迷茫焦急的神色上，陡地想起了兩個人來，這二人慣使邪派武功絕頂神功「摩頂迷魂大法」，傳說中，這一人只消一伸手，便可令得任何人聽憑他們的指使，做出完全與本性相違的事來。如果嚴清江剛才殺人，竟是着了這二人的道兒，而這二人又已來到了嚴家莊上的話，那就是家破人亡的大禍了！

嚴令在刹那之間，只覺得冷汗直淌，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　　×　　×

就在此際，聽得人叢中有人先失聲叫道：「東海雙凶蒙英、丁獨！」

那人才一叫出，又有人叫道：「摩頂迷魂大法！」

這二人叫了出來之後，大廳中每一個人都屏住了氣息。

這時若是有一根針掉在地上，也一定可以聽到鏘然之聲的！

×　　×　　×

劉天豪突然翻手一掌，「砰」地擊在一張茶几之上，那一掌擊下，那張茶几居然紋風不動，劉天豪按在茶几上，並不提起來，而他却霍地站了起來，身子在微微發抖着：「東海雙凶，鳳兒，東海雙凶，你……我們究竟是俠義人家，名震天下，你……怎麼可以和東海雙凶這樣的人混在一起？你怎麼可以？」劉天豪講到這裡，不但聲音走了樣，他的身子更是劇烈地抖起來，隨着他右手按住的那張茶几，一點一點地散開來，轉眼間便成了一堆木片。

原來早在他一掌打下去之際，那張紫檀木的茶几已被他震成碎片了，但因他的掌力極精純，所以一時之間，表面上看來，那張茶几還是完整無損。

劉鳳正在戰戰兢兢地敘述在嚴家莊所發生的事，她講到緊張的時候，被劉天豪突如其來的行動，打斷了她的話頭，她聽得父親這樣責備她，面色也不禁發青，呆了半晌道：「我……並不是和他們來往，只不過……只不過……」

劉能、劉風和劉蕙三人，異口同聲，冷冷地道：「只不過甚麼？」

劉鳳漲紅了臉道：「好兄弟、好妹子，你們不必幸災樂禍，落井下石，我只不過在一件事情中，幫了他們一次忙，他們來謝過我一次，還送了三粒『迷魂沙』給小猴兒楊奉沙，楊奉沙在酒中放了一粒，所以嚴清江才……」

劉能不等她講完，便連聲冷笑道：「這還不夠麼？哼！想不到我們這樣名聞天下的俠義之家，居然會有人和東海雙凶那種窮凶極惡的邪魔之徒來往，那麼，索命血魔影找上門來，也不出奇了。」

劉鳳的面上，倏紅倏白，劉能的話一講完，她便怪嚷了起來道：「你別說我，你自己呢？你自己呢？」

劉能剛才還氣燄高漲，可是這時候被劉鳳逼問，他突然面如死灰，誰都可以看出他面上的笑容，僵硬之極，勉强之極！

劉天豪雙手緊緊地捏着，他突然想笑。俠義之家，天下聞名的俠義之家，原來誰都有說不出的髒事！這不是太好笑麼？當然，他未曾眞的笑出來，只是沉聲道：「嚴家莊上，以後的事情怎樣了，你說下去！」

劉鳳想是已豁了出去，也不像剛才那樣驚惶了，她道：「大廳中，靜到了極點……」

她才講了一句，只聽得水池邊上傳來了紅豹子滕勝的聲音，朗聲道：「劉老爺子，有貴客到訪！」

劉天豪一怔，一擺手，示意劉鳳別再說下去，立即答道：「我已說過任何人盡皆不見，爲何你還要前來通

報？」

滕勝却答道：「老爺子，來訪的人，十分特別，看來非見不可！」

滕勝的話一傳進水軒之中，水軒內每一個人的面色全都變了，每個人所想到的都是：索命血魔影來了！

而從他們面上如此駭然的神情來看，他們所怕的，乃是索命血魔影來找自己，他們每一個人都是爲自己在擔心！

衆人中究竟是劉天豪最鎮定，他心知索命血魔影今早才現，如今未到晌午，絕不會那麼快就找上門的。

他吸了一口氣，問道：「來者是誰？」

滕勝清清楚楚地講了四個字：「東海雙兇！」

劉天豪失聲叫了起來道：「是他們！」

只聽得遠處，有一個聽了令人十分舒服的聲音，飄飄蕩蕩地傳了過來道：「不錯，是我們。東海雙凶居然求見金獅劉大俠，這也可說是武林中一等一的奇事，劉大俠你說是麼？」

劉天豪乃是何等樣人，他一聽這聲音，便知道東海雙凶，還在大廳之上，在這個骨節眼兒上，這兩個天下出名的惡人，居然尋上門來，若是被他們發現了牆上的血影……劉天豪身子震了一震，心忖，還是請他們進來的好。

他立即道：「滕管家，有請貴客！」

滕勝呆了一呆才答應道：「是。」他顯然對於劉天豪這個決定，感到十分奇怪。

水軒中的人都看到滕勝身形閃動，向外掠了開去。然後，幾個人的眼光，全都集中在劉鳳的身上。

劉鳳怒道：「看我作甚麼？」

劉風陰陰一笑道：「大姐，你的好朋友來找你了！」

劉鳳厲聲道：「放屁，你敢胡說！」她這句話一出口，一伸手，待向劉風胸口抓去。

只聽得水池岸邊又傳來一聲笑道：「原來劉大姐也在這裏，那眞太好了。」

劉鳳陡地停手，轉過頭去，只見岸邊，除了滕勝以外又多了兩個人。那兩個人，一個長身玉立，手持摺扇，緩緩搖着，一身青袍，形態極之瀟洒，頗有點像圖畫中人。另一個則是五短身材，穿着一襲粗布衣，背上還掛着一頂斗笠，看來十足是一個漁翁，竟是十分樸實。

劉鳳一見了二人，心頭已怦怦亂跳，但是她卻還在口硬道：「我與你們有甚麼來往？我在不在這裏與你們又有甚麼相干？」

那手搖摺扇的中年書生，正是東海雙凶中的「一笑勾魂」蒙英。他像是未曾聽到劉鳳的話一樣，只是「啪」地一聲闔攏了摺扇，向水池一指道：「二弟，你看，這裏既無船隻，又無橋樑，劉大俠要在水軒上與我們相會，這分明是攷較我們來了，是不是？」

矮漢子丁獨冷冷地道：「是啊，我們怕過不去了，但好歹也得試一試，是不是。大哥，你請先行一步！」

他一個「步」字才出口，「呼」地一掌，已向前直劈了出去！這一掌，若是單聽掌風之聲，絕不覺得他掌力之強，那是因爲他所發掌力，極其陰柔之故，但隨着那一掌，七八尺開外的池面上，「轟」地一聲響，突然，起了一股水柱來。蒙英身形拔起，向那股水柱躍去，到了水柱之上，他的身子向下略一沉，一掌向前拍出，在他面前五六尺處，也是起了一股水柱，而那時候，丁獨也已飛身而起，落在蒙英擊出的那股水柱之上，藉着水柱上昇之力，將身子托在半空之中，而且他又立即向前發出了一掌。二人的行動，配合妙到毫巔，一個發掌，一個便提氣向前躍來，而且在身形微微一凝之際，立時發掌，雙方藉着對方擊出的水柱，作暫時停腳之所，刹時之間，只聽得轟轟之聲不絕，水柱叢生，人影亂晃，突然之間，二人一齊「哈哈」一笑，到了水軒之上！

劉天豪一家，就算是年紀最輕的劉蕙，也絕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東海雙凶所露這一手，雖然稱得上驚世駭俗，但也嚇不倒他們。倒是劉天豪心中，暗忖這二人以善於歹毒暗器及邪派迷魂大法出名，但如今看來，他們本身功力也着實不弱，若不是輕功，內力俱已上乘，又焉能用這個辦法，越過池面，來到水軒之中？他踏前一步道：「兩位遠來，有何貴幹？」

蒙英、丁獨二人，一齊行禮道：「不速之客，貿然來訪，尚請劉大俠多多賜諒，這幾位諒是劉大俠的後人了，當眞是强將手下無弱兵！」竟說了一大串無關重要的話。

劉能首先忍不住，揚聲道：「劉家與兩位，向無來往，而且正邪積不相容，如同水火，你們有甚麼陰謀，不妨直言，儘說些廢話則甚？」

蒙英和丁獨二人大刺刺地坐了下來。蒙英「刷」地打開了摺扇，只見雪白的扇面之上，畫着鮮黃色的一朵牡丹，顏色刺目之極，輕輕搖擺。而丁獨則簡直是個鄉下人，他蹲在椅子上面，自背後解下那頂斗笠來。當扇子撥着，若是不明底細，誰知道這個粗布衫褲的粗漢子，會是武林之中，人人見之頭痛的大魔頭？

蒙英淡然一笑道：「大公子這話，可不對了，我們向有來往，只不過未曾來這裏拜謁而已，劉大小姐，對不對？」

劉鳳的面色難看之極，她明知想不承認，也是不行，只得「哼」地一聲。

蒙英又笑了起來說道：「至於積不相容，形同水火，那更是不對了，我

看，咱們將來，還要多多來往才是！」
　劉天豪面色一沉道：「你說甚麼？」劉天豪究竟是非同凡響的人物，他自己雖在惶急之中，但還是面帶忍容，沉聲斷喝，雖然只講了四個字，但卻也具有無上威嚴。
　令得蒙英陡地一怔，面上的笑容，也一齊斂去，他立即不再嬉皮笑臉道：「打開天窗說亮話吧，九尾龍嚴令，正請了武當、五台兩派，和喪門幫的高手，要找我二人的麻煩，我兩兄弟向來不是怕事之人，但是，嘿嘿，我們犯得上替金獅劉大俠揹黑鍋麼？」
　劉天豪緩緩地說道：「你這樣說，又是甚麼意思？」
　蒙英連聲冷笑道：「劉大俠，你別當是沒事人了，大小姐還未曾向你說過甚麼？就算未說，你還不知嚴家莊上的事情麼？人人都說是東海雙凶做的，我們做的壞事不少，多添一筆，倒也不在乎，可是嚴家莊上的事情是誰做的，誰都心中有數！」
　劉鳳的面色，難看到了極點道：「那你們……你們想要怎樣？」
　蒙英摺扇輕搖道：「剛才我已講過了，東海雙凶做的壞事，本就不少，添上一筆，也算不了甚麼，可是代人揹黑鍋，總得有點好處，是不是？」
　劉天豪心中暗忖，這二人當眞好大的口氣，九尾龍嚴令本身，已是一個勁敵，再加上武當、五台的高手，還有喪門幫中的異人，他們二人竟能對付得了？他們所要的代價，只怕也不會低，但是如果自己不答應他們，這事傳了開去，自己的一世英名，而且還有索命血魔影的事在內，劉天豪心中亂到極點，不知說甚麼才好。
　還是劉鳳問道：「你們想要甚麼好處？」
　蒙英笑道：「這個麼，大小姐可作不得主，我們聽說，劉大俠的內家氣功，練得如此之高，是由一本武功秘籙而來的……」
　蒙英的話，恰好觸起劉天豪最怕想起、最不願意想起的心病，他陡地喝道：「住口！」
　蒙英也眞聽話，劉天豪一叱，他立時便住口，而且和丁獨二人一齊站了起來，一拱手道：「多多打擾，我們告退了！」
　劉鳳急道：「哪裏去？」
　蒙英道：「找嚴莊主去，將當日我們遠在東海一事，向他說個明白，大小姐你只管放心，嚴家莊主未必會相信我們的話。」
　劉鳳卻急得滿頭是汗道：「你們別走。爹，你聽他們講完不好麼？」
　劉天豪苦笑道：「說吧！」
　蒙英道：「這本內家氣功的秘籙，我們要借來一看；三年爲期，定然歸還，決不食言！」
　劉天豪面色鐵青，一言不發，這本天清秘籙，就是他當年在十萬大山得自秦白蘭的手中，可以說是用十分卑鄙的手法弄來的，直到如今，爲了這件事，他看到了索命血魔影，兀自心驚肉跳，他如何肯將這天清秘籙借給東海雙凶？這事他實是沒法子答應！
　丁獨見他不出聲，連聲冷笑道：「走，我們又不是白來求人的，哼哼，翁超華的女兒喪了命，嚴令的兒子斷了五指，盛文蘭哭回鐵橋庵，將靜音師太也驚動了，再加上武當、五台和喪門幫的高手，劉大俠，你好好想想吧！」
　劉鳳急得汗如雨下道：「爹，你怎麼不出聲？只不過是一本武功秘籙，有甚麼大不了？」劉天豪突然大叫：「住口！」他揚起頭來道：「兩位請到大廳相待！等我們商量一下再作答覆，不知兩位意下如何？」
　東海雙凶現出不耐煩的神色道：「若是太久，我們可不等。」
　劉天豪忍住氣道：「至多半個時辰，兩位請！」
　二人互望一眼，「哼」地一聲道：「也好，咱們以半個時辰爲限，若是半個時辰之內，不見閣下前來，那我們就不辭而別了！」
　劉天豪一生之中，幾時曾受人這樣來挾制？但這時卻也只好强自按捺道：「好，半個時辰之內，我們一定可以決定的。」東海雙凶一聲長笑，身子突然向後倒拔了出去，仍然像來的時候一樣，越過了水池，到了岸邊，水軒中的幾個人，都可以看到，他們上了岸，便由滕勝帶着他們，離開了水池，向前走去。
　但是水軒之中，卻是誰也不出聲。過了片刻，劉天豪才緩緩地道：「鳳兒，如此看來，索命血魔影是爲你而來的了？」
　劉鳳面色灰敗，道：「那也未必，我在嚴家莊上生事，那是小猴兒楊奉沙出的主意，索命血魔影要找，也得先找小猴兒，不像大弟他的事，卻是他一手包辦的！」
　劉天豪一聽得劉鳳講到最後那兩句話，字字如同利刃一樣刺向他的胸膛，他連聲音都啞了，道：「好，好，我們還算是俠名遠播的人家，原來人人……」他本想說「人人都有見不得人的醜事」，但一說到「人人」二字，便想起那樣說法便包括自己在內，那是萬萬不可的。因之頓了一頓，改口道：「原來人人……都知道不可做的事，你們都做了？」他一面說，一面逼視着劉能，劉能面色蒼白，一言不發，劉風與劉蕙，互望了一眼，大有幸災樂禍之色。
　劉天豪怒吼道：「說！你們做了甚麼？說！」
　劉能不由自主向後退了幾步，仍是不開口。
　劉天豪一步一步緊逼過去；劉鳳道：「爹，東海雙凶還在大廳上等着呢！」

　劉天豪倏地轉過身來，道：「不給，不給，你去回答他們，說我不給！」
　劉鳳道：「那……那怎麼行，若是東海雙凶二人，不肯揹這黑鍋，不但我活不成，而且……我家破人亡，爹，只怕你最疼的外孫禮兒他也活不成了。」
　劉天豪沉聲道：「不行就是不行，你多說廢話也是沒用的。」
　劉鳳向後退了幾步，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好，那我先出去和東海雙凶拚了！」劉鳳一講完，轉身便走。
　本來劉天豪當眞無法對付東海雙凶的，可是此際，他的心中陡然一動，忙道：「且慢！」
　劉鳳心中一喜，道：「爹，你可是答應了？」
　劉天豪卻仍然搖頭道：「不是，但我卻有對付他們的辦法，如今武林之中，不是都將此事算在東海雙凶的身上麼？」
　劉鳳道：「不錯，可是他們卻能將事實的眞相講出來的。」
　劉天豪一字一頓道：「如果他們死了呢？」這句話一出口，人人都不出聲。劉天豪續道：「我們五人，若是料理不了東海雙凶，這倒是笑話了，他們二人一死，自然也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了！」
　劉風道：「爹，若是給二人走了一個，那可就更麻煩了。」
　劉天豪喝道：「若是讓他們走了，誰也活不了！」
　他一揚手，發出了一聲綿綿不絕，深遠之極的長嘯聲，嘯聲剛發出，便聽得水池岸邊傳來了滕勝的聲音道：「主人有何吩咐？」
　劉天豪故意將聲音提得極高道：「請先告訴兩位貴賓，我已有決定，令他們稍安毋躁！」
　滕勝遙答道：「是！」
　劉天豪轉過頭來道：「我先去，你們在大廳的四個邊門相候，一俟我發作，你們便一齊湧進來，一上來便用殺手，切不可容情！」
　他的四個子女，都一齊點了點頭，在他們點頭之際，都未曾想到這樣做法，實是十分卑鄙，他們所想到的，只是除了東海雙凶，只怕還可博得與世除害的美名！
　劉天豪吩咐完畢，五人一齊由暗椿奔過對岸，便四下散了開來，劉天豪腳步沉着，向大廳中走去，一進大廳，便看到東海雙凶有點不耐煩的神色，劉天豪拱手道：「累兩位久等了，這件事在下已想過了，既然兩位躭了那麼大的干係，這部天清秘籙，還應該借給兩位一觀……」他故意遲疑了一下道：「只不過三年之期，不知兩位是否確切遵守？」他抬起頭來，似是等着二人的回答。
　東海雙凶站了起來道：「我們說得出，自然……」他們下面的話，尚未說出口，只聽得劉天豪突然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暴喝聲，雙掌齊揚，兩股排山倒海的力量，驟然間由前壓了過來。掌風呼嘯，像是劉天豪發出那兩掌的同時，是挾着千萬枚暗器一樣，掌聲嘶空，銳利之極！那是第六重內家眞氣幻成强大無比的掌力，實是非同小可！
　劉天豪這兩掌，發得突然。出其不意，發掌偷襲，背後傷人，笑裏藏刀，這本是東海雙凶二人的拿手好戲，但他們卻未曾想到以仁俠馳名武林的劉大俠，也會來這一手，當劉天豪雙掌突發而出之際，他們陡地一呆，若不是這一呆，二人可能還可及時向後退開，但是這一呆，劉天豪的掌力已將他們罩住，在此情形下，二人除了束手待斃，或是發掌相迎，和劉天豪硬拚一掌的話，已沒有第三個辦法可供選擇了！
　二人明知劉天豪的掌力，蘊有極深湛的內家功力，但事已至此，也就只好奮力相迎了。二人齊聲怪叫，身形一矮，各翻手掌迎了上去，他們雙掌才出了一半，劉天豪的兩掌已然壓到，只聽得「砰砰」兩聲，四掌相交，東海雙凶雖以二敵一，而且他們的武功也是極高，要不然也不敢向老虎嘴邊捋鬚，勒索到金獅的頭上來了。但他們終究吃虧在倉皇應敵，內力也未曾貫足，一對掌，二人一起向後退了兩步。蒙英手在腰際一抹，呼一聲響，一根由十八根人腿脛骨穿成的白骨鞭已抖了開來，然而他一將鞭抖開，背後已傳來了「嗤」地一聲響。
　蒙英乃是何等樣人？焉有聽不出背後傳來的一下金刃嘶空之聲，乃是使用長劍有極高造詣的人所發出的，急切間，反手一鞭向後砸去，左手揚起，已撒出了五枚毒鏢來。
　自他背後攻到的，正是劉鳳，劉鳳那一招「順水推舟」，使得勁疾之至。
　蒙英的白骨鞭反砸而到，勢子也十分凌厲，眼看兩件兵刃，非要相交不可，而結果定然是長劍削斷白骨鞭，劉鳳可以說是撿一個現成便宜！然而劉鳳卻知道，蒙英的那十八節白骨鞭之中，節節都藏有奇毒無比的毒物，若是削斷了他的白骨鞭，便是自己遭殃的事，她如何肯上這個當？是以她一見鞭到，手腕向上略略一揚，那一劍的劍勢已變化爲一招「一柱擎天」。
　蒙英本來也已想到對方可能不會上當的，所以，他一鞭反砸之際，同時放出五枚毒鏢，其中兩枚是向後射出的，原本可以將身後的敵人，逼退兩步。可是他這五枚暗器才一離手，劉天豪雙袖一捲，那五枚暗器被捲入了劉天豪的衣袖之中，劉鳳也得以從容變招了。
　蒙英聽得背後長劍嘶空之聲已變，心中大驚，連忙向前一俯身，劉鳳的長劍，「颼」壹聲自他背上，後頸掠

新派俠情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鐵小虎

興問罪之師　直搗飛龍堡

上文提要： 鐵小鳳和金如海來到南陽諸葛廬的門前，見到了南陽居士魏君志，也沒有理會他，專心等武威鏢局總局主子母劍謝金河到來，指出他和鐵虎莊的滅門血債有關連，用血劍將他殺掉……八虎、小狗子等人也來找到了魏君志指明他也是和滅門血案有關連，將他殺掉。劍仙金飛龍，在場的還有白衣女子，原來是金如翠，金、鐵兩家趕去飛龍別院……

七鳳道：「是那一個？」

鐵狗道：「俺不敢說。」

金如雪道：「但說無妨。」

小狗子：「只怕會禍從口出。」

劍仙金飛龍道：「沒有關係，你說，天大的是非老夫替你扛着。」

小狗子遲疑一下，鼓足勇氣道：「這個人就是金堡主你自己。」

此話一出，全場皆驚，金如翠、金如海、金如雪三姐弟一齊怒目相向，七鳳、八虎更惱更怒，更是罵不絕口。

還是金飛龍替他解了圍，義正詞嚴的道：「小狗子之言不差，的確，無論功力，財力、身份、地位，老夫如有二志，確有呼風喚雨之能，夠資格當幽冥教主，小狗子並沒有說瞎話。」

臉色一整，繼又說道：「由此可以想到，這個老魔頭絕非等閑人物。」

八虎心事重重的道：「可是，放眼武林，走馬江湖，很難再找到一個與金大叔、慈悲和尚，百善先生旗鼓相當的武林人物。」

劍仙金飛龍道：「老夫以為，此人十之八九並非中原武林中人。」

七鳳一怔神，道：「這樣事情就痲煩了，簡直令人無從捉摸。」

飛龍堡主道：「也許是南海北漠之人。」

金如海道：「甚至也有可能是天竺、波斯、或者扶桑來的外國人。」

小狗子道：「慘啦，慘啦，要是外國人事情就嚴重了，此人若是已經挾着尾巴開溜，咱們到那裡去找他？」

八虎以肯定的語氣道：「放心，這個老小子絕對還沒有走。」

如雪姑娘道：「何以見得？」

八虎道：「老魔志在獨霸天下，領袖武林，目的未達，自然不會無功而退，還有——」

金如海道：「還有什麼？」鐵小虎道：「八把寒鐵寶劍，他僅僅弄到一把，更加不甘就此善罷甘休。」

一提到魔劍，金如翠馬上想到一件事，道：「七妹，八弟，被幽冥教主奪去的那一把劍是誰的？」

七鳳不假思索，立道：「是響劍司馬長虹的。」

金如翠道：「妳誤會我的意思了，大嫂是想知道，屬於七虎一鳳中何人所有？」

八虎道：「這還不簡單，咱們大家都把血劍拿出來，逐一核對便知，但不知金大叔的那一把在不在身邊？」

「在，在！」

言語間，金飛龍轉身入內，第一個將魔劍取出，放在面前的方桌上。

玉面郎君張玉郎忽道：「各位，瓜田李下，我看在下還是出去避一避的好。」

當金飛龍說出，幽冥教主有可能來自南海北漠的話時，八虎的心中會有所疑慮，今見張玉郎表現得如此坦蕩，疑心頓消，反而覺得怪不好意思的，忙道：「沒有關係，不必廻避，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小狗子的話更坦率：「蟑螂，沒有這個必要，眼前高手如雲，就算你心存不

過，劍鋒挨着身子分許，令得蒙英自腰際起，直到後腦都開了一道血口子！

蒙英也當眞了得，突然身子向前再翻，一個觔斗向前翻了出去，雙腿連踢，也不管身前的甚麼人，踢出了兩腿，將身前的人逼開，手中的白骨鞭，猛地向地上砸去！

他的白骨鞭不去攻人，卻在這緊要關頭向地上砸去，看似無用，實則乃是極其毒辣的招數，因為藏在他十八節的白骨之中的，乃是苗疆十八種毒瘴，他這一鞭砸下去，白骨碎裂，內中所藏的毒瘴立時湧了出來，他和丁獨二人，卻有解藥，百毒不侵，但劉天豪一家，難免要中毒了！

然而，他的如意算盤卻也打不成，就在他一鞭向下砸去之際，劉天豪一聲長嘯，衣袖突然向他的白骨鞭反捲了過去，一股柔和的大力，立時將他的白骨鞭捲住，順勢向懷中帶去。蒙英的武功雖高，如何敵得過劉天豪？被劉天豪一扯之力，拉得身子驀地向前跌出了一步。

蒙英也算見機，他身子向前跌出，五指便立即一鬆，竟放開了白骨鞭！

那白骨鞭，蒙英珍逾性命，乃是武林中人盡皆知的事，學武之士，對兵器的珍愛，那絕不是外人所能了解的，劉天豪絕料不到蒙英竟然一上來，便肯將白骨鞭放棄，他這一帶的力道甚大，蒙英陡然放手，他力度沒着落，身子陡地晃了一晃，若是換了別人，在此情形之下，少說也會退出半步去，但劉天豪只是身子略晃了一晃。

然而，他卻也未曾料到，蒙英白骨鞭一撒手，立時足尖一頓，身形向上疾拔而起，反手一掌，向頂上拍出，轟然巨響中，磚石紛墮，屋頂之上，已被擊穿了一大洞，分明是蒙英已不想戀戰，準備自屋頂的破洞之中穿出去了！

劉天豪這一急，實是非同小可，他既已下了殺手，那是叫東海雙凶屍橫就地不可，走了一個，都是天大的痲煩。他衣袖陡地捲開，剛才捲住的五枚暗器，首先向上，電也似疾射出去，緊接着，他的身子也向上拔了起來！

卻說丁獨，在一掌被劉天豪震退了一步之後，劉能斜刺裏穿了出來，雙劍如雪花亂飄，悄沒聲地向他身上蓋了下來。由於劉能雙劍的招數來得極緊，丁獨的處境比蒙英更險，他連取出兵刃的機會也沒有，只得身子就地一滾，向外滾了出去，可是才一滾出，劉風已經趕到，抬腿便踢，若論劉風的武功，想要踢中丁獨，那是千難萬難之事，然而此際，丁獨只顧避開劉能的雙劍，身子急急向外滾去，全然未曾預防，也就在此際，劉風一腳踢到，正好踹在他的腰際，踢得他一聲怪叫，身子一挺，向上疾挺了起來，劉能的雙劍，卻又刺到，他勉力攻了兩招，蒙英已向上竄去，也就在此際，只聽得大門之外，一個極其雄壯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劉大俠在家裏麼？」那是九尾龍嚴令的聲音。

蒙英一向上竄去，劉天豪發出了五枚暗器，立時便提氣拔身，追了上去，要在半空之中，將蒙英的身子硬生生地拉下來，可是就在這個骨節眼上，九尾龍嚴令的聲音，卻在大門之外傳了進來。

劉天豪心中一急，險險沒有從半空當中摔了下來！以劉天豪的絕頂武功造詣，本來不應該發生這樣的情形的，但是他一心想將東海雙凶殺了滅口，如今口還未滅，嚴令已然來了，這叫他如何不急？若是嚴令一到，東海雙凶將事情講了出來，那還了得？他這裏向下才一沉，蒙英的身子，已從那屋頂的破洞之中刷地一聲，疾竄而去了。

劉天豪一見這等情形，更是急得汗如雨下，他明知對方已從屋頂之中穿了出去，就算自己立即提氣上升，只怕也是追不到的了！

他心中一急，更是提不起氣來，身形疾沉，竟然落到了地上。劉天豪一落到地上之後，眼前一陣發黑，因為蒙英既然已自屋頂之上穿了出去，那自然可以見到嚴令，那豈不是一切都完了？

（未完・二）

軌，也不敢輕舉妄動。」

玉面郎君張玉郎却堅持己見，兀自步出花廳。

七鳳、八虎也沒再理會他，立將魔劍解下，放在桌上。

金如翠的劍早已取出，就放在一起。

每一把劍的劍鞘上，皆刻有七虎一鳳的大名。

經逐一比對排列，馬上查出，缺少的正是屬於鐵八虎的那一把。

驀聞張玉郎在外面喊道：「小心偷襲！」

話說一半時，便已聽到一片金鐵破空之聲。

隨着這一片破空之聲，花廳內的燈火立告全部熄滅。

暗器數目驚人，從四面八方射來，目標集中在方桌的四週，亦即對準了南金北鐵兩家的人。

事情實在萬分危急，急如火燒眉毛，誰也顧不得去取寒鐵寶劍，忙不迭的滾翻在地，滾向窗前門邊。

「什麼人？」

「什麼人？」

喝聲中，南金北鐵兩家人齊皆破窗奪門而出。

* * *

黑夜。星疏月沉。

不過，三數丈內的景物，還是可以依稀分辨。

院子裡空無一人。

玉面郎君張玉郎則站在牆頭上。

七鳳惶聲道：「可能是幽冥教的人，他們的臉上都戴着一張鬼怪面具。」

「多不多？」

「很多。」

「人呢？」

「已經逃啦。」

「逃往何處？」

「四散奔逃。」

「追，咱們快分頭追下去。」

話落時，七鳳、八虎、小狗子已飄落牆頭，立即分成兩組，七鳳與張玉郎一道，奔往西北，八虎和小狗子則撲向西南。

然而，僅僅奔出去二三丈遠，便猛然省悟到，怕中了敵人調虎離山之計，七鳳、八虎、小狗子遂又折轉回來，只留下張玉郎獨自一人，自告奮勇的追下去。

* * *

孰料，就這麼一瞬間的工夫，便鑄成大錯。

七把寒鐵寶劍已不翼而飛。

果然是被幽冥教的人盜去的。

剛剛才離開花廳的後門，最後一人的背後，仍清晰可見。

「看打！」

「看打！」

七鳳、八虎同聲一喝，很少使用暗器的他們，情急之下，就地取得兩支飛刀，抖手擲出去。

好準，奪！奪！兩聲，一中脖頸，一中後心，那人發出半聲慘嗥，便趴下去不動了。

但是，其他的人却已逃之夭夭。

而且，苦追了一陣工夫始終再見不到一影半踪。

更叫人納罕是，張玉郎沒再回頭。

劍仙飛龍父女姐弟也一去不復返。

萬般無奈之下，七鳳、八虎、小狗子只好折轉花廳，順便將那名死去的幽冥教徒拖回來。

眞是不幸中的萬幸。

也是奇蹟中的奇蹟。

幽冥教徒的腰裡，居然還插着兩把魔劍。

可是，重新點燃燈火時，卻發現不諳武功的冷杏兒，全身皆插滿了各式各樣的暗器，人已一命嗚呼，魂歸西天。

直氣個八虎雙眼發直，臉色發青，咬着牙齒說：「可惱，可惱，我鐵小虎對天發誓，總有一天要幽冥教主付出千百倍的代價來。」

小狗子對冷杏兒情有獨鍾，更是痛不欲生，捶胸跺脚的道：「可恨，可恨，血債一定要他用鮮血來還，非要他毀宗毀派，滅家滅門，趕盡殺絕，雞犬不留不可！」

七鳳比較冷靜，道：「此時傷心無益，罵死那個老魔頭也於事無補，咱們趕快來看一看這個魔徒，說不定會找出一些蛛絲馬跡來。」

話畢，已將那幽冥教徒的鬼怪面具取下。

面具下面，是一張完全陌生的臉。

八虎攏過來道：「邪門，這人的臉感覺怪怪的。」

七鳳道：「怎麼說？」

「好像缺少死人相。」

「妳是說他可能另外戴着人皮面具？」

「就是這個意思。」

「好，咱們仔細的瞧一瞧。」

這一瞧不打緊，果然瞧出了破綻。

的確是另外又戴着一張人皮面具。

面具的下面，却是一個熟得不能再熟的大熟人。

八虎大驚失色的道：「哇呀呀，怎麼會是他？」

七鳳道：「確實使人大感意外，又一個死而復生的人。」

小狗子定目一看，驚得他面無人色，終於道出了此人的名和姓：「是金大少爺，金如山。」

金家的大少爺金如山已經死了。

是死在他父親劍仙金飛龍手裡的。

七鳳、八虎、小狗子均曾在場親眼目睹。

是幽冥教主救了他？

是玄天道長救了他？

或是他壓根兒就沒有死？

而是南金父子合演了一齣絕妙好戲？

事情撲朔迷離，波譎雲詭，誰也不敢妄下斷語。

* * *

七鳳道：「朱哥、牡丹何在？」

八虎道：「玉娘，胡力何在？」

「在！」

「在！」

應諾聲中，朱哥、白牡丹、石玉娘、胡力，一齊飄然而現。

小狗子搶着說：「你們那一位行行好，先來瞧一瞧杏兒，看還有沒有救？冷家就剩下她一個人了，好可憐啊。」

胡力道：「她還沒有死，一息尚存，當然有救。」

說話中，橫跨數步，已在杏兒的口中塞了一粒靈丹。

七鳳指着金如山道：「他是金如山，有無錯誤？」

白牡丹躬身道：「完全正確。」

八虎道：「是他根本未死？還是被人救活？」

石玉娘正容道：「是他根本未死。」

「這怎麼可能，本星君在現場目睹，一劍穿心而過，從前心刺到後心。」

「可以做假，也可以事先安排？」

「如何造假？又如何安排。」

「譬如先在背上安排一個劍尖，用力刺的時候，另一個劍尖却縮進劍柄裡去了，但在外人看來，則很像是一劍穿心。」

「血從那裡來？」

「這更容易，在胸衣內放一包猪血可以了。」

「金飛龍當時使用的並非魔劍？」

「應該說是一把魔術的劍。」

「如此說來，那個該死的幽冥教主就是金飛龍？」

「本來就是！」

「妳沒有說假話？」

「奴婢斗胆也不敢騙星君。」

七鳳氣忿忿的道：「毫無疑問，那五把魔劍就是被金飛龍父女姐弟帶走的。」

朱哥道：「那倒不是，帶走寒鐵寶劍是他在魔教中的親信心腹。」

七鳳道：「這是爲何？」

白牡丹道：「金飛龍確非泛泛之輩，至今仍盡可能的想保持他超凡入聖的美好形象，他是以追趕魔徒之名，離開飛龍別院的。」

八虎怒目雙挑道：「媽的，他倒眞會矯揉造作。」

胡力道：「其實金飛龍此舉，另外還有不得已的原因。」

「什麼原因？」

「據我們所知，到現在爲止，他的所作所爲，如雪姑娘依然被蒙在鼓裡。」

「爲何要瞞着她？」

「因爲她愛星君至深。」

「哦。」

七鳳道：「金如海知道吧？」

石玉娘道：「知道。」

七鳳冷哼一聲咬着嘴唇說：「哼，他好會做戲！」

石玉娘道：「金如山則一直是老爸的同謀，幽冥地獄內的很多事務，就是由他全權處理的。」

「金如翠又是扮演一個什麼樣子的角色？」

「她也是同謀，甚至是主謀之一，更是一名舉足輕重的間諜，一名重要的關鍵人物。」

「這樣看來，南金北鐵聯姻就是一樁陰謀？」

「不錯。」

「鐵家鑄劍的秘密，就是金如翠洩漏出去的？」

「當然。」

冷杏兒已經甦醒，小狗子也將她身上的暗器拔掉了，其實她的傷勢並不重，是被嚇昏的。

小狗子總算轉憂爲喜，這時朗聲說道：「那隻蟑螂必也一定大有問題。」

白牡丹道：「他不是人。」

「不是人？是什麼？」

「是一匹狼。」

「跟張半仙、花香香是一道的？」

「他們是同門師兄弟。」

「都是玄天老牛鼻子的門徒？」

「一點不差。」

八虎道：「我想起來了，在幽冥地獄時，無根大師曾說過，牛鼻子有三個徒弟，可惜當時太忙大亂，未仔細推敲，不然，可能早就抓住了蟑螂的小辮子。」

小狗子道：「好在，皇天保佑，七小姐沒吃金如海的虧，也沒上張玉郎的當，否則，那就災情慘重啦。」

鐵小鳳恨聲道：「南金北鐵，如兄如弟，金飛龍爲什麼要幹這種喪心病狂的事？」

胡力道：「一山難容二虎，自然是爲了爭奪武林的領導權，有劍神鐵老虎在，就沒有他劍仙金飛龍出人頭地的機會。」

七鳳道：「有一點令人甚爲困惑，以金飛龍的實力，又有金如翠內應，再出以奇襲暗算，照樣可以穩操勝券，他爲什麼要脅迫賀三劍、謝金河等人參予其事？」

石玉娘道：「金飛龍最高明最毒辣的地方就在這裡。」

七鳳一怔神，道：「把話說清楚！」

石玉娘道：「他的計劃十分週密，先叫人犯下殺人放火的滔天大罪，然後再爲老友復仇，爲武林主持眞理正義的姿態出現，這樣不但可以順理成章的成爲武林霸主，也可以名正言順的取得八把寒鐵劍。」

八虎恨聲道：「嗯，的確很高明，也很毒辣，與僞君子僞善行惡的做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七鳳道：「但是，他這個計劃，似乎並沒有完全貫徹？」

白牡丹道：「是的，僅在對付齊魯劍客賀三劍的時候用過一次。」

八虎道：「以後爲什麼沒有再用？」

朱哥道：「主要事情有變化。」

鐵狗道：「什麼變化？」

胡力道：「星君與七姑娘的還魂復活，迫使他不得不改弦易轍。」

七鳳道：「自此以後，金飛龍的計劃又是怎樣？」

石玉娘道：「改用雙管齊下之計，一方面柬邀羣魔，齊聚幽冥地獄，欲一網打盡，另方面又盡量討好星君姐弟，隨時俟機而動。」

八虎道：「幽冥地獄之會，這個老混蛋算是完全失敗了。」

白牡丹道：「可是，飛龍別院剛才的這一幕却是成功。」

小狗子大發虎威道：「豈有此理，你們既然在場目睹，爲何不及時阻止？更不該放任他們從容離去。」

胡力歉然一笑，道：「無根大師有令，不准我們直接干預凡間之事。」

七鳳道：「現在事情已經挑明，金飛龍的下一步將如何？」

石玉娘：「還會繼續與星君姐弟連絡交往，僞裝下去。」

「金如山的身份已敗，這是不可能的。」

「金飛龍並不知道他兒子的身份已敗。」

「起碼他曉得，魔劍是他派人盜去。」

「他可以推給幽冥教，並且利用各種手段，包括娶七姑娘爲媳，或是將如雪姑娘嫁星君爲妻，以期取得另外兩把血劍，使八劍合璧，進而達到他一統江湖，獨霸武林的最終目標。」

小狗子挑眉瞪眼的道：「這個老傢伙好陰險啊，也好會演戲。」

一句話觸動了八虎的靈感，跟七鳳密商數語後道：「奶奶的，他會演戲，咱們也是這方面的專家，就跟他演一場精采絕倫的對手戲瞧瞧。」

小狗子聞言大喜，興高采烈的道：「好啊，演戲最好玩，怎麼演？」

＊　＊　＊

八虎沒理他，轉對石玉娘道：「慈悲和尚、百善先生現在何處？」

石玉娘道：「就在門外。」

七鳳一怔，目注大門，喊了一聲：「進來。」

「來啦，來啦！」

門外有人應諾，隨聲跨步而入，果不其然，正是百善先生邱百善與慈悲和尚。

八虎沉聲道：「兩位是已經死過一次的人，這條殘命理當屬於我們姐弟所有，對不對？」

二人齊聲道：「對！對！」

七鳳道：「既然來了，爲什麼不進來？」

百善先生卑躬屈膝的道：「沒有命令，不敢擅入。」

八虎道：「我們的話兩位都聽見了吧？」

慈悲和尚頷首道：「一字不漏，俱已聽見。」

七鳳道：「聽見就好，可以省去不少口舌，但不知兩位對金飛龍的觀感如何？」

邱百善惡狠狠的道：「可恨！可卑！該死！該殺！」

八虎道：「想跟金飛龍演一場壓軸大戲，請兩位扮演一個角色怎麼樣？」

慈悲和尚道：「扮演什麼角色？」

小狗子搶先道：「扮演一個媒人婆。」

鐵小虎啐道：「白痴，你公的母的都分不清，是媒人公，不是媒人婆。」

小狗子自知失言，忙改正道：「是是，是媒人公。」

百善先生道：「不知是要嫁女兒？還是娶媳婦？」

八虎道：「是要嫁女兒。」

「誰要出嫁？」

「就是我姐姐。」

「嫁給那一位？」

「金家的二少爺金如海。」

「哦，老夫懂了。」

「實際上只是一個現成媒人，應該很好做才是。」

「是不難做，相信一說即成。」

「就算有困難，也要設法克服。」

「關於婚嫁的日期，少俠有無腹案？」

「越快越好！」

七鳳接口道：「另有一事，兩位也必須同時辦好。」

慈悲和尚道：「什麼事？」

「請金如翠來。」

「請金如翠來作甚？」

「長嫂如母，請她來主持婚嫁之事。」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這是個好主意，誘她上鈎，擒而殺之。」

邱百善肅容道：「來這裏？」

八虎道：「這是金家的產業，鐵家的女兒怎可在此出閣。」

「回鐵虎莊？」

「鐵虎莊已毀，尚在重建中。」

「那叫金如翠往何處去？」

「這樣吧，叫她到開封司馬長虹家去，我們就暫時在那裡借住一陣子，直至這一場戲演完爲止。」

七鳳道：「事關重大，兩位務必要嚴守秘密，不可洩漏消息半點。」

慈悲和尚道：「七小姐儘管大放寬心，貧僧等恨金飛龍入骨，不將他碎屍萬段，難消心頭之恨，絕對不會通風報信的。」

八虎眼一瞪，道：「不行，也不能恨他，這是演戲，兩位是媒人公，必須圓滿達成任務，若是胆敢藉機索仇，演砸了這一場戲，小心你們項上的人頭。」

百善先生、慈悲和尚聞言心頭猛一震，異口同聲的道：「我們自有分寸，請少俠勿須過慮。」

七鳳道：「好啦，我們姐弟的話就到此爲止，其他的細節兩位看着辦吧，恕小鳳不便留客，請就此上路。」

＊　＊　＊

送走慈悲和尚百善先生後，小狗子指着金如山的屍體道：「金如山的這一副臭皮囊該如何處理？」

杏兒已完全恢復，插言道：「人死入土爲安，乾脆埋掉就算啦。」

八虎道：「不，這是最好的鐵証，要運回開封去，叫金老兒百口莫辯，這件事就交給胡力，玉娘他們去辦。」

胡力躬身應是，七鳳道：「牡丹，痲煩妳即刻去跑一趟邯鄲鐵虎莊。」

白牡丹畢恭畢敬的道：「請七姑娘明示。」

「告訴鎭八荒杜天雄，叫他馬上到開封司馬長虹家去。」

「是。」

「多帶一些能征善戰的高手。」

「知道。」

「行動要隱密，不可驚動飛龍堡的

人。」

「我曉得。」

「曉得就好，妳去吧。」

「牡丹遵命。」

當即化作一縷白光，騰空而去。

朱哥傻呼呼的道：「我朱哥與白牡丹一向形影不離，要不要陪她去？」

八虎道：「不要，白牡丹一個去就夠了。」

小狗子道：「猪八戒，如果你覺得閑着不舒服，俺倒可以給你找點事來幹幹。」

朱哥道：「幹什麼？」

「幹你的老本行。」

「什麼在老行？」

「放火，拆房子。」

「拆那裡的房子？」

「就是這裡，飛龍別院。」

「好極了，飛龍別院比幽冥地獄要好拆得多。」

說幹就幹，話一出口，當眞就要揮舞着鐵耙拆房子，被七鳳及時阻住，道：「不行，飛龍別院現在還不能拆。」

小狗子錯愕一下，道：「爲什麼不能拆？」

八虎罵道：「笨蛋，這個你也不懂，火燒飛龍別院的風聲，一旦傳到金飛龍的耳中，這一場戲就演不下去了。」

小狗子驚「哦」一聲，道：「就算不燒房子，我看消息也會傳出去。」

七鳳：「什麼意思？」

鐵狗道：「想必金家的婢僕花工，一定還有人留在這裡，他們不是傻瓜，也不是啞巴，風聲自然會走漏。」

八虎聞言一驚，道：「這事倒確實令人憂慮。」

石玉娘道：「星君勿慮，我們早已在飛龍別院的四週佈下了無影壁，將金家的人暫時禁錮在此，無法自由出入。」

小狗子道：「這還不夠，老雜毛、花爛貨、臭蟑螂他們無孔不入，防不勝防，最好是留一個人在此看守。」

一語提醒夢中人，七鳳立道：「猪八戒，你留在此地好了，不論付出多少代價，絕對不能讓老雜毛他們進入飛龍別院。」

八虎亦道：「胡力、玉娘也要特別注意，遇有情況，應竭盡全力，將他們引開，這個秘密千萬不能傳到金飛龍的耳中。」

朱哥、胡力、石玉娘齊聲應是，大家隨即分頭行事，相繼離開飛龍別院。

＊　＊　＊

開封。

飛龍堡。

金飛龍父女姐弟業已返家。

一切的一切，仍然保持原來的樣子，並無任何變化。

這日，金飛龍、金如翠、金如海三人，聚集在一間小客廳裡，正在談論機密大事，金如雪忽然喜孜孜的從外面衝進來，劈面就說：「爹，有貴客臨門。」

劍仙金飛龍聽得一楞，道：「貴客？誰呀？」

金如翠噗嗤一笑，道：「看小妹高興成這個樣子，不用問，八成是她的心上人小虎來啦。」

如雪姑娘玉面一紅，道：「才不是他呢。」

金飛龍道：「那是誰？」

「是我，百善先生邱百善。」

「還有老衲慈悲和尚。」

發話之初，尚在門外，話未完時，已雙雙聯袂而入。

邱百善的旱煙袋，裝滿了煙，呼嚕呼嚕的抽着。

慈悲和尚手捧鐵鉢，在鐵鉢的上面，放着一本黃曆。

金飛龍以禮相待，揖客入座，命人獻上瓜菓香茗。

寒暄數語後，金飛龍馬上轉入正題，爽朗的聲音道：「兩位是貴人，也是忙人，今日光臨敝堡，不知有何見教？」

雖然恨透了金飛龍，爲了顧全大局，二人不得不裝出一副友善的樣子來，百善先生抱拳道：「我們是專程來向金堡主道賀的。」

劍仙金飛龍不明就裡，愕然道：「道賀？金某有何喜事值得兩位來道賀？」

慈悲和尚低宣了一聲佛號，道：「金二公子要娶媳婦了，自然可喜可賀。」

金如翠嬌笑一聲，道：「兩位前輩愛說笑，金家並無辦喜事的打算，這話是從何說起嘛。」

百善先生滿臉堆笑的道：「從我們兩個老不死的身上說起。」

慈悲和尚補道：「坦白說，我倆是來做大媒的。」

金飛龍笑呵呵的道：「不知是做那一家的姑娘？」

如雪望了她二哥如海一眼，道：「我二哥早就有意中人，我看這個大媒很難做成功。」

邱百善道：「二公子的意中人是那一位？」

如雪笑道：「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盡人皆知是鐵家的七小姐。」

慈悲和尚雙掌合十道：「善哉，善哉，老衲與百善先生要做的這位姑娘，正是鐵小鳳。」

金如海喜上眉梢的道：「老禪師這話可當眞？」

百善先生道：「婚姻大事，豈敢兒戲？」

劍仙金飛龍則面現難色，字斟句酌道：「兩位盛情可感，這事可能有些不便。」

慈悲和尚道：「有何不便？」

金飛龍道：「小鳳父喪未久，是否適宜作新嫁娘？江湖朋友會不會笑我們金家太性急了些？」

百善先生道：「怎麼會，南金北鐵，如兄如弟，盡早嫁娶，正是金大俠照顧老友遺孤的最佳表現。」

「鐵兄仙逝，尚未滿三年，這——」

「金兄說那裡話來，塵世禮俗，父母喪未足百日者，仍可嫁娶。」

「先生認爲可行？」

「當然可行。」

「可曾徵求過小鳳本人的意見？」

「談過。」

「她怎麼說？」

「全憑金大俠一人作主。」

金飛龍未作正面答覆，和長女金如翠互換一道眼神，問次子如海：「爲父的想聽聽你自已的意見。」

如海紅着臉，垂着頭道：「孩兒沒有意見，一切全憑爹爹作主。」

如雪猛開哥哥的玩笑，道：「爹，二哥的心事我最清楚，想小鳳姐已經想了很久了，恨不得明天就娶過門。」

金飛龍沉吟一下，道：「好吧，原則上本堡主不反對，改天請一位算命先生來，選一個黃道吉日，就給他們完成了這一椿終身大事。」

慈悲和尚手上就有一本黃曆，邊翻邊說道：「選日子是件小事，用不着去請算命的，貧僧可以代勞。」

「那一天宜嫁娶？」

「三月十三就是一個黃道吉日。」

「今天三八，那不就是五日之後嗎？」

「不錯，正是五日之後。」

「這樣太近了吧？」

「不近，不近。」

「時間太倉卒，難免準備不週，是怕委屈了小鳳這孩子。」

「沒有關係，你們兩家是世交，又是親上加親，可以一切從簡，誰也不會說閑話的。」

「話是不錯，但金某總覺得，還是延後一些好，在時間上較爲充裕。」

邱百善道：「假如只是辦一件喜事，是可以延一延，但如趕在百日之內，連辦兩件喜事，則萬萬延不得。」

金如翠聽得一楞，道：「我們金家怎會有兩件喜事？」

百善先生道：「七鳳小姐娶進來，如雪姑娘嫁出去，雙喜臨門，當然是兩件喜事。」

金飛龍驚愕道：「這是誰的主意？」

慈悲和尚道：「是貧僧與百善先生的主意。」

金飛龍道：「兩位的高見是——」

邱百善道：「七鳳出嫁，八虎落單，實在叫人於心不忍，若與如雪姑娘結成連理，便可名正言順的搬來飛龍堡，南金北鐵，合而爲一，定可流傳千古，成爲武林佳話。」

劍仙金飛龍遲疑道：「邱兄立意至善，只惜雪兒年事尚輕，似嫌太早了些，出嫁的日期，延至三年服喪期滿後也不算遲。」

金如海反駁道：「遲啊，事實上妹妹的心早已嫁給八虎，再等三年，她準會急白了頭。」

羞得如雪姑娘的脖子都紅了，直罵：「死二哥，臭二哥，討人厭的二哥。」

實則心裡却甜得很，拉長耳朶，靜待老爸的最後決定。

劍仙金飛龍並未作出最後決定，道：「這樣吧，先將小鳳和如海的喜事辦完，然後再作從長計議。」

任務業已達成，慈悲和尚亦未跟他斤斤計較，目注如翠，道：「大小姐也該回家了吧？」

金如翠聽得一呆，道：「回家？回那裡的家？」

邱百善道：「長嫂如母，小姑要出嫁，妳這個做嫂嫂的難道不該回家去主持一切？」

金如翠望了老爸一眼，道：「說的也是，但不知七鳳、八虎他們現在何處？」

慈悲和尚道：「很近，目前正暫住在司馬長虹在開封的宅子裡。」

金飛龍的眸中，閃過一抹奇異的神采，道：「他們姐弟怎會住司馬長虹家去？」

邱百善道：「據說是被幽冥教的人搶去了五把寒鐵寶劍，姐弟二人四處苦追無着，到那裡去歇歇脚。」

慈悲和尚隨機應變的道：「正因爲眼見七鳳、八虎居無定所，到處飄泊，因而心生不忍，才想到撮合成這一對美滿姻緣。」

金飛龍關心的是另外一件事，道：「七鳳、八虎可曾查出一點頭緒來？」

百善先生大搖其頭道：「沒有，僅殺掉一個無名小嘍囉而已。」

所謂無名小嘍囉，係指金如山而言，金飛龍心裡雪亮，追問道：「可曾從這個嘍囉的身上，追查出任何線索來？」

慈悲和尚粗聲道：「狗屁也沒有，是一個生疏的陌生人。」

「哦！」

金飛龍等於吃了一顆定心丸。

這一場戲也等於成功了一半。

百善先生指桑罵槐的道：「關於幽冥教主這個千刀萬剮的惡魔，金大俠是否理出一點頭緒來？」

劍仙金飛龍道：「此人神龍現首不現尾，實在叫人捉摸不定，至今仍無線索可尋。」

慈悲和尚罵得更兇：「金施主太客氣了，什麼神龍，簡直是個魔鬼，將來一定會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

百善先生道：「好了，老禿驢，幽冥教主又不在這裡，罵他也聽不到，飛龍堡要辦喜事，必須一天當作兩天來用，是咱們該說再見的時候了。」

說走就走，雙雙告辭而出。

＊　＊　＊

開封，南門外，數里之處。

有一大片黑忽忽的黑森林。

森林的深處，有一棟宅子。

這就是響劍司馬長虹的家。

七鳳、八虎、小狗子、冷杏兒已到。金如山的屍體也運到了。

已經放進棺材裡。

停放在一間下了鎖的房屋內。

第二天，北六省的黑道總瓢把子鎮八荒杜天雄亦匆匆趕來。

七鳳一照面第一句話就是：「你帶來多少人？」

杜天雄恭謹有禮的道：「不多，總共一百零八人。」

八虎哈哈一笑，道：「赫，這可巧，梁山泊的英雄也正好是一百單八將。」

小狗子道：「痲將牌的張數同樣也是一百零八張。」

冷杏兒道：「不對，不對。」

小狗子道：「什麼地方不對？」

（未完・十八）

民初追捕故事集／雲劍飛・文

可飛・圖

雲湧烏耳山

惡霸橫死　逃匪落網

上文提要： 土多被迫到六寨中簽訂和約，領回土家族的族人，因城下之盟，被迫簽和約，心有不甘，伺機報復，尤其是對蕭原抱恨更深，知道他要回南寧，派人截擊，勾結逃匪譚勝協助，蕭原發現譚勝匿在土家族內，便折回清泉寨，用計誘譚勝出來，反中了土多和譚勝的奸計，清泉寨被燒毀，土多擄走了寨主岩旺，蕭原只好潛入土家族寨內，設法救人……

「岩旺頭人也關在那兩間石屋內麼？」蕭原問道。

「在。」

「有多少人看守？」

「四個。」那人答得很快，「每一間有兩個人看守。」

「被關在屋內的人，有沒有被鐵鏈什麼的鎖着？」

「沒有。」那人有問必答。「不過，都被縛着。」

「土多與那漢人譚勝在那裏？」

「在屋內喝酒。」

「你們爲何喝酒？」

「頭人說，要好好地慶祝一下咱們在日間成功將六寨的人擄回寨子。」

「土多不怕咱們六寨的人摸黑偸襲你們麼？」

「頭人說，你們六寨都有人在咱們的手上，你們不會不顧那些人的生死，襲擊咱們的。」

「土多眞的那麼對你們說？」

「是啊！」

「你說的都是假話？」蕭原忽然用力握着那傢伙的喉頭，右手的匣子槍緊抵在他的太陽穴上。「你以爲我是三歲小孩，會被你騙倒麼？」

那人頓時張大口，瞪大雙眼，驚恐地看着樣子兇惡的蕭原，艱難地道：「我……怎敢騙……你……說的都是……眞……眞的。」

「你還敢說沒有騙我？」蕭原兇惡地逼視着那人。「你知道麼，你若說的是眞話，怎會答得那麼爽快，就像信口開河那樣，要不，我也不會懷疑你！」

阿瑪忽然一手捂住那人的咀巴，接一拳擊在那人的小腹上。

那人被捂着咀巴，叫不出聲，但從他陡地將身子弓縮起來，便知道他痛得很厲害。

「還口硬麼？」阿瑪低喝一聲，作勢欲擊。

那人一雙眼珠驚恐地亂轉，露出乞求的神色，阿瑪將手拿開，那人大大地喘了口氣，痛苦地道：「你們就算打死我，我也不會改口！」

阿瑪與蕭原交換了一瞥眼色，蕭原跟着拿開抵在他太陽穴上的槍咀，放鬆握在他喉嚨上的手，沉聲說道：「你說，土多與那個漢人有沒有使詭計，在那兩間石屋的附近埋伏了人手？」

那人目光閃爍了一下，才答道：「沒有。」

「眞的沒有？」蕭原逼視着那人，那人剛才目光閃爍了一下，並沒有逃過他的眼睛。

「沒有。」那人的語氣有點閃縮。

「你若是騙我們，我們若是有什麼意外，你一樣活不了，而且，還會死得很痛苦，咱們的人會一刀一刀刺在你的身上，刺足一百零八刀，然後，才一刀刺入你心窩！」

那人渾身震顫了一下，眼中露出恐駭之色，張開口，好一會，才囁嚅

地道：「我……我……說的……」下面的話，因爲恐駭的關係，怎麼也說不出來。

蕭原伸手拍拍那人的臉頰，放輕聲音說道：「不要驚恐，只要你說實話，咱們絕不會殺你，還會放你走！」

「眞……的？」那人似乎沒有剛才那麼驚恐了。

蕭原用力點一下頭。

那人吸了口氣：「頭人與那漢人確是在石屋的附近，埋伏了人手，等你們跌落陷阱。」

「這麼說，土多頭人與那個漢人譚勝，已猜到咱們今晚會來救人？」

那人點點頭。

蕭原朝虎娃打了個眼色，虎娃猛地用槍柄敲在那人的後腦上，那人悶不吭聲地，一頭栽倒下去。

「漢家大哥，土多那惡人與那個壞人設下陷阱等咱們踩下去，咱們若還去救人，豈不是中了他們的毒計？」一個青年着急地道。

「咱們還去不去救人了？」另一個青年接口道。

蕭原沉吟不語，沒有答那兩個青年的說話。

五個人焦急地看着蕭原，等他說話。

好一會，蕭原終於開口：「咱們去救人！」

「漢家大哥，你……」阿瑪脫口說道。

「你們聽我說。」蕭原截斷阿瑪的說話。「我想到一個辦法，能夠將岩旺大叔他們救出來。」

五人一聽，頓時精神一振，十道目光齊射在蕭原的臉上，等他將那個辦法說出來。

蕭原打手勢要五人將腦袋湊過來，跟着將他想到的辦法，向五人低聲說出來。

× × ×

蕭原與阿瑪、虎娃再次潛入寨子內。

另外那三個青年各有分派，依照蕭原的吩咐，分頭去做。

三人潛近那處空地時，仍有人在喝酒，不過，大都醉倒了。

土多那間大屋仍有燈火，但却沒有人聲，大概也喝醉了。

蕭原三人在附近窺看了一會，便悄悄摸向土多那間屋子後面的兩間石屋。

三人摸到那兩間屋子的附近，便停下來，不敢太過接近，以免被埋伏在附近的土家族人發現。

他們在等待着。

大約等了一刻鐘有多，附近忽然響起一陣奔雷般的響聲，接着是一陣急驟的槍聲。

蕭原三人立刻互相看了一眼，同時緊了緊手中的槍。

緊接着，便聽到寨子內人聲驟起，彷似一窩馬蜂突然被捅了那樣，亂哄哄的。

突然，寨子內也有人聲響起，同時有人大呼小叫：「不好了，有很多人攻寨啊！」

叫聲中，槍聲大作，燈光點點，狗吠猪叫，驚呼聲和小孩哭聲，鬧成一片。

只有那兩間石屋及附近一點動靜也沒有。

驀地，那一陣奔雷般的聲響迅速接近，蕭原三人隱隱感到，脚下的地皮微微震動。

轉瞬間，三人看到一些龐然大物狂奔亂衝而來，每一頭龐然大物的後面，有火光燃燒着。

蕭原三人雖然看不清楚那些狂奔亂衝的黑影是什麼傢伙，但他們却知道，那是牛。

而且是火牛！

原來，蕭原吩咐另外三個青年，一個去通知留在寨外接應的五個人分散開來，當聽到寨子內有騷動聲響起，便立刻向寨子開槍，五個人不停地跑動着開槍，做成像是有很多人開槍，令到寨子內的人以爲有不少人攻寨，吸引寨子內的人注意。

而另外兩個人則潛入寨子後，摸到牛棚，偷偷在每一頭牛的尾巴上扎上一把禾草，然後將之悄悄趕到土多那間大屋子前的空地附近，將牛尾巴上的禾草點着，再在牛屁股上刺一刀，那些牛負痛之下，狂性大發，往前狂奔亂衝。

那兩個青年隨即竄到別處，胡亂開幾槍，令到寨內的人以爲外面的人已攻進來，造成更大的混亂。

蕭原這一着果然妙絕，寨子內頓時像一窩被捅了的馬蜂般，亂哄哄的。

有幾頭狂牛衝向石屋那邊，亦有幾頭在附近東竄西奔，有些地方被牛尾巴上燃燒的禾草沾燃了，着火燒起來。

大屋子那邊響起了急厲的呼喝聲。

而兩間石屋的附近，也突然有了動靜。

有幾條人影從黑暗中竄出來，追趕那幾頭狂奔的牛，也有人在黑暗中發出痛叫，那是狂牛衝過的地方發出的，不用說，一定是伏在暗處的人，被狂牛撞着了。

蕭原與阿瑪、虎娃在暗處看着，眼中頓時閃閃發光。

他們這一着「火燒蠻牛」終於奏效了——將埋伏在黑暗中的土多的手下，逼得現了形，那就變成敵明己暗，不怕跌入土多與譚勝佈下的陷阱圈套內。

——可以說，已將土多與譚勝佈下的圈套打破了。

一頭狂牛像是瞎了般，竟然直衝向那兩間石屋的其中一間。

有兩條人影急奔追趕那頭狂牛。

蕭原與阿瑪、虎娃三人就在那刹那，從藏匿的地方衝出來，朝那些從黑暗中竄出來的人影，開槍掃射！

那些人影做夢也料不到，有人潛伏在附近，在他們現身的刹那，衝出來向他們開槍射擊，措手不及之下，應聲倒下大半。

其餘的膽破魂飛，胡亂開槍射擊，又被蕭原連開數槍，擊倒三四個！

寨子內這時彷似人仰馬翻般，好不熱鬧，不少處地方起火燃燒。

原來，那是將牛趕出來的那個青年的「傑作」。

那間大屋子那邊有人往這邊衝過來。

蕭原與阿瑪、虎娃這時已衝到兩間石屋子的前面，那些埋伏在附近的土家族人不是被狂牛撞倒，便是被蕭原三人一陣掃射擊倒，剩下的，只恨爹娘少生了兩條腿，倉皇竄逃。

蕭原飛起一脚，踢開木門，身子往旁一閃，並沒有衝入去。

他恐怕屋內埋伏有土家族人，若是他一頭衝進去，無異自投羅網。

屋內立刻響起哭叫聲，蕭原探頭一看，只見屋內有四個小孩躲在地上，手脚都被縛着，大概受了驚嚇，哭叫起來。

蕭原正想閃入屋內，却瞥到大屋子那邊，有十多個人衝過來，正想開槍掃射，阻止那些人繼續前來，驟然間，他又瞥到有兩頭狂牛斜衝過來，靈機一觸，急忙蹲下來，向那兩頭牛開了一槍。

那兩頭牛受驚下，變得更加狂暴，頭一擺，改變方向，朝大屋子那邊狂奔。

那正好衝向自大屋子那邊衝過來的那些人。

蕭原又朝那兩頭牛開了一槍。

這一次，他瞄準了，射中一頭牛的屁股。

那頭受了傷的狂牛負痛下，更加狂怒，兇猛地衝向迎面衝過來的那些人。

另一頭牛驚嚇之下，更加狂暴，亦狂怒地衝向那些人。

——那兩頭牛已將那些人當作「仇人」。

那些人驟然看到兩頭牛狂怒地衝過來，跑在前面的一個人口裏罵了一聲，向那兩頭牛開了兩槍。

那兩頭牛這時已失了常性，根本不理那人開槍阻嚇反而更加暴怒，衝得更快。

那些人驚叫一聲，急忙往兩邊閃避開去，同時不住向兩頭牛開槍射擊。

這一來，更加激發起那兩頭牛的狂性，狂嗥聲中，追着那些人衝去。

那些人料不到弄巧反拙，慌不迭四散走避。

但仍然有走避不及，被兩頭狂牛撞倒。

那些人邊走避，邊向兩頭狂牛開槍射擊，兩頭牛雖然中了不少槍，却沒有倒下，仍然負傷追逐着那些人。

蕭原這時已閃入屋內，低聲對那四個男女小童道：「不要哭，別怕，我來救你們回家。」

那四個小童一聽「回家」兩個字，頓時止住哭聲，眼巴巴地看着蕭原。

蕭原不敢怠慢，立刻拔出刀子，將四個小童手脚上的繩子逐一割斷，「快跟我走！」當先向門外走去。

走到門前，他先探頭往外望一眼，看到那些土家族人仍然忙於應付那兩頭狂牛的追逐，馬上閃出屋外。

那四個小童緊跟着他。

另一間石屋敞開的門口人影連閃，有人衝出來，蕭原一眼便認出，領頭的那一個，是虎娃。

蕭原不及向虎娃詢問岩旺的情形，馬上疾聲道：「虎娃，你快與阿瑪帶他們往那邊走！我在後面阻擋追兵！」

虎娃答應聲，首先揹起一個奔過去的小童，向蕭原所指的寨邊奔去。

其他三人急忙抱起三個小童，跟着虎娃急急奔走。

走在最後的是阿瑪，他的背上揹着一個人，原來是腿上受了傷的岩旺。

蕭原無暇向岩旺招呼，一甩臂，向那邊掃了幾槍。

原來，那兩頭狂牛有一頭已被擊倒，有幾個人衝過來。

蕭原那幾槍將衝過來的幾個人嚇得急不迭趴在地上，但仍然有一個發出一聲嚎叫，中槍跌落地上。

蕭原跟着從身上取出一個黑黝黝的物事，用力擲過去。

那個東西落在地上，「砰」地一聲，爆碎開來，却沒有爆炸。

伏在地上的幾個人驚得出了一身冷汗，

因爲，那個東西就落在他們前面的地上，相距不到兩尺，若是炸彈，肯定不能倖免。

那幾個人似乎嗅到一陣煤油味。

一團火光緊接着扔過來，落在那個東西爆碎的地上，發出蓬的一下驟燃聲，隨即火光閃冒。

那團火光乃是一團浸了煤油的布團，當中包了一顆石子，而那個黑黝黝的東西，乃是一個裝了煤油的酒瓶子，都是在事先準備好，帶在身上的。

那十個跟他一起來救人的青年，身上也帶着那兩樣東西，以備不時之需。

結果，都派上用場。

由於地上洩滿了煤油，那團燃燒的布團才扔過去，眨眼之間火勢蔓延，頓時成了一片數尺方圓的火海。

那幾個人急不迭滾開去，以免被火沾上。

有人大喝：「快追上去，截住他們，不要讓他們跑了！」

有人繞過「火海」追過去，並開槍射擊。

但那人立刻在一聲槍聲響起的刹那，跌倒下去。

其他的人嚇得馬上伏下去。

那一槍是蕭原開的。

「快開槍射擊，衝過去，千萬不能讓他們逃了！」又有人大喝。

蕭原聽出，喝叫的是譚勝！

而他在開了那一槍後，乘對方那些人伏下的機會，轉過身往前竄出數丈，才又伏下來，注視着那些人的動靜。

喝聲未停，一陣槍聲猛烈响起，有幾條人影藉着槍彈的掩護，從地上竄起來，衝過去。

蕭原瞄準，連開兩槍。

兩條人影應聲猛地撲跌在地上。其餘的慌不迭撲在地上。

一陣槍彈急激地從蕭原的頭上射過，蕭原連眼也沒有眨一下，因爲，那一陣槍彈根本對他沒有威脅。

蕭原又乘機悄悄竄退了數丈。

「他媽的，衝啊！」有人怒喝。

蕭原聽出，怒喝的是土多頭人。但却沒有人膽敢再往前衝。

「他媽的，若是讓他們逃了，明天六寨的人聯合起來，攻打咱們，一樣是死路一條，快衝過去截住他們啊！」土多斷聲大叫。

那些人被土多這麼一說，想想也是，於是又從地上竄起來，衝前去。

但立刻又有兩個在槍聲連响中，仆跌下去。

其餘的眼見同伴接二連三中彈倒下，心膽俱碎，遲死總比早死好，活得一時是一時，立刻伏倒下去，不敢再往前衝。

土多與譚勝在後面看着，氣怒得破口大罵。

那些人却說什麼也不肯再往前衝。

蕭原扭頭往後望一眼，阿瑪等人已走得沒了影踪，估計他們已奔出寨外，不禁鬆了口氣。

「譚勝，土多，有種的親自衝過來，別叫手下無辜送死！」蕭原高聲大叫，目的是想挑撥那些土家族人對土多與譚勝生出不滿之心。

「蕭原，你有種的，不要走！」譚勝怒叫。

「土家族人的弟兄聽着，我們已將人救走，你們若不想家毀人亡，趁六寨的人未來與你們算賬之前，將土多與那個壞漢人譚勝抓起來，六寨的人一定不會傷害你們，那些賬，只會找土多與譚勝算！」

「蕭原，你胡說！」土多氣急敗壞地大叫。「你們不要聽他放屁，六寨的人不會放過咱們。」

「土多，你作惡多端，明日，你會得到報應，」蕭原冷笑。「你不自量力，居然敢與六寨的人作對，你可說是土家族人的大罪人！」

「蕭原，我若是捉住你，我會生劏了你，烹你的肉來吃！」土多破口大罵。

蕭原却沒有再吭聲。

「蕭原，有種的，站起來，我與你決個生死！」譚勝開口叫道。

蕭原仍然沒有吭聲。

「蕭原，你是個無膽鼠輩！」譚勝想激蕭原與他決鬥。

蕭原似乎不爲所動，仍然沒有反應。

其實，蕭原早已悄悄往後溜了。

好一會，譚勝與土多才起疑，又咋唬了一陣，仍然聽不到蕭原說話，才壯着膽，帶頭衝前去。

蕭原果然溜了。

土多氣怒得直頓脚，還想帶人追出寨外，却給譚勝阻止了。

譚勝在他的耳邊悄悄說了幾句話，土多目光閃閃，連連點頭。

這時，寨子內的騷動已沒有先前那麼厲害，槍聲也疏落下來，不過，寨內起火的幾處地方，仍然未撲熄。

土多吐了口大氣，恨恨地說道：「想不到會功虧一簣！都是那個該死的蕭原！」

蕭原與十個傜族青年，連同從黑土寨內救出來的岩旺等人，安然無損地返回清泉寨。

泰麗自蕭原他們出發出救人後，便一直沒有躺下，她要等蕭原他們回來才放心。

看到蕭原他們平安返來，還成功地將人救回來，泰麗與所有的人都高興得很，本來睡了的人，也被興奮的說話聲與笑聲驚醒了。

蕭原被全寨子的人看作天神般的，也不知是誰發起的，所有人都圍着蕭原，有人將他抬起來，拋起來，接住，又拋起來。

好一會，人們才將蕭原放下來。

蕭原却沒有被勝利衝昏頭腦，他吩咐虎娃與阿瑪派些人手，在「營地」的附近嚴加防守，以防土多與譚勝反噬。

阿瑪與虎娃答應一聲，馬上去分派人手。

跟着，他吩咐泰麗將救回來的大人小孩安頓好，才走到岩旺的身邊。

「大叔，你腿上的傷重麼？」

岩旺腿上的傷口已敷上草葯，包紮好，躺在一堆乾草上。「漢家兄弟，你眞了不起，要不是你，咱們的人根本無法將我與六寨被擄的人救出來，那時，咱們六寨的人將會任由他們宰割，你是咱們的大恩人！」

頓一下，摸着腿上包紮着的地方，笑說道：「被射穿一個洞，幸好沒有射傷骨頭，不會跛。」

「大叔，是我害了你們……」

蕭原一句話才說出口，便被岩旺截斷了。「漢家兄弟，你不要那麼說，我知道你想說什麼，就算昨天你不帶了虎娃他們出寨，土多那惡人遲早也

會乘咱們不備，向我們下手……」

「但，他們不會那麼容易放火燒寨子啊……」

「這你就想錯了，」岩旺擺擺手，打斷蕭原的說話。「土多那傢伙既然想騎在咱們六寨的頭上作威作福，而且，那又是他蓄謀而爲，他一樣會想方設法，燒掉咱們的寨子，好給其他五寨一個下馬威。因此，就算你昨天不帶虎娃他們外出，他們一樣會想辦法，將寨子燒掉的，你千萬不要自責。」

「但，寨子燒掉了，什麼也燒掉了……」

「漢家兄弟，你不用替咱們擔心。」岩旺豁達地笑道：「每一個人生下來，不是什麼也沒有的麼？這座寨子本來也是沒有的，還不是咱們的祖先憑着雙手建起來的麼？只要咱們還活着，還有一雙手，一樣可以再建起一座寨子，咱們一樣會活下去！」

蕭原聽得心頭一陣激動！伸手緊握着的岩旺的雙手。「大叔，我眞佩服你！」

「漢家兄弟，你是一個難得的好人！」岩旺的眼中閃着睿智的光芒。

「大叔，咱們明天派人去五個寨子，通知他們被擄去的人都救回來了，順便請求五個頭人派出人手，聯合起來去黑土寨找土多算賬！」

「好，趁熱打鐵，決不能再讓土多施詭計耍花樣的機會，一定要徹底對付他！」岩旺用力握一下蕭原的手。

× × ×

五寨的頭人接到清泉寨派去的人報信後，都放下心頭大石，馬上帶了人趕去清泉寨。

大力頭人與桑昆、日刀、天光頭人還帶了糧食、衣物，接濟清泉寨的人。

當他們看到被擄去的親人都安然無恙，對清泉寨的人更加感激，特別是蕭原，他們拍着胸膛對蕭原說道：「漢家兄弟，你的大恩大德，我們永世記着，日後你有什麼事要我們幫忙的，只管來找我們！」

蕭原忙對五個頭人說道：「五位頭人，你們不用感激我，要感激的，應該是清泉寨的弟兄，我希望你們幫助他們重建家園。」

五個頭人異口同聲道：「咱們一定幫助岩旺頭人盡快重建清泉寨。」

岩旺連聲多謝五個頭人的慷慨允助。

跟着，蕭原又對五個頭人道：「五位頭人，被土多擄去的親人已救回來，你們再無顧忌，那咱們應該馬上去找土多算賬！」

五個頭人同聲道：「漢家兄弟，咱們人都帶來了，就是準備去找土多算賬！」

「那我們馬上趕去黑土寨，免得土多那惡人有機會又使詭計！」蕭原道。

五個頭人齊聲叫好。

蕭原於是召集了清泉寨的大部份人手，與五寨帶來的人手，趕往黑土寨。

× × ×

大隊人馬趕到黑土寨，走在前面的蕭原與五個頭人發覺到，黑土寨的情形似乎有點不對。

因爲，黑土寨內的人發現他們直逼寨前，任何人也看出，他們來意不善，却不但沒有將寨門關閉起來，反而將寨門大開，似乎要接他們進去。

蕭原與五個頭人不由心生疑惑，下令後面的人停下來不要太接近黑土寨。

「土多那惡人又要什麼花樣了？」大力頭人疑惑地道。

「莫非他擺的是空城計，想誘咱們進去，然後將咱們一網打盡？」日刀頭人接口道。

蕭原也認爲日刀頭人說的極有可能。

「漢家兄弟，那咱們怎辦？」桑昆頭人問。

沉吟了一下，才說道：「咱們先將黑土寨包圍起來……」

陡地，大力頭人疾聲說道：「快瞧，寨內有人走出來！」

衆人忙往寨子望去，果然看到有一羣人從寨門內走出來。

那羣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沒有帶着武器，領頭的是幾個老人。

蕭原與五個頭人訝異地看着走出來的那夥土家族人，眼中露出疑惑之色。

「他們在搞什麼把戲？」大力頭人喃喃道。

「小心提防。」蕭原對五個頭人道。

那羣人慢慢地向六寨「戰士」停下來的地方走過來。

蕭原示意五個頭人吩咐族人分散開來，以免被土家族人突施襲擊，因爲站得太緊密，發生變故時不易躲避應變。

五個頭人馬上吩咐族人散開來，保持戒備。

蕭原緊緊地注視着緩緩走過來的土家族人，右手握住插在腰間的匣子槍槍把上。

距離還有丈許左右，蕭原揮手喝叫那羣土家族人停下來。

那羣人立刻停下來。

「唏，你們搞什麼把戲？」大力頭人喝道。

領頭的幾個老人馬上走上前，其中一個下頷長了一撮山羊鬚的老人開口說道：「咱們沒有搞什麼把戲，咱們是來求你們不要爲難咱們，燒掉咱們的寨子。」

「土多那惡人眞會耍花樣，他以爲要你們這羣老弱婦孺走出來求我們，我們便會放過他麼？」桑昆頭人怒聲大喝。

「你們燒了咱們的寨子，却要咱們不要燒你們的寨子，世上那有這樣便

宜的事？」虎娃戟指怒叫。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天公地道。你們燒了咱們的寨子，咱們當然要燒你們的寨子。這叫以牙還牙！」阿瑪怒視着那幾個土家族人的老人。

六寨的人齊聲呼叫：「燒掉黑土寨，燒掉黑土寨。」

一時之間，呼叫聲震天。

那幾個老人忽然「噗」地跪下去，朝蕭原與五個頭人磕頭。「求求你們，不要燒掉咱們的寨子，土多作的孽，不該要咱們來承擔啊！」

「你們快起來。」蕭原心有不忍。

「你們若不答應，咱們跪着不起來。」那個山羊鬚老頭說完扭轉身，朝後面族人打了個手勢。

後面的土家族人立刻紛紛跪倒下去，連小孩子也跪在地上。

「土多那惡人簡直不是人！」日刀頭人怒罵，「自己龜縮在寨子內，却叫老人小孩出來跪着求咱們，簡直是烏龜王八蛋！」

「叫土多那惡人出來和咱們說話！」天光頭人喝道。

那幾個老人一聽，頓時呆了一呆，那個山羊鬚老頭下頷上的鬍子翹動一下，急巴巴地說道：「咱們眞是老糊塗了，忘了告訴你們，土多已經死了！」

蕭原與五個頭人一聽，頓時睜大雙眼，看着那個山羊鬚老頭。

——他們以爲自己聽錯了，不敢相信那是眞的。

特別是蕭原，他昨晚才見過土多，山羊鬚老頭却說他死了，簡直教人難以相信。

「土多眞的死了？」五個頭人幾乎是齊聲說。

「千眞萬確，他死了。」山羊鬚老頭用力說道：「大概他作孽太多，所以不得好死！」

「他怎樣死的？」蕭原這時已從驚詫中冷靜下來。

「是被那個叫譚勝的壞漢人殺死的。」山羊鬚老頭說道。

「譚勝殺了土多？」蕭原做夢也想不到，土多居然會死在譚勝的手上。

「是。」那老頭用力點一下頭。

「譚勝是誰？」大力好奇地問道，他與其他四個頭人都不知道譚勝是何許人。

「譚勝是一個被通緝的逃匪。」蕭原向大力五人說道：「他與土多勾結，兩次想殺死我，都不成功，我這次來到這裏，是要緝捕他歸案。」

大力五人聽了蕭原那番話，才知道譚勝是個什麼樣的人。

「漢家兄弟，你是當差的麼？」多郎頭人瞧着蕭原，眼中露出戒意。

大力頭人與桑昆、日刀、天光三人，亦瞧着蕭原。

蕭原搖搖頭。「不是。我是一個追捕手，專門追捕緝拿那些爲非作惡，被官府懸賞通緝的匪徒，領取賞金過活。」

五人聽說他不是官府的人，眼中的戒意才消退。

——一直以來，山區的土著由於受到官府的欺壓，因此，傳統上，他們對官府的人都沒有好感。

「漢家兄弟，你眞是一個了不起的大好人！」日刀頭人朝蕭原翹起大拇指。

其他四個頭人都露出敬佩的神色。

蕭原最怕別人稱讚他，忙岔開話題，「土多那惡人若是眞的被那個壞漢人譚勝殺死，那眞是報應了！」

跟着，他轉對跪在地上的幾個老人道：「你們快起來，土多做的壞事，不該由你們來承擔。」伸手將跪在前面的那個山羊鬚老頭拉起來。

其他幾個老人見山羊鬚老頭被拉起來，紛紛站起來。

「土多的屍體在那裏？」大力頭人問。

「在寨子內。」山羊鬚老頭道：「被打死的，還有土多的三個心腹。」

「叫人回寨，將土多的屍體抬出來，讓咱們看看。」大力頭人道：「看到他的屍體，咱們才相信他已死了。」

一個老頭馬上跑回後面那羣人的前面，叫那些人站起來，並吩咐一個婦人馬上奔回寨子內，叫人將土多的屍體抬出來。

那個婦人立刻急急奔回寨子。

乘這機會，蕭原問那個山羊鬚老頭：「老伯，土多怎會被譚勝殺死的了？」

那老頭道：「詳細的情形我也不大清楚，只知道，昨晚被關在石屋內的人被救走後，土多與那個壞漢人忽然爭吵起來，繼而响起幾下槍聲，寨子內的人趕到土多家中，只見土多與三個心腹倒在地上，那個漢人與土多的另外幾個心腹都跑了，土多的頭上開了個血洞，與兩個心腹死了，只有一個還有一口氣，阿青咽氣前說，土多本來想將譚勝抓起來，待你們找他算賬時，將一切推在譚勝的身上，他將譚勝交給你們處理，條件是你們放過這一次，那知道譚勝聞悉之下，先下手爲强，開槍將土多與他們三個擊倒，與一個叫黑布的乘亂跑了，其他的心腹見土多已死，失了靠山，恐怕咱們不會放過他們，亦跟着跑了，阿青說完，便咽了氣。」

蕭原與五個頭人聽完那老頭的述說後，都感到一陣快意。

——土多落得那樣的下場，簡直大快人心。

「幾位頭人。」一個老人開口說道：「咱們一直都不贊成土多仗着咱族中人多勢强，欺壓你們，無奈土多仗着一夥心腹，不將咱們幾個老不死的放在眼內，專橫獨斷，幹了不少壞事，如今好了，他死了，從今後，咱們寨子不會再幹欺凌你們的壞事了。」

× × ×

土多的屍體被抬出來了。

一起抬出來的，還有土多那三個心腹的屍體。

蕭原與五個頭人看過土多的屍體，確定是土多後，才相信土多確是死了。

五個頭人感到一陣痛快。

特別是清泉寨的人，當他們看過土多的屍體後，都很高興，虎娃與幾個青年還朝土多的屍體吐口水。

「各位頭人，你們都看過土多的屍體了，所有的壞事，都是土多一個人做的，咱族人在他的淫威下，不得不聽從他的命令，求你們看在老弱婦孺的份上，放過咱們。」那個山羊鬚的老頭向五個頭人懇求。

五個頭人都不敢拿主意，瞧着蕭原，要他拿主意。

蕭原却不敢妄自尊大，他只向五個頭人說出他的意思，五個頭人聽了他的說話後，經過一番商議，最後認爲蕭原所說的話極有道理：寃家宜解不宜結，否則，寃寃相報何時了，何況，作惡的只是土多與一小撮人，大多數土家族人是被迫的，如今土多與他的心腹得到應得的下場，那應該既往不究，從此和睦相處。

因此，他們一致決定，六寨與土家族人的恩怨，一筆勾銷！

不過，五個頭人提出兩個附帶條件，若土家族人答允，他們才放過土家族人。

五個頭人提出的條件是：一、土家族人必需當天發下毒誓，從今後與各寨和睦相處，永遠不恃强欺凌各寨：二、清泉寨是他們燒的，必須出錢出力，幫助清泉寨的人重建家園。

那幾個老人一口答應。

土家族人與各寨的紛爭恩怨，總算和平解決。

蕭原很滿意這種解決的方式。

但他自己却仍有一件事未解決。

那就是，他仍未捕捉到譚勝。

爲了不讓譚勝有機會再勾結別的土人生事，他必須對譚勝窮追不捨，直到將他緝拿歸案。

× × ×

待土家族那幾個父老當着五個頭人的面前，對天發下毒誓，雙方又喝過「和頭酒」後，蕭原馬上對那幾個老人道：「貴寨可有人知道那個壞漢人譚勝，從那個方向逃走了？」

仍然是那個山羊鬚老人作答：「據說，那壞漢人逃出寨子後，往西南方跑了。」

蕭原立刻對五個頭人道：「五位頭人，請你們先返回清泉寨，代我轉告岩旺頭人一聲，待我將那個壞漢人譚勝捉到後，才返回清泉寨。」

五個頭人聽說他要獨自一人去追捕譚勝，都熱心地道：「漢家兄弟，要不要咱們派些人跟你一道去捉那個壞漢人？」

蕭原婉拒了他們的好意。

大力頭人却說道：「漢家兄弟，你不熟悉咱們這一帶的情形，那會很容易迷失，或是多走寃枉路的，你不用咱們幫忙，但必須要帶一個嚮導，才能夠盡快追上那個壞漢人。」

蕭原想一下，認爲大力頭人說得有道理：「大力頭人，那就請你派一個人做我的嚮導吧。」

大力頭人馬上去找了一個叫阿龍的族人，做蕭原的嚮導。

那幾個土家族老人爲了表示他們的誠意，悄悄地吩咐族人從寨中拿了一包乾糧及兩個水筒，送給蕭原兩人，好在路上吃喝。

蕭原也不客氣，接受了。

跟着，他便與阿龍告別了五個頭人，往西南方大步走去。

——譚勝已逃了有大半日，少說點，也走出十多二十里外，因此，他必需盡快追下去。

五個頭人待蕭原走後，也帶着六寨的人返回清泉寨。

× × ×

蕭原在阿龍的帶領下，於一個時辰後，登上一座名叫清風的高山。

在山頭上，可以眺望附近一帶的地勢，蕭原與阿龍往四下眺望着，希望可以發現譚勝的踪跡。

只見四下裏山勢迤邐，一片蒼茫，令人悠然想到天地之大，人之渺小。

兩人都沒有發覺到附近的山林曠野中，有烟升起——那可能是譚勝與兩個背叛的土家族人在燒野獸吃，望了一會，蕭原便與阿龍在一塊石上坐下來，拿出乾糧水筒，吃喝起來。

原來，兩人一直沒有吃午飯，只想着盡快追上譚勝，不過，人是鋼，飯是鐵，不吃又怎成？何況，兩人都感到又渴又餓，若不吃個飽，怎有氣力去追趕譚勝？

喝了點水，吃了兩口乾糧，蕭原抬眼瞧着大口大口吃着的阿龍，笑說道：「餓壞了吧？」

阿龍吞下一口乾糧，不好意思地笑笑：「漢家大哥，我是不是吃相很狠狽。」

蕭原搖搖頭：「我要是一個人，又餓得那麼厲害的話，我的吃相比你還難看。」

「漢家大哥，你眞是一個了不起的人。」阿龍豎起大拇指，由衷地說道。

「阿龍，我與你一樣是一個普通的人，沒有甚麼了不起的，以後不要這麼說，只要你以後勤加鍛鍊，說不定，你會比我還了不起。」

阿龍靦覥地笑笑：「漢家大哥，我會努力做一個有出息，像你那麼了不起的人！」

「有志氣。」蕭原伸手拍拍阿龍的肩頭。

接着，他往西南面張望一眼，對阿龍道：「阿龍，咱們追了十多里，都沒有發現那個壞漢人譚勝的踪跡，有可能他改變了方向。

阿龍點點頭：「有可能。但若不朝着西南面追下去，該往那個方向追？」

蕭原一時間也拿不定主意。沉吟了一下，才說道：「等一會咱們下山後，先往四個方向查察一下，希望可以發現譚勝他們的踪跡。」

阿龍點點頭：「漢家大哥，要是這時候忽然發現了那個壞漢人的踪跡，那就好了。」

蕭原笑笑：「阿龍，世間上的事，那有盡如人意的，要不，也不會有那麼多人受苦受難了。」

阿龍用力點一下頭：「漢家大哥，我太天眞了。」

「阿龍，天眞可不是一件壞事，起碼，一個天眞的人，不會時時想着去計算害人。」蕭原正色說道：「一個天眞的人，很多事情都往好處想，那就不會有那麼多的煩惱，我倒希望自己變得天眞起來。」

「漢家大哥，我有時也會有煩惱的。」阿龍道。

蕭原兩道目光在阿龍的臉上溜了一轉，笑說道：「是不是爲了女孩子？」

阿龍的臉刷地紅起來，失聲道：「你怎會猜到的？」馬上又害臊地垂下頭。

「別害臊。」蕭原拍拍阿龍的臂膀，眼中的阿龍，令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像阿龍那種歲數時，不也對一切的事物充滿美好的憧憬，不也對男女之情，時常發白日夢麼？「我像你這種年歲，一樣有這種煩惱。」

「眞的？」阿龍抬起眼，驚喜地瞧着蕭原。

蕭原含笑用力點一下頭。跟着，他轉過話題：「你吃飽了麼？」

阿龍點點頭：「早吃飽了。」

「那我們馬上下山。」蕭原邊說邊收拾起乾糧水筒。

阿龍邊收拾乾糧水筒，邊喃喃自語：「要是一下子便發現那個壞漢人的踪影，多好啊。」

那知道一句話未說完，一陣槍聲驟然响起。

槍聲驟响的一刹那，蕭原與阿龍都被嚇了一跳，及至聽清楚，那陣槍聲雖然很清楚，但却不是在山頭上响起的，兩人才鬆了口氣。

「甚麼人在開槍？」阿龍的反應好敏銳，循聲往東北方那面望去。

槍聲確是從東北方那個方向傳來的。

蕭原已聽出來：「阿龍，會不會被你一言說中，那陣槍聲是譚勝與甚麼人遭遇上，與對方幹起來？」

「要是眞的，那眞太好了。」阿龍眼中閃射着興奮的光芒。

「我也希望是。」蕭原一句話出口，已拔脚往東北方奔去，從那面跑下山。

阿龍緊跟着。

槍聲仍然响着，不過，沒有剛才那麼激烈。

蕭原與阿龍以最快的速度跑下山。

俗語謂，上山容易，下山難。若是山勢陡削的話，那確是會很危險的，一不留神，便會滑跌下去。

兩人喘着氣，登上另一座比較小的山頭。

槍聲就是從那座山頭上傳來的。

在登上那座山頭之前，蕭原吩咐阿龍從另一面繞上去，這樣，萬一遇上甚麼意外，也不致兩個人一齊遭殃。

這是蕭原小心謹愼的地方。

他自己則從正面往山上奔去。

快登上山頭的時候，他將速度放慢，邊留意附近及山頭上的動靜，邊慢慢地往山頭上走去。

驀地，他發現山頭上有一條人影閃現，出於本能的反應，他以最快的動作，斜竄向右邊數尺外的一塊山石後。

山頭上人影再現朝，蕭原那面叫道：「漢家大哥，快上來，山頭上有兩條屍體。」

蕭原一聽，馬上聽出那是阿龍的叫聲，噓口氣，從那塊山石後跳出來，朝山頭上的阿龍揮揮手。

阿龍在山頭上看到，亦伸手朝蕭原揮動兩下。

蕭原心頭稍定，往山頭上竄奔上去。

山頭上果然有兩條屍體，死狗一樣趴伏在地上。

兩條屍體的附近，有兩支步槍。

那兩條屍體的背上，分別有兩三個血孔，血迹似未凝固，兩雙眼都睜得大大的，蕭原憑經驗看出，那兩條屍體是在不太遠的距離，中槍死亡。

阿龍一眼便認出，那兩條屍體是土家族人：「漢家大哥，他們是土家族人。」

蕭原亦認出那兩條屍體是土家族人，便用力點點頭：「這兩條屍生前不知是背叛了土多，跟譚勝逃出黑土寨的人，還是在土多被打死後，逃出寨外的那幾個心腹。」

阿龍掃了地上那兩條屍體一眼，搖搖頭：「這很難說了，說不定，打死這兩個人的，根本不是譚勝他們。」

「有可能。」蕭原點點頭：「說不定，那幾個逃出黑土寨的土多的心腹，發生內鬨。」

頓一下，跟着又說道：「無論如何，咱們都要追下去，瞧瞧到底是譚勝，還是土多的心腹內鬨。」

「漢家大哥，那兩支槍怎辦，」阿龍不捨地看着地上那兩支步槍。

那兩支步槍足有七成新，槍身發

亮，確是很誘人，難怪阿龍不捨得。

蕭原立刻有了主意：「阿龍，將那兩支槍撿起來，找個地方將它藏了，待我們捉到譚勝那壞漢人，返回頭再取，好麼？」

阿龍高興得連聲說好，馬上撿起那兩支步槍，收藏在一個很小的山洞內，在外面做了標記，以便回來時拿取。

接着，兩人便朝着那兩條屍體腦袋向着的那個方向，往山下走去。

沿途之上，他們發現了點點滴滴的血漬，那証明兩人並沒有追錯方向。

至於兇手是否譚勝與那兩個背叛了土多的土家族人，那就不得而知了。

但兩人很快便可以確定，殺死那兩個土家族人的，正是譚勝與那兩個叛族的土家族人。

他們還知道，那兩條死在山頭上的屍體，確是土多被殺後，恐怕不容於族人，倉皇逃跑了的那幾個土多的心腹中的兩個。

替他們解答那兩個疑問的，仍是躺倒在山脚下在一棵大樹下的土家族人。

那個土家族人已奄奄一息，身上滿是血漬，人亦已陷於半昏迷狀態中。

蕭原與阿龍馬上從身上取下水筒，灌那土家族人喝了兩三口，那傢伙很快便醒過來，費力地張開眼睛，遲緩地在兩人的臉上溜了一轉，咀唇微微嚕動，費力地說：「你……兩個……是甚麼……人……」

蕭原却不理會他的話，反問道：「你是在土多被殺死後，逃出黑土寨的那幾個土多的心腹手下之一麼？」

蕭原之所以不理會那人的問話，是因爲他看出，那人已是强弩之末，活不了多久。

那人吃力地點點頭：「我叫赤土，是土多的心腹手下。」

「山頭上那兩條屍體，是不是譚勝打死的？」蕭原急急問。

「是。」那人吃力地道：「我們在山頭上中了譚……勝的伏擊，措手不及……下，黃土與灰土被打死……我也受了……槍傷，與白土窮追不捨……我在山脚上滾跌下去。……斷了一隻脚，不能再走動……是我要留下來，要……白土……繼續追……下去……」

「譚勝有幾個人？」蕭原揀緊要的問。

「一共……三個。」那人說着吐了一口血：「除……譚……勝……便是……兩個叛……徒……青土……與……藍土……」

「你們爲甚麼與譚勝火併？」

那人又吐出一口血來，一雙眼已黯然無光，臉色也是灰白之色，看樣子，支持不了多久。

「我們……四個……想將功……贖罪……將……譚勝……與兩個……叛徒抓住……或打……死，以求取……族人的……原諒，那知……道……」下面的說話，隨着那人的腦袋一歪一重，驟然中斷了。

「他死了！」阿龍發出一聲驚叫。

蕭原伸出兩根手指在那人的鼻端探一下，氣息全無，果然死了。

他緩緩放下那人的身子，對阿龍說道：「來，咱們挖個坑，將他埋了。」

阿龍却不以爲然：「幫着土多那惡人做壞事，死有餘辜，埋他？」

蕭原正色道：「阿龍，他們能夠悔悟前非，想將譚勝與兩個叛族的族人抓回去，向族人贖罪，單是這一點，咱們就不應該讓他曝屍荒野，你說是麼？」

一頓，又道：「你聽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句漢話麼？」看到阿龍點點頭，才接着說下去：「咱們動手埋了他，也算得上是積點陰德。」

將那人埋葬後，蕭原與阿龍立刻追下去。

× × ×

蕭原與阿龍一口氣急趕了十多里路，眼看天已黯下來，便決定歇息一下，找個地方露宿一夜。

忽然間，阿龍發出一聲驚叫，駭然伸手指着大約五六丈外的一棵樹：「那……裏有一個……人……吊着！」

蕭原聞言忙往那邊望過去，在一棵樹上，果然吊着一個人。

當他看清楚那個人後，他幾乎嘔吐。

天色雖然已黯黑下來，但仍然可以看到，那個被吊在樹上的人，開膛破肚的，掛了一大串腸臟。

阿龍忽然彎下腰，嘔吐起來。

吸口氣，蕭原慢慢地走過去。

强抑着胸頭那股欲嘔的感覺，蕭原停在那條屍的前面，當他看清楚那人那張扭曲得不似人臉的臉面後，他猜測那人極可能是被人活生生開膛破肚的，否則，那張臉不會扭曲得那麼難看的。

阿龍把吃的都嘔出來，嘔完後，却不敢走過去瞧看。

蕭原扭轉頭，大聲說道：「阿龍，樹上這人極可能是白土。」

阿龍又發出兩下乾嘔聲，才說道：「我……怎麼知道？」

蕭原忍受着那種作嘔的感覺，拔出刀子，將吊着那人的繩子割斷，將屍體放到地上。

他知道阿龍不敢走過去看那條屍體，便走到阿龍的身邊：「阿龍，你沒有甚麼吧？」

阿龍搖搖頭：「我從來沒有看過那麼恐怖得令人作嘔的屍體……現在沒事了。」

「那我們在這裏挖個坑，將他埋了。」

挖了個土坑，阿龍馬上走得遠遠的，讓蕭原一個人走到樹下，將屍體拖過去，將他埋了。

本來，兩人想在那地方露宿的，由於埋了那條屍體，兩人只好走遠一點，另找地方露宿。

兩人往前走出半里左右，在一條溪邊停下來，打算在溪邊的一塊石旁，露宿一晚。

這時候，天色已完全黑下來。兩人在附近撿了些柴草，生了堆火，便在大石背風的那一面坐下來。深秋時分，日間還不覺得怎樣寒涼，但到了晚上，便令人感到一股寒意。

幸好兩人都穿了足夠的衣服，不過，夜風吹來，仍然感到有些微的寒意。

阿龍跑到溪邊，將水筒裝滿，洗把臉，走回石後，將一個水筒遞給蕭原。

蕭原接過，喝了兩口，放下水筒：「阿龍，那個死者一定是白土，是被譚勝他們殺死的！」

「漢家大哥，譚勝他們簡直不是人，將一個人活生生地劏了，想想，也教人作嘔。」阿龍說着似乎又想嘔。

「那人身上的血還未完全凝固，我猜譚勝他們不會走出很遠的。」蕭原仰起頭，看着天上閃爍的繁星。「咱們今晚要睡得醒點，以防譚勝他們會來偷襲。」

阿龍拍拍放在身邊的步槍：「他們要是敢來偷襲，他們一定會後悔的！」

「阿龍，千萬不可輕敵。」蕭原正色道：「譚勝那傢伙可不是善男信女，咱們若是輕敵大意，吃虧的只會是咱們。」

「漢家大哥，那個壞漢人譚勝是不是一個很兇惡的人？」阿龍像小孩子般稚氣地問。

「他的樣子一點也不兇。」蕭原道：「他的性子却很兇惡，你也看到的，那四個人都死在他與那兩個土家族叛徒的手上，樹上那一個還被活生生地開膛破肚，一定是譚勝幹的，你說，他兇惡不兇惡？」

「他是不是殺了很多人，官府才派你來捉他？」阿龍滿有興趣地問。

「他以前是否殺了很多人，我不大清楚。」蕭原道：「不過，他在三個月之前，劫殺了一戶人家，殺死了一家八口人，因而被官府懸賞通緝，而我也不是官府派來捉他的，我不過是一個追捕手，一個靠捉拿那些被官府通緝的壞人，領取賞金的追捕手。」

「漢家大哥，我眞羨慕你。」阿龍欽羨地道。

「傻瓜，我有甚麼好羨慕的。」蕭原笑笑，道：「幹我們這一行的，隨時會被那些匪徒所殺，危險得很。」

「幹甚麼也會有危險的。」阿龍却不以爲然：「就是吃飯，也有人因此噎死，我才不怕！」

「有志氣。」蕭原拍拍阿龍的肩頭。

「漢家大哥，你爲甚麼不喜歡泰麗？」阿龍忽然好奇地問。

蕭原料不到阿龍忽然這麼問，怔了一下，才說道：「泰麗是個好姑娘，我怎會不喜歡他，不過，我早已有了未婚妻，我不能騙她，因此，我不能與她成親。」

「漢家大哥，你是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阿龍翹起大拇指，「泰麗確是個好姑娘，寨子內的年輕人，那一個不想與她好，我……也很喜歡她。」

「阿龍，那你就要加把勁了！」蕭原用力拍拍他的肩頭。

阿龍靦覥地垂下頭。

蕭原看着，笑起來。

× × ×

這一晚，蕭原睡得很警醒。

但却沒有甚麼事發生。

翌日一大早，天才濛濛亮，兩人便收拾好隨身携帶的物品，往前急趕。

——蕭原的意思是，若是比譚勝他們早一點趕路，那就可以快一點追上他們。

那知道兩人才走出里許，便遭遇到伏擊！

阿龍首當其衝，中彈倒地。

蕭原的額角也被槍彈擦傷，乘勢跌落地上詐死。

阿龍倒在地上後，一點動靜也沒有，不知是生還是死，蕭原心裏擔憂不已。

雖然不知道襲擊他們的人是甚麼人，但蕭原幾乎已可以肯定，那是譚勝與兩個土家族的叛徒——青土與藍土。

那一陣槍聲過去之後，四下裏一片沉寂，就連樹上的小鳥，似乎也被嚇得不敢再鳴叫——其實，在那一陣槍聲響起時，樹上的鳥兒都被嚇得飛走了。

好一會，蕭原終於聽到有人低說：「青土，你兩個出去看一下，那兩個傢伙是否死了！」

蕭原聽出，說話的人是譚勝！

他的心頭不由跳動了一下。

跟着，便聽到有脚步聲響起，慢慢地移近。

他急忙屏息着，連眼睫毛也不敢動一下。

脚步聲越來越接近，他估計那兩個土家族人——青土與藍土快走近他身前，驀地身子一翻，手臂疾揚，掃射出一串槍火。

慢慢走前去的正是青土與藍土，兩人都很小心，但仍然想不到蕭原只是受了輕傷，而動作又那樣快，待到他們警覺的時候，那串槍彈已掃射在他們的身上。

兩人發出一聲慘叫，往後跌下去，却下意識地一扣扳機，發出「砰砰」兩下槍聲。

也幸好青土與藍土是在仰倒下時，才扣動扳機的，不然，肯定會有一槍射中蕭原。

——因爲，青土與藍土在走前去時，各自用槍指着地上的蕭原與阿龍。

蕭原在青土與藍土仰倒下去的刹那，立刻從地上竄起來，斜撲向左邊的一棵樹後。

兩下槍聲隨即響起。

子彈射在他身後的地上，「砰砰」地激起一片塵土，蕭原一個飛身，撲落樹後地上。

一下槍聲緊接響起，子彈擦過樹身，激濺起一片樹皮屑。

蕭原馬上還了一槍。

——他在撲落樹後地上的刹那，已瞥到槍火是從七八丈外的一塊石側閃射出來。

匿在石後的那人立刻縮回腦袋。

那個人不用說，一定是譚勝。

蕭原透了口氣，目光烱烱地注視着那塊大石。

——這一次，無論如何，他也要將譚勝擒住。

驀地，從那塊大石的右邊閃出半邊腦袋，蕭原眼快手急，槍咀疾移，開了一槍。

石後的譚勝也在那刹那，向他開了一槍，立刻縮回石後。

那兩槍自然都互相射不中。

「譚勝，你今次再也逃不了，還是走出來，舉手投降吧！」蕭原在樹後張口大叫。

「蕭原，我×你媽！」譚勝在石後粗俗地叫駡：「你要我舉手投降，簡直是夢想！」

停一下，跟着又叫道：「老子雖然與你單對單，老子却不怕你，你若想捉老子，那你衝過來捉我吧！」

「譚勝，你別耍咀皮子，我一定會捉住你的！」蕭原心平氣靜地叫道。

「老子×你媽！」譚勝又吐出粗話：「你才耍咀皮子，光說不動，你以爲老子會怕你麼！」

蕭原就在譚勝說話的時候，悄然從樹後竄出來，斜竄向前面七八尺外的一個小土堆。

譚勝一眼瞥到，疾忙連開兩槍。

蕭原就在那刹那一個搶撲，落在那個小土堆前。

子彈「嘯嘯」地從他的頭上掠過，蕭原禁不住頭皮發炸，手心冒汗。

原來，那兩顆從他頭上掠射過的槍彈，距他的頭頂不到三寸，他若是往前搶撲稍爲慢一點，那兩顆槍彈肯定會射在他的身上。

伏在土堆後，喘口氣，抹去手心上的汗水，他稍爲探起頭往前瞥望，馬上便招來一响槍聲。

他忙將頭往下縮回去。

「蕭原，你他媽的，沒有膽量走過來捉老子，却偷偷摸摸地竄前來，十足鼠輩！」譚勝破口叫駡。

蕭原不理會譚勝的叫駡，看準了左前方五六尺外的一棵樹後，馬上悄悄移向小土堆的左邊，然後拾起一塊石子，往土堆的右邊拋出去。

石子落在地上，發出滾動聲，那邊的譚勝乍然聽到，立刻從大石的左邊探頭伸手，不管三七二十一，朝發出響聲的地方連發四槍。

蕭原就在槍聲乍响的刹那，有如一頭豹子般自地上躍起來，箭一樣標向那棵樹下。

待到譚勝發覺的時候，蕭原已標到那棵樹下躲匿起來，氣得他破口吐出一連串髒話，還不解恨，朝那棵樹射了兩槍才罷休。

蕭原却一點也不理會譚勝的髒話，他此刻只想盡快捉到譚勝，或是殺死他，譚勝越氣惱，對他則越有利。

譚勝果然沉不住氣了。

「蕭原，你他媽的，若是有種的，走出來，與老子憑本領決個生死！」

蕭原却不理會他，氣得譚勝又破口大駡起來。

蕭原又往左前方拋出一塊石子。

這一次，譚勝不上當。

蕭原再拋出一顆石子。

譚勝仍然不上當。

蕭原緊接着從樹後竄出來，撲向左前方五六尺外的一棵樹下。

待到譚勝又發覺上了蕭原的當，氣得他又破口吐出連串不堪入耳的髒話，不過，這一次並沒有再浪費子彈。

蕭原這時已迫近了二丈左右。

待到譚勝停口不駡，蕭原又向外拋出一顆石子。

這一次，譚勝不理三七二十一，立刻開槍射擊。

蕭原早已等着譚勝探手開槍，在他開槍的刹那，立刻瞄準了，開了一槍。

譚勝頓時像被火沾了般，發出一聲痛叫，縮手不迭。

絕無疑問，那一槍射中了譚勝。

譚勝這一次又上了一個大當。

原來，他的手臂被子彈擦傷了，痛得他直咬牙，幾乎連槍也握不住。

他知道鬥不過蕭原，若再這麼下去，遲早會被蕭原生擒活捉或是死在他的槍下，因此，他決定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撕下一塊衣布，草草將手臂傷口包紮起來，咬咬牙，換上一梭子彈，猛地從石後站起來，一口氣朝蕭原匿着的那棵樹掃射了半梭子彈。

蕭原被那連串猛烈射擊壓得緊伏在樹後地上，不敢將身子暴露出去。

譚勝一口氣掃射了半梭子彈，立刻轉身狂奔。

待到蕭原抬起頭，從樹側探頭往前窺望，只見譚勝已奔竄出七八丈，他急忙抬手朝譚勝開了一槍。

那一槍却射不中譚勝。

原來譚勝在他開槍的刹那，已斜

竄到一棵樹後，繼續左閃右竄地往前飛奔。

蕭原立刻跳起身，持槍瞄準了，連開兩槍。

這一次，譚勝似乎中槍，身形猛往前踉跌了一下，但隨即又挺挺身子，往前奔跑。

蕭原不再開槍射擊，立刻拔脚往前追下去。

× × ×

蕭原追上一個小山頭，却發覺不見了譚勝的人影。

他忙往山頭下張望。

張望了一會，才發覺譚勝已連滾帶奔，順着一道乾涸的小溝奔下山脚，正自往前飛奔。

他急忙奔到那條小溝前，沿着那條小溝急急奔下山去。

待他奔下山，譚勝已奔出很遠，幾乎望不到。

蕭原吸口氣，發足急追下去。

追到一片疏落的樹林子前，不見了譚勝的影踪。

蕭原立刻放慢脚步，小心翼翼地向樹林子逼近。

——他認爲，譚勝極有可能躲匿在樹林子內。

——躲在樹林子內不但可以喘息及恢復力氣，也可以伏擊追入林內的人，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譚勝斷不會放過這個大好機會的。

蕭原既然認爲譚勝極可能躲匿在林子內，自然提防他會隨時向自己開槍射擊，因此，他盡量彎着身子，還藉着樹木的掩蔽，向前迫進。

樹林子內一點動靜也沒有，正是因爲這一點，令到蕭原相信譚勝躲匿在樹林子內！

也因此，蕭原極之小心，防止遭到突如其來的射擊。

他從一棵樹下衝到另一棵樹下。

這時，距離樹林子只有五六丈遠，前面再無樹木，若要走入林子，必須走過那一段空地，那隨時會有遭到槍擊的危險。

蕭原站在那棵樹下，打量着那片樹林子，思量着如何接近林子的邊沿。

只要越過那一段「危險地帶」，到達林子的邊沿，那危險就減少很多。

驀地，頭上忽然響起「刷」的一下異響聲，蕭原心頭一懍，連頭也不抬，急忙斜跳開去。

憑他的經驗，他猜到，那「刷」的一聲異響，決不會是雀鳥飛起時發出的，極可能是有人從樹上跳下來，因此，他以第一時間跳開去。

不過，他雖然機警，仍然躲不開。

他先是感到被重物砸了一下，繼之肩背上一陣劇痛，一個身子斜跌開去。

他還未穩住脚步，背上又挨了一脚，往前撲跌下去！

那一跌很重，震動右肩背上的傷口，痛得他再也無力握住那支匣子槍，脫手飛了出去。

緊接着，一條人影有如泰山壓頂一樣，飛撲向他。

蕭原疾忙奮力一滾。

「砰」一聲，那條人影重重地撲落在他身邊的地上。

說得正確一點，是撲落在他剛才伏着的地上。

那眞是驚險之極，因爲，撲落地上的那人，手上執着一把尖刀，深深地扎入地下，蕭原若不是及時滾開，那把尖刀肯定會扎入他的身體內。

蕭原立刻一脚踹在那人的腿上，跟着左手一撐，跳起身來。

那人挨了一脚，哼了一聲，亦猛地跳起身。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譚勝！

蕭原本想去搶回那支匣子槍，看到譚勝亦已跳起來，急忙打消原意，霍地半轉身，與譚勝面對面，對視着。

譚勝雙眼發紅，神色獰惡，有如一頭噬人的惡狗般，似乎恨不得將蕭原一口吞下肚。

蕭原毫不示弱，目光炯炯地直視着譚勝。

譚勝咬牙，手中刀疾晃一下，作勢欲動。

蕭原却不爲所惑，連眼睫毛也沒有動一下。

雙方又對峙了一會，譚勝終於忍不住，陡地發出一聲野獸般的低吼，一拳直擊向蕭原的面門，右手刀却斜削向蕭原的腰腹。

蕭原疾退一步，一脚飛踢向譚勝執刀的右手。

譚勝急不迭縮手，標前一步，一拳劈向蕭原的肩頭。

蕭原一偏身，一拳搗向譚勝的胸口。

譚勝心中暗喜，右手刀閃電般刺向蕭原的腰背。

那知道蕭原那一招是誘敵之計，目標正是他右手上的尖刀，那一拳只是虛發，眼角瞥到他的右肩頭一動，左手立時一掌切向他的手臂。

譚勝意料不及之下，手臂上挨了一掌，頓時酸痲無力，尖刀脫手墜地。

蕭原隨即一個膝撞，撞在譚勝的小腹上。

譚勝發出一聲嚎叫，痛得一個身子弓了起來。

蕭原隨即又飛起一脚，踢在他的下頷上。

譚勝仰身往後跌倒下去。

蕭原站着，並沒有上前再動手，喘了幾口氣，等譚勝站起來。

譚勝在地上翻滾了兩下，掙扎着站起來，一張臉歪扭得難看極了，額上冷汗直冒，眼中却兇光閃閃。

蕭原吸口氣，忍着右肩背上的傷痛，怒視着譚勝：「譚勝，你不是要與我單對單，決個生死麼？我現在就給你一個機會！動手啊，怎麼不動手？」

譚勝胸膛一陣起伏，眼中兇光大熾，陡地張口發出一聲教人頭皮發痲的嘶吼，像一頭負傷的惡狠般，撲向蕭原！

蕭原的咀角泛起一抹冷冷的笑意，待譚勝撲到身前，才輕輕一閃，接一拳擊在他的腹腔上，再掃上一脚。

譚勝身形猛地一窒，張口發出一聲痛叫，重重地撲跌在地上。

蕭原隨即退開一步，瞧着在地上痛苦地掙動着的譚勝，冷酷地道：「譚勝，起來啊，你不是自稱大丈夫麼？怎麼變成了狗熊，我再給你一個機會，快起來吧！」

譚勝在地上掙扎了好一會，終於搖搖晃晃地站起來，眼中兇光不減，還未站穩，便悶聲不吭地一頭撞向蕭原。

蕭原冷笑一聲，不閃不避，待譚勝衝到面前，才猛地一拳擊在他的臉頰上。

譚勝悶叫一聲，頭一歪，斜跌出去。

蕭原隨即斜躍一步，一手執住譚勝肩頭，將他扳轉過來，右拳連擊，一口氣在他的胸腹上狠狠揍了七八拳。

譚勝每挨一拳，便踉退一步，退了七八步，張口吐出一口血，跟着像一隻洩了氣的皮球般，癱軟下去。

蕭原似乎也力竭，先是彎下腰，跟着坐下來，直喘氣。

而他背上的刀傷，由於動作劇烈的關係，又再流出血來。

坐着喘息了足有一刻鐘，蕭原才恢復氣力，站起來，走到譚勝的身前，在他的身上踢了一脚，一點反應也沒有，便蹲下來，伸手探一下他的鼻息，原來並沒有死，只是暈了過去。

對於譚勝這種心狠手辣的匪徒，蕭原極之痛恨，也所以，他才會不一下子制服他，狠狠地揍了個夠，才消去心中的恨意。

跟着，他將譚勝的褲帶解下，將他的雙手緊緊縛住，再除下他的褲子，將他的雙脚也綁起來，這才走去將丟了的那支匣子槍撿回。

忽然間，他省起阿龍，不知是死了，還是傷重暈了過去，頓時心急得想馬上趕回遇襲的地方，看看阿龍是生還是死。

但譚勝仍未醒過來，若帶着他趕回去，必然走得很慢，若阿龍受傷未死，必須盡快救治，那便不能帶同譚勝返回那地方，猶豫了一下，他終於決定，將譚勝拖入樹林內藏起來，然後跑回去，看看阿龍是生是死。

蕭原走回譚勝的身前，正準備將譚勝拖入樹林，驀地，他聽到有人呼叫：「漢家大哥，漢家大哥！」

蕭原頓時驚喜萬分，抬頭往來路那邊望去，只見一個人正跌跌撞撞地奔來，情不自禁張口大叫：「阿龍——」發足急迎上去。

「漢家大哥！」那人原來是阿龍。

兩人迎上，各自張開雙臂，緊緊地擁抱起來。

——那是發自心底深處，死裏逃生，劫後重逢，驚喜無限之情。

好一會，兩人才分開來。

「阿龍，你沒有死！」蕭原定定地瞧着阿龍。

阿龍的頸側有一條淺淺的血槽。

大概，他因爲被槍彈驀地擦傷頸側，驚痛之下，暈死過去。

「漢家大哥，你也沒有死！」阿龍激動地看着蕭原。

「咱們都沒有死！」蕭原歡暢地笑起來。

「那個壞漢人呢？」阿龍問。

「他被我捉住了！」蕭原握起拳頭，用力晃動一下！

「漢家大哥，他終於惡有惡報了！」阿龍高興得拍起掌來！

蕭原長長地吐了口氣，緩緩道：「像譚勝這種惡人，若是沒有報應，豈不是天無眼？他會得到應得的報應的！」

「漢家大哥，咱們馬上押他回去。」阿龍道。

蕭原點點頭：「你來了，正好幫我押他回去！」

伸手一拉阿龍的手，轉身走回譚勝躺着的地方。

譚勝恰好醒轉過來，阿龍在他的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怒罵道：「壞漢人，作惡多端，終於得到惡報！」

譚勝兇狠地瞪了阿龍一眼，氣得阿龍又想踢他一脚，蕭原一把拉開他：「阿龍，我已狠狠地揍了他一頓，別再揍他了，若揍得他走不動，那豈不是便宜了他，辛苦了咱們，要抬他回去？」

阿龍這才罷休，走前去伸手將譚勝揪起來，喝道：「走，你若不走，我便拿刀子在你身上戳一下！」

譚勝臉上抽搐了一下，狠狠地睨了阿龍一眼，蹣跚地往前走。

蕭原拍拍阿龍的肩頭，豎起拇指。

阿龍稚氣地笑起來。

（全文完）

上文提要：于得水帶同鄂都七屍陰氏兄弟、虎面如來及天竺三仙折回來找豹俠、飄二爺等人……屈能伸逮住了毛錦秋，逼令她與張海川說出兩張人皮的下落但二人却互相推搪，最後在盈盈力勸之下，張海川始說出個中秘密，但詭計多端的毛錦秋却推說兩張人皮已交護院王冠宇帶走了，當下四出找尋……屈能伸進入一大屋內，已即時陷入困境，突然轟隆一聲……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豹俠

患難見眞情 臨危施援手

一左一右，左邊是黃鼎文，右邊是歐陽旭。黃鼎文攻上盤，杖影萬點，嘯聲盈耳，不知道那些部位是他們攻擊目標？

難怪桑志明如此託大，又難怪二長老聯手，仍抱著必勝信念，兩片杖山在二尺範圍之內呼嘯，無所不在，無時不在，儘管他們不喜歡桑志明，但他的敗亡及其慘烈的死法，却是窮家帮的奇恥大辱。

「嘩嘩」聲及撕裂氣幕的銳嘯聲，即使閉著眼也知道其速度及勁道。屈能伸不敢大意，鞭長不下於竹杖，幾次都捲上了杖身，只是二長老配合得嚴絲合縫，互相支援，化解了幾次危機。當然，屈能伸仍吃了點虧，被黃鼎文的杖梢，在大腿上掃了一下。

高手搏殺，掛彩受傷是絕對難免的，屈能伸很少在和高手力搏之下分毫不傷的，就這樣，「大片馬」，猛翻身，烏金蝎尾鞭絞纏歐陽旭的雙腿，而且已經纏上，只一抖，歐陽旭見機頗早，仍然單膝點地，堪堪脫身，然而與此同時，身形兩三個曲折，穿過一片杖幕，彎匕已在黃鼎文的左腿腋之間挑了一道血槽。

瞬間鞭撤杖收，三人各退了一步，歐陽旭單膝點地，等於栽了觔斗，黃鼎文更不必說了，鮮血透衣，兩人似乎現在才體會到，爲什麼桑志明會死得那麼慘烈？他們喘著，互相凝視著，然後緩緩地揚起了竹杖。

屈能伸知道眞正的孤注一擲這才開始，鞭已挽起了一串串花浪，身形晃動著移位，就在這時，兩長老怪嘯聲中，兩根紫竹杖自動旋轉顫抖，像握住的巨蛇想掙脫手掌而去，只聞大震聲中，兩蓬紫雨暴濺開來。屈能伸站立之處及其四周，沒半寸清朗的空間。鞭匕在這刹那，已不足於擋住細碎的杖屑在罡氣爆炸下的威力，急切中施出了出道以來第一次用以迎敵的「一帆風順」。這是一種護身罡氣的靈活運用，非童子無法練成。即使是已被爆得片片縷縷幾難蔽體的衣衫，也像飽帆滿篷般地脹了起來，而且發出了冰雹落在鼓上的集密激射反彈聲。

這是保命的招式，通常是杖亡人在，也就是以「碎珠功」碎杖傷敵，幾乎無人能接下而保命。

但是今天，杖碎人也無法保命，在「一帆風順」之下，二長老雖倒地滾翻閃避，仍被反震而回的杖屑射得衣衫破碎，遍體鱗傷。

歐陽旭牛喘著坐起來，道：「黃兄，爲了本帮榮譽，小弟先走一步，黃兄必須回帮面謁帮主稟告一切，然後再……」自碎天靈，原地塌下。

屈能伸本要阻止，已經不及，黃鼎文搖晃著站起來，道：「姓屈的……如果想徹底解決……就請動手……要不……我可要走了……」

屈能伸道：「雖說三位此來，居心不善，但在下仍不願趕盡殺絕，黃長

老你就請便吧……」

黃鼎文一臉的泥土和汗水加上血漬混在一起，眞正是灰頭土臉，一敗塗地。所以屈能伸此刻實在無法想像黃鼎文的心情。按窮家帮的鐵律，杖亡人在，是爲了救命而能把情況帶回報告帮主，報告之後，應嚴守鐵律……杖亡人亡。也就是要自絕以謝罪，黃鼎文此番回去報告，也不過是多活一天而已。

屈能伸不想多說，回身就走，他有自身的事，無暇兼顧這種橫生枝節的事，而他也不想多樹仇敵。當他走出岔路，黃鼎文已上了馬，牽著歐陽旭那匹馬，而歐陽旭的屍體已馱在馬背上了。

* * *

王冠宇實在並不是毛錦秋所說那麼老實忠誠的青年人，如果是，也就不會和這女人胡來而捲逃了。他的確去過福記騾馬店，但是等了一會，越想越覺得自己太傻。既然有這麼多的黃、白之物，何不遠走高飛？這一輩子就是躺著吃也吃不完的。

就這樣，他提早離開了福記。

王冠宇自知身手和屈能伸、「飄二爺」比起來相差太遠，也怕事敗後于得水和手下糾合到處兜捕他，所以白天就不敢行動，也不敢住客棧，只能在荒郊野外住山神廟或守山的草寮中藏身。但不便的是，那柳條包有七八十斤重，一個人揹著走不快，也十分惹眼。走了大半天才走出六十里左右，天沒全黑，就只好先找個小破廟住下了。

這小廟太小，正殿上面都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已不足以遮風雨。神龕已不見，牆上、地上及石階上到處都生了青苔。

王冠宇躺在正殿的門樓之下石階之上，枕著柳條包，他想了很多事，包括利用這些金銀廣置房地，討兩房老婆，甚至於捐個出身，徹底改變自己的形象，搖身一變而爲地方上的土紳。但往壞處想，也許走了不多遠就會被逮住，那後果就不願去想了。

九月天氣入夜後頗有涼意，白天揹這大包太累了，想著想着就夢見周公去。但不久，被人踢了幾腳，肋骨十分疼痛。睜眼一看，竟是一個比他還年輕的傢伙站在他的身邊，道：「小子，這兒距鎮甸不遠，你不住客棧却在這兒挺屍，不是我門縫裏瞧人把你瞧扁了，你八成是個剪綹之輩。」

王冠宇揉揉眼一打量，這小子其貌不揚，衣衫不整，心想，我是剪綹之輩不敢住客棧，你又是什麼玩藝？他道：「老兄別開玩笑，在下太累了，也就只好在此遷就一夜，不知老兄你高姓大名，爲何也到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來？」

這小子雙手叉腰，頗有點對什麼都不在乎的架勢道：「我姓刁，我叫刁順，你他娘的有名有姓嗎？」

王冠宇道：「小弟林大木……」

刁順道：「林大木，這柳條包裡面裝了些什麼呀？」

王冠宇心想，斷道遇上打槓子的了，道：「刁老兄，還會有什麼好東西，不過是一些洗漿的衣衫罷了……」

刁順笑道：「你大概是吃了燈草心，淨放你娘的輕快屁！這柳條包我只要踢一脚就知道，裡面不是衣衫。」

王冠宇倒是很篤定，必要時償他一頓熊掌火腿，甚至可以幹掉他，只是沒睡好，這辰光還懶得動，道：「刁老兄，不是衣衫你說是什麼東西？」

刁順搖晃著頭，樣子有點不討人喜歡，甚至在王冠宇心目中，眞是個十足的拳靶子，挨揍的架子。刁順道：「只要我隔著柳條包嗅一下，是黃的或是白的，大致有多少？八九不離十兒。不知道你信不信？」

王冠宇搖搖頭，一手支頤，仍側臥在石階之上。必要時他知道如何動手，用那一招來拾奪他。

刁順道：「這裡面黃的不少於五百兩，白的嘛！少說也有七八百兩，對不對林老兄？當然，你是不會承認的。到了口的骨頭，那個不護食？齜牙咧嘴地，到頭來還不是咬得一嘴毛？」

把他自己也比作狗了。王冠宇仰頭看了他一下，道：「刁老兄，你別開玩笑，我有半兩金子，也早就住進客棧哩！」

勾勾手指，刁順道：「起來！就讓我印證一下，自己的鼻子靈不靈？這樣吧！林老兄，要是我刁順猜的黃、白之物每一種數字相差五十兩以上，就算我還夾生，玩藝兒不道地，馬上讓你帶著柳條包走人。」

王冠宇道：「要是猜了個八九不離十呢？」

刁順顚顚屁股一顫一顫地，大有吃定了的味道，道：「那是你老兄的流年不利，只好把它留下來囉！」

王冠宇斜着眼撇着嘴道：「憑什麼？」

刁順笑得很開心，似乎連他憑什麼對方都不知道，的確值得笑，道：「林老兄，連我憑什麼你都不知道，可見你在這一行裡，嫩得能捏出水來……」

一掌切向刁順的小腿，刁順身子一彈掌勢落空，一腿又猛掃而來，這是王冠宇蓄勢以待的攻勢，自信有九成得手機會。但是，絕對不能，也絕對想不到的事居然發生了。一掌一腿全部落空。

刁順還是那麼吊兒郎當地叉腰一顫一顫地站著。怎麼看這也不是塊料子，貌不驚人衣不壓衆。可是王冠宇是武當俗家弟子，不是小廟的鬼，見過大香火，這一刹眞正是膽裂魂飛，這是什麼來頭？

刁順道：「我說林老兄，柳條包留下，你可以邁步晃出這座小廟，海闊

天空，愛到那裡就到那裡！老實說，就憑你這點玩藝兒，居然敢倒弄這麼大的主意，也太不知自量了些。」

王冠宇實在不甘把這筆到手的財富拱手讓人，就算這小子亮了一手，很痲俐也很道地，可是怎麼看還是個四六不成材的傢伙。要是拍拍屁股一走，什麼廣置房地、討兩房老婆甚至捐個出身，擠身於土紳之中等等計劃，就等於春秋大夢了。他道：「刁老兄，你是這行的老前輩，我是心服口服，不過俗語說得好：光棍不擋財路。小弟好不容易得了手，就算要孝敬您刁老兄，刁老兄也不會一口吞沒，連根骨頭渣子也不吐吧？這樣好不好？咱們來個見者有份，二一添作五如何？」

刁順噙著輕蔑的冷笑，道：「放你娘的八寶五香屁！刁爺見過不知好歹的人，可沒見過你這種渾球，爺們要你留下東西囫圇著滾，也是因爲你這小子看起來還挺順眼地，你再不滾，你猜怎麼樣？我就叫你停止呼吸！」

王冠宇心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暫時認了吧！於是掉頭就走，出廟而去。刁順在廟牆上監視了一會，見王冠宇消失在夜色中，立刻下來打開了柳條包，舔舔銀子，啃啃黃金，果然都是如假包換的眞材實料，於是眉開眼笑地扛起來朝相反方向馳去。

* * *

窮家幫的總舵設在一家絕代斷嗣的何家大祠堂內，五長老之三外出，由長老梁松輪値，這工夫約一更左右，部下來報：「啓稟長老，黃長老回來了，似乎受了重傷……」

梁松吃了一驚，道：「回來的人只有他一個？」

部下道：「是的，不過黃長老騎回一匹馬，另一匹馬上馱著一個人……」

梁松立即迎出，這工夫黃鼎文已在外院下了馬，乍見梁松，默默無言，梁松道：「黃兄，是什麼扎手人物？還有一位桑長老呢？」

黃鼎文道：「梁兄，一言難盡，見過幫主再說。」

幫主「三手大聖」百里光是個乾癟矮小的人物，鬢髮半白，鼻頭紅紅地，聽了黃鼎文的初步報告，還在喝他的燒酒。當然，黃、梁二人都知道，這是山雨欲來，大發雷霆的前奏。

梁松道：「黃兄，先談談桑長老吧，他是怎麼死的？怎麼連個屍首也沒弄回來？這似乎有點不大可能吧？」

黃鼎文說了桑志明的跋扈和託大以及慘烈的搏殺及下場，百里光仍在慢條斯理地一盅一盅地喝烈酒，挾著醬牛肚，細嚼慢嚥，屋內只有他咀嚼的聲音。

梁松喃喃地道：「姓屈的有那麼厲害？不是和『飄二爺』聯手？」

搖搖頭，黃鼎文十分注意百里光的表情。

梁松道：「那麼歐陽長老又是怎麼死的？幫主交待，三位不必講單挑獨鬥的規矩，歐陽旭和你，應該聯手……」

黃鼎文掩面而泣，道：「本來卑職正準備和歐陽旭聯手，估計聯手或能不負幫主之命。那知姓屈的出言一激，歐陽長老平日十分穩沉，居然也中了對方之計，不顧我的勸告，冒然出手……」

百里光突然抬起頭來，道：「此刻你就該不顧一切上去助他，你沒有那麼做，還回來幹麼？窮家幫雖是嗟來之食，也絕不養活酒囊飯袋。」

黃鼎文悲聲道：「幫主容稟，卑職當時也正是如此，然而，那頭豹子是謀定而後動，待卑職紮束一下出手時，歐陽旭天靈上已中了一掌……」

百里光本是低著頭，聽他說話，這工夫「滋」地一聲吸乾了一盅酒，道：「天靈上被屈能伸砸了一掌，立斃當場對不對？」

黃鼎文道：「正是，所以卑職雖然撲上，全力施爲，怎奈相差太大，就算施展了『碎珠功』，也沒奈何對方，反被他的護身奇特罡氣震回，而弄得遍體鱗傷……」

梁松躬身道：「幫主，三位長老之二，臨陣未能充份執行你的命令，偏激、衝動、託大而又罔顧幫規，他們是死有餘辜，只是黃長老無端受累，弄得如此下場，實非黃長老之過，非戰之罪且情有可原……」

百里光仰頭冷冷地瞪了黃鼎文一眼，黃鼎文混身的血管好像驟然結了冰，道：「幫主，本幫幫規有明文規定，杖在人在，杖亡人亡。卑職不肖，未能達成任務，有損本幫聲譽，理該於稟報幫主之後自決謝罪……」一掌拍向「百滙穴」，却被梁松扣住了手腕；另一掌再拍下，也被梁松制住。

黃鼎文悲嘶道：「梁兄好意，黃某來生自當圖報，請勿陷黃某於不忠不義，梁兄請放手！」

百里光頭也沒抬，仍在挾醬牛肉，喝他的二鍋頭，却淡然道：「既然長老說情，而且當時情況特殊，情有可原，本座就破例饒你一次，先行療傷去吧！」

黃鼎文矮了半截，道：「幫主大德，卑職永生難忘，只怕此例一開，今後會有太多類似事件造成幫規之浮濫援用……」

梁松道：「黃兄不必操心！五長老已剩三個，今後我們三人兢兢業業，不出紕漏，就不會造成浮濫，走，快去療傷吧！」

二人走後，百里光連擊三掌，立即走進一個中年人，由衣領和衣袖看來，也是長老之一。此人躬身道：「長老孫堅叩見幫主。」

百里光道：「孫長老，咱們收了于得水和毛錦秋的訂金，却把事情辦砸了，而且又損兵折將，你看這檔子事

怎麼辦？」

孫堅道：「啓稟幫主，屈能伸了得，這不必諱言，也唯有不輕估敵人，才不會造成高估自己的不幸後果……」

百里光微微點頭，這些話其他長老不大敢說，孫堅却敢說，正因爲他素日有些獨到的見解，深爲百里光信賴，只要是對本幫有利的，不管中不中聽，他是照說不誤，而百里光就算不愛聽，也不會斥責他。

孫堅續道：「當然，再加上一個『飄二』，正是如虎添翼。以本幫的實力，各個擊破並不是難事，但盡可能別讓他們聯手應敵。」

百里光又點點頭，倒了一杯酒一推，道：「孫堅，乾一杯，還有一件事，我想考考你，看你是否心細如髮。」

孫堅毫不客氣，拿起一盅酒「滋」地一聲吸乾，道：「謝幫主！」又滿上一杯放在百里光面前，道：「請幫主考吧！」

百里光淡然道：「剛才黃鼎文回來所說的一切，相信你在窗外都聽到了吧？」

孫堅道：「是的，幫主。」

百里光道：「你有沒有聽出他的話有矛盾之處？」

孫堅道：「幫主剛才已經宣佈饒他一次，如果幫主仍願遵守這項諾言，卑職就試猜一下……」

百里光又推給他一杯酒，道：「孫堅，你好詐！」

孫堅乾了一杯，躬身道：「啓稟幫主，本幫正在用人之際，出師未捷，先斬大將，爲兵家所不取，幫主請原諒卑職放肆……」

揮揮手，百里光道：「一切都照你的意思去做如何？」

孫堅低聲道：「謝謝幫主。依卑職猜想，桑志明必是剛愎自用，狂傲託大，不肯與另外二長老聯手，而當時二長老也多少有點隔岸觀火的心態。因爲桑志明素日爲人極不得人緣，這也不能怪二位長老。」

揮揮手，百里光道：「別繞圈子，快說吧！」

孫堅道：「至於黃長老稱歐陽旭在對方出言相邀之下，也不想聯手，先撲了上去，而且在黃長老正要出手之前，即被一掌砸中天靈，這簡直是……」

百里光激賞地道：「有什麼不合理之處儘管說出來。」

孫堅以右手扳着左手拇指道：「第一，歐陽旭素日最穩沉，有桑志明的前車之鑒，而仍然冒然獨上，這不合他的個性，沒有可能。第二，桑志明在馬上和屈能伸搏殺，尚且折騰了約三十招而被踢了幾腳，翻落馬下，一脚掛在馬鐙內拖得骨肉無存，以歐陽旭的身手，絕對不會在三十招內落敗。而黃長老說他當時紮束一下，正要出手，歐陽旭已經被砸了一掌，在時間上差得很多……」

百里光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還有沒有？如果只有這兩點，我只能給你七十分。」

孫堅挾了塊醬牛肉嚼了一會，沒嚼爛就一伸脖子吞了不去，低聲道：「幫主，黃長老的話荒腔走板，不貼譜之處，就在那一掌上……」

百里光目光一凝，似感驚奇與欣賞，道：「說！」

孫堅低聲道：「幫主早就聽出破綻了！何必要我再囉嗦一次？」

百里光道：「娘的！你是誠心吊我的胃口是不是？我猜沒猜中是本座的事，你儘管說出你自己的看法。」

孫堅低聲一字一字地道：「人所共知，『豹先生』與高手相搏，一向是右鞭左匕，黃長老稱歐陽旭被對方在『百滙穴』上砸了一掌斃命，試問，屈能伸不是變成三隻手了？」

「啪」地一聲，百里光在孫堅肩上拍了一下，道：「孫堅，你不愧爲本座的智囊，娘的！還眞有你的……」

孫堅被砸得齜牙咧嘴地。百里光道：「你說，黃鼎文爲何要說這些謊話？目的何在？」

孫堅道：「第一是要把戰敗之罪推到桑志明及歐陽旭身上，進而暗視，要不是他們不聯手，也不至於落得他一人獨戰『豹子』而輸得六門到底，給窮家幫丟人。以幫主的爲人，自然不會把此事的過失歸咎於黃鼎文一人身上，所以他當你面自絕，您必會阻止。」

百里光道：「本座沒有阻止，是梁松長老出手阻止的。」

孫堅道：「要是梁長老不出手阻止，這冷眼旁觀，見死不救的罪名，梁長老能脫得了嗎？」

百里光哈哈大笑，道：「好好，你總算能深解本座的心意，孫堅，這件事咱們心裡有數，先不談他，那件事怎麼樣了？」

孫堅用手比劃了一陣，低聲道：「可是這兩張東西？」

百里光微微點頭，道：「這東西到底在張海川身上，還是在毛錦秋身上？或者在那王冠宇弄走的大柳條包內？」

孫堅道：「至少我已知道不在張海川的手中。至於是不是在那柳條包中，不妨問問王冠宇，我已經把他擰回來了。」

百里光道：「你辦得很俐落，快把王冠宇給我擰來問問看。」

* * *

屈能伸本想盡快趕回福記騾馬店，但全身內外都受了傷，而且十分疲累，正好來到不久前刁順和王冠宇躭過的小破廟中，坐在正殿門外石階上調息。

大約是四更將盡時份，廟中忽然傳來了步履聲，側耳一聽，這人步履輕靈，但十分散亂，不是太累了，必然是受了傷。不一會，聽到門口有人

喘息，似乎這人就坐在大門口門檻上休息。

這人喘息了一會，喃喃地道：「把他擺在那兒……才不過一個多時辰……怎麼會不見了呢？」

這不是張盈盈的口音嗎？屈能伸不知爲什麼，說不出的一種激動，一種關切，不禁呼叫道：「盈盈……盈盈……」

大門外的確是張盈盈，正感不知何去何從，有人呼叫，猛吃一驚，一個女孩子，就算身手不俗，深夜在這破廟前乍聞廟內倏然大吼，也差點跳起來。但叫到第二聲時，她好像聽到了親人的呼喚，突感喉頭哽塞，淚水有如泉湧。太平日子過慣了，養尊處優，時時有人呵護者，那受過這種奔波，驚駭之苦？

她本想奔入廟中，甚至投入他的懷中好好地讓那無盡的淚水流出來，心情才會舒坦些，只是少女的矜持使她沒有那麼做。

屈能伸走出來，坐在她的身旁，道：「盈盈，妳還好吧？我眞爲妳躭心，只怕那一聲爆炸時，妳也在附近，傷了妳……」

淡淡地，她道：「我這不是好好的？」

他嘆了口氣道：「眞想不到，你爹竟會再次被毛錦秋所蠱惑，連他的親生女兒也要一起炸！」

張盈盈道：「屈能伸，這件事八成我爹並不知道。」

屈能伸道：「盈盈，妳一直在設法爲張海川開脫，而他却總是不知悔改。他不是個小孩子，炸過之後，他有沒有在火場附近搜搜看他自己的女兒有沒有受傷？」

張盈盈道：「也許我爹已經走遠了。」

屈能伸道：「不，照當時的情況推斷，他們即使繼續前奔，也絕對沒有走出三里路，說不定根本就在附近觀察，看看效果如何？盈盈，妳如何還要爲他自圓其說？」

張盈盈道：「反正我相信，我爹一定是被那女人蒙蔽，甚至被制住了，我就不信我爹會那麼糊塗的。」

攤攤手，無奈地聳聳肩，他改變了話題，道：「盈盈，爆炸時妳在何處？沒有受傷嗎？」

她道：「我……我在半里之外……沒……沒有受傷……」

屈能伸道：「那就好，我眞怕妳也緊跟著我進入那大房子，天哪！萬一妳也進去了可怎麼辦？不過我記得當時大門關上，只有我一個人被關在裡面的。」

張盈盈道：「屈能伸，你傷得重不重？」

他狠狠地揮拳道：「大難不死，表示上天給我機會去找這些壞蛋。還好，幸虧內傷不太重，外傷我也不在乎。盈盈，我以爲這是一種預謀，故意引我墜入陷阱，要把我炸成肉醬，而永遠也就不會再找他們了。」

張盈盈揮著手道：「屈能伸，不要懷疑我爹爹，我相信我爹一定也是個被害者。」

他搖著頭，道：「盈盈，我對妳這個孝女是萬分的敬佩，可是在那情況之下，毛錦秋怎能制住令尊？除非毛錦秋掉頭逃走，妳爹去追她，想把她逮回來。」

張盈盈道：「對對，一定是這樣的……」

屈能伸大笑著拍了她的肩胛一下，那知張盈盈嬌呼一聲，以手捂著肩頭。屈能伸一驚，道：「盈盈，妳受傷了……而且傷得一定不輕……」

張盈盈還要否認，道：「沒有……只是聽到爆炸聲……馬受了驚被摔了下來，擦傷了皮肉。」

屈能伸擦亮了火摺子一看，不由驚叫起來，他是個何等心硬的人，此刻也不由心痛如絞，道：「盈盈，妳……妳既是在半里之外……怎麼會也被炸得衣衫破碎？莫非妳……」

張盈盈低頭不出聲。屈能伸忽然喃喃地道：「莫非我衝入大房子裡大門閉上之後不久爆炸，妳衝進去把我救了出來？要不，我怎麼會發現自己躺在距那大房子一箭之地的草地上？而除了妳，又有誰會救了我又離去的呢？」

她沒有出聲，以火摺子再仔細一照，她的秀髮顯然有幾處被燒焦了。由此可見，她是衝入火海中救人，衣服及頭髮被火燒了，但未被炸。一時激動，他忽然輕輕地抱住了她，道：「盈盈……妳太善良了……盈盈……不是妳救我……我早就燒成炭了……」

盈盈微顫著低聲道：「你現在……和一塊炭又有什麼分別？」兩人都笑了起來。

但盈盈推開了他，道：「當時我進去救人，是怕我爹爹也在裡面，可不是專爲你才進去的……」

知道她不能不這麼說，屈能伸道：「盈盈，我這次重生，是妳一手所賜的。盈盈，我相信妳身上一定也有灼傷，剛才妳接近小廟，我就聽出步履蹣跚，可能是個受了傷的人。來，讓我看看……」

盈盈道：「不要給你看嘛！」

屈能伸道：「盈盈，請相信我，我不是好色的男人，我是怕妳躭誤了治療的時效，須知灼傷如果嚴重的話，那並不是小毛病。來，讓我看看。」

她執拗地搖晃著身子道：「人家不要你看嘛！」

屈能伸站起來搓搓手，又坐了下來，道：「盈盈，妳說，妳想怎麼辦？告訴我，妳希望怎麼辦？」

她此刻還十足地顯示稚氣未除，雖然都十九歲了。幽幽地道：「我……我只想盡快找到我爹爹……」

屈能伸道：「好吧！我們盡一切努

力，去找妳爹。」

他蹲下來，道：「上來。」

張盈盈道：「幹什麼呀？」

屈能伸道：「妳不是要找妳爹嗎？」

張盈盈坐著不動，道：「找我爹爲什麼要你揹？再說，這麼大的人哩！讓一個男人揹著，這算什麼？」

屈能伸道：「我相信妳，盈盈，妳不是個食古不化的姑娘，妳也應該知道一些醫藥常識的，灼燒不趕快治好，就會渾身潰爛，而人身的皮膚只要有一半潰爛了，那就沒救了。再說，妳衝入火窟救我，我不信妳能用一隻手把我撐出來，不是用揹就是抱著，妳能抱我，我爲什麼不能揹妳？況且天還未亮，估計天亮前可以趕回福記騾馬店，到了那兒，可以和『飄二爺』會合，他們可以幫我們找你爹，在那鎭上也可以找到好的大夫。」

張盈盈沒有理由拒絕了，只好伏在他的背上，道：「屈能伸，你身上的炸傷及灼傷不是比我還多？」

屈能伸道：「差不多，大家都要忍著點，總不能在這荒郊野外小廟中等救援對不對？況且，等不到援兵說不定還會等到對頭，再來幹一場哩！」

他終於揹著她奔上了正路，幸好他來到小廟自療了約一個時辰，內傷也快好了，揹一個人並不太吃力。

張盈盈道：「屈能伸，不要太用力攬我的腿，那兒也痛。」

屈能伸道：「這樣行不行？」

張盈盈道：「小腿上也有……」

屈能伸道：「盈盈，我抱著妳奔行也行，可能妳背上的灼傷比較少些。」

盈盈道：「躭會再說吧！屈能伸，你剛才說等不到援兵說不定會等到對頭來再幹一場，你莫非被炸之後會遇上了對頭？」

屈能伸苦笑著，道：「是啊！居然還是個大門派的三個長老，而且居然挑明了接受了人家的好處送我上西天的。」

盈盈一驚，道：「是窮家幫的三個長老？」

屈能伸道：「盈盈，如果妳是我，在那剛被炸過、灼傷過、狼狽不堪的情況之下，妳怎麼辦？」

盈盈想了一下，道：「非拚不可對不對？」

狠狠地吐口氣，道：「有一個叫桑志明的長老，狂妄、託大，要和我單挑，結果……」

盈盈道：「你是怎麼把他擊倒的？」

他說了當時的情況。盈盈許久沒有說話，屈能伸道：「盈盈，妳一定以爲我的手段太殘酷了些，對不對？」

盈盈道：「是的，他們是去殺你的，而且桑志明口出不遜，視你爲囊中物，加之聽我爹說，這人昔年是個黑道上的殺手。他死得不寃枉，那兩個呢？」

屈能伸又說了一切，盈盈又不出聲了。屈能伸道：「盈盈，我知道妳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姑娘，但爲了生存，爲了除惡務盡，我不以爲對待歐陽旭和黃鼎文有什麼不對？」

盈盈道：「黃鼎文回幫稟報一切之後，也會自栽的。屈能伸，你累了吧？停下來休息一下吧！」

屈能伸道：「不必了！換一種方式就比較不累，這和游泳的道理相似，側泳累了改爲仰泳就好些，仰泳累了可以再改爲狗爬式，如此換來換去就可以持久。如果僅會一種游法，累得就比較快，讓我抱著妳趕路。」

抱著奔行，有時會四目交接。屈能伸道：「依妳看，毛錦秋的柳條包被王冠宇帶走了，她和令尊逃走，必然去找王冠宇，妳以爲找到了沒有？」

張盈盈道：「很難說！這女人是根牆頭草，搖擺不定，待人接物也必然缺乏眞誠。所以王冠宇在緊要關頭，也許帶著柳條包溜了！」

屈能伸道：「盈盈，我和妳的看法略似，這種錢是保不住的。而人生之煩惱與不幸，十之八九和貪慾有關。只要一染指，就深陷而不克自拔了，相反的，關於道義之事，不可心存畏難而退却，反之，就遠隔千山，再想進取就事倍功半了！毛錦秋這女人必是貪得無厭之輩。」

張盈盈道：「我一直不知道這個女人，要不是發生了這檔子事兒，很可能我一輩子都不會認識她。屈能伸，你累了吧？」

屈能伸道：「還好！盈盈，妳一直未提過令堂的近況，令堂在什麼地方，莫不成住在別的地方？」

停了一會，張盈盈才道：「屈能伸，你的父母呢？」

他嘆息著道：「家母去世很早，大約是在我七八歲的時候，而家父去世却只有六七年……」嗓音沙啞，沒有說下去。

張盈盈內心一陣酸楚，好久沒出聲，屈能伸清清嗓子道：「盈盈，妳娘到底是住在那裡？妳怎麼老是沒提過妳娘？」

她哽咽著，道：「屈能伸，咱們的命運差不多，在我剛懂事的時候，家母去世了，好像是自縊而死的。」

屈能伸道：「必是和令尊不和了，爲了什麼事？」

張盈盈道：「屈能伸，不要談這傷心事好不好？」

屈能伸把她放下來，二人坐在路邊草地上休息，東方已現曙光，原先的晦暗也變成暗紫色了。秋風蕭瑟，她的衣著顯得有點單薄。他把那件千瘡百孔的外衣脫下披在她的身上。

多少有點羞澀地，她道：「你不冷？」

扯開內部胸衣，露出了茸茸黑毛，道：「妳看，我還在冒汗哩！要不是小姐在我身邊，我會打開赤膊好好涼

快一番。」

張盈盈的目光在他那鐵般的胸脯上以及茸茸體毛上瞄了一眼，立刻移開目光，道：「屈能伸，我還是把家母的事告訴你吧！我娘上吊，的確是和我家父吵架，那要扯上另外一個男人，那男人似乎是我娘婚前的朋友。」

屈能伸道：「婚前的交遊，能不說出來是最好，夫妻之間這種事也要盡可能避免。那位男士也是武林中人嗎？」

張盈盈道：「是的，而且相當有名，綽號叫『劍魔』，似乎姓申……」

幾乎全身每根筋每一寸的肌肉都在震動彈跳，假如沒有弄錯，世上那有如此巧合的事？人生眞是一連串的巧合，像大圈圈中的小圈圈，小圈圈中還有更小的圈圈，相互套連著，如果你不太固執，應該相信冥冥中有位主宰作了一些安排，這些安排有好的，也有壞的，甚至悲慘的……

張盈盈道：「記得娘和爹吵架時常說，我們是絕對純潔的！不要用不潔的念頭來猜疑我們……每次娘都說這幾句話，直到娘上吊的前一刹……」

屈能伸突然揮著健臂吼叫著，道：「我也相信，我絕對相信他們是純潔的，誰猜疑他們就是卑鄙的人！」

驚愕懵然地望著屈能伸，她有點不解，他爲什麼如此激動？盈盈道：「長大之後我問過家父，『劍魔』是誰？家父十分不快，告訴我以後不准提起這個人。後來我私下問總管雷慶，他說『劍魔』名叫申崎，劍術高超且自成一家，聽說死於情敵之手，但不清楚……」

屈能伸反常的沉默下來，擲出一塊小石，「卜」地一聲，竟把一株碗口粗的樹幹射穿，蹲下來道：「盈盈，天快亮了！再趕一程也該到哩！」

張盈盈道：「屈能伸，你太累了！我可以走的。」

屈能伸道：「走是可以走，但天亮前到不了地頭，這個樣子不大好看是不是？」

於是她只好讓他揹著奔行，道：「屈能伸，奇怪！剛才談起我娘的事，你的情緒似乎很激動，那是爲了什麼？」

停了一會，他道：「妳沒有娘，而我……也自幼失去了娘……同病相憐，觸景傷情罷了。」

雖僅一夕相處，她對這個造成風暴，令人談「豹」色變的風雲人物，已有相當的瞭解，其實他很平實、坦直，而且是性情中人。他極富同情心，而且心地光明，在極爲有利的近水樓台之下，而無意得月，眞正作到了「不欺暗室」的境界。

他們在天亮時到達福記騾馬店。

「飄二爺」還在睡覺，店伙先奔到後院報信，「狗蹦子」似醒未醒，暈頭轉向地道：「你他娘的這是幹……嗎？天還沒亮就來叫魂！吊嗓子！這兩天累得像灰孫子一樣，剛剛起來撒尿，要睡個回籠覺，娘個皮，你……」

伙計道：「胡爺，你醒醒，你們等的屈爺回來哩……」可是胡冲又倒下了自語著，道：「回籠覺、二房妻、灌湯餃子、童子雞……這是人生四大美事……娘的！你連這個都不懂！」

只聞內間的「飄二爺」打著呵欠道：「狗蹦子，小屈回來了！我看你是猴子玩鳥，擤了杆哩……」說著就迎了出來。這工夫屈、張已來到後院中，「飄二爺」失聲道：「本來我還以爲你們脚底下長了雞眼，像三寸金蓮似的，進三步退兩步，要不，他奶奶的爲什麼還沒回來？要說遇上了棘手人物吧！數數附近的人物，除了『天竺三仙』，可也沒有什麼更出色的人物哩！快……快進去，要是在街上遇上，不認識的人還以爲你們是剛從烟囪裡鑽出來的哪……」

張盈盈差點笑了起來。屈能伸一進屋就對「飄二爺」道：「老康，待會叫胡冲上街去買幾套女裝衣服，同時也要請位好大夫。」

「飄二爺」道：「小屈，看樣子你們災情慘重，傷勢如何？」

這工夫「狗蹦子」站在門外晃著元寶頭，揉著眼，道：「我這就上街去買衣服請大夫，屈爺，還需要什麼東西一併帶回來？可別他娘的吃肥走瘦了……」

屈能伸道：「可以了！快去快回。」

「飄二爺」叫伙計先把早點送來，二人邊吃邊談，屈能伸道：「在未談我的以前，你們有沒有什麼收穫？」

「飄二爺」搖頭攤手，道：「白跑一趟！」

接著屈能伸說了他和張盈盈的一切，「飄二爺」這個火可大了，擂著桌子道：「毛錦秋和張海川這一對公母，好毒的心腸。手底下有限，動歪腦筋玩邪的一個趕兩個。小屈，這還猜不透他們的鬼點子嗎？殺了你滅口，他們就可以了結這段公案，以後任何人談起這件殺人揭皮的事來，他們都可以理直氣壯，一推六二五概不承認！」

張盈盈瞪了「飄二爺」一眼，道：「康大俠，在沒有弄清一件事之前，切莫亂下結論。你怎知家父不是在毛錦秋的威脅之下，不得不跟她走的？」

「飄二爺」笑笑道：「張姑娘，俺不過是就事論事，當時毛錦秋先掉頭逃走，你那寶貝父親在後面窮追，小屈並沒有看見有根繩索在令尊的脖子上被毛錦秋牽著窮竄，這是在威脅下不得不跟著走嗎？」

屈能伸道：「老康，先不要談這些，好在不久就可以找到他們了。有沒有看到窮家幫的人在附近活動？」

「飄二爺」道：「有啊！這麼說，毛、張甚至于得水都極可能在窮家幫之中或住在窮家幫的附近了？」

（未完·五）

上文提要：厲山山神廟中有東、西廂，靈岩大師和楚湘雲轉入東廂，陸翰飛去西廂；東廂已被厲山雙煞佔用，傳授女弟子冷秋霜九陰神功，靈岩大師闖入，破壞了她的練功，被雙煞困住搏鬥；西廂是駱倫將一條蝮蛇放在裡邊，陸翰飛闖入和蝮蛇纏鬥，被迫吸盡蛇血才能脫身，又被駱倫纏鬥，退入東廂，又和雙煞搏殺……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斧環傳奇

東廂起纏鬥　鐵笛止紛爭

五毒手駱倫大笑道：「咱老子已經在這裡住了三天，難道連你們厲山雙煞鬼鬼祟祟的躲在東廂，都會不知道？」

旋風煞木通突然一陣桀桀怪笑，點頭道：「好，好，原來你們是存心找碴來的？」

五毒手怒道：「胡說，你們住在東廂，咱們住在西廂，雙方互不相關，找你個屁碴？」

旋風煞陰聲道：「你不是存心找碴，闖到東廂來作甚？」

五毒手雙目亂轉，突然向陸翰飛一指，道：「咱老子是追這小子來的，咱們河水不犯井水，你快讓開！」

一邊大聲喝道：「小子，你滾出來。」

坐在棺材上的陰風煞柯靈，許久沒有作聲，突然尖聲罵道：「老不死，你眞越老越窩囊了，咱們厲山雙煞，怕過誰來？人家說得好聽，明明就闖進東廂來了，還說河水不犯井水？這般說闖就闖，就是逢巨川親來，也得問問老娘答不答應！」

話聲出口，一條人影，業已落到五毒手面前！

五毒手駱倫因金線蝮蛇寶血被陸翰飛喝去，早就怒火迸頂，如何還受得了陰風煞當面難堪？

聞言不由一陣縱聲怒笑，點頭道：「這就是了，我道這小子是受了誰的指點，哈哈，原來有厲山雙煞撐腰，來，來，你們兩夫妻就一齊上吧！」

陰風煞尖哼道：「對付一個殘廢的人，何用咱們夫妻同上？姓駱的，你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吧？」

一面回頭朝旋風煞喝道：「老不死，你沒瞧見人家說那小子是咱們撐的腰？哼，眞活見鬼，凡是闖進東廂來的人，都得由咱們發落，那賊和尚快差不多了，你先把那小子拿下來再說。」

旋風煞點頭道：「是！是！闖進東廂來的人，都得聽咱們發落，老夫也是這個意思！」

陰風煞並沒有理他，轉頭又柔聲說道：「秋兒，妳坐着別動，等師傅打發了這姓駱的，就來陪妳。」

五毒手駱倫獨臂當胸，冷笑道：「妳說完了沒有？」

陰風煞鳩面倏沉，嘿嘿笑道：「姓駱的，你儘管動手就是。」

五毒手駱倫自然知道厲山雙煞，女的比男的厲害得多，尤其她練的「陰風掌」，只要陰風透體，傷人內腑，而且專破各種氣功，是邪門陰功最狠毒的功夫，就是自己的「五毒神掌」，恐怕也要略遜半籌！

這位平日毒橫天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此時面對强敵，却也不敢大意，只見他黑衣鼓動，怪笑一聲道：「好，那麼咱老子就佔先了！」

忽的一揚獨臂，一股腥臭掌風，直擊而出！

陰風煞柯靈冷冷一哼，雙臂一抖，凌空飛起，猛朝五毒手當頭撲去！

不！她兩隻枯白手掌，垂直下拍！

這兩人第一招上，便自各展絕學，把「五毒掌」、「陰風掌」、都使了出來！

五毒手駱倫出手如電，但對方身形却在自己掌風堪堪拍到之前，忽然躍起，心頭微微一楞，暗想這婆娘身手果然靈活！

但他對當頭撲來的陰風煞，似乎並未注意，直等一陣徹骨陰風，離頭頂五尺光景，一聲怪笑，烏黑左掌，猛然一招！

那剛才擊出的陰柔潛力，陡地向上翻去！

陰風煞雙掌一分，左掌依然下沈，身形懸空一旋，當眞快若鬼魅，一下落到駱倫身後，右掌沒等身形落地，閃電向駱倫拍到！

五毒手雖然只剩了一條左臂，但他應敵之時，一條手臂，和別人兩條手臂絲毫無異！

只見他獨臂伸縮之間，向上一揮，緊接着隨身轉，同時又朝前迎出！

雙方動作，全都快到令人無法瞧清，但聽「蓬」「蓬」兩聲，一在上空，一在身前，同時响起！

腥風四溢，寒飈四捲！

兩條人影，同時後退了半步！

不！雙方乍退倏進，放手廝鬬！

靈岩大師方才使出從不輕用的少林絕學「般若禪掌」，依然難以和旋風煞相抗衡，一連幾掌硬拚之下，更無法壓制內傷，幸好陸翰飛適時闖入，接着五毒手相繼闖來，和陰風煞起了爭執，才無暇再向靈岩大師下手。

靈岩大師這一停下手來，陡覺自己內力耗損過多，內腑受創不輕，急忙從懷中掏出少林寺秘製的救傷靈葯「大檀栫丸」，納入口中，閉目調息。

楚湘雲一隻右腕，被旋風煞抓過之處，又紅又腫，痛入骨髓，差幸對方下手不重，沒把手骨折斷，此時瞧到陸翰飛衝將進來，驚喜交集，一時忘了疼痛。

三人一同退到壁角，還沒來得及說話，陰風煞柯靈業已搶到門口，和五毒手駱倫動上了手。

旋風煞木通也同時提着鬼爪，往陸翰飛逼來，口中厲笑道：「要拿這小子，還不容易？喂，小子，老夫勸你還是束手就縛，聽候發落的好！」

陸翰飛方才入門之時，和他對過一掌，覺得自己通體清涼，比五毒手駱倫擊中自己的兩掌，還要舒服得多。

但這會稍爲停了一陣工夫，逐漸又覺得熱烘烘起來！

他雖然不知服下蛇血，必須週身敲打，發散鬱熱的道理，但也明白只要和人動手，就會舒服，因此轉身喝道：「你來得正好！」

旋風煞木通方才曾和他對了一掌，雖覺這青年人身手不弱，但只當陸翰飛是少林門下弟子，那會把他放在眼裏，聞言嘿嘿笑道：「老夫要把你拿下，你那能逃得出手？」

人隨聲到，手爪迅疾往陸翰飛肩膀抓來！

靈岩大師雙目倏睜，低喝一聲：「小施主快退！」

「砰！」

陸翰飛伸手一格，架開對方爪勢，震得一個身子搖晃了幾下，退出一步，回頭說道：「大師，不礙事，晚輩接他幾招就是！」

靈岩大師眼看陸翰飛居然一下子架開旋風煞的「白骨爪」，只不過後退了一步，心頭大是驚異！

但就在他轉念之際，旋風煞陰嘿一聲，雙爪快如閃電，又往陸翰飛抓去！

陸翰飛根本不知道厲山雙煞是二十年前窮兇極惡的大魔頭，只覺對方一招硬拚，心頭又是一陣涼爽，燥熱頓減，精神同時一振。

眼看對方雙掌齊發，向自己抓來，那敢怠慢，也立即雙臂抖動，使出師門「流雲飛掌」，和對方硬架硬打。

一時但聽「砰」「砰」連響，先前幾招，陸翰飛還被震得踉蹌後退。

但打到後來，竟然越打越有精神，力度也隨即大增，居然能和旋風煞打得平分秋色！

有時他出手終究沒有旋風煞來得神速，肩膀、胳臂，常常被旋風煞的鬼爪越隙而入，一把抓住，他此時是行氣如珠，運勁若剛，絲毫不以爲意，用力一奪，便自掙脫。

這情形直瞧得靈岩大師不勝驚詫！

當然，旋風煞木通更是凜駭，暗想：自己「白骨爪」無堅不摧，怎麼連下殺手，總是傷他不得？

這小子倒眞是自己數十年來第一個碰上不怕「白骨爪」的青年高手！

他那知陸翰飛服下大量金線蝮蛇寶血，而且凝結胸腹之間的蛇血，又經五毒手駱倫兩掌擊散，此時週身四肢，散開了欲化未化的蛇血，力度何等强猛，「白骨爪」自然傷他不得！

不，「白骨爪」的陰寒之氣，正好幫助陸翰飛清除體內蛇血的熱毒，也等於替陸翰飛敲打餵招。

陸翰飛連自己都不敢相信，何以在舉手投足之間，內力源源湧出，不知比從前增加多少倍？

轉眼工夫，雙方已對拆了二三十招下來，旋風煞還是絲毫沒有佔到上風！

不！該說他先前所佔的上風，目前已逐漸扯平，一時只氣得旋風煞木通連聲厲嘯，却也瞧得楚湘雲睜大眼睛，又驚又喜！

「陸大哥那來這麼深厚的功力？」

楚湘雲越看越奇，口中不期低低

的說着！

「阿彌陀佛！」

靈岩大師已從地上拾起禪杖！靠在手中，雙手合十，低誦一聲佛號，點點頭道：「老衲也自奇怪，陸小施主這點年紀不可能有這般深厚造詣，眞是我佛有靈，菩薩保佑！」

這一陣工夫，東方已漸漸露出曙光！

陸翰飛和旋風煞已經打到了百招之外，他仗着金線蝮蛇寶血，此時已和武功結爲一體，功力大增，任他旋風煞連下殺手，依然無法傷他。

但一襲藍衫，却被「白骨爪」抓得東破一塊，西破一塊，雙方還是硬打硬接，鬥成一團。

另一對陰風煞柯靈和五毒手駱倫，此時人影翻滾，掌風呼呼之中，情勢已是不同！

陰風煞的「陰風掌」，已練得出神入化，雙臂忽爾伸長，忽爾縮短，骨節格格作響，一雙灰白的掌影，還是被逼得連連後退！

突然，廟外飛來一聲長嘯，尾聲未落，一條青影倏然從門外閃入，輕飄飄的落到陰風煞和五毒手兩人之間，口中喝道：「大家快請住手！」

他左掌橫掠，貼着陰風煞左臂，斜斜往外一推。

五毒手乘機向左躍開，口中驚喜的叫了聲：「公子。」

陰風煞被他輕輕一封，居然從自己掌下把五毒手救出，心頭不禁大怒，定睛瞧去，只見自己面前，站着一個年約二十以上，身穿藍袍的少年公子，他雙手一拱，作揖道：「小生逢家驄，不知駱叔如何開罪了老前輩，小生這廂陪禮。」

陰風煞正待發作，但瞧他生得玉面珠唇，風度翩翩，說話有禮，而且自稱姓逢，心下一怔，繃着一張鳩面，冷冷的道：「你自稱姓逢，逢巨川是你何人？」

逢家驄躬身道：「老前輩說的，正是家父。」

說到這裡，回頭朝五毒手笑道：「駱叔，家父與三姨娘業已出川，舟行迅速，我們須得立時趕去才好。」

五毒手怔得一怔，道：「什麼？些許小事，還要老莊主自出馬？只是……」

逢家驄劍眉微微一皺，問道：「駱叔還有什麼事嗎？」

五毒手駱倫恨恨的向陸翰飛一指，說道：「老奴千方百計才捉到的金線蝮蛇，被這小子喝了血去。」

逢家驄一雙星目，依言向陸翰飛瞥去！

陡覺眼前一亮，晨光清朗，只見壁角上，站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她左腕又紅又腫，攢着秀眉，模樣兒楚楚動人，嫵媚已極，不由得瞧得眼珠發直，朗笑道：「駱叔也眞是的，區區一條蝮蛇，也值得這般小氣？」

金線蝮蛇，千載難覓，他居然說得如此大方！

只見他一面含笑拱手道：「這位兄台，如何稱呼？」

原來逢家驄閃入東廂，架開陰風煞與五毒手兩人，口中曾喝了聲「大家住手」，是以旋風煞和陸翰飛也停了下來。

陸翰飛臉上一紅，連忙還禮道：「在下陸翰飛，實是無意……」

逢家驄瞧了楚姑娘一眼，連連搖手道：「陸兄不必介意，唔，這位姑娘，想必和陸兄一路？」

陸翰飛道：「這是在下妹子。」

逢家驄俊目一轉，從袖中取出一粒葯丸，遞到陸翰飛手上，笑道：「陸兄，令妹手腕紅腫，兄弟身邊恰巧帶有寒舍秘製消腫止痛之葯，請陸兄收下。」

陸翰飛見他一表人材，心中早有好感，接過之後，謝道：「多謝逢兄。」

陰風煞柯靈雖是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但生性喜人奉承，逢家驄閃入東廂，對她執禮甚恭的叫着「老前輩」，怒氣無形中消了許多。

尤其聽說他是毒神逢巨川的兒子，而且逢巨川又帶着他寵姬黑鳳仙出川，心中不無顧忌，那知逢家驄忽然和陸翰飛攀起交情來！

當然他一雙俊目，只是朝楚湘雲直瞟，如何瞞得過陰風煞的眼睛，心中一氣，暗暗哼道：「小子，你只是瞧着這小妞兒，難道咱們徒兒還比不上她？你連正眼也沒瞧她一下，豈不氣人？」

其實這眞是天曉得，此時天光大亮，這間廂房，前半間因有陽光照射，較爲明亮，那後邊半間，放置棺木之處，反而更顯得陰暗，逢家驄自然沒法去注意棺材中還坐着有人。

陰風煞柯靈當下鳩面一沉，冷冷的道：「厲山雙煞面前，可不是你們寒暄的地方，闖進東廂來該如何說法？」

逢家驄聽得一怔，連忙作揖道：「老前輩息怒，駱叔喝醉了酒，誤闖貴室，冒犯之處，請老前輩看在家父面上，多多担待。」

陰風煞冷笑道：「姓駱的，喝醉了酒，你呢，你闖到東廂來，是不是也喝醉了酒了？」

逢家驄聽得好生着惱，但因對方兇名久著，自己身有急事，不願開罪，忍氣陪笑道：「晚輩就是陪罪來的。」

旋風煞一聽妻子口風不善，立即帮腔哼着道：「小娃兒，你不過仗着老子一點名頭，老夫婦面前，可容不得你撒野。」

陰風煞橫了他一眼，喝道：「老不死的，你給我閉咀。」

旋風煞聳聳肩，果然不再說話。

逢家驄聽到旋風煞的話，俊臉微微一變，依然笑了笑，道：「兩位老前

輩和家父齊名，晚輩只好一切聽憑吩咐。」

陰風煞桀桀怪笑道：「是說咱們兩個老不死以大壓小，欺負你後輩？嘿嘿，這個容易，只要你勝得過我們厲山雙煞門下弟子，咱們就不追究你和姓駱的無故擾鬧我東廂之事。」

逢家驄還沒答話，旋風煞木通接口笑道：「不錯，咱們徒兒和……」

陰風煞慘綠雙目瞪了他一眼，旋風煞連忙住咀。

只見陰風煞用手一招，柔聲道：「秋兒，妳來替爲師教訓教訓他！」

逢家驄想不到陰暗之處，還躲着厲山雙煞的徒兒，正待舉目去！

那知陰風煞話聲一落，陡覺一陣奇寒冷氣，撲面而來，心中驀地一驚，慌忙後退了兩步。

定睛瞧去，自己身前，不知何時已俏生生站着一個長髮披肩的紅衣少女！

這少女除了臉色略嫌蒼白之外，竟然秀美絕倫，冷艷無雙！

她這一出場，身法之快，就是連靈岩大師、陸翰飛、楚霜雲和滿面怒容的五毒手駱倫都大吃一驚！

尤其她飛出時帶起的那一陣徹骨寒風，使人禁不住有機伶伶的感覺！

五毒手駱倫皺了皺眉，沉聲道：「公子小心，這姑娘必然身懷特殊陰功，千萬不可輕敵！」

逢家驄這時早已瞧得目瞪口呆，失魂落魄的望着，五毒手在他身邊說些什麼，那還聽得進去？

口中「啊」了一聲，抱拳道：「小生逢家驄，得遇姑娘，三生有幸，不知姑娘芳名如何稱呼？」

冷秋霜宛如冷電般秋波微微一轉，冰冷的道：「我師傅要我和你打架，又不是叫我和你說話，幹麼要告訴你名字？」

她聲音雖冷，但猶如珠落玉盤，另有一種清香，好聽已極！

話聲出口，玉手微揚，輕飄飄的推出一掌。

逢家驄目迷絕色，耳聽嬌音，當眞有「這般可喜的娘兒罕見」之感，那會防她既未出聲招呼，又沒擺開門戶，就這麼一掌推出！

要知冷秋霜雖是功虧一簣，「九陰神功」只練成三成火候，便被靈岩大師無意破壞，未能圓滿完成，但「九陰神功」，是左道旁門中最厲害的一種功夫，就是三成火候，已非同小可！

逢家驄雖是家學淵源，武功已有極深造詣，此時一來色迷心竅，二來驟不及防，等到發現對手出手極慢極輕，好像漫不經意的一記虛招，但所蘊無形潛力，却似乎還在陰風煞柯靈以上！

不！這一掌冷氣森森，刺骨砭肌，彷彿從萬丈冰窖之下，吹出來的寒風，一下透體而過。

逢家驄機伶伶打了一個冷噤，忽然之間，只覺自己手足發僵，什麼招式，再也遞不出去！

口中呵呵兩聲，渾身顫抖，搖搖欲倒！

冷秋霜瞧得大是奇怪，停手不發，回頭道：「咦，師傅他怎麼連一招也禁不起？」

陰風煞得意的道：「乖孩子，他就是中了你的『九陰神功』啊！」

她雙手一張，把冷秋霜一個身子，緊緊摟入懷中，口中直喊：「乖孩子，妳眞是師傅的乖孩子。」

五毒手駱倫深知公子武功極高，那想連人家一招都沒有接住？再一聽說「九陰神功」？不由臉色大變，一把挾起逢家驄身子，怪笑道：「厲山雙煞聽着，咱們赤甲山自然有人會向你們找回場子。」

「九陰神功」居然會有這麼厲害，不但瞧得靈岩大師等三人大爲凜駭，就是厲山雙煞，也大出意外！

陰風煞柯靈摟了一陣，突然放下冷秋霜，一張鳩面上殺氣騰騰，回頭朝着靈岩大師厲聲喝道：「賊和尚，要是沒有你賊和尚從中破壞，秋兒……她『九陰神功』何止只有三成火候？普天之下還有誰是咱們孩子的敵手？你……你們眞是死有餘辜。」

她越說越氣，聲音尖銳刺耳，兩眼雖在白天，依然綠光暴射。

「老不死，你還不給老娘滾開，我要生劈賊禿……」

身子突然躍起，掌先人後，閃電往靈岩大師撲落！

這一下當眞聲到人到，快得像電光石火！

不，人還未到，「陰風掌」一股凌厲無比的陰風，已像黃河天上來，籠罩一丈方圓，使人有一種鬼氣森森的感覺！

靈岩大師服下少林秘製「大檀桝丸」，又經過一陣運功調息，內傷業已好了十之七八。

此時聽到陰風煞厲聲喝罵，心知她必然會突起發難，厲山雙煞，女煞比男煞更是厲害，這是江湖上誰都知道的事。

一時那敢怠慢，立即勁聚雙臂，雙掌當胸，默默運起「般若禪功」，口中唸出一聲佛號：「阿彌陀佛……」

正待揚起雙掌，硬接對方一擊！

只見一條人影疾閃而出，耳中聽到陸翰飛的聲音，叫道：「大師，還是讓晚輩……」

這當眞說時遲，那時快！

陸翰飛雙掌奮起全力，使出一招「雙手擎天」，朝陰風煞柯靈迎去！

「蓬！」

巨震响起，陸翰飛悶哼一聲，一個身子，蹬蹬地直退了三四步，還是站立不住，雙脚一屈，一屁股坐到地上。

靈岩大師看得心頭大駭，楚霜雲嚇得花容失色尖叫出聲，但急忙舉目

看去，只見陸翰飛雙脚一彈，倏然站起身來。

陰風煞身在半空，口中一聲怪嘯，身子直飛出兩丈來遠，連翻了兩個觔斗，才落到地上。

只見她喘了口氣，臉色獰厲之中帶着幾分驚愕，桀桀厲笑道：「看不出你這小子，果然是有點門道！」

「咭！」

她話聲才落，忽聽頭頂上有人「咭」的輕笑了聲！

大家抬起頭來，只見樑上坐着一個頭梳雙辮的小姑娘，方才那聲輕笑，敢情就是她笑出來的，因爲她那張蘋果般的臉頰上，還留着笑的痕迹。

那小姑娘看去約莫十四五歲，生得眉目清秀，笑靨如花，一身紫紅衣衫，一雙紫紅鞋兒，鞋頭上，還繡着幾朵白色花朵，坐在樑上，雙脚盪呀盪的，顯得又調皮，又天眞！

陰風煞看得一楞，憑自己厲山雙煞的名頭，頭頂上多出一個人來，還一無所覺，傳出江湖，這臉可丟大了。

她心中嘀咕，抬頭問道：「喂，小姑娘，妳到這裡幹什麼來的？」

小女孩眨着眼睛，笑了笑道：「我來了沒有多久，就是看你們打架來的呀！」

陰風煞雖覺這小女孩既能神不知，鬼不覺的躱在樑上，極可能是西毒門下，這就又道：「妳是逢巨川的什麼人？」

小女孩睜大眼睛，問道：「逢巨川，逢巨川是誰？啊，妳說那個被妳徒兒打傷一掌的那個人就是姓逢？我才不呢？」

陰風煞道：「那麼妳家大人呢？」

小女孩咭的笑道：「我家離這裡遠着呢，我是跟嬷嬷出來玩的。」

陰風煞遲疑的道：「妳嬷嬷是誰？」

小女孩道：「我從小就是她領大的，媽有時罵我，嬷嬷就帮着我說話，她最疼我。」

陰風煞雖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但看着小女孩天眞未鑿，稚氣可愛，心頭却大是喜歡，招手道：「小姑娘妳叫什麼名字，快跳下來。」

小女孩搖頭道：「我不下來，我在這裡很好。」

旋風煞木通喝道：「妳不下來，老夫就把妳捉下來。」

小女孩撇嘴道：「老不死，你連他也打不過，還想捉我？」

她用手向陸翰飛指了一指又哼道：「我就偏不下來，妳試試看？」

旋風煞被她說得臉上一紅，怒嘿道：「小丫頭，妳找死！」

鬼爪一揚，就要往小女孩抓去！

陰風煞喝道：「老不死，你做什麼？」

旋風煞道：「我把她抓下來。」

陰風煞哼了一聲，道：「你給老娘站開。」

旋風煞骷髏臉上，皮肉牽動了一下，嘿嘿乾笑着，果然依言坐下。

小女孩拍手笑道：「呵！呵！呵！怕老婆，羞！羞！羞！變泥鰍！」

她說到高興，忽然從懷中掏出一個小小紙包，手指拈了一粒，丟進口中，嘖嘖的吃着，一面朝陰風煞笑道：「這是蜜餞楊梅，妳吃不吃？」

陰風煞又好氣，又好笑，搖搖頭道：「我不吃。」

小女孩道：「這楊梅乾就是嬷嬷做的咯，她說，肉吃完了，核還可以當暗器哩！」

說話之間，順口「噗」的一聲，吐出核來！

不！那小小一粒楊梅核，居然風聲「嘶」然的，往對面牆壁上射去，一下嵌入壁中。

女孩子得意的笑了笑，蘋果面上登時漩起兩個酒渦，她又從紙包中取出一粒蜜餞楊梅，丟入口中，偏頭朝陰風煞笑道：「喂，妳現在又可以倚大壓小，欺負後輩了呀！」

陰風煞鳩臉一沉，刹那之間，喜愛小女孩的心情，悉化爲烏有，怒道：「小娃兒，妳是說我以大壓小，欺負這小子？嘿嘿，誰叫他自己找死？」

小女孩咀中一陣嚼動，又噗的一聲，往下吐出一粒楊梅核，不屑的道：「你們只會撕破人家衣服，也不見得贏了人家。」

陰風煞笑道：「小丫頭，妳敢小覷厲山雙煞！」

小女孩小臉一綳，道：「妳才是小丫頭，妳罵我，我不和妳好啦。」

靈岩大師眼見陰風煞笑臉倏收，雙目兇光隱現，深怕小女孩觸怒了她，驟下殺手，急忙抬頭道：「小姑娘，妳快走吧，妳嬷嬷可能在找妳吧！」

陰風煞笑道：「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小女孩聽靈岩大師說完，雙脚一盪一盪的，口中咭的笑道：「老和尚，你怕她打我？哼，我才不怕呢，她們合起來，恐怕連嬷嬷也打不過。」

她隨手又把蜜餞楊梅，丟進口中，嘖嘖的吃着，望着陸翰飛道：「喂，他們把你的衣服撕破了，你不要他們賠了？」

陰風煞厲叱道：「小丫頭，妳給我下來。」

接着伸手向陸翰飛一指，喝道：「小子聽着，這丫頭說咱們厲山雙煞倚大壓小，方才你也瞧到了，逢巨川的兒子，只怨他學藝不精，傷在咱們秋兒手下。你小子也只要勝得咱們秋兒，包括賊和尚在內，和咱們的樑子一筆勾銷，要是你敗在咱們秋兒手下，嘿嘿，你們四人，就在厲山雙煞面前乖乖的自絕。」

原來厲山雙煞也只知師門「九陰神功」，必須童身練習，一經練成，天下無人能擋。但因自己兩人已非童身，

無法練習，是以「九陰神功」的威力究竟如何，也無法獲知。這會自己徒兒「九陰神功」才練到三成火候，就被靈岩大師誤打誤闖的開棺破壞，先前還以爲前功盡棄，不料冷秋霜只在擧手之間，就把毒神逢巨川的兒子擊傷，足見自己徒兒雖然「九陰神功」只有三成功力，但威力之强，分明已超過自己兩人數十年苦練的「陰風掌」和「白骨爪」之上。

方才她已看到陸翰飛和自己丈夫動手，「白骨爪」居然無法傷得了他。

而且自己也和他對了一掌，發現這少年人功力極强，不如要自己徒兒出手，這才故示大方。

那知話聲出口，坐在樑上的小女孩盪着雙脚，叫道：「我不是和他們一起的，這樣不公平。」

陰風煞嘿道：「這可由不得妳，除非妳也勝得了咱們秋兒！」

小女孩鼓着腮道：「妳徒兒會『九陰神功』，我可不會呀，我只會吹簫，她會不會？」

陰風煞並沒理她，回頭朝冷秋霜招手道：「秋兒，你出來。」

陸翰飛方才和旋風煞力敵百招，後來又和陰風煞硬對了一掌，發覺自己內力，好像越戰越强，知道自己喝了金線蝮蛇寶血，果然功力大進。

而且這一陣功夫，楚湘雲已悄悄的把厲山雙煞結怨經過，說了個大概，知道雙方決難善了。

這就昂然說道：「白骨爪、陰風掌，在下業已領教，令高徒的『九陰神功』，陸翰飛自然是奉陪到底。」

話聲未落，冷秋霜紅影閃動，冷風拂面，俏生生飛落面前！

靈岩大師急忙低聲說道：「小施主千萬小心！」

陸翰飛道：「大師放心，晚輩理會得！」

他因有逢家驄前車之鑑，那敢大意，此時功凝全身，淵停嶽峙，抱拳道：「姑娘請賜招吧！」

冷秋霜方才並沒注意到陸翰飛，此時四目相對，陡覺這位一襲藍衫，又被師公抓得支離破碎的青年，竟然劍眉星目，面如冠玉，瀟洒之中，另有一股逼人英氣！

不像先前那個逢家驄，雖然生得俊俏，但一雙眼睛，只是灼灼的盯着自己直瞧，心頭就感到討厭。

不由多看了陸翰飛一眼，寒冰似的臉上忽然飛起一朶紅雲，展齒一笑，低聲說道：「我先出手了，你接得住嗎？」

陰風煞柯靈看到徒兒這副模樣，心頭微微一震，桀桀笑道：「傻孩子，人家南嶽門下，名師出高徒，他既然要妳發招，妳就不用客氣了！」

冷秋霜睜着一雙秋波，口中「嗯」了一聲，果然玉手微抬，和先前跟逢家驄動手時一樣，輕飄飄的推出一掌。

陸翰飛早有準備，身形微晃，脚下倒踩七星，倏然橫移五尺，右手中食兩指，豎立如劍，使了一式南嶽「丙靈劍法」中的「赫赫炎炎」，指風砉然，向冷秋霜擊出！

口中同時喊了聲：「姑娘接招！」

冷秋霜一招落空，嬌軀輕轉，極其隨意反掌一撩，一股强勁寒風，朝陸翰飛指風撞到！

「砰」然輕震，兩人一合即分。

陸翰飛和她掌風乍接，只覺除了震力極强之外，宛若炎夏涼風，絲毫沒有凍若寒冰之感！

但冷秋霜却感到陸翰飛的指風，似乎蘊有一股陽和之氣！

心中一驚，突然回頭朝陰風煞開口問道：「師傅，怎麼他的掌風是熱的？」

陰風煞面上一怔，陡地想起南嶽一派，素以「少陽神功」著稱，劍法、掌法，均以南方丙火爲主。

嘿，這小子妄想以「少陽神功」抗拒「九陰神功」，等於一點煙火，投入一潭寒水，豈非加速死亡？

不禁陰笑一聲道：「秋兒妳不要分心，只管施展就是。」

要知「少陽神功」乃是南嶽絕學，陸翰飛從師八載，原也只練到三成光景，但自從服了大量蛇血，內功驟增，「少陽神功」當即水漲船高，此刻足有十二成火候。

「少陽神功」本身，自非「九陰神功」之敵，但一個有十二成火候，一個只有三成，扯成平手，也自在情理之中。

何況陸翰飛怵於對方「九陰神功」之名，一招以指代劍的「赫赫炎炎」乃是「丙靈劍法」中最具威力的一招，是他存心試試對方力道而發。

雙方各退一步之後，陸翰飛胆氣驟壯，心知自己憑藉金線蝮蛇寶血之力，根本不畏對方寒冰之氣！

冷秋霜聽師傅一說，果然又嬌「嗯」了一聲，紅衣閃動，玉掌翻飛，連續攻出。

陸翰飛朗笑一聲，也施展師門心法，把七十二式「流雲飛掌」，綿綿使出！

兩人一招一式，由慢而快，不多一會，漸漸分不清面目，只是一團紅影，一團藍影。

不！紅影不時的侵入藍影，藍影和紅影翻滾揉和，變成了一團紫紅影子！

但兩丈之內，在冷秋霜「九陰神功」之下，寒飇排空，冷氣砭骨！

靈岩大師數十年修爲，身在戰圈外邊，還能忍受，楚湘雲功力較差，被這四外溢出的九陰寒風，凍得連打寒噤！

靈岩大師此刻只知陸翰飛無意之中，服下了大量蛇血，但他乃少林高僧，那會知道蝮蛇寶血的功效，足可抵得二三十年修爲，還以爲只是蛇血

熱毒，暫時使他不畏寒冰而已。

因此看着雙方激戰，目下雖然功力悉敵，但持久下去，終非旁門最厲害的「九陰神功」之敵，勢必斷傷眞元。

心中想着，不由雙眉緊蹙。

厲山雙煞也想不到區區一個南嶽門下，居然能在至陰至寒的「九陰神功」之下，和徒兒放手搏鬥，也大感驚詫。

只有坐在樑上的小女孩，盪着雙脚，把小紙包的蜜餞楊梅，一顆顆往口中丟入，一邊咀嚼，一邊連聲叫好。

陰風煞看了一陣，心頭漸漸感不耐，暗想：這小子目前已如此了得，日後必爲後患，一時殺心驟起，回頭朝旋風煞咀皮微動。

旋風煞緩緩往樑上走近，骷髏臉上，皮肉一陣牽動，抬頭叱道：「小鬼頭，妳嚷什麼？」

小女孩不服的道：「難道我連叫好也不能叫？」

旋風煞怪笑一聲道：「小鬼頭，妳給我下來。」

鬼爪伸縮之間，驀地暴長，一下往上抓去！

「啊！」小女孩，大吃一驚，雙脚趕忙往樑上縮去。

這當眞是電光石火，一瞬間事！

旋風煞木通出手向小女孩抓出的同時，陰風煞柯靈，也滿臉獰惡，「陰風掌」凝聚全力，一下欺入戰圈，舉掌向陸翰飛後心擊去！

陸翰飛仗着蝮蛇寶血之力，和至陰至陽的「九陽神功」，力拚百招，雖然不致落敗，但要想勝過對方，又談何容易？

冷秋霜自幼由厲山雙煞扶養長大，武功已得雙煞眞傳，平日常聽師傅師公說着，只要練成「九陰神功」，就無人能敵。

這時和陸翰飛打了將近百招，還勝不了人家，不由激起好勝之心，手上忽爪忽掌，攻得十分凌厲。

陸翰飛全力迎戰，堪堪和對方打成平手，陰風煞這一突然發難，那能兼顧得及，如被打中，就非立時喪在掌下不可！

但就在陰風煞柯靈「陰風掌」堪堪拍出之前，突然半空中如金鐵互撞，如嘹亮鶴唳，响了兩聲！

厲山雙煞陡覺全身一震，慌忙收拾。

那是一陣急促嘹亮，刺耳震心的笛聲！

厲山雙煞側耳諦聽，臉色頓時大變。

不！兩張骷髏似的臉上，肌肉牽動，變得無比獰惡，陰森慘綠的目光，射出恐懼和憤怒之色！

笛聲不住的滾轉，倏而低沉頓挫，倏而高亢入雲，浩浩蕩蕩，宛如金戈鐵甲，一片殺伐！

厲山雙煞只覺全身熱血沸騰，四隻鬼爪，同時向高空抓起！

他們只想依着笛聲，狂叫厲吼，手舞足蹈一番。

陰風煞終究功力比丈夫要深厚得多，她雙手堪堪舉起，便立時警覺，心知此刻只要稍一把持不住，就被笛聲迷亂。

除非對方停下笛聲，否則直要舞到精疲力竭不可！

回頭瞧去，只見自己徒兒和那姓陸的小子，敢情也受到干擾，不知何時，停下手來！

「九孔鐵笛！」

「九孔鐵笛！」

厲山雙煞驚呼之中，突然挾起冷秋霜，閃電般奪門而出，向外衝去！

這一下，大出靈岩大師，陸翰飛，楚湘雲三人意外，不由全部一怔！

「咭咭！」那坐在樑上的小女孩，忽然笑出聲來，雙脚一蕩，身子一挺，颼的跳落地上，回頭笑道：「這又不是我爸，是嬷嬷學著吹的咯！」

說話聲中，連蹦帶跳的往門外跑去！

「九孔鐵笛？」靈岩大師口中低聲說著，似乎正在尋思！

陸翰飛道：「大師可知九孔鐵笛是誰？」

靈岩大師微微搖頭道：「老衲也正奇怪，厲山雙煞二十年前已名震江湖，瞧他們聽到笛聲，這般驚惶逃走，想來九孔鐵笛定是非常之人，但老衲卻想不起此人是誰來？」

楚湘雲掠著鬢髮，道：「大師，聽小妹妹的口氣，好像九孔鐵笛，就是她爸呢！」

靈岩大師「唔」了一聲，忽然朝陸翰飛道：「小施主方才和雙煞門那位冷姑娘力戰百招，『九陰神功』乃是旁門中最厲害的功夫，小施主快運氣試試，身上可有不適？」

楚湘雲驚哦道：「是啊，方才那一陣陣的陰風，當眞比冰還冷，陸大哥你快運功試試！」陸翰飛依言鬆了一下筋骨，覺得氣機充沛，絲毫沒有異樣，這就笑道：「晚輩先前在西廂誤喝了蛇血，只覺渾身脹滿，後來和他們動手過招，好像內力越來越强，一點也不覺寒冷，這時精力反而比以前旺盛得多了。」

靈岩大師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老衲以前曾聽江湖上人說，千年鱔王寶血，練武的人生喝下去，可抵數十年苦練，卻不知小施主飲的蛇血，也有這等功效，可喜可賀！」說到這裏，一面抬頭道：「大師兄被人廢去武功，不知如何了，我們到廟後瞧瞧去！」

三人走出東廂，繞到廟後，那是一個斜坡，亂石成堆，荒草沒膝，靈岩大師臉露焦灼，緩緩往草叢中走去，陸翰飛，楚湘雲只是跟在他身後。

走了一會，忽見左側一片草叢有

幾處經人踐踏，顯得十分凌亂。

靈岩大師好像有了重大發現，急忙俯身勘察。

楚湘雲道：「大師伯可是被人救走了？」

靈岩大師在偃仆的草堆中找了半晌，才直起腰來，長眉緊皺，徐徐的道：「大師兄可能被人救走，也可能依然爲人挾持，這裏分明經過一場激鬥，照痕跡瞧來，雙方人數，少說也有六七個人……」

他說話之時目光往三丈外一處亂石堆瞧去，身形一掠而前，俯身從草叢中拾起半截虎頭鈎，口中沉吟道：「『賀氏雙鈎』？江湖上幾時有賀氏雙鈎這號人物？」

陸翰飛、楚湘雲也同時掠過，只見斷鈎柄上，果然刻著「賀氏雙鈎」四個蠅頭細字！

楚湘雲見他只是瞧著雙鈎反覆觀察，一時不便插口動問，便自在附近草堆中找尋。

忽然瞧見一塊山石上，有一點銀星，閃閃發光，急忙躍了過去，仔細一瞧，原來山石上釘著一支銀色細針，露出石面，還不到半寸，隨手一拔，竟然拔不動它！

楚湘雲心中一驚，暗想這使針的人，力道好大，居然把一支繡花針似的飛針，有大半支打入山石之中，當下手腕用勁，緩緩拔下。

只見這支銀針，只有兩寸來長，針身雖細，卻堅逾精鐵，心知決非普通暗器，這就柳腰一挪，飛到靈岩大師身前，叫道：「大師，你瞧瞧這支銀針，是什麼東西做的？」

靈岩大師伸手接過，臉色立時大變，驚訝的道：「太白神針，楚姑娘，妳在何處發現的？」

楚湘雲伸手一指，道：「晚輩從那塊石上拔下來的。」

靈岩大師沒等她說完，縱身掠到亂石堆中，十分仔細的又搜索了一遍，廢然歎道：「大師兄失蹤之事，愈來愈是複雜，連一向以名門正派自居，門下弟子極少在江湖走動的華山派，竟也參與其中，實在頗出老衲意外，此刻老衲急須趕回少室，兩位石鼓山之行，爲時已近，只是目前白衣劍侶金玉雙奇在石鼓山題詩一事，業以傳遍江湖，恐怕心存覬覦的大有人在，一路務必小心應付，施主行走江湖，宜藏不宜露，深望善自體會，石鼓山之行，屆時老衲如不克親自趕來，自會派靈峯師弟，前往接應，兩位多多保重了。」

陸翰飛躬身道：「大師語重心長，晚輩自當謹記。」

靈岩大師點了點頭，把半柄斷鈎，和「太白神針」，一起收好，手持禪杖，瞧了兩人一眼，臨行又道：「兩位倘若在石鼓山和殺害尊師的仇人相遇，如無必勝把握，千萬忍耐一時，師仇不共戴天，但也不可徒逞血氣之勇，於事無補，要知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南北雙嶽，和少林寺誼如一家，一切從長計議爲是！」

楚湘雲先前一路上對靈岩大師處處謹愼，深感不滿，但經東廂一戰後，始知他大勇若怯，臨到危難，眞有我佛捨己救人的大無畏精神，心中已極感動，此時眼看靈岩大師臨行一再以自己兩人的安危爲念，連忙接口道：「晚輩謹遵大師囑咐。」

靈岩大師含笑點頭，才手持禪杖，飄然離去。

陸翰飛因身上一襲長衫被旋風煞鬼爪撕破，不能再穿，回轉山神廟中，打開包裹，換了一件，才和楚湘雲離開厲山，趕到隨縣，已是子牌時光，兩人因一晚未睡，急須休息，當下就在隨縣落店。

這一晚，陸翰飛在床上才一坐定，便覺自己體內眞氣到處鼓動，隱挾風雷之聲，正是以前師傅說過的：「眞氣凝聚，甘露來朝」的情形。

心知自從服下蝮蛇寶血，未曾好好運行，使之和自己眞氣，合爲一體。

一時那敢大意，只是澄心靜慮，循著周天運轉途徑，吐納導引，勤練不息，這一來，他功力無形之中，不知比以前增進了多少倍。

但楚姑娘卻因一晚勞累，又因內功較弱，陸翰飛和冷秋霜動手之時，她雖站得不太近，也被「九陰神功」的陰寒之氣，凍得渾身直顫，當時還不覺得怎樣，此時一經休息，遽爾發作，一個晚上，竟然寒熱交加！

陸翰飛心頭大急，只好在客店中耽擱下來，延醫服葯，直到第三天，才算好轉。

楚湘雲因賽孫臏石鼓山之約，已只賸十一天時光，不能再事耽延，急欲動身。

陸翰飛拗不過她，只好僱了一輛馬車代步。

出隨縣不過數里，陸翰飛發覺有三騎駿馬，從後面追了上來，在車後二三十丈之間，不即不離的跟著，先前只當趕路的人，也並未留意。

那知再走了數里，前面又有三騎，停立在路旁等候，待自己馬車過去之後，也就跟在後面，緩緩而行。

陸翰飛雖然沒有什麼江湖經驗，但記起靈岩大師瀕行時一再囑咐，要自己兩人一路小心之言，不由也漸漸引起懷疑！

中午時分，在平林打尖，又有兩人，似乎早在鎭上等候，瞧到馬車，便翻身上馬，急馳而去。

陸翰飛暗暗留心，打量跟在車後的六人，雖然打扮各異，有的像達官鏢客，有的像販夫走卒，但只要略一注意，這六人全都身手矯捷，身邊也各自帶著兵刃，分明全是江湖上人。

他們各自分散，裝作互不相識神氣。

（未完．六）

上文提要：

莫先生和司馬洛從錄影中看到一處叫鸚鵡灣的地方，溫碧霞參加集會就在那裡，至於和她在飛行物體內的人似是基雲博士，又錄影集會的情況，一大羣人在此露營，於是司馬洛坐直昇機到鸚鵡灣探測，奇怪的是見到一個叫李秀媚的女人，通過莫先生的無綫電傳聲器，知道她是一位女科學家，見到她拍攝的飛行水母照片……



司馬洛傳奇故事／馮嘉·文／可飛·圖

迷城

採取行動　擊斃殺手

李秀媚接著說道：「它飛得非常之快，那時不是黃昏，我又沒有準備，拍到一張已是運氣很好。」光綫不强，也有一個好處，那東西底部的「觸鬚」反而較爲清楚，因爲它是發有紅光的。

但是速度太快，又比較模糊。

司馬洛說：「你怎麼會在集會之前就到這裡來？」

她說：「我們的創辦人每一次預測的日期地點都是沒有什麼發現，人家說他亂講，但是我却認爲他祇測得不準，他祇是地球人，未必計算得太準，可能是在之前，也可能是在之後，所以我在集會的日子之前就先來了。我果然看到了這個！」

她述說當時的情形，她祇是在露營望天，忽然就看到那東西飛過，她連忙抓起攝影機拍了一張。

「路綫呢？」司馬洛問。

她也指出了路綫。

司馬洛把飛機中的電視機按亮，使螢幕上出現了一張地圖。他指着說：「大致上是由這邊飛到那邊，你是在這裡開始看見，它這樣飛，而在這邊消失了！」

她說：「路綫似乎不那麼重要，它是從太空中飛來的。」

司馬洛說：「隔了一段時間之後又有一個，這一次是墮毀了。我們要假設，它們是已經來了，在地球上的某處躲藏着。」

她說：「假如是在地球上，飛來飛去，那是很容易被雷達測到的。」

「以他們的科技之高，」司馬洛說：「也許雷達在他們的眼中根本就不是問題。我們地球上的科學家，現在也已經在開始研究不被雷達測到的飛機，而且也頗有希望成功了。」

「但是上次撞了的一個，」她說：「不就是給雷達測出來了的嗎？」

「假設上次那個並不是由他們駕駛，而是由地球人偷了，駕着飛出來的呢？」司馬洛說：「駕駛的地球人不懂那麼多，就避不了雷達探測，也因此撞了。」

她懷疑地望着他：「爲什麼你這麼講呢？」

司馬洛沒有回答，又問道：「上次的集會你也有參加嗎？」

但她堅持她的疑問：「爲什麼你認爲會有地球人把這東西開出來呢？這是不可能的，他們一定不會准許。」

「逃走！」

「爲什麼要逃走？」

「爲什麼要逃走？」司馬洛說：「被捉住了就要逃走，這就是爲什麼。」

「但他們是來救人，不是來捉人的。」

「你那麼肯定嗎？」司馬洛說：「像你的理論，他們是已經來了，但他們沒有救什麼人，他們並沒有接走什麼人。」

「這個……」她說：「我的想法就

是——那是我私人的想法，與我的創辦人也許有不同。每一次集會，都是人太多了。也許他們並不打算把全部人接走，也許其中有些不值得，他們會選擇……」

「那他們就不是那麼良善了。」司馬洛說。

「良善也是標準問題，」她說：「譬如防止虐畜也是良善，但是防止虐畜的人往往比普通人更殘忍。有許多例子——譬如有一個人養了幾十隻狗，但是當局認爲他的經濟能力不能讓這些狗活得好，就把狗沒收了，寧可拿去人道毀滅。有時一匹馬在賽跑中斷了腿子，也不見得是一定會死，也是會被人道毀滅，以免讓牠痛苦下去。即使是種植物，我們也是會把太弱的苗拔掉，而祇留下强壯的。就是這問題。」

「你有沒有參加上次的集會？」司馬洛問。

「有！」她說：「那麼多人，假如有一些不見了，又很難知道。也沒有人做登記的工作，也許每一次都有一些人被救走了。」

「那你就應該是被選中之列了。」司馬洛說。

「爲什麼呢？」她問。

「你是一個良善的人，」司馬洛說：「你也是一個聰明的人，你也是一個有相當科學知識的人，你也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女人。」

「這是你的水準，」她說：「未必是他們的水準。」

「但是你是這樣說的，」司馬洛說：「你說也許他們會選擇，選擇好的。難道你不認爲你自己在人之中算是很好的嗎？」

「我從來不敢這樣想。」

「總之你也不會相信你是人類之中的渣滓吧？」

「這個……我的看法是這樣，」她說：「他們的看法又未必是這樣，我也不知道他們會選擇一些什麼人。總之他們沒有選中我！」

「那你以爲他們找的是什麼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她說：「所以我就正在研究。我不是不相信那個會的創辦人，我祇是覺得，他的計算可能有些偏差，也許我可以加添一些。」

「那麼，」司馬洛說：「在那個集會中，你也許是最探頭探腦的一個了。」

「可能是的。」她說。

「我要找尋一些人，」司馬洛說：「他們是在這個集會中失踪了的，也許你見到。」

「你知道有多少人參加這個集會嗎？」她問。

「我知道，」司馬洛說：「但是他們都是抬頭望天，或是在呆等的。」

「我不知道，」她說：「假如我見到，也祇是碰機會罷了。我不可能注意到一切！」

司馬洛按出三張照片，顯示在電視機上。

兩男一女，女的就是溫碧霞。其實溫碧霞是已經找回了的，他祇是不說出來。

「我都見過。」她說。

「很好，」司馬洛說：「似乎運氣不錯，機會剛好碰到了。你講吧！」

「這位小姐我跟她談過。」她說：「這兩個人，我祇是看過照片。」

她與溫碧霞見過面，其實也不是巧合，因爲她們兩人在那集會中都是與衆不同的，她們都是在找尋，在注意別人。她們就是互相注意到了，起先都是互相有懷疑，但是却是溫碧霞對她懷疑較多，因爲溫碧霞所找尋的人之中，其中有一個是很危險的人物，而李秀媚可能是一個同黨。

她們互相注意，互相跟踪。

後來溫碧霞在一個僻靜的地方把她截住了，搜過了她的身，搜不出武器，她說出自己是正在這裡做什麼，溫碧霞也相信了。

溫碧霞也透露了自己的身份與任務，而且出示那兩個男人的照片。

「我也有帮助她注意，」李秀媚說：「但是我並沒有找到。後來集會散了，我也沒有再見到她了。就是這樣。」

「似乎她是被選中了。」司馬洛說。

「這個……」她說：「她是在做這件事，她在找尋兩個危險的人物，假如她找到了，也不一定是她贏，也許是她輸了，她給那個人帶走……」

她向左望，不遠處下面就是集會的平地。

那一片寬廣的空地，還是留下了許多集會者所棄下來的雜物，草地也給踐壞了很多，不論怎樣有公德心，都是不能一致的，這是難免的事情。

現在大雨而且天黑，當然是看不到了，不過剛才還早，司馬洛就已經看到了。

「你有朋友嗎？」司馬洛問：「也許你的朋友們會知道這事？也許他們有機會看見？」

「我有朋友，」她說：「但是我不能告訴他們我在幹什麼，否則就會有許多人跟着我，我也不可以告訴他們溫小姐正在做什麼，這消息一傳開去，反而沒有好處。那些人之中到底是什麼人都有，很難信任的。而且那不是我的事情，我祇是順便留意。」

司馬洛不出聲。

她說：「你就是爲了找他們而開飛機到這裡來？」

「是的。」司馬洛說。

「我看不出你的樣子是不是說謊，」她說：「但是認爲你也有些事情沒有告訴我。你這飛機，有那麼多的設備，你不單是找人而已。而且，有一個人拍到了照片，也給騙掉了。你是另有目的而來的。」

司馬洛想了一陣。

她說：「我們不是朋友，不過你可以把我送回我的營地嗎？」

「很好。」司馬洛說。

他的飛機升了起來。他不知道她的營地是在何處，還是需由她指出來。

她顯然亦是已經有過乘直昇機的經驗了，否則的話，一個人升空之後，可能反而找不到一個自己在平地上已經習慣了的地方。

尤其是在黑暗和雨中。

事實上少一些科學知識都辦不到，因爲現在司馬洛的直升飛機乃是需要用夜視及雷達的設備作眼睛的。大雨使夜視的設備不大清楚，雨點也是夜視的射綫可以看見的東西，因此這些雨點也是會妨碍他們的視綫，他們就需要雷達幫助。

他們認得方向，就很快到達。

那裡是一處樹林。

直昇飛機要在樹林外的空地上停下來。

她披回了她的風褸，她的風褸是可以防雨的。

她說：「要不要來坐坐呢？」

「很好，」司馬洛說：「不過我却要脫下衣服了。」

也許百密一疏，他偏就是沒有雨衣。

他把上身的衣服脫了下來，留在飛機上，穿着褲子跟着她跑。他總不能夠全身都脫光的。

她的帳幕就在樹林中，相當寬大，給樹林遮住了，在空中是看不到的。

他進去時已全身都是濕淋淋的了。

她找出一件日本和服丟給他，連同一條毛巾，說：「你還是穿上這個吧！我的睡衣。」

她開了燈，並且也開了一個暖爐。那爐是用電的，生熱就容易把身子弄乾，亦可以把衣服烘乾。

那裡面有繩子晾着一些衣服。

他就在繩子後面脫下濕褲子換上了她的和服，濕的衣服扭乾，也晾在繩子上。

她亦是同樣的。

她雖然有一件風褸遮雨，褲子還是濕了。

她披上了一件長長的襯衣才脫去褲子，就這樣光着腿子和脚走來走去。

她這營幕是架在一塊大石上的，所以大雨雖然會使林中的地面很濕，却沒有濕到她這石頭上。

她顯然是在各方面都已有了準備的。

她說：「你在爐子前面坐下來吧！」

司馬洛就在那地上坐下。

她又說：「我要弄一些東西吃，你要嗎？」

「歡迎之至。」司馬洛說。

這已是晚飯時間，他爲了她未有吃東西。他的飛機上也是並沒有預備吃的東西，他並不打算飛到黑夜，而飛機的燃料也是不足以支持那麼久的。

她有的只是乾粮和罐頭食物，新鮮的祇是一些她在林中採來的植物，當作蔬菜。她懂得在荒野中的生存之道，知道什麼植物是可吃的。

她這樣在爐上一煮，那些食物就相當可口。

當然，人在肚子餓的時候，祇要是可吃的東西，就是可口的了。

司馬洛雖然似乎沒有怎樣認眞地看着，却是早已暗中觀察。在電池光管的照耀之下，他看見她的營地裡也頗有不少科學儀器，都是探測用的。她的確是正在這裡搜索她所講的東西。

她說：「我有一部小貨車，也停在這樹林中，要走的時候可以自己搬走。」

司馬洛說：「至今找到了什麼呢？」

她瞥他一眼不出聲。

他說：「好吧！我告訴你我所知的事。」

他把有關那飛行物件的「蛋」，及溫碧霞的事都告訴了她。她聽得甚感興趣。

其實這事他對她也不是一定需要守秘密的，守秘密主要是爲了避免引起公衆恐慌。她不算是公衆。

「這是……眞難置信的事！」她在他說完了之後說。

「我也仍然是覺得很難相信。」司馬洛說。

「可以帶我去參觀一下嗎？」她問。

「可以，」他說：「不過沒有什麼用處，除非你可以幫忙把他們弄醒。」

「這個我却辦不到。」她說。

「除此之外呢？」司馬洛問：「你又能夠幫一些什麼忙呢？」

「我有你這樣的飛機的話，」她說：「我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例如什麼？」

「在空中觀察。不過今天晚上恐怕不行了，雨還是下成這個樣子，明天也許好些，我看先等雨停。」

司馬洛說：「你還知道一些什麼呢？」

她說：「那裡，角落裡的石頭壓着一隻箱子。」

他依她所指把石頭搬開了，果然看到一隻小箱子，乃是金屬的。

這箱子還是相當沉重，乃因爲它的內部鋪鉛的。

司馬洛說：「這裏面是危險的東西嗎？」

他也知道，鉛是用以阻隔輻射性的，假如有輻射危險的東西，就要放在鉛的容器裏面。

她說：「是有輻射性，但是並不危

險。」

司馬洛把箱子打開來。箱子是沒有鎖上的。他看見箱中有一件奇怪的東西，那是一個巨大的金屬螺絲。螺絲通常是細小的東西，有拳頭那麼大的，就是很大的了。

司馬洛看着它發呆。

照他所知，似乎沒有什麼機器用得着這麼大的螺絲。即使非常大的機器，也是不需要這麼大的螺絲，那是因爲螺絲這東西是不需要大的，主要是旋在力量上重要的地方而把某些部份接合，使它不脫開來，用不着大，也可以有這作用。所以這樣大的螺絲，看來就使人覺像是玩具似的了。

他伸手把它拿了起來，又發覺很輕，用指甲刮一下，就可以試出它是相當之硬的。他把那螺絲在箱子的旁邊敲一敲，聽到那聲音清脆而悅耳。

他又在石頭上敲一下，石頭的質地不同，發出來的聲音當然也是有些不同了，但也是清脆而悅耳。

她把一副小小的儀器拿過來交給他。

那是一副探測輻射性的儀器。

他把儀器開了，儀器的指針就指出輻射性的度數。

那的確是還未到達危險的程度。

許多東西都有輻射性的，幾乎任何東西都是有輻射性，但多數都是很弱，這種儀器也探測不出來。

這東西是有較强的輻射性，但是並未到危險程度。

它應該是屬於某種有輻射性的機器的，因而它的上面亦是有了。

司馬洛說：「這是什麼？」

她說：「告訴你吧！是我在空地上找到的。假如你先來，也許就是你找到了。」

「什麼時候？」司馬洛問：「在何處？」

她說出了大概的地點以及時日。那是集會之前，是她看見那飛行物體之後的兩天。

司馬洛那時還不知道有此事，他是沒有可能比她先找到的。而由於她是用鋪鉛的箱子裝了起來，司馬洛的直升飛機雖然有很精密的儀器，也是探測不到了。

司馬洛說：「你以爲這是什麼呢？」

「應該是那天飛過的那個飛行物體上掉下來的。」

「他們會這樣疏忽？」司馬洛問。

「加上你的故事，又可能另有解釋，」她說：「也許那天那一架也是逃亡者駕出來的。不善駕駛，就會掉下一些東西。」

「假如是如此，」司馬洛說：「它就可能是已經在某處墮毀了，也許我們也可以找到殘骸。」

「是呀，」她說：「你有直升飛機，也許你可以找到，但是也許找不到。」

「爲什麼也許找不到？」他問。

「那邊就是海！」她一指說道。

「海！」他一想就頭痛。

她的意思就是可能跌進了海中。

那兩個地方，是相隔一海的，假如那個飛行物體是跌進了海中，那就會沉進了水底，什麼都找不到。假如是在陸地上墮毀，則是很容易找到，在空中一看，就幾乎無所遁形。

他說：「我們明天去找？」

「總要試一試的，」她說：「你有這樣的財力物力支持就好辦了。不過，那即是說我可以參加了嗎？」

「你應該是可以參加的，」司馬洛說：「但是，你還有其他的人嗎？和你一起做這件事的朋友、合夥人？」他並不信任他未見過的人。

「沒有，」她說：「我祇是剛添了你這個合夥人。我這件事情，我祇是一個人在做。」

「但是我總是覺得難以置信，」司馬洛說：「你沒有和什麼別的人合作在做這件事情！假如有多一個人，或者多一些人，不是方便一些嗎？」

「也許會麻煩一些，」她說：「我一個人在做這件事情是有好幾個理由的，其中一個理由就是這事可能有危險性，我不想把別人拖進來；另一個理由是人多也許會壞事，我所找的會找不到，也許對方見到人多就不肯出現。再另一個理由是不容易找到與我看法相同的人，有些人是那麼笨。」

「但是你是有朋友的。」司馬洛說。

「每一個人都有朋友，」她說：「但有些事情是朋友們不能亦不會參加的。」

「你的朋友却肯放你來做這事？」司馬洛說。

「我的行爲他們不能夠過問，」她說：「而且我也說過，這件事情我是守着秘密的。」

「我是說那些特殊的朋友，」司馬洛微笑道：「祇有一個的。他不能就這樣讓你走掉而不知道你是去了做什麼的呀？」

「他？他是誰？」

「男朋友。」司馬洛說。

「哦，那個，」她的臉紅了起來：「我並沒有那個！」

「你似乎浪費了你的一種最好的天賦條件，」他說：「而這又是男人世界的一大損失。」

「我……呃——怎麼會有男人喜歡我？」她說。

「你眞的相信這個？」他問。

「我會把男人嚇走，」她說：「我所做的事情，他們不會明白，也不會感興趣。」

「他們都那麼笨，是嗎？」司馬洛說。

「也許是我古怪，他們……又不是笨，祇是看法不同，他們喜歡努力賺錢，也努力找尋享受，却不喜歡研究一些較有深度的事情。這也不能說是

誰對誰不對，祇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司馬洛又笑起來道：「也許你是說得不錯，在許多男人的心目中，你會算是一個怪物，你就像不是屬於這個世界的人。」

她的眼皮一跳，澄明的眼睛凝視着他。

他說：「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你也是從天外飛來的人，而是世界上很少像你這樣的女孩子。」

忽然，他有了一種古怪的感覺。

她倒是不大像這個世界上的人。

那是指性格和作風而言。

她看他，他也正在看她，她的眼睛又難爲情地低了下來。她說：「爲什麼你這樣看我？」

他說：「你不像是地球上的人。」

「我是一個怪物嗎？」她說。

「是一個很可愛的怪物。」

「別跟我開玩笑，」她說：「我不懂得開這種玩笑。」

「你究竟是從何處來的呢？」司馬洛問。

「我是……我的歷史你已經用電腦查出來了！」她說。

「無論如何，」司馬洛說：「我很高興我能夠和你這樣一個人合作。」

「我們現在再研究一下，」她說：「假如我上次看見的那飛行物體是逃出來的，那它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司馬洛說：「是一個雷達測不到的地方。但它又是雷達可以測到的。」

「不是從太空下來，」她說：「那就是從某一個地方飛出來的，而這個地方乃是在邊境的範圍之內，所以它飛出來用不着經過邊境，雷達就測不到了。」

「兩次都是如此。」司馬洛說。

「看來是的，」她說：「那麼，這個地區，似乎就更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地方了。」

「是呀，」司馬洛說：「看來我沒有做錯，不過我却又找不到什麼。」

「似乎是我浪費了你很多時間，你以爲我是一個你要找的人。」

「找到你也不算是浪費。」

「我以爲你是遭遇了危險的事情，」她說：「我還企圖去救你呢！」

「是嗎？」司馬洛說：「眞多謝！」

他把那大螺絲拋一拋：「這東西給我？我可以拿回總部去研究。」

「很好，」她說：「你不也是要帶我回去看看嗎？」

「是的，」他說：「現在回去如何？」

「現在？」她說：「我們放棄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明天再飛回來，」他說：「那不需要很多時間。」

「是呀，」她說：「不過却沒有時間睡覺。」

「唔，」司馬洛說：「那邊可以等，這裡却不宜拖。也許我們明天一早再升起來看看。」

「我就是這樣想。」

「你不怕我嗎？」他說：「我睡在這裡？」

「你是一個好人。」她說。

「對一個美麗的女人感興趣的男人並不等於是壞人。」

「你是不會亂來的。」

「這一點，我的確是個好人了。」他說。

「我這裡有睡袋，」她說：「假如你不怕苦一些，你可以睡在這裡……」她伸手一指，「你懂得用嗎？」

她的東西裡面還有一個額外的睡袋。

「這東西我閉上眼睛也會用，」他走過去拿，但是却忽然拿起了他的槍。

他是把槍也帶來了的。

他的槍轉過來對着她。

「你又幹什麼了？」她呶着嘴問。

「你眞是沒有人一起來的嗎？」司馬洛問。

「難道你認爲多一個睡袋就是多一個人？」她說：「我這祇是後備的罷了！」

「但是現在有人正在來！」司馬洛說。

他指指他的腕錶。探測的儀器是在直升飛機上，他們現在與直升飛機還是距離相當遠，但是他却是有這腕錶與那儀器聯絡，那儀探測到的，就傳到這腕錶來，讓他得到消息。

他是不能夠就憑這腕錶便知道詳情，但是他可以知道有人來。

她說：「那是什麼人？」

「在這樣的時候，」司馬洛說：「似乎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但你不能因爲有些慌張就向人開槍。」

我這槍是自衞用的，」司馬洛說：「但是我也並不打算等人家向我開槍我才用。」

「那……那怎麼辦？」她問。

「走！」司馬洛說：「我們離開這裡，先看看情形吧！」

他迅速行動，把燈扭到很暗，又把她的一些衣物塞進睡袋，弄成好像有人睡在裡面似的。跟着他就拉着她，拉她走出了帳幕外和雨中。

他脫下了那和服，因爲那衣服實在太不方便。

她則是沒有機會脫下，她那件襯衣，也不好要她脫，反正並不碍事，就穿着好了。

他們冒着大雨走了一小段距離。

司馬洛在她的身邊說：「上樹，在樹上就容易看清楚了。」

這也是一個甚好的主意。

她首先就爬上去。他扶着她。

她低聲說：「不要！」

他那是下意識的動作，他一扶，跟着就自然會把她托上去，但是她身上祇有那件襯衣，她是不方便讓他碰

的。

她自己也能夠爬樹，就爬了上去，不必他扶。普通女人，事實上連普通男人而不慣運動的話，也是沒有能力爬上去的。

他也爬了上去，與她一起坐在一個粗大的樹椏上。現在他們都已變成濕淋淋了。

她低聲說：「來的人——假如碰你的飛機……」

「那就是他們運氣不好，」他說：「我離開了之後飛機就通了電，他們不能碰！」

「唔。」她說。

他們在樹上等着，大雨使他們聽不到較遠的聲音，假如不是他說，她也不相信有人來。

過了一陣，她說：「來的是什麼人呢？怎麼會找到我？」

「會不會是爲了這個而來的呢？」他指著那大螺絲。

這是一件重要的東西，他當然帶走，反正又不是那麼重的。

她搖搖頭：「我不知道……不過，假如是那些人來要回這件東西——」

「那我們就有機會好好地談清楚了！」司馬洛說。

她不由得抖了一抖。

司馬洛說：「你害怕？」

「祇是冷！」她說：「我不怕！」

他也不能肯定。雖然天氣不冷，這樣淋雨却是並不好受的，雨水會把人體的溫度不斷扯去，即使天熱，亦是會覺得冷的。

她敢一個人在這樣的地方宿營，應該就不會害怕，但是這情形已不比尋常，假如來者是那些「人」，那就連他也是甚爲緊張。

他們因爲雨大而聽不到什麼聲音，但是卻看得相當清楚，那是因爲司馬洛也給了她一副夜視眼鏡。這些小東西他是不會不帶在身邊的，一如他那把手槍。

他們看見的景是有如變了色的黑白電影，但總之輪廓清楚就行了。

「來了！」司馬洛終於說。

這是他那腕錶的指示。震動力强，就是通知他對方更加接近。最接近的應該是他的飛機，但是這裡與他的飛機也是距離並不遠。來人與他們的接近程度也可能與飛機相同。

跟着他們就看見了。

兩個拿着輕機槍的男人冒着雨來了。

這兩個人也是沒有雨衣，身上的衣服及鞋子都變得濕淋淋，但是他們似乎並不介意，他們是能夠捱這種苦的人。

李秀媚低聲說：「看來這是我們的同類。」

「是兩個殺手。」司馬洛說：「你跟什麼危險人物有什麼過不去嗎？」

「沒有。」李秀媚說：「也許是爲了你而來的？」

「不是。」司馬洛說：「他們不是找我的飛機，而是探你的營。」

那兩個人合作純熟，兩人以相反方向繞營走了半匝，再會合，就知道並沒有人躲藏在營後。

他們一個跪了下來，槍對着外面，一個就掀開營的簾子衝了進去。

他很快又再出來，說道：「逃掉了！」

在雨中，司馬洛也是僅可聽到他的聲音。

另一個人也用槍挑開簾子，望進帳幕之內。他說：「剛剛逃！知道我們來了，還有男人的褲子。」

「找你！」司馬洛對李秀媚低聲說：「似乎有男人的褲子是不應該的。」

「我不明白！」李秀媚說。

第一人說：「他們可能躲起來，但我們開槍。」

他們一矮身子，就開始掃射。

他們用的那槍是很新式的輕機槍，很快就可以射出很大量的槍彈。

兩個人慢慢轉動着，以齊腰的高度掃射。

這是一個好方法，躲起來的人不管是躲在何處，他們以三百六十度的角度掃射一遍後，就很易射中。

躲在樹上則是射不中，那亦是司馬洛的聰明之處。

司馬洛手中的槍响了兩次。

兩個人都棄槍倒下。

「老天！」李秀媚低聲叫道：「你殺了他們！」

「沒有殺死了他們，」司馬洛說：「祇是殺了一個，傷了一個。」

「一個也是。」

「他們是在企圖殺我們！」司馬洛說：「假如讓他們完成三百六十度角的掃射，他們就會射中我的飛機了。」

「你就因此而殺他們，爲了一架飛機？你明知道我們在樹上，他們是射不中的。」

「他們還是會繼續的，」司馬洛說：「我認得這些人，他們是職業殺手，而且他們也喜歡女人，假如我不在這裏，而你落入了他們的手中，你知道他們會怎樣對付你嗎？」

「他們……不會吧？」

「他們會用完了你之後才殺你，」司馬洛說：「我認得他們，他們是有紀錄的。他們倒是讓我們找到了。」

李秀媚在他的身邊發抖，而此時她是已經緊摟在他的身上了。

司馬洛說道：「來吧！我們下去看看。」

他可以肯定來者就是兩個人，而沒有第三人。

不然的話，他們就不會如此掃射。假如還有同黨，就會把同黨亦射中了。

司馬洛與李秀媚到了他們的身邊，一個果然已死去了，另一個躺着不能動。

司馬洛說：「你過去跟他講話，他

也活不了多久。」

李秀媚走過去，從屋中拿了燈出來照照。

雨是下得大，但林中有樹葉遮住，雨水便聚成一條一條下來，不是那麼密集，照起來較清楚。

那人猙獰地瞪着李秀媚。

她說：「我……我把你搬進去……設法送你到醫院。」

那人冷笑：「你眞會講話，現在講這個有什麼用？你告訴他們，他們死定了！」

「誰？誰是他們？」

那人說：「卡羅士，和高察克！」

「我跟他們沒有關係。」她說。

「他們參加你們的集會，有人見過你跟他們聯絡。」那人說。

「我沒有跟他們聯絡呀！」

「你通知他們的朋友叫他們走！」那人說。

「沒有這樣的事。」李秀媚否認。

「有這樣的事。」那人說：「你對我否認也沒有用，我已經做不了什麼，但是還會有人來找你。」

「你在做夢。」

那人忽然一跳起來，手中出現了一把刀子。

他的槍已經丟下，離開他的身邊很遠，他拿不到，但是他的身上仍有刀子，而他就是使用最後一些氣力拔刀一逞。

李秀媚也是不簡單，她一伸手就把刀子拍開了。

那人猙獰地瞪着她，仍然半跪着。

李秀媚說：「我不認識你那兩個人，我也不是幫他們的。」

那人身子一軟，就再倒了下去，這一次不再動了。

李秀媚蹲下扶着他，一時顯得手忙脚亂。

司馬洛出現在旁邊，說：「你還想做什麼？」

「他死掉了。」她說。

「那就埋掉好了！」司馬洛說。

「你……怎麼能這樣冷酷？」

「我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人。」司馬洛說：「遲一些我把他們的資料放給你看，你就知道他們會怎樣對付你，你應該多謝上蒼，剛好我在這裡。」

她笑了起來。

「現在你先回帳幕。」司馬洛說：「把這個也帶去。」他把那個巨大的螺絲塞進她的手中。

「你要幹什麼？」她問。

「把他們埋掉。」司馬洛說：「你也不願意幫手做這事吧！」

她黯然轉身回去了。

一小時之後，司馬洛也回到營中來了。

他的腰間束着那件剛才棄下，濕淋淋的和服，另外還拿着一隻膠袋。

他另找一件乾的和服穿上了。

她出神地坐在那裡，看着他把膠袋內的東西拿出，裝嵌入在她的小型電視機上，弄了一陣，然後他把電視機開了。

他說：「總部送來這兩個人的資料，本來要在飛機上的電視看，現在可以轉送這裡。」

她看見那電視螢幕上出現了那兩個人的資料。

那是一如司馬洛所講。

司馬洛說：「已知他們已殺了七個人，其中有三個是女的，三個女的在死前……你知道了。」

「我不能相信，他們怎麼可以做出這樣的事？」

這是他們的工作，也是他們最擅長的事。你不是這個世界的人嗎？你不知道這種人多着？」

李秀媚用兩手掩着臉。

她看了這些紀錄之後，也明白假如她沒有遇到司馬洛的話，這些人是會怎樣對她了。

司馬洛說：「這兩個人是來找你的，不是來找我。」

「他們是找卡羅士和高察克的，」她說：「那兩個把錢捲走了的人。」

司馬洛說：「但是他們認爲你與他們有關係，所以他們就來找你了。」

「他們一定認錯了人，」李秀媚說：「你的溫小姐才是與那兩個人有關！」

「溫小姐是找他們而找不到，不是那種有關。這兩個殺手的任務是要找到卡羅士和高察克而殺掉，他們找溫小姐沒有用處。他們要找的是與卡羅士及高察克兩個有關的人。」

「我並沒有跟這兩個人有什麼關係。」

「這是那人說的，」司馬洛說：「不是我說的，起碼他們是以爲你與他們有關係。」

「這沒有理由呀！」李秀媚說：「我在做我的工作，我祇是從你的溫小姐的口中知道有這件事情，就是她告訴我的罷了。」

「那人剛才講的話，你也聽到的，」司馬洛說：「你大概也未曾忘記。他清楚說你通知他們的朋友，叫他們走。情形似乎就是你通風報訊，使卡羅士和高察克先走掉了，那兩個殺手找到來的時候已經太遲了。」

「我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李秀媚說。

「是他們說你做過了的，」司馬洛說：「起碼是他們以爲你做過。」

「這眞是莫名其妙！」

「他們這種人，他們以爲的事，你不能對他們解釋。」

「現在更不能解釋了，」李秀媚說：「你已殺了他們兩個殺手，我很麻煩了。」

「是呀，」司馬洛說：「不過又不一定那麼麻煩，這種人做事，是要求達到目的，他們不會常常報告上司的，交給了他們一件任務，他們就自己去

設法完成，所以我要把他們埋了。他們不知所踪，這可以拖很長時間，假如他們沒有把你的事報告了上頭，那這些人就不再來找你了。」

「但他們根本就不該找我。」

「他們說你通風報訊，」司馬洛說：「他們一定有理由。他們有他們的情報來源。你一定是對某一個人說過什麼。」

「他們也許是聽錯了，」她說：「他們又沒有親眼看到。」

「假如他們親眼看到，」司馬洛說：「他們就不會現在才來了。顯然是誤會，但是誤會也必然是有理由的，也許你在集會的時候與某一個人或某一些人有特別密切的聯絡呢？」

「這個……」她說着皺起了眉頭。

「可惜那個人沒有時間多說話，不過你是應該可以想起來的。」

「劉泰。」她說。

「劉泰是誰？」司馬洛問。

「劉泰也是很有科學知識的人，我是跟他談得較多。」

「那麼，」司馬洛說：「他們講的人可能就是劉泰了。」

「劉泰不是那種人。」李秀媚說。

「你怎知道呢？」

「他是對這件拯救人類的事情很感興趣，」她說：「他來也是很有研究精神，很像我。」

「但是那些人所指的聯絡人顯然就是劉泰，」司馬洛說：「你有對劉泰提過溫碧霞的事嗎？」

「提過一下。我是說，這許多人，其中什麼人都可能有，逃犯也可能有，我並沒有把溫小姐的事講出來。」

「那就是了，」司馬洛說：「劉泰猜到了你爲什麼會這樣講，他就去通知卡羅士和高察克二人，叫他們快些走。」

「劉泰不是那種人！」她叫起來道。

「你也不是孩子了！」司馬洛也叫起來：「劉泰有什麼朋友和沒有什麼朋友，你也能肯定？」

她不能回答。

司馬洛又說：「劉泰可能認識任何人，他可能認識卡羅士，也可能認識高察克。卡羅士與高察克來參加這個集會一定有原因，也許就是因爲劉泰知道這裏人多最好躲而推薦的。」

她也是不能夠否認。

司馬洛說：「現在你告訴我一些關於劉泰的資料，我找人去看看。」

「你找人去麻煩他嗎？」

司馬洛嘆一口氣：「我不是找人去麻煩他，我是要找人去看看他是不是還活着！」

李秀媚的人忽然高了一些，那是因爲她一驚，腰也伸得直直的，而她的眼睛也睜大了。

司馬洛說：「你可以想像這個情形的，這兩個殺手去找過劉泰，劉泰說出是你提過這事。他們找劉泰不會是誤會，對你才是誤會。你還留在山野中，別人看來就像是躲在這裏似的，那尤其是可疑。既然他們已經找過劉泰，劉泰已經招供了，你以爲他們還會讓劉泰活着嗎？」

「老天！」李秀媚用手掩着嘴巴。

「你也用不着急，」司馬洛說：「假如劉泰死，就早已死了，假如活着，他就仍活着。」

她哭了起來，吶吶着把有關劉泰的資料講出來。

司馬洛說：「我回到飛機那裏去一下，叫他們去查一查。」

「我也去！」她說。

「你又要淋雨？」司馬洛說。

「那裏有兩個死屍……」她走過去挨在他的身邊。

「你在害怕？」司馬洛說：「你不是說過不害怕的嗎？」

「我……沒有見過這樣的事情。」

「我猜你也不會殺人了。」他說。

「這是一件我不能做到的事！」她說。

「不如這樣吧！」司馬洛說：「你收拾你的東西，我帶你走，你留下也是睡不着的了。」

她點頭。他又說：「你收拾，我先回到飛機去，不重要的東西不要拿！」

半小時之後，她就背着一個行囊到他的直升機來，她已穿好了衣服。可以留下的東西，她就不拿了。

司馬洛有乾衣服留在飛機上，他亦已穿回了。

他把她扶上了飛機，她拿出一條乾毛巾抹着頭髮。

司馬洛說：「劉泰已經死了！」

這對她來說已經不是意外了，論情度理，劉泰活着的可能性是不高的。她祇是顯得哀愁。

她說：「什麼時候，怎樣死的？」

「就在那個集會之後，」司馬洛說：「他有一部旅行車，他的人也是常常住在那車上。車子在一個地方撞下了山崖，表面上是汽車失事。」

「假如不是發生了今晚的事情，」她說：「就不會有人懷疑他不是眞的失事。」

「是的，」司馬洛說：「那兩個人找到他，拷問過，也許他早已死了，才給連人帶車推下山崖。這樣一跌，車子又着火燒過，就很難斷定是不是在失事之前就已經死掉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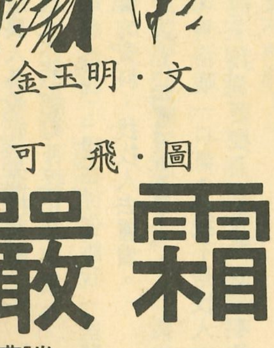
「但是又是誰看見他通風報訊的呢？」她問。

「也許兩個殺手知道劉泰認識卡羅士或高察克，而劉泰又的確有通風報訊，也許他們來到，卡羅士和高察克已經走了，他們知道劉泰在，問過一些其他的人，知道劉泰有這些不尋常的活動，便找到劉泰的身上。」

「劉泰仍是汽車失事死了，」她說：「那兩個兇手並沒有機會認罪。」

「是呀，」司馬洛說：「不過慶幸劉泰不是女人，亦沒有家人。」（未完・三）

上文提要： 克圖、克業告訴嚴霜，說出雙奇之約是將她騙到浮沙正中，活活困死，而嚴霜已得勝老太和牛氏兄弟協助，洞悉其中陰謀，已佈置計謀應付，首先將雙奇誘落浮沙活埋，假意將佟鍾救起，迫他供出房珏的匿藏地點，是在勾漏山的天愁峽，還藏有七十幾名高手，雲萬里也在其中，然後將佟鍾安置在一邊，又和克圖、克業談話，要將佟鍾「打發」……



新派武俠長篇

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勸存仁遭譏　受酷刑慘死

嚴霜道：「不錯，我已經救你上來了。」

佟鍾道：「是嘍，我想姑娘斷然不會既救我上來，而又再殺我的。」

豈料嚴霜冷冷地說道：「那可不一定！」

佟鍾急了，道：「天下無此道理！」

嚴霜怒叱道：「你聽清楚，我甚麼時候說過不殺你的？」

佟鍾道：「在第二次……」

他自動住了口，因爲他業已記起，自始至終和嚴霜相談，嚴霜果然沒有說過不殺他的話！

他住了口，嚴霜却接了口，道：「我祇說過你若能答我所問，我就親自把你從浮沙中救上來，救你上來，並不就等於不殺你了，明白嗎？」

佟鍾現在當然明白了，但是却已明白晚了！

不過佟鍾自然不肯如此就誅，接話道：「固然姑娘並沒有說過不殺我，但是救我不死的却是姑娘，若是姑娘再殺了我，天下武林中人將會怎樣批評……」

嚴霜嘿嘿冷笑兩聲道：「天下武林中人？我管甚麼天下武林中人！」

話鋒一頓，嚴霜眼中射出了殺氣，道：「當年是誰青紅皂白不分，就下手血洗了我們『梅莊』的，佟鍾，告訴你，那就是天下武林中人！因此『天下武林中人』，無不當死，姑娘如今現身江湖，也就是到了天下武林中人遭報的時候！他們現在人人自顧不暇，個個東奔西逃，家家遠避他鄉，還有誰敢前來？還有誰管你的生死？」

佟鍾看出嚴霜越說越恨，暗中自忖道：「不好，我必須想個辦法，平息她的怒火！」

轉念間，業已得計，遂即說道：「也許姑娘說的有理……」

嚴霜怒聲道：「甚麼叫也許有理？」

佟鍾急忙改口道：「是是是，本來有理！」

嚴霜哼了一聲，反問道：「可是眞的本來有理？」

佟鍾暗自心喜，認爲可能有了轉機，遂道：「當然是眞的！」

嚴霜臉色突然一沉，道：「既然有理，你更是該死的了！」

佟鍾一楞，答不上話來！

嚴霜眞怪，不知她如今變成了甚麼性格，突然格格的嬌笑起來，不過人雖在笑，神色却越發地怕人！

克業冷眼旁觀，不由傳聲對克圖道：「大哥，霜妹變了！」

克業也以傳聲答道：「我從來沒有想到，她會變得這樣怕人！」

克業又以傳聲說道：「大哥你要小心些，她如今似已是喜怒無常！」

克圖剛要接話，耳邊突然聽到有人以傳聲說道：「王克業，你在放狗屁！」

克圖聞言心頭猛地一凜，這暗中傳聲之人，這句話分明是對克業說的，自己怎會聽得清楚呢？

所謂「眞氣傳聲」，乃是一種專對某人的傳達心語，除當事人外，任何功力高超的人，也休想聽到！

可是今夜怪哉？自己……

克圖恍然大悟，暗中想道：「可能暗中人錯對自己開了口！」

轉念至此，克圖立刻以傳聲問克業道：「二弟，剛才我突然聽到有人傳聲……」

話未畢，克業又以傳聲相答道：「大哥別再開口了，小弟亦已聽清了這人說的話！」

克業的聲明，越發使克圖驚心，他不由急聲問道：「二弟，眞氣傳聲，第三者又怎會聽到呢？」

克業道：「功力若是到了化境，這是可能的事！」

克圖幾乎叫出聲來，但却强自忍耐而未再追問！

克業適時又以傳聲說道：「這位朋友，似乎不是惡意……」

話未說完，克業和克圖兄弟耳邊，又傳到話聲，道：「算你這小鬼聰明，但是若敢再對這可憐的孤女施弄狡猾，可別怪我將你們兄弟的蒙面紗罩抓走！」

這話還眞管用，果然迫使克業和克圖，不再談說下去！

這時，嚴霜和佟鍾的答對，也到了極妙的地步！

佟鍾道：「姑娘，如今我佟鍾也認命了，死就死吧，不過在我死之前，却有個要求，請姑娘答應！」

嚴霜乾脆的說道：「辦不到！」

佟鍾苦笑一聲，道：「這要求決不會傷害到姑娘！」

嚴霜冷哼一聲，道：「那是你不能，不是你不敢！」

這話多乾脆，天下鎭邪衞道者，若都能有嚴霜這種犀利的見解，世上要少多少可悲的悲劇啊？

佟鍾也眞乖巧，道：「當然，假如我的功力足能殺得姑娘，姑娘也不敢把我當成木偶般的耍過來，又耍過去了！」

嚴霜道：「這話很實在！」

話鋒一頓，接着沉聲說道：「你既然知道，天下祇有弱肉强食，沒有仁愛道理信義可靠，你還苦苦的在死前要求甚麼？」

佟鍾道：「祇是要求個死法而已！」

嚴霜哦了一聲，道：「這我倒沒想到，好，你說出來聽聽！」

佟鍾道：「姑娘可能答應？」

嚴霜目射寒光道：「我祇能答應一定殺你，別的休想！」

佟鍾道：「那我說它何用？」

嚴霜道：「當然有用！」

佟鍾道：「妳這等於是貓兒捕住了老鼠，殺牠之前加以戲弄？」

嚴霜冷笑一聲，道：「就算是吧，有甚麼不好？」

佟鍾道：「反正是死，姑娘試想，我還肯嗎？」

嚴霜道：「你如自動說出，少受點罪，要我逼你才說的話，自然就不一樣了，這就是人和貓鼠不同的地方！」

佟鍾似是無可奈何的歎了口氣，道：「我眞的不知道，當初那些笨蠢的東西，怎會這樣看不清事情，血洗『梅莊』，却偏偏留下了姑娘！」

嚴霜理應聞言大怒才是，那知她却反而格格的笑了！

這時候，她竟能笑出聲來，的確使克業傷心而寒凜！

嚴霜變了，變了，變得非但仁慈盡失，而且……

沒等克業沉思完畢，嚴霜已止住了笑聲，開了口，道：「你很聰明，可惜呀可惜！」

可惜甚麼呢？

克業懂，佟鍾也懂，克圖却還莫名其妙！

佟鍾馬上就抖開了這個謎，道：「是的，可惜我佟鍾當年沒有參與那場事！」

嚴霜頷首道：「不錯，我相信當年若有你參與，今天已經沒有我了！」

佟鍾搖頭道：「其實當年就算有我，也沒有用！」

嚴霜黛眉一皺，道：「聽來你又有了妙話！」

佟鍾道：「是事實，並非妙話，何況……」

嚴霜接口道：「快說，少嚕嗦！」

佟鍾道：「聽房珏手下那自以爲能幹的雲萬里說，姑娘命大，先幾日到了『何家莊』，對此他竟矇然無知！而他們血洗了『梅莊』之後，再去何家莊的當天，又平空的出了個自以爲仁厚的老匹夫……」

嚴霜怒聲接口道：「佟鍾，說話不准傷人！」

佟鍾連聲是，道：「是……出了位自以爲仁厚的老先生，率領着他那幾位高明的兒子，備了馬，悄悄救了那奶娘和孤女！姑娘，那孤女自然是妳，奶娘自是何氏，就因爲有這麼一段，姑娘才能逃出死劫，活到現在！」

嚴霜道：「不錯，正是如此！」

佟鍾道：「是嘍，所以說就是當年有我參與，怕也一樣無能爲力！」

嚴霜道：「那你說他幹嗎？」

佟鍾道：「話可是要有兩種說法！」

嚴霜道：「哦，那兩種？」

佟鍾道：「一是剛才所說的，再嘛……是說，假如當年有我參與，孤女奶娘離開『梅莊』，我必能在事前知道！既然事前知曉，我就會判斷出是否已洩消息，抑或純屬巧合，若是已洩消息，我會中止那次進襲……」

克業在一旁接口道：「好聰明，可惜呀可惜呀！」

佟鍾早已把克業恨入了骨，怒聲叱道：「可惜甚麼，可惜老子沒宰了你！」

「你隨時都可以殺我，或者被我所殺，所謂可惜者，是可惜閣下只有『事後之明』，會放馬後炮而已！」

佟鍾沉聲道：「馬後炮又怎樣？」

克業道：「馬後炮嘛，用途不少……」

嚴霜適時對佟鍾道：「你少和別人爭吵，說你沒說完的話！」

佟鍾怒瞪了克業一眼，這才對嚴霜道：「假如孤女奶娘外出，事乃巧合，我會友善相待，直到那孤女奶娘回來之後，才下令動手！」

嚴霜頷首道：「不錯，當年若有你在，今日你也死不了啦！」

掌門，憑你這身三脚貓的功夫，哼！」

佟鍾神色陡變，道：「小子，你把八個老東西怎麼樣了？」

克業祇以一聲淡笑，來作答覆！

佟鍾接着又道：「那孟占元呢？」

克業冷冷說道：「殺了！」

佟鍾聞言暴怒，揚聲道：「小狗種，總有一天，佟老子要活剝了你的皮，生抽了你的筋，喝你的血，吃你的肉，然後……」

克業冷然接口道：「然後祇缺你小子披麻帶孝了！」

佟鍾閃身欺上，雙掌揚起，才待擊下，嚴霜叱道：「佟鍾你敢！」

佟鍾倏地收手，道：「姑娘，這小子……」

嚴霜不理他，轉對克業道：「你說的八大掌門，是怎麼一回事？」

克業遂把八大掌門失去心智等情，詳述了出來！

嚴霜聞言，目射寒芒，瞪着佟鍾道：「是眞的？」

佟鍾急忙分辯道：「是這小子胡說！」

嚴霜冷哼一聲，道：「佟鍾，別的我不敢說，但却敢說這位蒙面的朋友，不可能說謊，不是一個說謊的人！」

佟鍾道：「姑娘怎能輕信人言？」

嚴霜怒叱一聲，道：「佟鍾，說！說實話，否則你就要再回到浮沙中去了！」

這句話，嚇壞了佟鍾，他在情急之下，興起了拚死暗算嚴霜的心意，於是他又作出了可憐的樣子……

佟鍾在嚴霜的嚴重警告下，興起了歹毒的念頭！

他如今無法否認八位掌門人慘失心志而爲他和房珏所利用的事，因之自忖除與嚴霜一拚外，別無良策！

但功力相差甚多，再說他勇氣已失，在爲了保命之下，不得不又施展狡猾慣技，動了陰謀。

不過他却深知，要是自己近不了嚴霜身側的話，任憑有多麼妥當的計劃，也無異是鏡花水月無補於事！

於是他作出可憐的樣子道：「姑娘您不能不講道理呀？」

嚴霜怒叱道：「再說廢話，可是自己找死！」

佟鍾道：「姑娘爲什麼如此信任這個小子，而對我……」

嚴霜接口道：「他沒有騙我的道理和原因！」

佟鍾此時業已想起了如何下手的辦法，遂道：「我實在叫姑娘您嚇破了胆，想不通姑娘這句話的用意，敢情姑娘再稍爲詳細的說一遍……」

嚴霜冷哼一聲，接口道：「八大掌門人突失踪影，下落不明的事情，我知道，因爲他們也是我所必須找到的人……」

佟鍾此時開始往前移步，邊走邊道：「姑娘，祇憑這一點，也不能證明這小子沒撒謊呀？」

嚴霜道：「聽下去！」話鋒一轉，又道：「如今蒙面的這人，說出八大掌門人的下落，並聲言他已將你那手下姓孟的傢伙殺死，這……」

佟鍾搶着接口道：「那個姓孟的，根本……」

嚴霜叱道：「你再若打斷我的話，我就先封了你的啞穴！」

佟鍾故作怕極的樣子，全身一抖，道：「是是，我不開口就是。」

嚴霜道：「當你聽到姓孟的已死時，曾咬牙切齒的痛罵不休，這些，都已證明人家說的不錯！」

佟鍾道：「姑娘，我現在能接話嗎？」

嚴霜道：「說，但要簡單明瞭！」

佟鍾頷首道：「是，我祇請問姑娘，爲什麼我的話姑娘不信呢？」

嚴霜道：「很簡單，你是房珏的狗黨！」

佟鍾道：「他是他，我是我！」

嚴霜冷哼了一聲，道：「一丘之貉！」

佟鍾道：「這是姑娘成見太深！」

嚴霜突然冷笑出聲，接話道：「我問你，你到辰州幹什麼？」

佟鍾道：「爲雙奇助陣！」

嚴霜道：「你和我有仇？」

佟鍾解釋道：「姑娘不能這樣說話，武林之事，友好各助其朋，這是平常之事，再說，這小子不也是助拳來的嗎？」

嚴霜道：「不錯，但是他們却是磊落光明的挑戰，以二敵一並在約定前說明，不像爾輩，慣以陰謀暗算仇者！」

佟鍾道：「西山這『浮沙』之計，我並不知情，否則我也不會上這個當，自己在浮沙絕地上跳了！」

嚴霜道：「那是你們沒有想到，我也有好朋友相助！」

話鋒一頓，接着沉聲道：「佟鍾，說實話，八大掌門的事，是否是眞的？」

佟鍾這時業已到相距嚴霜三尺的地方，但他仍無把握出手見功，是故並沒有立刻出手！

但他狡計自忖未被看破，遂略爲改變了方策，道：「姑娘，您可能容我和這小子答對幾句話？」

嚴霜瞥了克業一眼，才答覆佟鍾道：「可以，但要快！」

佟鍾恭敬向嚴霜一禮，道：「是，多謝姑娘！」

話聲中，他邁步逕自姑娘身前而過。

看上去，他是眞的一心一意要和克業分分道理！

他邊走邊講，道：「姓商的，咱們當着梅姑娘的前面，好好談談！」

「談談」二字出口，人恰好走過嚴霜的身前尺餘。

他一面走一面說話，神色又極爲憤慨，好像深受了委屈似的，因此任何人也不會疑心他別具心腸！

那知他在第二個「談」字說出來之後，左手倏忽甩出，嚴霜正當左面，佟鍾這全力發出之一掌，打了個正着！

這一掌，佟鍾非但用了全力，並是獨門陰損的掌法，嚴霜似乎毫無防備，因此前胸實實的挨了一下。

佟鍾一掌甩出，接着沉聲叱道：「狗丫頭，叫你嚐嚐佟老子的厲害！」

佟鍾道：「正是，所以我如果死在今朝，眞是天大的寃枉！」

嚴霜道：「不錯，你的是有些寃枉，不過你若是恨或怨，應該去恨怨那自以爲十分聰明能幹的雲萬里！何況你活了這麼大，經驗這樣多，也應該明白那句『情屈命不屈』的話，所以我說你今朝之死，是死得其所！」

佟鍾道：「就算是吧，但我心中却實有不甘！」

嚴霜道：「那我就記住了，殺你的時候叫你少受點罪！」

佟鍾哦了一聲，道：「果然？」

嚴霜道：「我一向話出口，就必須履行！」

佟鍾一笑道：「好，這就是我要請求的！」

嚴霜故作胡塗道：「我倒還不明白，你到底要求了甚麼事？」

佟鍾道：「姑娘一心要殺我……」

「殺我」兩個字說出之後，故意拉長了尾音，意思是等待嚴霜接上一句能轉圜的話！

嚴霜開了口，不過却冷得怕人，她道：「不錯，我是殺定了你，不管你說些甚麼。」

佟鍾無奈了，祇好道：「是嘛，我也知道是死定了，所以要求個死法！」

嚴霜星眸一眨，道：「哦，我明白了！」

佟鍾道：「姑娘明白了甚麼？」

嚴霜道：「你是不想死在這浮沙的中心地帶？」

佟鍾道：「姑娘說對了，請替我想上一想……」

嚴霜接口道：「我想過了。」

佟鍾霎霎眼，道：「姑娘是怎樣的想法呢？」

嚴霜道：「你眞要問？」

佟鍾道：「反正現在沒有事。」

嚴霜冷哼一聲，道：「好！現在你早已恢復了眞力，以你一身功力來說，恐怕根本就不心服這兩位蒙着臉的朋友，對不對？」

佟鍾雖然被嚴霜說的心中寒凜至極，表面上却不動聲色，並且很大方的點頭承認道：「姑娘說的對！」

嚴霜又冷哼了一聲，接着道：「但是你却也有自知之明，身處這浮沙正中的平地之上，即使能戰勝了我們三個人，也休想活着逃了出去！何況你根本沒有把握能戰勝過我，所以你出了鬼主意，想請我先一步把你救出這浮沙之困！」

佟鍾吁歎出聲了，他不能不承認，不論智力功力，都輸給嚴霜一籌，因之他祇好啞口無言。

嚴霜冷冷一笑，又道：「現在我再對你說句老實話，你看錯了，你目下這身功力，絕對不是這兩位蒙面朋友的敵手！這話還要分開來說，這兩位蒙面朋友，靠近我的這位，你恐怕連十招也敵不過，另外那位，或能戰個平手！」

這次可輪到克業克圖兄弟兩個人心驚了，嚴霜眞夠厲害，竟已能夠分出他兩個誰高誰低來了！

佟鍾心中對嚴霜的說法，十分不服，假如這要是在其他地方，對嚴霜這樣的話，佟鍾也許不會表示意見。

現在呢？」

現在，佟鍾必須先求活命！

不！現在的佟鍾，必須先求能平安離開這浮沙地區，然後他才能夠再爲如何逃過嚴霜而另作打算！

因此，佟鍾下了決心！他故意哼了一聲，道：「梅姑娘，今夜所談的一切話，我無不心服，祇是最後妳說我絕對不是這小子的敵手……」

嚴霜接口道：「你是不是不服？」

佟鍾道：「當然不服！」

嚴霜道：「是眞的心有不服，抑或是爲了活命而興起了壞主意？」

佟鍾聞言，嚇得心驚肉跳，道：「隨姑娘怎麼說吧！」

嚴霜一笑道：「佟鍾，你想和人家鬥一鬥？」

佟鍾一拍胸口道：「正是！」

嚴霜有心的說道：「不會沒有條件吧？」

佟鍾暗自沉思着，刹那之後，道：「本來沒有，但姑娘好像認定我一定輸……」

嚴霜道：「你輸定了！」

佟鍾道：「要是我能勝呢？」

嚴霜一笑，道：「我就不再殺你，並且把你平安送過浮沙！」

佟鍾心中大喜，表面上却故作無所謂的樣子，道：「也好，祇是姑娘說話可要算數。」

嚴霜道：「你放心好了！」

克業這時突然哈哈一笑道：「姑娘，妳怎能替我作主呢？」

嚴霜哦了一聲，道：「作不得嗎？」

克業道：「恐怕很難！」

嚴霜把臉一板，冷哼一聲，道：「請問一聲，閣下可想出妙策，離開此地？」

克業心頭暗凜，答話却不失自尊道：「不能，但却能夠心志不屈！」

嚴霜冷冷地道：「很好，很有志氣，祇是請問你，明午之戰……」

克業道：「是不能赴約，非失信背約可比！」

嚴霜黛眉一挑，道：「對尊府家人的後患呢？」

克業有些火了，沉重的道：「若是姑娘逼人太甚，難道小可就不能立刻與姑娘在此地決一死戰？或者另謀其他方法？」

嚴霜聞言不由一楞，佟鍾得此良機，自然不肯放過，他腦海中電旋般閃出一個意念，連忙冷嘲一聲道：「看來這小子不敢和我動手了！」

克業理也沒有理他，嚴霜却對佟鍾叱道：「你少動歪主意！」

佟鍾分辯道：「姑娘這可誤會我了，我是覺得這小子太自命不凡，口口聲聲非仁即義，却居然騙我這個黑道中人！」

克業道：「你可知道是爲了甚麼嗎？」

佟鍾冷嗤了一聲，道：「不必問，反正我早把你也當作了無義之輩！」

克業冷冷地一笑，道：「實話對你說，若非爲了拯救那無辜而失心智的八大

克業在佟鍾甩掌之時，立刻大吼一聲撲上救應嚴霜，不過克業自己明白，恐怕無法恰好趕到！

但是克業却已存了不使佟鍾活命的心，是故克業也是全力出掌，人未到，剛勁的狂飈已壓到了佟鍾的身後！

豈料克業不但救空，佟鍾竟也無功！

在佟鍾左掌震在嚴霜胸腹間時，他驀覺眞力竟然盡洩，如中敗革，軟軟的使不上半絲勁力！

他功力極高，有此感覺，頓知不好，驚慌失色之下，迅捷應變，身形一提，向後右方飛縱而逃！

嚴霜適時一聲冷叱，道：「還想走嗎？」

話聲中，嚴霜右臂一甩，五指凌虛一抓，佟鍾慘號出聲，人自空際摔落地上，一條左臂竟生生被嚴霜折斷！

嚴霜並接着左掌輕揚，凌虛向克業一按，道：「不敢勞動你！」

克業劍眉一挑，並沒有說話，但他却已試出，自己打向佟鍾的那一掌，業被嚴霜全部化解而去！

嚴霜在說完了這句話後，人已到了佟鍾的面前，目含煞威秋霜，伸左手抓住了佟鍾的斷臂，道：「你是用這條左手臂暗算我的，如今它不是你的了！」

說着，五指含力微微一抖，一聲折骨輕響，沓雜着佟鍾的一聲痛吼，同時傳出，那條斷臂已到了嚴霜手中！

接着，嚴霜睬也不睬聲聲慘號不停的佟鍾，將手中斷臂扔向「浮沙」之中，然後才又對佟鍾道：「起來！」

佟鍾若非功力高深，並已早將穴脈封住，怕不早就已經痛昏在地上，就這樣，他也很難支持多久了！

嚴霜令其起身，佟鍾冷哼一聲，道：「臭丫頭，佟大爺認了命，要殺要剮隨妳，要想佟大爺聽命行事，那妳免想！」

嚴霜淡應一聲，道：「哦，你很英雄嘛！」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我警告你，話祇說一遍，再不重覆，你若聽命起來，咱們都好商量，要是違我之令，可是自找罪受！」

佟鍾呸了一聲，道：「大不了是個死，臭丫頭，佟大爺不怕！」

嚴霜又哦了一聲，道：「那很好，咱們就試試看，是你必須聽我的話，還是我沒有更好的辦法對付你，將你殺了算完！」

說着，嚴霜右手探出，在佟鍾左耳緩緩抓去！

佟鍾又是一聲慘號喊出，一片腥血淋淋的耳朵，已揑在嚴霜的手中，她將這隻耳朵，扔在佟鍾的身前！

然後若無其事的說道：「起來！」

佟鍾左耳已失，鮮血滴流不停，忍着奇痛，道：「佟老子偏不起來！」

嚴霜一笑，道：「人長着兩隻耳朵，分在頭的左右，看上去很像個樣子，少了一隻，爲什麼看來是如此不順眼呢？」

話聲又頓了一頓，唔了一聲又道：「對了，多一隻就難看了，少一隻更不好看，撕下來的再也安不上去啦，不如也把那隻去掉！」

她說「去掉」，手已揑在了佟鍾的右耳上，道：「起來！」

佟鍾罵出了聲來，道：「臭ㄨ丫頭，佟老子……」

這聲惡毒的咒毒，惹下了禍！

嚴霜銀牙一咬，手腕微微一抖，一隻右耳又活生生撕了下來！

佟鍾也咬緊了牙，這次沒有出聲，但却痛得全身猛抖不已！

嚴霜不再吩咐他起來，却冷冷地說道：「罵人要用嘴，現在應該治治你這張臭嘴了！」

說着，嚴霜右手迅疾彈下，直到佟鍾的雙唇！

佟鍾一身功力尚在，祇不過是受了些傷，他一再忍受着無邊的痛楚，志在令嚴霜得意之際，忘記此事！

若嚴霜忘記了佟鍾功力仍在的話，佟鍾就有把握在最合適的時間，暴然出手將嚴霜擊斃掌下！

他現在祇剩了一隻右臂，所以十分謹愼小心，誠恐萬一像剛才似的，若一擊再不中的，那裏還有機會！

他既存此心，是故更裝作出奇痛並狠而恨的樣子，這樣可以使嚴霜祇顧出氣，而忘懷了其他的事情。

果然，嚴霜似是上了當，如今又動手向他的嘴巴！

佟鍾動也不動，雙唇在嚴霜五指之下，裂作了七八塊，變作難以形容的醜陋，當然痛，佟鍾不由悲號出聲！

嚴霜却冷哼一聲，道：「痛嗎？不會吧，罵人的時候不是覺得很痛快嗎？」

話聲中，嚴霜面色一變，又道：「你這條狗舌，要亦無用！」

「無用」二字出口，嚴霜突地彈指點下，眞怪，佟鍾中指之後，那三寸紅舌，竟自已露出齒外兩寸！

嚴霜接着右足疾起，踢了下佟鍾的下頷，下頷突然遭到大力，兩行牙齒不由自然一閉，生生將舌頭咬斷！

斷舌則死！

不！不盡然！

嚴霜早已有防，適才彈指封穴，已將佟鍾血脈止住，是故佟鍾舌斷而血未流，離死還早呢。

不過口中若無舌，如毒蛇之失牙，咬不成人了！

嚴霜對自己親手所施殘酷的刑罰，絲毫不覺得過份，臉上神色不變，就好像佟鍾並不是人，而是猛獸！

如今的佟鍾，已不成人形了！

別看人的五官，分開來一樣樣看的話，都夠噁心半天的，但湊在一塊，却是怎麼看也是順眼。

所謂美、醜，也不過是湊的合不合度，適不適當，合度適當了，就美點，不太合度就難看些而已！

但是現在的佟鍾，看來却是十分的怕人了！

一個頭，本來就大，如今沒了一雙耳朵，乖乖，簡直是個肉球了，尤其嘴巴滿是腥血，一看就令人不由寒噤起來！

何況又斷了一條左臂，怎會再有人

形？

嚴霜臉上適時掠過絲絲獰容，沉聲喝道：「佟鍾，還是那句話，你給我起來！」

佟鍾失舌，裂嘴，斷臂之下，全身都在猛抖，鼻中吭哼出聲，那種可憐的樣子，鐵石之人怕也會生惻隱之心！

但是嚴霜却不然，非要貫徹自己那個命令不可！

佟鍾起不來了，克圖和克業，已有不忍之意，克圖暗中打個手式給克業，克業却搖了搖頭。

克業知道乃兄之意，是要他說幾句話，但他却深知嚴霜的性格，若勾起了她復仇之念，誰也休想能進一言！

嚴霜見佟鍾仍然沒有站起身，冷哼連聲，道：「很好，看樣子大概你已經不想離開這裏了，既然如此，這兩條狗腿業已無用，我替你取下來吧！」

說着，她俯身探手就要抓下！

佟鍾却在這個時候，舉起了右手，揮動着！

佟鍾右手揮動的極慢，似乎已然失去了眞力！

嚴霜笑了，道：「你可是願意起來了？」

佟鍾抖顫着身子，掙扎着把身形變換成了跪的姿式，但却仍然沒有起身之意，雙目射着怒火！

嚴霜黛眉一皺，道：「原來你是要硬到底！」

話聲中，嚴霜又探出了手，抓向佟鍾的右眼！

她冷酷而陰森的說道：「你這對眼睛射着毒光，好像已經恨我到了極點，既然你這樣的恨我，那就索性叫你恨到家吧！」

從這句話中聽來，嚴霜是存了要挖佟鍾雙睛之心！

克業實在看不去了，就在嚴霜手指即將探到佟鍾右眼的刹那，克業咬了咬牙，揚聲喊道：「慢着！」

嚴霜聞聲回顧，沉着臉道：「你有話說？」

克業還沒有開口，奇變已生！

就在嚴霜回顧的刹那，佟鍾忽然一縱而起，僅有的那隻右手，提聚了全身眞力，插抓向嚴霜的肚腹！

這是一次陰狠而突然的襲擊，令人難防！

克業和克圖驚啊出聲，可是嚴霜却在一聲輕蔑的冷笑之下，身形如同一縷炊煙般，高拔於空中！

佟鍾三處傷勢，俱皆夠重，勉强提聚一身眞力，强按着無比的激動，忍受着殘酷的施罰，所爲就是復仇之一擊！

不料到頭來，却依然是大夢一場，突襲成空！

他在一撲成空之下，再也提不住傷痛了，整個的人摔倒地上，聽到他厲吼一聲，就動也不再動了！

嚴霜此時早已飛身落了下來，足尖一挑佟鍾，將佟鍾踢得仰翻過來，佟鍾仍然一動不動了！

注目處，佟鍾業已身死，他那隻右手，整個探入了自己腹中，並將肝腸扯斷，自然是活不得了！

嚴霜看清一切之後，臉上神色漸漸變得淒涼，並長嘆出聲！

克圖心情十分激動，脫口說道：「佟鍾業已自盡，姑娘總該心滿意足了吧？」

嚴霜猛地抬頭，獰笑一聲，道：「怎麼？你看着不舒服？」

克圖沉聲道：「人當存仁，仁者人也，姑娘如此殘酷，怕……」

嚴霜寒着臉接口道：「閉上你的嘴，殺一個你就覺得失仁而殘酷，就看不過眼，那麼要是屠人之莊，屠人之鎭，又當如何？」

克圖道：「心腸之毒辣，手段之殘酷，和殺一個人或殺上千萬個人，並沒有關係，這一點在下深信姑娘明白！」

嚴霜冷哼一聲，道：「我祇問你，是不是看不順眼我的心腸和手段？」

克圖道：「不錯！」

嚴霜道：「我這心腸，這手段比擬昔日血洗『梅莊』，和殺盡『何家村』整村男女老弱的人如何？」

克圖語爲之塞，但在瞥望了佟鍾屍首一眼後，却道：「此人却未參與姑娘所說的那兩次暴行！」

嚴霜淡然一笑，道：「這個我知道！」

克圖道：「姑娘既然知道，爲何殘殺無辜？」

嚴霜哦了一聲，道：「他是無辜？」

克圖道：「當然！」

嚴霜冷哼一聲，道：「對今夜陰謀計算我的事，又怎講？」

克圖道：「姑娘請勿忘記，今夜彼等陰謀並未得逞！」

嚴霜沉聲道：「當然，若彼等狡計陰謀得逞，現在橫屍此處，或埋於浮沙之中的人，是我而不是他們了！」

克業這個時候接上了話，道：「姑娘，小可在旁靜聽，深有所感。」

嚴霜哦了一聲，道：「是什麼感想？」

克業道：「姑娘似乎誤解了這位朋友的意思！」

嚴霜道：「你這句話也就是說，他的意思你懂了？」

克業頷首道：「雖未必皆知，但也許懂得五六。」

嚴霜一笑，道：「那何不說出來讓我聽聽？」

克業道：「這位朋友，祇是嫌惡姑娘太狠了些，並非嫌惡姑娘殺死佟鍾，再說的清楚點，是嫌姑娘的手段太殘酷……」

嚴霜冷冷地接口道：「你當我眞不懂，要你嚕嚕囌囌的沒有完？」

克業道：「既然姑娘懂，又爲何這樣殘忍呢？」

嚴霜道：「對有意不利於我的人，這算不得殘忍！」

克業聳聳肩一笑道：「算了算了，咱們不談這些啦。」

嚴霜瞥望着克業，又轉向克圖，然後鄭重的說道：「本來我有心在處治了佟鍾之後，和你們談點要緊的事，如今我決定不再談論這些是是非非了。」

克圖沒好氣的說道：「不談最好！」

嚴霜冷眼一掃克圖，道：「既然我們都不再想談閒話，索性辦辦正事如何？」

克圖道：「什麼正事？」

嚴霜道：「兩位不是有心和我一搏嗎？」

克圖看了看克業，道：「不錯。」

嚴霜道：「我看大可不必等到明天中午了！」

克圖道：「姑娘可是想現在就解決？」

嚴霜頷首道：「這樣不好嗎？」

克圖才要答話，克業却已開口道：「先不談好否，該先說說姑娘突將約期提前的道理。」

嚴霜反問一句，道：「兩位莫非也有什麼準備，才堅欲仍如所約？」

克業道：「姑娘所指的準備，小可不解是說什麼？」

嚴霜一指四外的浮沙，道：「類似此等的安排！」

克業哈哈一笑，道：「姑娘說出這種話來，不嫌侮辱了自己？」

嚴霜粉面一紅，道：「好，這話算我說多了。」

話鋒一頓，接着說道：「時間緊迫，我想與兩位速戰速決！」

克業道：「姑娘大概是急欲趕赴『勾漏山』？」

嚴霜頷首道：「不錯，房玨罪魁禍首，既知他的藏處，我已迫不及待！」

克業沉思刹那，道：「若是如此，姑娘請即趕赴勾漏山好了，將我們雙方的一戰，改在勾漏山姑娘事畢之後如何？」

嚴霜道：「那怕難以預定時日。」

克業接口道：「自即日起，三十天正的那天中午，小可當約得這位仁兄，在『勾漏山』進口處，恭候姑娘！」

嚴霜想了想，一笑，道：「也好，本來我就沒打算和你們兩位爲仇！」

克圖此時接上一句道：「但因事實所迫，怕我們這有關生死存亡的一次決戰，終歸是避免不了的，那時候也許……」

克業立刻阻止克圖再說下去，中途接口道：「這是未來事，到時候再說也不遲！」

話鋒一轉，笑對嚴霜道：「此處既然已經沒事了，姑娘請吧！」

嚴霜目光向四外浮沙一掃，道：「兩位可是另有接應？」

克業正色道：「姑娘最好莫輕言侮人！」

嚴霜一笑道：「這你可誤會了，我是善意，若你們沒有其他的接應，要想出這浮沙地區，怕是困難的事！」

克業頷首道：「姑娘說的不錯，但小可却敢妄言一句，祇要姑娘能夠平安過去，小可依樣葫蘆也能過去！」

嚴霜道：「凌空飛渡三十丈，你能？」

克業道：「姑娘若能，小可自份雖差也不多！」

嚴霜哈哈一笑道：「半步之差，就能喪命在浮沙之中喲！」

克業道：「功力不足，雖死何恨！」

嚴霜哦了一聲，瞀目看着克圖道：「你呢，能過去？」

克圖道：「不能，在下沒有兩位這種功力！」

嚴霜噗嗤一笑，道：「要是這個樣兒，誰救你脫身呢？」

克圖道：「我認爲姑娘妳該想想辦法！」

嚴霜哦了一聲，奇怪的說道：「你們是我未來的強敵，我該爲你們想這個辦法嗎？」

克圖道：「該，非常應該！」

嚴霜搖頭道：「我自知不夠聰明，但是却絕對不傻！」

克圖道：「這不是傻或聰明的事，而是道義應當的事！」

嚴霜再次搖頭道：「不懂，我不懂和你們有什麼道義可言！」

克圖道：「我們兩個人，本來可以不渡索橋，到這浮沙中心地帶的，但是爲了姑娘，才涉險而渡！」

嚴霜接口道：「雖然對雙奇陰謀，我早已知曉，不過你們犯險相告，的確也是出乎善意，好，我就幫你們離開此地！」

話聲中，嚴霜拍掌作號，自西峯山頭，隨聲拋落下來了三條長索，嚴霜抓在手中，分與克業兄弟每人一條。

然後她冷冷地說道：「兩位記住三十天後勾漏山之約，然後並請不必再爲我的事情費心，因爲我們終會成爲勢不兩立的仇家！」

話聲乍止，她不待克業兄弟開口接話，人已頓足而起，牽索飛身而去，一閃已到了西峯下，再閃隱去了影子。

克圖和克業繼之到了西峯，擇一無人而悄靜的地方席地而坐，暫不商談一切，雙雙先調元用起功來。

天亮，他們業已恢復過來，在精神煥發下，雙雙談及今後的行止，和怎樣來對付未來的變故。

決定由克業暗中領率着那八大前輩掌門，悄悄相隨嚴霜，克業金鈴在手，不慮八位失性的掌門人再生意外。

克圖單身獨行江湖，仍然仗劍行俠，但他所負的使命也不輕，他必須很快的打聽出來，全家移遷在何處。

並且他要在暗中偵訪武林中人，對嚴霜的一切詭謀，不論嚴霜復仇所用的手段多狠，他兄弟也不容別人暗傷了嚴霜！

兄弟相約，不論有無所得，在即日算起的二十八天後的夜初更，必須趕了勾漏山外的「小風鎮」相會。

於是兄弟二人，互道了珍重而別。

＊　＊　＊

「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

桂林城內的山水，可說是「湖光瀲灩」。

城外，叢山環繞，岩洞詭奇，千態萬狀，難繪難描而難述，誠然祇能以「具鬼斧神工之妙」和嘆爲觀止來作定論！

東南的「陽朔」，那更是以山水勝世的地方，縣北「畫山」，岩石俯仰起伏，髣髴名家寶畫，觀止嘆之！

城中南街的「羣仙居」，則是桂林當地的名酒家，菜香酒醇，有令人「聞香下馬」之能，是故座無虛席！

「羣仙席」靠着長窗最頭上的一桌，有人包了那六個座位，已經十天了，是個上好的大主顧。

不過這客人却十分奇怪，他祇一個人，吃飯飲酒，已經十天了，是個寧願早和店家說好，多花銀子，一個人佔了這張桌子。

現在是正中午，吃飯的時候，這位奇特的貴客，很自然的又來了，仍然是一個人，坐在他早已特定的地方。

要過酒菜，靜等堂倌安排，他借此時間，以掌托腮，目光木愣在一個地方，想着心事！

此時，遠在另一角落上的四位酒客，彼此示意，點了點頭，紛紛離座向這個獨身酒客走來！

這四個人，走到獨身酒客面前，各自拉出木櫈坐了下去，因之打斷了獨身客沉思，雙眉緊緊皺起！

他首先目光一掃這四個人，然後沉着臉冷冷地說道：「四位請另換個座位吧，這張桌子我包下了！」

四人中，有一個馬臉漢子，開口道：「我們知道，是特來和閣下談談的！」

獨身客哼了一聲，道：「素昧平生，無話可談！」

馬臉漢子冷笑一聲，道：「不錯，是素昧生平，祇是有人却認得閣下！」

獨身客目光又一掃這四個人，道：「那一位認識我？」

馬臉漢子邪笑出聲，道：「認識閣下的那一位，就要來了！」

獨身客冷冷地說道：「就算此處有認識我的朋友，但我却不願與任何人談任何事，四位請立即離開我這張桌子！」

馬臉漢子哦了一聲，道：「王大俠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呢？」

獨身客聞言色變，道：「你姓什麼？怎知道我就姓王？」

馬臉漢子沒有答話，獨身客的背後，却有人開了口！

這位較前面四個人來遲一步的酒客，笑着說道：「王老二，咱們是老朋友了，這點還會錯嗎？」

獨身客聞聲回顧，臉色變作蒼白，竟作聲不得！

這最後的來客，適時對馬臉漢子等四人道：「別擾了王大俠的食慾，你們另外找地方坐去！」

馬臉漢子恭應一聲，和其餘三個人離席而回到原處。

這最後來的人，却大馬金刀坐在了獨身客的對面。

接着堂倌正好送上酒菜，這人儼然是主，吩咐道：「堂倌，多一角酒，再添兩個名牌的酒菜！」

堂倌自是先擺上一副杯筷，應聲而退，前往準備，這人適時拿起瓷瓶，自己先斟滿了酒，再替獨身客斟上，開口道：「多年沒見了，王大俠可好？」

獨身客姓王是一點也不假，他正是王克業的叔父，王家的二爺王儉，不知爲了什麼，一個人來到桂林！

這位不速客呢？說來更是熟人，他姓雲，字萬里，正是昔日劃策血洗「梅莊」的罪魁禍首！

王儉不料寃家路窄，會碰上雲萬里這個老賊，心中又恨又怕，一時竟不知怎樣和雲萬里答對才好！

雲萬里却挾菜入口，仰頸乾杯道：「好酒！」

話鋒一頓，突然一笑，道：「王大俠，令堂令尊及令兄弟一家人，都好吧？」

王儉暗中咬了咬牙，微微的哼了一聲！

雲萬里嘿嘿陰笑出聲，接着又道：「王老二，老夫問你的話，你沒有聽到？」

王儉仰頭道：「聽到了！」

雲萬里殘眉一皺，道：「爲什麼不回答老夫呢？」

王儉忍着心頭的氣，道：「我答應過了！」

雲萬里又是兩聲嘿嘿，道：「那是老夫沒有聽清，令尊、令堂好嗎？」

這老賊竟又問了一句，使王儉不得不答覆道：「承問，家尊、家慈安泰！」

雲萬里道：「那老夫就放心了。」

老賊話鋒一頓，接着冷冷地道：「府上自蘇州遠遷到了什麼地方？」

王儉心頭一凜，這次答話却快，道：「不知道。」

雲萬里獰哼一聲，道：「王老二，你可要放明白點！」

王儉明知本身功力相差雲萬里多多，但事情既然碰上了，却不能現出懼怕，於是也沒有好氣的說道：「姓雲的，你這是什麼意思？」

雲萬里目射煞光，道：「你不懂？」

王儉道：「當然不懂！」

雲萬里冷冷地說道：「可曾聽說，嚴霜已現踪江湖，爲父母復仇的事？」

王儉道：「聽人家說過，怎麼樣？」

雲萬里曲指計數，道：「半年來，死在這丫頭手中的武林高手，約計已有七十九位了，這還沒有計算上很多不知道的……」

王儉中途接口道：「我不想聽！」

雲萬里道：「你非聽不可！」

聲調一變，接着陰沉的又道：「你可知道，這七八十位武林江湖的同道高手，究竟因何而死？究竟是慘死在誰的手中？」

王儉皺眉道：「這些事和我都沒有關係！」

雲萬里咬得齒牙作響，道：「當然這些人的慘死，和你們王家的痛癢無關，但是這些人却死得寃屈，是死在你們父子的手中！」

王儉霍地起座道：「姓雲的，王二爺是在吃飯，沒工夫和你糾纏！」

雲萬里倏忽出掌，壓在了王儉的肩頭，邪笑着道：「王二爺別生氣，有話請坐下來談如何？」

話是這樣說，但他掌傳十成功力，硬生生將王儉壓回座去，那隻手掌，依然緊貼在王儉的肩頭！

王儉動不能動，半邊身子如遭重擊，奇痛無比！

但他咬緊了牙，硬挺硬受，沒有喊

出一聲！

雲萬里點點頭，嘿嘿的揚聲大笑起來，並將那隻緊壓在王儉肩頭的手掌，適時收了回去。接着，雲萬里嘲諷的問道：「王二爺，還能再接着談下去嗎？」

王儉一言不發，祇顧自己喝着酒，吃着菜！

雲萬里冷笑着，並不攔阻，却別有用心的說道：「到底是王二爺見識得多，能吃就吃，能喝就喝，吃飽了不餓，喝足了就不渴，這是最上算的主意！」

話鋒一頓，聲調一變，道：「王二爺，老夫向無虛言，這頓酒飯，恐怕是你最後的一頓，多吃多喝點吧，過了這個村可就沒有另外的店了！」

王儉依然一言不發，也眞虧他，還能吃喝得下肚！

這餐酒飯，王儉的確是吃了個「悶中飽」，飯已吃過，王儉自是招呼堂倌結賬離開，雲萬里這時却又開口道：「要走啦？」

王儉嗯了一聲，道：「走不得？」

雲萬里冷冷地哼了一聲，道：「天下路任天下人走，王二爺自是走得！」

話鋒一頓，雲萬里轉身對馬臉漢子道：「常老五，替王二爺結賬，然後咱們陪着王二爺走！」

常老五聞聲起座，算過了酒飯賬，和另外三名大漢先下了「羣仙居」，看樣子是在外面監視着王儉。

王儉喝着堂倌送上來的香茗，沉思着。

雲萬里笑嘻嘻的，不再開口！

王儉終於把茶盞一放，道：「姓雲的，你究竟打算怎麼樣？」

雲萬里雙手一拍，道：「很痛快，老夫想恭請王大俠作客幾天！」

王儉道：「有話在這兒說好了！」

雲萬里冷冷地道：「這裏不太方便！」

王儉心中忐忑難安的說道：「若是我不願意呢？」

雲萬里若無其事的說道：「王二爺終歸要答應的，況且老夫知道，王二爺是聰明人，聰明人決不會放着敬酒不喝而喝罰酒……」

話沒說完，王儉已咬咬牙站了起來，道：「走，我跟你去！」

雲萬里一笑，道：「老夫就知道王二爺最明白道理。」

話鋒一頓，他起身閃路，肅手相讓，道：「王二爺請！」

王儉明知此去沒有好，但是既然趕上了這種事，昂頭縮頸也是個死，於是大大方方的下了「羣仙居」。

「羣仙居」外，那常老五果然相候路邊，目睹王儉和雲萬里下了酒樓，他才轉身向一條小巷走去。

一連轉繞三條巷子，到達了一戶人家，外觀這戶人家極爲普通，大概也祇有兩進院落，不甚寬敞。

常老五推門而進，王儉也繼之走了進去，雲萬里走在最後，院中早已有人相待，等衆人進入之後，立刻緊關上門！

王儉停步在院中，雲萬里却一指第一進的一明間道：「臨時借的房子太小，王二爺湊合着點兒吧。」

王儉哼了一聲，大步走進了明間，雲萬里相隨而入，房中無人，但那八仙桌上，却擺好了兩盞香茗。

雲萬里肅手相讓王儉入座，道：「王二爺請坐，咱們在這個清靜的地方談談！」

王儉心肝懸着，始終未能放落，入座之後立刻說道：「你到底是想怎麼樣待我王儉？」

雲萬里邪笑一聲，道：「祇是談談！」

王儉道：「請講吧。」

雲萬里神態一變，道：「王二爺，咱們省點心也省事，最好是你有問必答，答得眞實，這樣對你祇有好處，如何？」

王儉道：「問吧，凡我知道的事，沒有不能說的！」

雲萬里頷首道：「很好，我一件件問，請一件件答！」

話鋒一頓，接着又問道：「當年血洗『梅莊』之後，又赴『何家村』，你們父子是不是先老夫等人一步，去過了那裏？」

王儉道：「去過！」

雲萬里目光轉向王儉臉上一掃，道：「不含糊，王二爺你總算開了竅，有什麼說什麼，就算老夫想把你怎麼樣，也不好意思眞下手呀！」

接着，他神色和緩了下來，道：「是你們父子暗中通知了那奶娘，連夜逃……」

王儉接口道：「不錯，馬匹也是我父子供應的！」

雲萬里頷首道：「後來在蘇州，聽說你父子收了個女娃兒……」

王儉再次接口道：「不錯，家兄王正收了個義女，就是現在的梅嚴霜，不過在當時却祇知道她姓何，而不知是仇人的孤女！」

雲萬里嗯了一聲，道：「據老夫所知事情也是如此，以令尊、令堂的聰明，設若早知孤女是誰，斷無再收養的道理！不過令尊、令堂昔日一念之差，如今竟使近百武林高手喪生，並有數十戶被斬盡殺絕，想起來不能不……」

王儉接話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這怪不得家嚴和家慈！」

雲萬里嘿嘿一笑，突然說道：「俗語說得好，種瓜得瓜，時至今日，任何人都會懼怕梅嚴霜復仇，祇有貴府却無畏無懼！」

王儉道：「那你可錯了，設若寒家不懼此女復仇，又何必拋棄了蘇州大好的產業等物，而遷居他鄉呢？」

雲萬里哦了一聲，道：「這話也對，如此說來，令尊、令堂是害人又害了自己！」

他話鋒一頓，像是十分關懷似的問道：「府上遷到了什麼地方啦？」

王儉道：「羣仙居酒樓之上，我已經答覆過你了！」

雲萬里道：「你說你不知道？」

王儉道：「我是不知道嘛！」

雲萬里搖頭道：「誰能相信？」

（未完・廿九）


常服